



1  
東方  
詩集  
高爾基選集  
姚蓬子譯

# 年童的我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 我的童年

蘇聯·高爾基著  
姚蓬子譯

序

言

一四頁



## 序言

我會經再三考慮，是否值得在這時候重印高爾基的「我的童年」。印刷紙張既如此困難，而文化食糧的飢荒又嚴重萬分，印出一本新書來，倘不為當前讀書界所迫切需要，無異是浪費出版界的人力財力。雖然現在已隱隱出現一種新風氣，不管內容如何，甚至文字都欠通順，只要書名香艷——譬如這樣一個書名，「一個死在戰場上的姑娘」出版大致可以不成問題。其實這也還一種老風氣，從前是才子佳人的三角四角，後來進展到革命與戀愛的糾纏不清，現在時勢不同，自然應該又抗戰又戀愛，才算與現實密密配合，正是合情合理的從一條線索發展下來。但即此也可以看出出版條件並不算如何嚴格，在付印一本世界名著之前去考慮值得或不值得的問題，似乎是一樁多餘而可笑的事。

不過我還是考慮，因為我所要付印的究竟不是一本時髦的書，何況又是譯本，何況又是重印。年歲大了，殺風景的事有時就不肯十分冒昧。更何況由我來參加一份戰時出版界的人力財力的浪費，似乎也大可不必。但是，經過了再三的考慮，我還是決定將這個譯本交給了書店。

我的理由是：二十年來中國新文藝創作能夠達到目前的水準（不管這水準低得怎樣可憐），得力於外國名著的介紹，是比較承繼中國舊有的文學遺產，是具有更大的影響的。抗戰以來我們荒廢了翻譯工作，這在整個文學建設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這自然也有客觀的原因，譬如戰前我們都有一點外國文學的藏書的，但這幾年來都在輾轉流離中丟光了，而新書又買不起，也買不到，要想翻譯也無從講起，就是一個事實。但是，不得已求其次，我們已經翻譯出來的外國文學的名著，在這個時候選擇幾本比較重要的重印一次，也可算是補救之一法。加以近年來到處都呈現書荒，到處都可以聽到沒有書看的呼聲，未始不是由於文字欠通的作品出版過多，以致讀者買了等於不買，看了更加頭疼的緣故。重印一冊外國文學的名著，或者對於讀者比較看完一本內容空洞而文筆拙劣的抗戰作品會多得到一點什麼，在心靈深處多充實一點什麼罷。

「我的童年」是高爾基的自傳的第一冊，是作者的實生活的回憶和記錄，這在中國文藝界已用不著再加介紹。作者身歷俄羅斯的二個時代，二個社會，從黑暗到光明，從野蠻到文明，從專制到民主，從奴役到自

由作者親自參加了這人類解放的艱苦的工程而且在他的祖國俄羅斯的土地上首先實現了他的理想在「我的童年」中所記載的事實，雖說是高爾基個人童年時代所遭遇的瑣事，却是普遍存在於當時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社會裏的罪惡，一切貧窮和苦難的人們所不能不犯的罪惡。貪婪，殘忍，愚昧，瘋狂……看來彷彿全是下賤的人們所有的性質，其實一條令人掩鼻的驅解的抹布，它的本質豈不是一絲一縷都是潔白的。這是社會制度將它捏成污黑和稀爛，長滿毒菌和寄生蟲，最後將它丟進垃圾裏去，所以發生在陰暗的地窖和被爛的草棚裏的那些爛布似的人們的悲劇，其痛的程度決非一個守財奴失百萬財富時的尋死覓活所可比擬，也決非住着高樓大廈的正人君子所能了解。萬一高爾基的童年消磨在一羣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中間，其幼小的靈魂早在重重災害中養成對於一切無告者的偉大的同情，和為解放他們戰鬥到底的決心。寫作「我的童年」作者的動機正是為了要消滅這些罪惡，而高爾基自認就是一個見證人的身份，在書中出現。

譯筆拙陋，加以從英譯轉譯原作的風格必然十喪八九，但一羣被殘害了的黑暗的靈魂的顫動，當仍使讀者感到同情的痛苦罷。而且你倘使不是一個錦衣肉食的公子小姐，恐怕也早在中國社會裏見到同樣的苦難者，被同樣的命運折磨着。現在抗戰的火線正在燒毀一切罪惡的鎖鍊，在戰後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裏，應該是的，應該也不會再有一對老年夫妻為一個小錢打起架來，一個酒醉的胡賴踢死他的懷孕的妻子，一個

天真聰明的孩子在碼頭上偷竊東西……等等人類的恥辱繼續存在吧因此本書雖直接與抗戰無關却也未始不像借來一面明亮的鏡子，照見自己身上正是可怕的腫毒，而不是健康的肥胖。

經過這樣的考慮，我決定在這時候重印高爾基的「我的童年」了。我所遺憾的，是適逢中蘇中化協會將全部書籍疏散下鄉，無從得到原本請友人爲我重校一次。現在只好就譯文本身詳加整理，使其比較初譯本稍爲暢達，以盡個人能力上最大的努力。

基子

一九四一年抗炸季中，於重慶。

我的童年

一三六二頁

## 我的童年

(南)

在一間狹窄的黑暗的房子裏我的父親穿着一件很長的白衣裳。躺在窗下的地板上。他底赤脚底脚趾古怪地張開着。他那和平地放在胸上的安靜的手兒底手指彎曲着。他底快樂的眼睛緊閉在兩個銅錢似的黑圓圈下面。他的靜靜的面上的光彩消滅了。我呢。被他那露着牙齒的怪樣子嚇得心怕。

我的母親胡亂地圍着一條紅裙。跪在我父親身旁。就是我用時常切西瓜皮用的那一個黑梳子。梳着他底長而柔軟的頭髮。從額上梳到頸背上。她以低低的。粗啞的聲音不斷地說着。而她底浮腫的眼睛彷彿一定要被不斷流着的眼淚衝走了。

我的外祖母握着我的底手兒。她是長着一顆高大而圓圓的腦袋。大的眼睛。一顆有如海綿的鼻子的——

是一個面色黧黑的溫柔的，怪有趣的人。她也哭泣着，而她底悲傷的聲音和我母親底正合成了一種合拍的和音。當她一面顫抖着一面把我推向我父親面前去的時候，可是我恐怖而且不舒服，固執地要想依着她的身子躲避開去。我以前從來不曾看見過大人們也要號哭的，而且我又聽不懂我的外祖母說了又說的話：

「和你爹談話別吧。你將永遠看不到他了。他是死了——還沒有到死的時候呀。」

我生過很凶的病，事實上是才起床不久，而且我記得很清楚，在我剛生病的那時候，我的父親時常爲我快樂地忙碌着的。後來他突然不見了，我的外祖母來代替了他底地位，一個陌生人。

「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問她。

「從上頭來的，從尼尼來的。」她答道。「但我不是走來的，我乘船來的，人是不能在水上行走的呀。你還小鬼頭。」

這話是又可笑，又聽不懂，又不確的。樓上住着一個有鬍鬚的，華麗的波斯人，地窖裏住着一個賣羊皮的，衰老而黃的卡爾馬克人。你要上樓，你可以騎着欄杆上樓去，假使你萬一要那樣下來，你可以滾下來的。這是經驗告訴我如此。然而那裏有一間有水的房間呢？這話完全是不確的，高興作弄人罷了。

「爲什麼我是小鬼頭呢？」

「爲什麼？因爲你太會鬧。」她說着，笑了。

她甜蜜地、愉快地、和諧地說着話，就在這第一天，我就和她做朋友了。現在我所需要她做的一切，是叫她快點把我帶出房間去。

我的母親把我緊擁在懷裏，她底眼淚與呻吟，在我心中創造出一種怪不安的感情。她那副悲苦的樣子，我還是第一回看見。她往常時常顯得是一個很少說話的莊嚴的婦人，清潔的，光亮的，結實得有如一匹馬兒似的。她底身體是幾乎充滿着野蠻的精力，她底兩臂是可怕地強壯的。可是現在她是變得浮腫而且怔忡的，是完全絕望的了。她底頭髮，往日時常是十分雅潔地盤在她頭上，戴着一頂大而鑲着華麗的邊緣的帽子，可是現在是倒在袒裸露的肩上，覆在她的臉上。至於那還沒有散開的髮辮底一部份，是曳在我的父親底水腫的臉上。雖然我在這房間裏已有好許多時候，可是她還沒有看過我一眼；她沒有做別的事，祇梳理着我父親底頭髮，一面含淚地嗚咽着，抽噎着。

現在幾個棕黑色的掘墓人和一個兵士伸頭探進門口來。

兵士厲聲叫着：

「現在要分別了！快一點！」

霧上遮着一塊黑披肩，風吹起來，有如一張船帆。我懂得這個，是因為有一天，我的父親曾經將我帶上一隻帆船，然而突然地天空中響起一聲霹靂來了。他笑着，扶着我靠住他底膝頭，叫道：



「沒有關係的，留克，不要胆小！」

我的母親突然沉重地倒在地上，但幾乎又同時翻過身來，她底頭髮拖在塵埃裏，她底冷淡的潔白的面孔變成了鉛青色，有如我的父親似地露着她底牙齒，她以可怕的聲音說道：「關上大門吧……亞里克希，」

「滾開！」

把我推在一邊，外祖母奔到了門口，叫着：

「朋友們不要胆小，不要來干涉，請走開吧，爲了基督底愛，這並不是虎列刺症，只是分娩……我請求你們走開，好人們！」

我躲在箱子後面的，一個黑暗角落裏，從那裏我看看我的母親怎樣絞在地板上喘着氣而且緊咬着她底牙齒，祖母跪在她旁邊，親愛地而且希望地談着：

「在聖父和聖子的名字之下——忍耐着，范露雪，聖母呀……我們的保護者……！」

我怕起來了。她們在靠近我父親的地板上面匍匐着，摸摸他，呻吟着而且長嘯着，可是他仍舊沒有動，而且確實在微笑着。她們這樣在地板上匍匐了許多時候；母親幾次立起來，可是又倒了下去，外祖母在室內滾來滾去有如一個大的黑的又柔軟的球兒，突然地一個嬰孩啼叫了。

「謝爾土奇！」外祖母說，「是一個男孩子！」於是她燃著一支蠟燭。

我——定這時候在角落裏睡熟了罷，因為以後的事情我絲毫記不起來了。

水灌在我記憶裏的第二個印象，是落雨的一天，在露場上的一個荒涼的角落裏，我立在一個黏土底滑滑的泥堆旁，望着他們把我說過的樹材搬進這裏面去的那坎坑。在坑底，是積滿許多水，也有一些青蛙，有兩隻在跳上這樹材的黃色的蓋上。

北邊，是我自己母親，一個瘦得濕漉漉的教士，(註)和爾爾拿薄鐵錘的刻薄粗魯人。

爾爾底點滴美實得有如玻璃細珠，我們都被浸濕了。

「快點走罷，李尼亞。」外祖母說，抓住了我底肩膀，但我不想走，從她手裏掙了出來。

外祖母開始就糾纏用她那慈頭用的皮肩的一角，掩在她臉上，顯得人深深變清樣子，開始迅速地攪泥塊，在棺材上，擊着青鞋。(註)它們向坑裏跳去，但都落到坑底裏去了。

「快點走罷，李尼亞。」外祖母說，抓住了我底肩膀，但我不想走，從她手裏掙了出來。

還有什麼呢，啊，上帝呀！外祖母嘔叨着，一半怨我，一半怨上帝而且還沉默了。一忽兒，她底腦袋是顛

倒地垂下了。

(註)教士 (Pastor) 係教堂的下級職員，司看管房屋器具等，又司打鐘，送殯有時且

司擲墓的。——譯者。

墳墓已經覆滿泥土，可是她仍舊站在那裏，一直到掘墳人把鐵鏟拋在地面上，發出一種鏘鏘的響聲，而且一陣微風突然揚起又消滅了，將雨滴灑在人身。於是她挽住我底手兒，經過一條橫在好多漆黑的十字架中間的小路，領我上一個離此有一點路的教堂去。

「你爲什麼不號啕的？」她問我，當我們離開了墓地的時候，「你應該號啕的呀。」

「我不高興號啕，」是我底回答。

「好假使你不高興號啕，那你就用不着號啕了，」她溫和地說。

這這句話很使我驚訝，因爲我是很少號啕的，而且當我號啕的時候，如舊說是爲了憂傷的緣故，不如說是爲了憤怒多些吧，況且，我的父親時常要譏笑我的眼淚的，同時我的母親也會大叫着：「你不要大胆地叫呀！」

此後我們就趕着一部四輪轎車經過一條寬闊的可是難礙的街道在兩行鬆刷得暗紅的房子中間，

當我們趕着車兒的時候，我向外祖母問：「那些青蛙還能夠跳出來嗎？」

「永不會了！」她回答，「上帝祝福它們吧！」

我回憶着，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從來不會如此常常而且如此親熱地談着上帝的。

幾天後，我的母親和外祖母將我帶上一隻汽船。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房艙在船裏。

我的小弟馬克賽姆死了，包在一塊白布裏，用一條紅帶纏好，放在角落裏的一張桌子上。我爬上了包裹和衣箱，從船洞望出去，我覺得船洞正像一個馬眼窟。污穢的，起着泡沫的水不斷地流到窗玻璃上來。有一次，是這般來勢洶洶地打上玻璃來，竟濺到我的身上了。於是我不自主地跳回地板上來。

「不要亂小。」外祖母說，用她底仁慈的手兒，把我輕輕舉起來，重新將我放到包裹上去。

一陣灰白的，潮濕的霧覆在水面上，不斷可以看到一片朦朧的陸地橫在遠方，祇是又被霧和水沫遮住。除了我母親，我們周遭一切都動盪着，唯有她，兩手抱在她的腦後，安定而靜默的倚在牆上，面色是鐵一樣的嚴肅而無情，而且還鐵一樣地沒有表情。帶了這副樣子站在那裏，沉默的，眼睛緊閉着的，在我看來，她真是一個絕對的陌生了人。甚至她那外套我也覺得陌生起來。

外祖母好幾次溫和地對她說：「范麗亞，你不要吃點東西嗎？」

我的母親既沒有聲音打破這沉默，也沒有移動她底地位。

外祖母和我說話是低聲的，但對我的母親却是大聲的，然而同時又是謹慎而胆怯的，而且說得很少。我想，她是怕母親的吧。（這是很顯然的。）於是我倆彷彿因此更接近了。

「撒拉托夫。」我的母親突然高聲地而且可怕地叫喊起來。「水手在那裏？」

奇怪的，我聽到了新的話！什麼撒拉托夫呀？什麼水手呀？

一個闊肩膀，灰白頭髮的人，穿着藍衣服，現在走進來了。他手裏拿着一個小箱子，外祖母接了過來把我弟弟底屍體放在這裏面。安排好這事情，她便伸着手兒把這箱子和屍體運出門外去。可是，阿勒因爲養得未許，她祇能側着身子走出房，底狹狹的門路去，所以她是帶着可笑的猶豫，踟躕在門前了。

「真是媽媽！」我的母親不耐煩地叫道，從她的手裏拿過這小棺材來。於是她倆都不見了，其時我是留在駁面的房裏，留意着這位穿藍衣裳的男人。

「好朋友，小弟弟就這樣去了嗎？」他說着，向我俯下身子來。

「你姓誰？」

「我是什個水手。」

「那末撒拉托夫是誰？」

「撒拉托夫是一個賊，你從窗門裏望出去吧，那裏就是。」

從船窗裏望過去，果然有一片陸地彷彿在浮動，朦朧地而且不完整地露着這陸地，好像它是躺在霧裏，蒸散着水汽。這使我想到了是剛從一塊熱麵包上切下來的一大片麵包。

「外祖母上那裏去了？」

「去埋她的小外孫。」

「她們要把他埋在地下嗎？」

「是的，她們自然要把他埋在地下的。」

於是我將那些已經和我父親一同埋在地下的活生生的青蛙重新運水手。

他舉起了我，擁抱着而且吻着我，叫道：

「啊，我的可憐的小人兒，你沒有知道呢。應該可憐的不是那些青蛙，而是你的母親，想一想，她是怎樣地被悲傷所壓倒了。」

這時在船上傳來了一陣響亮的吼號聲，因為已經知道這聲音是從汽船裏發出來的所以我也就不怕。是這位水手却匆匆地把我放在地板上，迅速地跑開去，嘴裏叫着：

「我必須跑了！」

偷跑的欲望捉住我底心。我冒險走出了門外。外面，黑暗的，狹窄的空間是空空的，而不遠的地方黃銅在梯階的踏板上閃耀着光。向上望望，我看見人們手裏拿着皮夾和包裹，顯然是走出這船外去了。這意思，就是我也應該走了。

可是當我走到船艙的前面，在一羣農人們中間，他們大家都向我喚叫着。

「他是誰家的人呀？你是屬於誰家的？」

沒有一個人知道。

他們擁着我，搖着我，撞着我，經過許多時候，一直到這個灰白頭髮的水手又出現了。於是他捉住我，解釋着：

「這是房艙裏的阿斯達拉于人的孩子。」

他帶我跑到房艙裏，將我放在包裹上面，於是他又走開了，他向我搖搖他底手指威嚇着：「我要給你一些東西！」

船上的聲音漸漸輕下去了，船已經不再盪搖，也不再受水底動力底擾動。房艙的窗門是緊閉在潮濕的牆壁裏；光線是黑暗的，空氣是窒悶的。我彷彿覺得這幾個包裹漸漸變大，而且開始壓在我身上了；這一切都是可怕的，於是我開始疑惑着，我是否要永遠孤獨地被遺留在這一隻空船裏。

我走到門旁去，但是門推不開；這黃銅的門柄不肯旋轉過來，於是我拿了一個牛乳瓶，盡力地向它敲去。結果是，祇打破了瓶子，牛乳濺滿在我腿上，而且流進我底靴子裏。破這一個失敗征服了，我倒在包裹上柔順地哭泣着，於是不久便睡着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船兒又在震動着，房艙底窗門亮得有如一顆太陽。

外祖母坐在我的旁邊，梳梳着她底頭髮，攜着頰角喃喃地在說什麼。她底頭髮特別多，披滿了肩膀，胸部，一直到她底頭，甚至觸到地板。頭髮是藍黑色的，用一隻手兒從地板上拿它起來，非常困難的拿着，她用了一個幾乎落盡了棉齒的木梳，插入這繁密的髮辮裏去。她底嘴唇搖曲着，她底黑眼睛熒熒地閃着可怕的光芒，同時她底面孔纏在那一大堆頭髮裏，看起來是細小得滑稽。她底表情幾乎是惡毒的，可是，當我詢問她爲什麼她底頭髮有這麼長的時候，她却用了和平日一樣和藹的溫柔的聲音來回答：

「當然，這是上帝給我的一種懲罰——就是在梳它的時候，你只要看一看——當我年青的時候，我這鬚毛使我感到了驕傲，可是現在我養老了，我要阻止它了，但你還是再睡一會兒吧。現在時候還很早。太陽剛才起來呢。」

「但我不想再睡了。」

「很好，那末不要再睡吧。」她立即同意我，編挽着她底頭髮，瞥一眼那硬挺挺地臥在艙位上的面孔朝上的母親。「你昨天晚上爲什麼把瓶子打碎？輕輕告訴我吧。」

她時常這樣地說，愛用這一類特別和諧的話語，它們都生根在我的記憶裏，有如芬芳的，鮮明的，永遠不變的花朵一般。當她微笑的時候，她底漆黑的，甜膩的眼睛底瞳人，張着且閃耀着，含有一種說不出的魔力，而且她底堅固的白牙齒也快活地閃耀着。除開她底無數綉紋和她底棧褐色的皮色之外，她有着一種年青



的煥發的容光，她底斑瑕，就在她度球莖形的鼻子和伸長的鼻管以及紅的嘴唇，這完全因為她有了從她雙鑲銀的黑紫烟壺裏嗅鼻烟的習慣和喜歡喝酒的緣故。她的一切都是暗黑的，可是在她內心却輝煌着一股不熄的快樂的熱烈的火焰，而這火焰是從她的眼睛裏顯露出來。雖然她是彎着的，事實上幾乎是駝背的，可是她能輕快地而且溫柔地走着，完全像一隻大貓似的，而且她還溫馴得也像那個良善的動物呢。

在她沒有闖入我的生活裏之前，我好象是沈睡着，而且蒙在鼓裏似的；但是當她出現之後，她喚醒了我，領我看見了日光。用一根單純的絲線將我的一切印象聯結起來，她把它們織成了一個許多彩色的標本，使她自己成爲我一生中最初，最親愛而且最了解一切的朋友；同時她的對於一切造化的大公無私的愛，也充實了我的心靈，使我養成了對於一個艱苦生活所必需的精力。

四十年前，船隻的駛行是很慢的；我們經過了許多時候才駛到尼尼，而我是永不會忘記那幾天美不勝收的生活的。

美好的天氣已開始了。從早晨到晚上，我和外祖母在甲板上，在清朗的天幕下，懶洋洋地，緩緩地，在伏爾加河底鑲着秋天的黃金的兩岸之間平流過去；而且，當光亮的紅色的汽船，拖着一隻用一根長繩繫在後頭的駁船前行，在灰藍色的水面上起伏着的時候，許多回響的呻吟播散着。駁船是灰色的，使我想起一隻木

裏來。

不知不覺的，太陽在伏爾加河上飄浮着。每一小時，我們周圍的景色總是更新一次；青蒼的山巒，綠着有如大地的華麗的衣裳上的繁多的褶紋一樣；在岸上，羅列着市鎮和村落；秋天的金黃的葉子，浮蕩在水面上。

「看呀，這一切都是多麼美麗！」外祖母不停地叫着，容光煥發，雙眼因快樂而張大着，她從性的邊邊跑到那邊，她時常凝視岸上，將我忘記了；她站在甲板上面，雙手舉在胸口，沉默地微笑着，而她的眼睛裏充滿了淚水。我扯着褲底黑色的繡着小花枝的亞麻布裙。

「唉！」她叫喊着，驚跳起來。「我一定是睡着了，而且已開始在做夢哩！」

「但是你爲什麼叫喊起來的呀？」

「我親愛的，爲了快樂也爲了老年啊！」她微笑着回答。「我已經衰老了，你知道的——六十年的歲月已在我頭上悠悠逝去了。」

於是拿着一撮鼻烟，她便開始告訴我幾個關於善心的強盜、聖人以及各種野獸和鬼怪的奇怪的故事。她是溫柔地，神祕地和我談着這些故事，她底面孔緊對着我底，她底張大的眼睛，釘視着我，這樣當真把那在我身內成長着的精力灌輸到我心上了。她時候愈說得久，或者可以說愈唱得久，她底話語也愈加煽動聽地流動着。聽她說話真有說不出的愉快。

我傾聽着，還要求她講別的，而這就是我所得到的結果。

「在火爐裏住着個老妖怪；有一次，他的腳爪裏刺着一根小木片，於是他搖來搖去的噙咽着。」啊，小老鼠，它傷得我很利害呀，啊，小老鼠，我不能忍受這痛苦呀！」

聽起她底腳兒，她便把它握在手裏兩邊搖着，而且這般滑稽地擣着面孔，真好像是她自己受了傷一般。立在四圍的水手們——有鬍鬚的，性情和善的人們——聽着而且笑着，而且讚賞着這些故事，他們會

說

「外祖母，再給我們另一個故事吧。」

過後他們會說：

「來和我們一同用晚飯吧。」

在用晚飯的時候，他們用伏特加款待外祖母，用西瓜款待我，他們幹這個事情是秘密的，因為船上有一個人在那裏往來巡走，他禁止別人吃水菓，而且見了時常把水菓拿走，拋在河裏。他穿着一個官的衣裳，而且時常喝着酒；人們在躲避着他底眼光。

母親到甲板上來的大數很少，而且總是立在遠離我們的地方。她老是沈默的，她底大而苗條的身體，她底嚴肅的面孔，她底結着髮辮的光亮頭髮底沉重的頭頂——她底一切都是結實而堅固的，我覺得她好像

是包裹在一陣霧裏，或者在一朵透明的雲裏似的，從這表面她以她那和外祖母一樣大的灰白的眼睛張望著。

有一次，她嚴厲地叫道：

「媽媽，人們在笑你呀！」

「上帝祝願他們吧！」外祖母毫不介意地回答。「讓他們笑我去吧，願他們好運氣！」

「我不會忘記外祖母看到尼尼的時候所顯露的孩提般的快樂。拿着我底手兒，她將我拖到一旁去，叫着：

「看呀！看呀，這是多麼美麗啊！那就是尼尼，那就是呀！那裏有些東西簡直不是人間所有的。再看看吧，發覺吧，它不是好像生着翅膀嗎？」於是她轉向我的母親，快要哭泣了。「范露雪，看呀，你不看看嗎？過來，你好像已經忘記它的一切了。你不能少許表示一點快樂嗎？」

我的母親揚着眉頭，苦笑着。

當我們駛到這美麗的鎮外，在兩條窄橋船隻而且聳立着無數細長的桅檣的河流之間，半載滿了大的大船靠着這市鎮駛離來。握着船腰裏的篙，搭客們一個又一個的上船面甲板去了。一位矮小的，衰老的男人，穿着黑衣服，長着一撮金紅的鬍鬚，鳥一樣的鼻子和青色的眼睛，在他人前面擠着路往前來。

「爸爸！」我的母親用清脆的高聲叫着，一面倒在他的懷裏；但是，他，用他底小小的紅手兒捧住她底面

孔而且急急地拍着地底頰，叫道：

「噲，呆子！你到底什麼事呀……！」

外祖母突然將他們抱着吻着，而且像一個陀螺似地轉着，轉着；她將我推到他們面前，迅速地說：

「噲——快點！這是你的米蓋爾舅父，這是約哥夫，這是納推麗亞舅母，這兩位是都叫做撒斯却的表兄，爾這裏是他們的姊妹開推麗娜。這都是我們一家人。這不是一個大家庭嗎？」

外祖父對她說：

「你好嗎，母親？」於是他們互相親吻了三次。

然後他從密密的人羣中拖着我，將我裏手兒放在我頭上，問道：

「那末你是誰呢？」

「我是房輪裏的阿斯達拉子的孩子。」

「阿呀，他究竟在講些什麼話呀？」外祖父轉向我的母親說，但是沒有等到她回答，他又搖着我說：「你真是你的父親的兒子。走進船裏去吧。」

上岸後，成羣的人，從一條橫在兩個掩覆着被踏爛了的野草的峻險的斜坡之間的鋪着粗糙的雲卵石的小道，向山上走去。

外祖父和母親走在我們衆人的前面。他比母親要低一個頭，以迅速的短步走着；同時她以巍巍的身材低頭望他，毫不假借地顯得是浮在他旁邊一般。在他們後面，走着漆黑的頭髮光光的米蓋爾舅父，衰老得和外祖父一樣的，光亮的而且捲髮的約哥夫，幾個穿着顏色鮮明的胖婦人們，和六個都比我年齡大而且都比我靜默的孩子。我是和外祖母和小納推麗舅母走在一塊。蒼白的，藍眼睛的而且肥胖的舅母，時常站下來，喘着氣，低聲說着：

「啊，我不能夠再走了！」

「他們爲什麼麻煩你回來呢？」外祖母憤怒地邊叨着。「他們都是一批呆傢伙！」

我喜歡，不喜歡這些大人們，我也不喜歡這些孩子們，我覺得在他們之間我是一個陌生人——甚至外祖母也覺得變得疏遠了。

我尤其不喜歡我的舅父，我立即感到他是我的仇敵，於是我便意識到一種對他，他要小心提防的，好惡心的感覺。

現在我們走完我們底旅程。

在頂峯上，位在右面的斜坡上，立着透徹道上的第一幢建築——一幢矮矮的一層樓的房子，粉刷着污穢的桃紅色的油漆，一個狹狹的凸掛着的屋頂和弓形的窗。從街上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幢大房子，但是在內

部一些陰暗的細小的房間，却使你感到拘束。像在靠近碼頭浮台上一樣，無論那裏都有怒氣沖沖的大夥在扭做一團，而且有一種惡味滲透了這整個地方。

我走到天井裏去。那個天井也是令人不舒服的。在天井裏，放滿了大而濕的衣服，而且亂堆着許多木桶。桶裏都裝滿了同樣顏色的污水，在水裏浸着別的衣服。在一個快要倒坍的草棚的角落裏，有許多木頭熊籠地燃燒在一個火爐裏，在火爐上面有什麼東西在沸騰着或焙烘着，而且有一個看不見的人在講着這整齊的話。

「菜渣素，洋紅，硫磺。」

別於此，一種緊張的、變動的、說不清神妙極的生命，以驚人的迅速與緊張，開始奔流着了。這使我想到一個由一位溫和的、河邊靜靜地實的末末巧達着的不完全的、放棄。現在，一旦回憶過去，連我自己也有點不相信。那關了這一個時間的距離，事情真會是那樣的嗎？而且我極想來爭辯或否認這些事實——難受的威屬們底灰色生活底殘酷，想起來真是太痛苦了。但這裡是比痛苦來得更有力呀，況且，我並不是在敘述我自己，而是敘述那一個狹窄的、窒息的環境底不愉快的印象，在那裏生活着這一階級的一般的俄國人——是的，就是到了今天也還生活着的。

我的外祖母底家，簡單地沸騰着相互的仇怨，所有大人們都沾染了這個，就是孩子們也接傳了，從裏外



祖母的談話將我驚醒來的。我知道我的母親到的那一天，正是隨隨兄弟們要謀他們的父親分家的那一天。雖然不期而歸來，使他們對於分家這慾望，大家都感到更急切且更強烈了，因為他們生怕我的母親會要求那份想給孤獨，但據我的外祖父扣留住的遺產，因為我母親是偷偷地結了婚，拂違他底意願的。我的舅父們以為這一份遺產應該分給他們的。此外，他們還自己中間經過許多時候的很固的鬧架，鬧不清誰得開一個五畝地，就在庫橋文村莊的奧格河上。

那一天，距離我們到這不久，正在用巫蠱的時候，一場沙爾突然發生了。我的舅父們跳起來，伏在桌子上，開始衝我的外祖父喊叫著，還揮舞著有如獵狗似的，我的外祖父的面龐變成正鮮紅，他用一隻羹匙在桌子上面亂敲，而且以一種尖銳的聲調叫喊著，正像一隻雄雞在囉囉啼。

「你們都給我滾出門外去！」

外祖母痛苦地扭歪了面孔，說：「父親，拿他們要求的給了他們吧，那末你會得到一點平安了。」

「不要多講，呆子！」外祖父閃著眼睛叫，這真奇怪，看起來他是多麼地個兒小，可是他能夠叫得這般響，有震聾了耳朵的力量。

母親從桌旁立起來，而且靜靜地走到窗邊，向著我們大家朝轉了她底背脊。

米查爾舅父突然用他底手背擊在他兄弟的臉上了，後者，憤怒地狂號，和他在一塊扭著；他們兩個咆哮

蒼涼倒在地板上，喘不過氣來，而且相互辱罵。對方孩子們開始哭叫了。我的帶着孩子的納推麗亞舅母野蠻地驚喚着；我的母親抱住了她底身體，拖她到別地方去；活潑的小乳母攸琴尼亞將孩子們趕出廚房了；椅子都攪倒了；年老的闊肩膀的特希蓋諾克騎在米蓋爾舅父背上，同時工頭葛里哥雷·伊凡諾夫，一個禿頭的，有着鬍鬚的，戴着顏色眼鏡的男人，靜靜地用手巾縛住了我的舅父底手兒。

他旋轉腦袋，讓他底稀疏的，散漫的黑鬚搖拖到了地面上，米蓋爾舅父是在可怕地阻死着；圍繞桌子跑着的外祖父在痛苦地喊着：「你們這些兄弟們！……親骨肉！……你們真不要臉！」

在吵架剛開始的時候，我就恐怕得跳上了一個火爐，從那裏，我以痛苦的驚惶，留心着我的外祖母在一個小小的水盆裏洗滌着。約哥夫舅父底被打破了的腦袋，他這時是叫着而且頓着腳，而她是有一種憂傷的聲調說着：「可惡的東西！你們真不比一羣野獸好！要到什麼時候你們纔會清醒過來呢？」

外祖父將他底破襪衫拖上他底肩膀，向她叫道：「唉，老太婆，你故意將這些野獸東西帶到世間來的嗎？」

當約哥夫舅父出去的時候，外祖母是休憩在一個角落裏，憂傷地顫抖着，祈禱道：「聖母，你保佑我的門清塵邇來吧。」

外祖父坐在她旁邊，急瞥了那杯盤狼藉的桌子，於是溫柔地說：

「當你想着他們，娘，而且還想着那小的一個的時候，他們正煩擾着范麗亞……那一個具有高尚的天

性呢？」

「不要再說吧，存心和善點！脫下你那件襯衫來，我會替你縫補的……」於是外祖母用兩個手掌放在他頭上，纏吻着他的額角；他——比起她來他的個兒真是細小呢——把面孔緊貼在她肩膀上，說：

「我們要把他們底份兒給與了他們，媽，那是顯然的。」

「是的，爹，這要趕快辦了。」

於是他們談了許多時候，起初是和諧地談着的，但不久，外祖父開始用腳擦着地板，有如一隻雄雞在要飛翔之前的動作一般，而且還向外祖母舉起一個恐懼的手指來，以一種殘酷的低語說着：

「我知道，你是愛他們遠勝於愛我——而你的蜜虛話是個什麼呢？——一個耶穌會徒的虛話呢？」

「一個互助團員！」（註）而他們都要聽我生活的——一批依人的食客們呀！他們都是那個樣子的。」

我不舒服地在火爐上面轉動着，敲下了一個神像，砰然一聲落下來了，響得有如一箇霹靂似的。

外祖父跳上梯階，拖下我來，而且向我凝視着，彷彿是第一次看見我一般。

「誰把你放在火爐上面的？你的母親嗎？」

（註）互助團係一種秘密團體，創於中古，以夫妻互助為目的，散居於世界各處，互以暗

號相通。

「我自己爬上那裏去的。」

「你說謊！」

「不，我沒有說謊，我自己爬上那裏去的，我嚇死了。」

他推開我，用他底手掌在我腦袋上輕輕地敲擊着。

「正像你的父親，我不要見你。」

跑出廚房，正是我求之不得的高興哩。

我很清楚地自覺到，外祖父底狡猾的銳利的藍眼睛，到處都跟住了我，而我是怕他的。我記得，我時常如們渴望能夠逃避他那凶惡的目光。在我，彷彿覺得外祖父是惡毒的；他和誰說話都帶着譏笑和惡意，而且挑釁，盡他所能地使別的每個人都在生氣起來。

他時常叫着：「嘿，汝！」

這延得很長很長的聲音，「嘿！」時常使我想起一種痛苦的和顫慄的感覺。當休息的時候，用晚茶的時候，當他（指外祖父——譯者）我的舅父們和工人們從工場疲憊地走進廚房裏來的時候，他們底手兒都沾着醬菜，而且被梳梳燒灼過的，他們底頭髮都纏着麻帶的，他們底神氣都像廚房角落裏的客觀塔羅的。

神像神像在那一個漆飾的鐘頭裏，我的外祖父時常坐在我對面，而且和我說話特別多，因而引起了其細小的有色補布襯衫是綳縮的了，大塊的補釘鑲在他外褲的膝頭上面，可是，比起他那穿着假胸褂和打着綳領結的兒子們來，彷彿他底服飾比較乾淨得多而且精緻得多了。

在我們到了幾天之後，他就教我學祈禱，所有其餘的孩子們都比我年齡大，由烏斯柏斯教堂的牧區吏教他們讀書寫字，樞快的舅母勸推羅亞時常溫柔地教着我，她是一個具有一副孩子般的容貌的婦人，而且還長着一雙如此透明的眼睛的，我覺得，望着它們時，彷彿能夠看清楚在她腦袋裏面的東西的。我愛老望着她底這一對眼睛，一點也不移動我底凝視，也沒有眯她，眼睛是時常閃閃着的，當她旋轉她底腦袋，萬分溫柔地說，幾乎耳語一般的：「很好——現在請你說，在天上的我們的天父，你底名字是神聖的——」而且假使我問道：「你底名字是神聖的」是什麼意思呢？她會胆怯地向四周急瞥，而且這般地訓告我：「不要發什麼問題吧，這是錯誤的，你只要跟着我說：『我們的天父』——」

她底話煩擾我，為什麼發問題是錯誤的呢？你底名字是神聖的——這句話，在我心中生了一種神秘的意義，所以我有想用各種可能的方法來混亂它。

可是我的蒼白的而且幾乎疲乏的舅母，耐心地鍊清了她那時常沙沙的喉嚨說：「不那樣是不對的只

「要說『你底名字是神聖的』就儘够了。」

可是我的蒼白的而且幾乎疲乏的舅母耐心地激怒我，阻止我牢記住這祈禱。

一天，外祖父詢問了：

「好奧里雪，你今天幹了些什麼事，玩嗎？你額上的傷痕明白地告訴了我，傷痕是很容易得來的。『我們的天父』怎樣了？你有學會嗎？」

「他底記憶力真壞，」我的舅母溫柔地說，

外祖父微笑着，彷彿他很高興一般，舉起了他底沙黃色的眉毛了。「這怎麼辦呢？他必須受鞭撻；那樣行。」於是又轉向我。

「你的父親時常要打你的嗎？」

因為我不懂他所說的話，所以我是沈默着，可是我的母親却來代我回答了：

「不，馬克塞姆從來不打他的，而且他還禁止我打他呢。」

「爲了什麼呢，我可以這樣問嗎？」

「他說，打不是教育。」

「牠對於一切都是『個采字』，那個馬克塞姆。上帝會原諒我，這般地說着這死者。」外祖父清楚地

且憤怒地叫道。他突然看到這些話激動我底憤怒了。你那穩重的臉容什麼？他問。於是寫下了他底紅紅的，銀絲紋的頭髮，添補說：「這一頓禮拜六，我要給撒斯却一頓答禮了。」

「一頓答禮是什麼呢？」我問。

他們都大笑了，外祖父說：「等一忽兒你就會知道的。」

我暗地裏反覆思量著「答禮」這個字。顯然地，它和鞭撻與打，有同樣的意義的吧。我曾經看到過人們打着馬兒，狗兒和貓兒，而且在阿斯達拉干，兵士們是時常要打波斯人的；但我却從來沒有看到過，誰會打過一個小孩子來。可是此地，我的舅父們都猛烈地打着他們自己的孩子們，而孩子們也毫無怨言地忍受着這毒打，祇躲避受傷的部份而已；假使我問他們受了傷沒有，他們時常勇敢地回答：

「不，一點也不。」

於是，有名的頂針的故事發生了。

在黃昏，經用茶的時候到用餐的時候，我的舅父們和這工頭，時常拿那染色的蘇芳質料來鑲成一盤塊，的繁雜條用的，米蓋爾舅父想調排那半陰的葛里哥雷，吩咐他的九歲的姪兒把他底頂針在爐火上燒成了紅熱的，撒斯却拿頂針夾在燭筒裏熬着，將它燒成十二分紅熱，然後，偷偷地想法把它放在葛里哥雷手旁，而他自己則躲藏到火爐旁邊去了；可幸喜，正在這時，外祖父走進來了，坐下去工作，把這枚紅熱的頂針套入了。

他底手指裏。

聽到了一陣騷亂的聲音，我跑進廚房裏去了，我是本不會忘記的，啊，那時外祖父是多麼可笑地調護他底燒焦了的手指，一面還跳着，並且喊着：

「玩這個把戲的惡徒在那裏？」

米蓋爾舅父蹲伏在桌子下面，抓了這枚頂針，噓吹着，葛里哥雷依舊漠不關心地繼續地縫着，這時候有許多人影戲弄着他底大塊的本色的補布，接着約哥夫舅父衝進來了，他自己去躲藏在火爐旁的角落裏，靜靜地站在那裏笑，外祖母是忙得磨生磨薯。

「撒斯却·約哥夫幹的。」米蓋爾舅父突然地叫道。

「騙子。」約哥夫叫着，從灰爐背後衝出來了，可是他的兒子從一個角落裏哭泣着，且號啕着：「爸爸不要相信他，他自己告訴我這般幹的。」

我的舅父們開始互相辱罵起來了，但外祖父却確然變成了靜默的，在他的手指上敷塗了一點磨碎的生薑，牽領着我默默地走出去了。

他們都說米蓋爾舅父是該受責罰的了，我自然地詢問着，那末他是否要受鞭撻，或者一頓竹筴呢？「他應該。」外祖父回答着，斜瞥我。



「湯姆爾父底手兒在桌子上面敲着，向我的母親狂叫道：『范爾范萊，叫你的小狗不許響，否則我要敲去了他底頭。』」

「那末請下去吧，你怎樣拿你底手兒在他身上敲？」是我的母親底回答。此外沒有一個人說別的話了。

她有一種天才，能够用幾句極簡短的話，類乎上面所說的話，把人們推開她的當前，掃到了一旁，使他們感覺到非常渺小。我很清楚他們都怕懼她的。甚至外祖父和姊說話的聲音，也比和別人談話更幽靜。舉凡一切着這情形，使我感到了極大的滿足。而且我時常驕傲地公開地和我的表兄們說：『我的母親是所有他們底勁敵呢。』他們也承認這回事的。

但禮拜六所發生的事情，却減少了我對於母親的尊敬心了。

到禮拜六，我也有煩惱的時日的。大人們都安閑地染着各種不同的質料底顏色，而我是被遺安閑迷住了。他們拿了或種黃色的東西，浸在黑的顏料裏，於是結果變成暗藍色了。他們把一片灰色的呢布放在紅水裏，於是染成蓮紫色。這是很簡單的，然而於我，是不可解。我渴望親自去染一點什麼，而且我把我底願望忠實地告訴給撒斯却。約哥未聽了，他是一個沉思的孩子，時常尊敬那比他年齡大點的人的，時常是和善的。

嚴從的，預備來待候每一個人的。

大人們都喜分稱讚他底服從和伶俐，可是外祖父却不肯睬以言，時常說：

「一個狡猾的乞丐。」

……憔悴而蒼白的，生着一雙突出的，靈敏的眼睛的撒斯却·約哥夫，時常以一種低低的，迅速的聲音說着話，彷彿他底言語在扼制着他似的；當他說話的時候，他始終恐懼地左右監視着，彷彿他想藉口一點小事故預備離開，去躲躲起來。他底栗色的眼瞼底瞳子是沈靜的，除了他受刺激的時候，於是變成浸在白色裏了。我不喜歡他，我甯喜歡那個被萬悔的懶漢撒斯却·米蓋洛未奇。他是一個安靜的孩子，生着一雙憂鬱的眼睛和一臉愉快的微笑，極像他的仁愛的母親的。他有一口醜陋的，凸出的牙齒，在他上牙床上生着重排牙，因為這缺點是大有關係的吧，所以他時常用手指放進嘴裏面去，試着搖落那後面的幾顆牙齒，而且他還十分和藹地答應那打算去檢查他底後牙的任何人在這擁擠了人們的屋內，他消磨着一種孤寂的生活。白天他羞慚去，坐在黑暗的角落裏，而黃昏他却喜歡坐在窗口的，假使他能夠默默地留連在那裏，以他的面孔貼在窗玻璃上一連幾個鐘頭，凝視着那成羣的鳥鴉，時而飛上天，空時而迅速地沈到地面，在絳紅的晚天裏，環翔於烏斯擲斯基教堂底圓屋頂上，後來模糊在一團深濃的黑雲裏，消滅在什麼地方了，祇留下了一陣空虛，假使能够這樣，他是非常幸福的。當他見到這種情形的時候，他不願意說什麼了，祇有一陣甜蜜的疲乏佔據

住他底心房。

約書夫舅父的撒斯却却正相反，他能够流暢地而且有力地談論着一切事情，有如一個大人。聽到了我想學染色的方法，他勸告我，從碗櫃裏去拿一塊頂好的白桌布來晒，然後把它染成了藍的。

「白的往往顏色染得好，我知道。」他十分鄭重地說。

我攤了一塊沉重的白桌布，跑到天井裏，但當我剛把桌布底邊緣放在深藍的染缸裏，特布羅諾克從別的地方奔到我面前，拿出了這桌布了。他用粗糙的兒紋着桌布，向我的表哥叫着，而他正在一個安全地方勞働着我底工作。

「快點去叫你的祖母來。」

於是羅蓋揮着他底深藍的蓬鬆的鬚髮，向我說：

「你會因此受責罰呢。」

外祖母跑到這回事的地方，看到了這情景，她號啕着，甚至哭泣了，她帶了一副可笑的样子責備着我。

「啊，你這假討厭的小孩子！我希望你會因此得到一頓毆打。」

後來，她終於對特布羅諾克說了：「關於這件事，你用不着對祖父說什麼話的。閉口，我會想法不讓他知道。讓我們希望會有什麼別的事情來分他底心吧。」

范開在櫃那顏色斑斑的廚上揩乾了他底手兒，用一副有成見的態度說道：

「我嗎？我不會告訴他的，但你最好還是去留心留心撒斯却有否去告訴這些故事呀。」

「我會給他一點東西，叫他不要說話的。」外祖母說着，帶我上屋裏去了。

禮拜六在晚禱前，我被喚進廚房去了。那裏充滿着黑暗與靜默的。我記得那房子底和草棚底緊鄰着的門，和一股秋天的黃昏底灰白色的霧氣以及雨水底沈重的淋瀝聲。特希蓋諾克坐在火爐前面的一張狹狹的長凳上，他底神氣好像很生氣，而且一點不像他的本來面目了。外祖父立在煙突旁邊，從一隻水桶裏拿出許多長的管籬來，量着，又放在一堆，然後在空中揮舞着，發出了一陣尖銳的嘯聲。外祖母是在陰影裏，噙噙地抽着鼻烟，而且喃喃地說着：

「現在得到發揮你底本性底機會了，暴君呀！」

撒斯却坐在廚房中央的一張椅子上，以他底指節擦着眼睛，帶了一種反常的聲音，一個老乞丐似地哀號着：

「原諒我看基督面上……」

米蓋爾舅父的兒女，兄妹倆，熱心地立在椅傍，有如兩個木偶。

「當我打過你的時候，我會原諒你了。」外祖父說，抽着一根長而濕的管籬，橫過了他底指節。

「那末——脫下你底褲子來吧。」

他靜靜地說着，在這低低的、污黑的天花板下，這幾乎漆黑的廚房底永遠忘不了的靜默，既不是他底聲音，也不是這孩子轉動在軋軋的椅子上的聲音，也不是外祖母的雙腳底拖步聲，所能打破的。

撒斯却立着，解開他底外褲，一直落到了他的膝上，於是俯下身去用手兒拿着褲子，蹣跚到長凳旁去。他底樣子真令人不忍相看啊，我底脚也開始顫抖起來了。

但更可惡的事情發生了，當他頭朝着下面，順從地躺倒在長凳上，而范開用一塊闊面巾放在他的臂下，攔住他底頸項，把他縛在長凳上面，於是俯身在他下面，用兩隻漆黑的手兒捉住他底膝踝。

「里克希！」外祖父叫道，「走近來，走來！你不聽我對你講的話嗎？看着，什麼是鞭撻的滋味！」

他拿了管鞭在赤裸裸的肌肉上輕輕一揮，於是撒斯却大聲號叫起來了。

「沒用的傢伙！」外祖父說，「那不算什麼一回事——祇不過叫你懂得一點疼痛的滋味。」

他如此凶狠地敲打着，使肌肉立即現出紅腫來，無數條大而紅的鞭痕覆滿在他身上了，我的表母發出一陣極長的號慟。

「這樣好嗎？」外祖父問着，一面他底手兒在起落着，「你喜歡這樣嗎？——這是爲了頂針的緣故！」

當他舉起手兒，一揮，我底心兒彷彿也昇了起來，當他底手兒落下去的時候，彷彿在我心中有什麼東西

沈下去。」

「我不再這樣了。」撒斯頓尖聲叫着，他底聲音是可怕地微弱，真是令人不忍相聽。「關於桌布，我不是已經告訴過我不是已經告訴過嗎？」

彷彿在誦念着「詩篇」一般的，外祖父靜靜地回答道：

「撥弄是非是不能證明無罪的。告發人先打，然後再處置這桌布的事情。」

外祖母庇護在我身上，握住我底手兒，叫着：「我不讓里克希給你打一下！我不答應，你這怪物！」於是她踢開了門，叫道：「范麗亞！范麗亞！」

外祖父衝到她的面前，推倒她，捉住了我，帶到了長凳邊。我用拳頭敲擊他，扯着他底沙黃色的鬚髮，而且還咬住他底手指。他吼着，而且緊挾着我，有如挾在一個機關鎗裏。結果，我被他推倒在長凳上了，他在我的面孔上敲擊着。

我永遠不會忘記他那野蠻的賊賊的：「轉起來！我要殺死她！他不會忘記我母親底蒼白的面孔和眼大的眼睛的，當她在長凳傍往返奔馳着，驚喊着：

「父親！你千萬不要這樣！讓我有他這個人吧！」

外祖父騷打着我，一直到我失去了知覺。因此我底身體不舒服了好幾天。我是垂着面孔，頭靠在一張寬闊的，氣悶的床上，在一間祇有一個窗，和一盞時常點在角落裏的神像們底聖架前面的油燈的小房間裏。這些昏黑的日子，在我一生中，是含有最重大的意義的。在這幾天內，我是驚人地發展着，我意識到在我身上起了一種特別的變化了。我開始體驗到一種對於別人的新的渴望，而且對於別人底愛着和自己底受着，感覺成了十分敏感的，幾乎好像我底心靈已經被撒破了，所以成功了善感的。

爲了這緣故，我的母親和外祖母間的吵架，在我彷彿成了一個極大的打擊。外祖母不在家時的房間裏，牆底神像看起來是十分蒼黑而且高大的。愈而暴怒起來，把我母親推到那放着神像的角落裏，壓地吃着。

「你爲什麼不把他領走的？」

「我怕呀。」

「像你這樣一個強壯的，健康的東西，你應該問心自愧吧。范爾范萊我已經是一個老婦人了，然而我還不怕可啼哭。」

「母親，不要再講吧，我是深惡這整個事情的。」

「不，你並不會愛他，你對於這可憐的孤兒，並沒有憫惜心。」

「我一生都是一個孤兒呀。」我的母親說，她高聲地且憂傷地說出這話來。

以後，她們坐在角落裏一個箱子上面，叫號了許多時候，然後我的母親說：

「假使不爲里克希計算，我一定要離開此地，立時走開了。我不能夠再在地獄裏活下去，母親，我不能夠！我沒有遺精力了。」

「啊！我底親骨肉！外祖母低語着。」

我在心裏託住了邁，母親是親弱的，和其他的人一樣，怕外祖父的，而且爲了我，她就沒有離開這個她覺得不堪生活下去的家庭。這真是非常的不幸呢，但不久，我的母親果離開了這家庭，去歸的梅友，人去了。

接着這事情不久，外祖父突然地彷彿從天花板上落下來一般，倒在我面前，而且在我床邊坐下了，他底冰冷的怪兒放在我頭上。

「近來好嗎，小紳士？說說，我，不要不快活呀？好，你要說什麼話？」

我極想離開了他底怪兒，可是，一動就使我疼痛，他底腦袋，比從前更顯得沙黃色了，在不快活地擺動着；他底光亮的眼睛，彷彿在壁上找尋什麼東西一般的，當他從口袋裏取出了一個薑餅山羊，一隻糖角，一顆菓和一個紫葡萄乾，放在我的正對鼻下的枕頭上面。



「啊！你呀！這是給你的——份禮物。」

他俯下身來，在我前額上親吻着。於是，用他那兩隻細小的、殘酷的手兒撫摩着我底腦袋，他底曲的、爪似的手指是污着黃色的。他開始說起話來。

「那次我留下了我底痕跡在你身上了，朋友。你是很生氣的。你咬我而且抓我，所以我也發脾氣了。但，比你該愛的責罰更嚴重地責罰了你，這在你無論如何不見得會有大損失的。還會有第二次呢。假使是你自己一家人打了你，你必須不記在心裏的。這是你底一種訓練。假使是外邦，這就屈不了。可是我們是一族人，就是有人責罰了你吧，這是不能計較的。外人來擻你必須拒絕的，但是一家人有什麼關係呢？我猜得到，你以為我是從來沒有受過鞭撻的嗎？奧里雲我所受的鞭撻的痛楚，你就是在一個惡夢裏，也不是你所能想像得到的。我是被鞭撻得這般凶，就是上帝自己看見了，也要流淚的。結局呢？我——一個孤兒，一個可憐的母親的兒子——已經昇到了現在的地位——一個組合底頭腦，一個工頭。」

向我俯下了他底枯萎的、縮縐的身體，他開始，快活地選好了話，用一種活潑的有力的言語，向我訴述關於他的幼年底往日子。他底青色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他底金色的頭髮是斜傾地直聳着的，當他偏轉了他那高音的聲音，在我面上呼吸着。

「你乘了汽船到這裏來——現在蒸氣可以運你到無論什麼地方去了。但在我年青的時候，我是孤單

地搖着一隻貨船，在伏爾加河上。貨船是在水裏，而我是赤着足兒在岸上跑，銳利的石子佈滿了河岸。這般地，這般地，到傍晚，陽光殘酷地照在我的額背上，而我底腦袋是昏眩着，彷彿要暈倒一般。有時我底全身都震動了，我底可憐的小骨頭疼痛着，但我還前進，雖然我是看不清道路了；接着我底眼睛泛滿了淚水，當眼淚滾滾流下來的時候，我哭出了我底心。唉！這雪，這是不忍說啊！

「請我前羅萊前進，」直到繩繩溜脫了我底手，我是俯倒地上了。但我並不因此悲傷！我爬起來，依舊很健。但我不會休養，一會兒，我真瘦死了。

「那時，我們時常羈縻地生活着，在上帝和我們的祝福的主耶穌基督底眼前。我是這般地羈縻，爾爾。」母親估量着這一段時間，從索羅斯到立罕斯克，從立罕斯克到撒拉托夫，再一直到了阿斯達拉子和瑪卡里夫，到了市場，一個有出子多機異駝，到幾年，我變成一個自由的水手了。我會向我的船長表明，我成了一個自由水手了。」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彷彿增大了體積，在我眼前變得像一朵雲，他是由一個細小的，衰弱的老夫，變為一個界着強健的個體了。他不是曾經孤獨地在河上拉過一隻大而灰白的貨船嗎？他時常從床上跳起來，向我表示着，怎樣地繞着線索在河上跋涉着，而且是怎樣地激起水來，用那低沉的聲音唱出了『禮歌曲底』斷片，然後慢慢地跳回床上，用粗大而動人的話繼續說着，使我底驚訝心不斷地增強起來。」

「好奧里雪，有時在一個夏天的黃昏，當我們到了吉格賴克，或者到了青青的山腳下的某地方，我們時常坐下來，懶懶地煮着夜餐，這時候山村裏的舟子們時常唱着感傷的歌，而且他們一開始，全體的舟子們馬上就合奏着，送出一種透入心靈的戰慄來，使伏爾加河像一匹馬兒似地疾馳着，像雲朵似地飛到了半空，各種煩惱都像塵埃似地被風吹散了。他們歌唱着，一直到裏邊湧翻了起來，於是廚子被人用一塊布包裹着，「你儘玩，但請你不要忘記了你底工作。」我們說。」

好幾次，人們用腦袋探進門來叫他了，但每次我都懇求他不要出去。

於是他笑着演演手勢叫他們走開，說：「等一會兒吧。」

「他和我留在一塊，告訴我許多故事，一直到天色快要昏黑的時候；而且當他和我說了親切的再會，離開了以後，我才知道他是既不愚笨，也不可怕的。想到曾經這般殘酷地毆打過我的人就是他，淚水會湧上我底眼睛來，但我是不會忘記的。」

我的外祖父底這二次訪問，引起別人來看我了；於是，從早晨到晚上，時常有人坐在我的床上，打算來悅樂我；但我記得，往往是既不樂意也不開心的。

比誰都來得勤的，是我的外祖母了，她和我同睡在一張床上的，但那幾天最在我腦中留下了明確的印象的，要算特希蓋諾克了。他時常在黃昏裏出現，半輪那端方，胸部闊大的，頭髮捲曲的，穿着他底最好的衣

麻——一件鍍金的襯衫，毛絨褲，和那像一隻小風琴似地吱吱響着的長靴。他底頭髮是光滑的，他底斜視的，快活的眼睛閃耀在他的濃密的眉毛下，而他底白牙齒是閃耀在他的鬆鬆的影子裏；他底襯衫溫柔地放着光，彷彿反映着神燈底紅光一般。

「看呀！」他說着，擡上他底袖子，露出了他底赤裸裸的手臂，一直到了手肘，這是覆滿了紅痕的。「看這是多麼腫啊！而且昨天是很糟，非常痛苦呢。當你的外祖父太怒起來，我看他要來打你的時候，我用手臂去攔阻住，心想這管鞭一定會折斷的，那末當他去奪覓另一根管鞭的時候，你的外祖母或你的母親可以領你去藏開了。我的孩子，在這遊戲裏，我是一隻老鳥呢。」

他溫靜地而且仁愛地笑着，又一瞥那腫腫的手臂，於是繼續說：

「我是很替你悲傷，因為我想我是能够阻止住他的。這真是多麼可恥呀……但他是老遠地向你揮過來了！」

他鼓着鼻息而且搖着他底腦袋有如一匹馬似的，他繼續說述着這事件。這種孩提般的天真，彷彿吸引得他更接近我了。我告訴他，我是很愛他的，而他帶了一種永生在我的記憶裏的天真來回答我。

「我也愛你的喇。這就是我為什麼願意自己被傷的理由了——因為我是愛你的。你以為對於別人我也會如此幹的嗎？那我只會使自已做一個呆子了。」

後來，他一面頹頹地管起那房門，一面低聲地吩咐我：「下次他打你的時候，你不要打算逃，也不要發扎吧。假使你反抗，這會使你加倍地受傷。假使你無甚反抗，他會輕輕地責罰你就算事。請你千萬軟弱而且溫柔些吧，不要向他顯出怒色來。請你记住了這話：這是一個至善的忠告。」

「當然他不會再毆打我了。」我說道。

「啊，自然！」特希靈諾克靜靜地回答我。「自然他再要毆打你的，而且還時常要毆打你呢！」

「然而爲什麼呢？」

「因爲外祖父在留意着你。」他又謹慎地來忠諫我了。「當他要鞭撻你的時候，他拿着答鞭直揮下來。好假使你鬆弛地躺在那裏，那末他會把答鞭放低一點，那樣你底皮膚可以不被打碎了……現在你清楚了嗎？拿你底身體向他和答鞭迎過去，這樣反而對於你好一點。」

他以烏黑的眼睛和我要轉着，於是補添說：「關於這一類事情，我甚至比一個警察還清楚一點。我底兩肩曾經被毆得褪去了皮膚呢，我的孩子。」

我望着他底光明的面孔，一面回憶着外祖母底關於伊凡·察里未奇和伊凡諾虛喀·道拉喀喀的故

當我又癱瘓的時候，我發覺特希蓋諾克在家屬內佔據着一個重要的地位，外祖父不再像對付他的兒子們一般地向他發雷霆，而且還會半閉着眼睛，頹頹腦袋，在他背後說：

「特希蓋諾克——他是一個好工人，記住我底話，他會發達的，他會有好運道。」

我的舅父們對特希蓋諾克也都非常客氣而且和愛了，不再像對付工頭萬里哥雷一般地作弄他了；幾乎是每天黃昏，萬里哥雷纏成了或種侮辱而且惡毒的鬼計底對象。有時，他們把他的剪刀柄燒成了紅熱的，或者把一枚釘兒以釘尖朝上放在他的椅子座位上，或者把所有各種同樣顏色的質料底碎片放在手傍，那末因為他是半瞎的，當他拿來纏成一塊的時候，外祖父會因此而責罵他了。

一天，當他正餐之後熟睡在廚房裏的時候，他們用洋紅塗薄了他的面孔，於是他便顯得一副可笑又可怕的神氣，經過了許久時候，他是戴着一套塗抹的圓眼鏡，笨拙地從灰白鬍鬚裏張望着，而他底長長的鉛般的鼻子則頹喪地下垂着，有如一個舌頭。

他們玩這類鬼把戲的花樣是永遠不會完的，但這工頭祇沉默地忍受着，僅僅輕輕地嘆然地叫着，而且在牠去拿鐵剪刀、針、或頂針之前，留心用涎沫塗滿他底手指吧了。後來，這變成他底習慣了，就是在用正餐的時候，在拿起刀和叉之前，也要唾滿了口沫在他的手指上面，因而引起孩子們底大開心。當他受了傷的時候，他底大頭孔癢成了縐紋底波浪，他的額上古怪地佈滿了縐紋，並且耷起了眉毛，把他底面孔神祕地隱沒在他底光禿禿的腦蓋上了。

我已記不清外祖父看到了他的兒子們底尋開心，他怎麼受得下去，可是外祖母是時常對他們搖搖她底拳頭，叫着：

「你們這些無恥的壞良心的東西！」

但我的舅父們也在特希蓋諾克背後說他壞話的，他們嘲弄他，找他工作上的錯處，稱他是一個竊賊，  
五

我問外祖母他們為什麼這樣鬧的，她毫不躊躇地對我解釋着，而且，照例的，總要使我完全明瞭這事情

爲此，得備錢的，讓要備他自己的事情的時候，誰都想拉住荊藕關的，這就是他們爲什麼要互相說謊的理由了。他們說，他是一個壞工人，然而他們摩康頓却並不這樣想。此外，他們還很怕范蘭德不和他們交關，任他什麼道理和時常照他自己底方針做事的外，祖父在病塊，而且還怕他會和伊凡略夫另外開設一個第三廠，這放他做買賣，是看全沒有利益的。現在你清楚了嗎？於是越趨溫柔地談起來了。他們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很狡猾，說上卷是沒有的，而外祖父是看透了，他們感驚訝，所談戲弄着他們說：「我們若伊凡略夫一張兵從難免說那末他們不會來衝個空虛了。我是不敢深信他的呢。這番話使他們很生氣，這正是他們所不願意的事情，所以他們也很吝嗇金錢的，其從後談話是極需要些點錢的呀。」

如我在海船上的時候，我父親和祖孫們也談起來了，每天早晨，在我熟睡之前，她時常要講些實話給我聽，或者講些關於她底生活的快事，這也稱一個故事一樣好聽的。但是講到了關於家庭裏的事情，如兒女間的財產，分與外祖父購買了一幢新房子等等，她決不關心地，好像是個個陪生在遠方辦着運轉，至多也不過像一個鄰人吧了，不像一個女於家裏的重要人物。

從她口裏我知道，了時希蓋諾克是一個棄嬰，是在一個初春的潮濕的夜裏，在牆門間的一條長凳上面，發現了他這個人。

「他躺在那裏，」外祖母沈思地而且神祕地說：「已經不大能够號叫了，因爲他快要凍成了麻痺。」







這道是教會庶務員從酒店裏出來做晚禱去了。」

幹了這個玩意兒之後，他拿出一隻老鼠來給我們看，它會聽到了命令就站起來，用後腿走着路，在身後拖着它底長尾巴，而且還敢踏地閃閃着它底黑玻璃珠似的活潑的眼睛。

他和老鼠們做朋友，時常把老鼠藏在他懷裏，用糖喂養着，而且親吻着。

「老鼠是預聽明的東西了，」他時常用肯定的聲調說這話，「家神是很喜歡老鼠的，誰如果肯喂養老鼠，家神會護他底一切願望都得到滿足。」

據對於玩紙牌和錢，他也會鬧鬼計的，而且他時常叫得比無論那一個孩子都聲音高些；但事實上，他們和他也沒有什麼分別。一次，當他們和他玩着紙牌的時候，他們連續地作弄了他好幾次，於是他很生氣了。他氣憤憤地控着牠底嘴脣，不高興再玩下去，而且事後還告訴我，抽着着個底妻子說：

「這是一種卑謀呀！他們互相傳着暗號，於是在桌子下面傳遞過紙牌去。那樣玩法像理以稱爲遊戲嗎？假使賺用奸計，我也決不會弱於他們的。」

他還有許多鬼計，但都比我們四個大並合起來還大一些。

當對於他，使我特別忘記不了的，是在那放假日的黃昏，那時外祖父和米蓋爾舅父出去看他們的朋友去了，而差髮的不差髮的約翰夫舅父是纏着他底六絨提琴出現了。這時候，外祖母用許多美味在預備着茶，

伏特卡裝在方瓶裏，在瓶底下部有紅色花朵鑄在玻璃上面的。達到了這些機會，特希蓋諾刺穿着他底放假日的服裝，裝裝地出着風頭。萬里哥雷溫柔地而且敬側地匍匐着來了，他底顏色眼鏡閃着光輝，生着斑斑的，紅面孔的肥胖得好像一個 *Robbie* 的尼亞尼亞·攸琴尼亞來了，她有一雙狡猾的眼睛和一種笛似的聲音，多毛的教會處務員從烏斯柏斯基來了，還有其他滿身黏着黑泥的人們，他們的神氣都很像鱸子魚和鰻魚的。他們都吃喝了許多東西，同時困難地呼吸着，孩子們也都給酒杯裏裝滿了甜密的糖漿來款待他們，於是漸漸地騰起了一種溫熱的，可是奇怪的快樂了。

約哥夫舅父多情地養起他底衣絃琴來，而且當他娶妻的時候，他總時常說着這不變的話語：  
「嘿，現在讓我們來開始吧！」

搖擺着髮髮的腦袋，他擡身子俯伏在六絃琴上好像一隻貓兒似的伸出了他底頸項；在他那圓圓的沒有思慮的頭上的表情變成了夢一般，他的熱情而躲閃的眼睛也朦朧在一種溫柔的霧裏了；輕輕地撥着琴絃，他奏着或種片段般的歌曲，當他奏時，他底足兒不自主地立了起來。他底音樂要求一種緊張的沉默的，它奔馳着好像一條從遠方本來的急流，帶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悲傷和不快活底情緒打動了而且透澈了人底心竅。在他那音樂的影響下，我們都變成了憂鬱的，現在就是最年老的也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小孩子了。我們靜靜地坐在那兒，漸漸消失在夢一般的沉默中。撒斯即·米靈洛夫直挺挺地坐在我們的舅父身旁，跟

濼嘴凝視那六絃琴，而且快活地流淌着口涎，要算他特別賣氣力地在聽他彈奏。我們其餘的都默坐在那裏不動，彷彿被凍僵了似的，或者被符咒迷住了似的。此外所能聽到的唯一動靜，祇有那茶壺底溫靜的咕咕聲，可是倒並沒引起那本絃琴底哀訴。

隱隱小小的琴音，將他繼續進在晝夜因黑障裏，而且時時有人在輕輕地敲拍着這幽靜的。蟻窠底黃燻燻的銅得，燦爛長長的，在幾平並面搖晃着。

並翻着夫裏便翻來，愈顯得麼的才，彷彿懸晃閉着牙齒在熟睡一般；可是他的手兒却此好懶單獨淌着。他那在琴底響出的執指，在漆黑的鍵盤上朦朧地顫抖着，恰似那震着翅膀的而且掙扎着的鳥兒，同時他正爭味一種幾閃的迷愛，在琴頸上面上下而下地移動着。

當他喝飽了酒的時候，總老是從牙齒縫裏唱出一種不愉快的戰顫的聲音，一種無窮盡的歌唱：

假使約翰夫是一隻狗兒

他會從早晨到晚上

阿呀我是疲倦啊

阿呀生活是陰鬱啊

尼姑們行走在街道上，面  
鳥鴉們談話在圍牆上面。

阿呀！我是疲倦啊！

蟋蟀唧唧在火爐後，

叫甲蟲兒去活動。

阿呀！我是疲倦啊！

一個叫化子高揚了

他底長襪，在曬乾着，

可是另一個又暗地偷走了。

阿呀！我是疲倦啊！

是的生活是萬分陰鬱啊！

我是不忍卒聽這曲歌唱，當我的舅父唱到叫化子這一段時，我往往在一陣抑制不住的悲苦的暴風雨裏哭泣起來了。

音樂所發生在特希蓋諾克身上的影響和發生在別人身上一樣。他一面傾聽着音樂，一面用他底手指在他烏黑的蓬鬆的髮辮上亂抓著，而且他是半醒半睡地癡視在一個角落裏。

有時，他會意外地用一種哀訴的調子叫起來：「唉！假使我有一個好聲音啊！主啊！我會怎樣地唱呢！」

外祖母歎息了一聲，說道：「約虛，你打算來敲碎了我們底心嗎？……范尼亞略，想你總會給我們一個跳舞吧！」

她底請求不是常常可以立即得着允許的，但有時會這樣，音樂師突然在琴絃上拉開兩手，於是，桎籬拳頭，他底態度好像在無聲地拋下一件看不見的東西在地板上一般，他尖銳地叫起來了：

「滾開吧，憂鬱呀！現在，范略，你起來吧！」

特希蓋諾克顯着非常乖巧的神氣，拉直了他底黃色斗蓬之後，然後非常仔細地，彷彿在鐵針上面行走着一般，他走到了廚房中央，於是紅漲着他底櫻黑色的面孔，羞怯怯地癡笑着，他請求着說：

「快點，請快點，約哥夫·范希里奇！」

於是六絃琴瘋狂地鏗鏗的響着，足足癡癡地在地板上擊拍着，碟子盆子在桌子上和口櫥裏叮噠着，同時特希蓋諾克快癡在廚房的燈光底中心，飛撲着好像一隻紙鷂似的了；他底手臂揮舞着，像煞一架風磨底風帆，他底腳這般迅速地移動着，迅速地反像不動了；然後他再撲倒在地板上，像一隻金燕子似的回旋着又

回旋着，他底慷慨的纏斗蓬顫動着又搖盪着，向四圍射出了一種光耀，彷彿他是光明的而且飄浮在空中似的。他忘記了一切，不知疲乏地跳舞着，彷彿一旦打開了大門，他真會舞出家外去，在街道上跳舞着，而且連過了這市鎮，遠去了……到了我們所不知道的地方。

「轉過來！」約哥夫舅父叫着，頓着他底腳，而且吹出了一個尖銳的哨噏，接着他用一種興奮的聲音，說出這古老的奇妙的諺語來：

「啊，我的假使我不悲哀離開我的錢，

我早和我的妻兒們斷絕關係了。」

「坐在桌旁的人們，互相搔弄着足兒，而且時時叫着呼喊着，彷彿他們是給烘培着一般的，有鬆鬆的江頭，拍拍他底光禿禿的頭兒，也加入這喧嘩裏了。有一回，他向我俯下身來，他底柔軟的鬚髭拂過了我肩頭，而且在我耳朵旁邊說起話來，如像對一個大人說着：

「假使你的父親在這裏，亞里克西·馬克塞米奇，他要來助興了，他是一個有趣的人呢——時常快快活活的，你還記得他嗎，不記得嗎？」

「不。」



「你記得嗎？有一次他和你的外祖母——可是等一會兒說給你聽。」

在第一次消瘦的，有點像一個通俗的神像似的他，立起身來，向外祖母彎了個身之後，用一種特別粗暴的聲音說：

「亞康留娜·伊凡諾夫娜，你能够慷慨地爲我們跳舞嗎？有如你曾經和馬克塞姆·撒惠提未奇跳過一次的這會使我們開心呢。」

「你在說什麼話呀，我的親愛的人！你底話，算什麼意思，葛里哥雷·伊凡諾夫？」外祖母喊着，但她微笑着又顯得洋洋得意，「以爲我在這個年齡還會跳舞嗎？我只會獻醜吧了。」

可是她却突然顯着一副青春神容跳起來了。她整整裙裾，挺直了身子，搖擺着沈重的腦袋，箭一般地穿過了廚房，於是她叫着：

「唔，讓牠來，獻醜吧！這會使你們很開心吧，現在，約虛奏起琴來！」

我的舅父狂熱起來了，於是閉上眼睛，十分緩慢地繼續奏下去了。特希蓋諾克靜靜地站了一會兒，接着跳起到外祖母所在的地方圍住她，跟着這時，她毫無聲息的掠過地板去，彷彿她是浮在空中一般的她伸出了她底手，舉起了她底眉毛，她底烏黑的眼睛是凝視着空額，她的神氣覺得非常滑稽，於是，我取笑她了；可是葛里哥雷却嚴肅地舉着手指，而所有大人們都不以爲然地向房間裏我這一邊望來。

「伊凡，不要吵吧。」弗里德雷說，於是特希蓋諾克頓從地跳開一邊，在門旁坐下，同時尼亞尼亞·依琴尼亞，凸出了她底亞當的蘋果。(註)開始用她那低低的愉快的聲音歌唱着：

「一直到了星期六，

幾個星期她賺着她能賺的，

從早晨做花編一直到晚上，

一直勤快地操着不請愛的時候。」

外頭母好像不僅是在跳舞，而且還在講着一個故事似的。她溫柔地、夢一般地移動着，她輕輕地搖擺着時，從手臂下望見她，她底笨重粗大的身體在不穩地擺動，她底雙足在仔細地摸路。後來她站住了，好像突然受到什麼東西的驚嚇一般，她底面孔顫抖着，而且變成陰暗的了！——但接着又閃耀着她底愉快的、衷心的微笑了，彷彿向誰談話似的，飄到一邊去，她顯得不肯伸出手兒來，而且接着她還垂倒下去，彷彿死去一般；但

(註)亞當的蘋果是指那頸前凸出的軟骨，相傳亞當竊食的時候，此物便硬於喉中，故

名——譯者。

她又向誰傾慕着，而且快活地微笑了……她突然地疾馳過她的位置，像一個陀螺似的旋動着，她底體態彷彿變成了更秀麗，她的身軀好像顯得更高，而且她還吸引了我們底視線集中在她身上……在那驚人的返老還童的片刻她是顯得這般光采的美麗和萬分的迷人呀於是尼亞尼亞·彼琴尼亞唱着：

「到了星期日並彌撒之後，

衣服穿得整齊，一縐綢呀，

她敢於遲遲地才離開，

因為那裏有幾隻黑狗，

於是這就談一箇話的土

當她離開以後，外祖母到到了木臺旁邊的她的位置上，他們大家都讚揚她，於是她一面梳着頭髮，一面

說：「一箇話的土」

「不要再讚美吧！你們都沒有看到過真正的跳舞呢，在巴拉却，我們的家鄉，有一個青年的姑娘——現

在我已經忘記了她底名字和別的許多名字了——給使你看到了她底跳舞，你真會快活地叫喊出來，看着她這就是一種美呀，你不會需要別的東西了，我是多麼地嫉妬她——我真是一個罪人啊！」

「歌者和舞者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物。」尼亞尼亞·攸琴尼亞莊嚴地說着，開始唱起那關於大衛王的歌來，同時約哥夫舅父拖住了特希蓋諾克，對他說：

「你應該在酒店裏面跳舞的，你會使人們看得出神啊。」

「我願意我能够歌。」特希蓋諾克譁着說。「假使上帝賜給我一個歌喉，我怕迄今已經唱了十年吧，而且還會繼續唱下去，祇要我是個和尙。」

他們大家喝着伏特加，而萬里哥雷喝得特別多。當祭祖母一杯文林地替他對着的時候，她通知他：

「留點心，萬里哥雷，不然你底眼睛會完全瞎了的。」

「我不要留心，我底目光也還沒有什麼用處了。」她肯定地回答。

他喝醉了，可是他並不醉，只是越發變變得變說話了。他差不多始終和我說着關於我父親的閒話。

「我的朋友馬克塞爾，撒惠提米奇是一個具有三副偉大的心腸的人。」

外祖母歎息着，一面證實了他底話。

「是的，他真正的——一個上帝的嫡親的兒子。」

我覺得這些話非常有趣，於是我變成好像被符咒所鎮服似的了。而且我底心頭充滿了一種溫柔的，可是耐不住的憂愁。因爲憂愁和快活是並排地同居在我們心中的，差不多不能夠分離的；它們以一種鬆閃

的不可見的遠處互相連續着。

有一次，頗有點酒意的約翰，失身於撕破了他的襯衫，而且瘋狂地扯着，他底鬚曲的頭髮，他底灰色的鬚，他底鼻子和他那下垂的嘴唇。

「我是什麼東西呀？」他號叫着，浸在淚水中了。「我爲什麼在此地的？」於是他在他的額頰上，前額上和胸膛上自己敲擊着自己，嗚咽着：「無價值的隱蔽的東西，破碎的靈魂。」

「唉——唉！你的話很對！」葛里哥雷喃喃叫着。

外祖母這個時候也不很清醒了，她緊緊地抓住他底手兒，說：

「很對，約虛。上帝知道怎樣來教訓我們的。」

當外祖母喝過了酒的時候，她是顯得更可愛了：她底眼睛變得更加漆黑而且微笑着的，同每一個人說，露出她的心底的熱情，拂去了那塊包得她底面孔太熱的手帕，她用一種醉人的聲音說着：

「主啊！主啊！一切事情都多麼完善啊！你不知道一切事情都多麼完善嗎？」

這是一聲從她心底喊出來的號叫——她一生的箴言。

我的萬事聽天由命的傷心，底眼淚和號叫深深地打動了我，於是我問外祖母，他爲什麼這般號叫着，責備着，而且鞭打着他自己的。

「你什麼事情都要知道。」她厭恨地說，完全不像她平日的態度了。「但請你等一等吧。不久，你對於這個事情，漸漸就完全明白了。」

我最好奇心，激着激，這件事件刺激得我更蠢笨，於是我走出廠裏去，拿這羅辭去講給伊凡，但他沒有回答。我祇祇安穩地笑，向葛里青雷瞥了一眼，於是把我推開外面，叫道：

「不要再磨，跑開吧。否則我要把你拿到染紅裏去，變成顏色的。」

葛里青雷立在開大的低低的火爐前，消好幾隻染紅，粘在灰爐上，他拿了一根長而黑的鐵火棒，敲着染紅，並且掃掃起棒兒來，看着那染紅，汁從棒頭滴下去。光明的火焰欺侮他那件穿在身上的皮前裙，這是染着無數顏色的，有如液，腳底守住了。染料緩緩地沸滾在染紅裏，一陣苦辣的水汽像一朵濃密的雲，似填滿了染紅的葛里青雷，以他底模糊的无血的眼睛從眼鏡底下望着我，於是驟然地對伊凡說道：

「你該到天井裏去了，你看不清楚了吧？」

但是當時葛里青雷到了天井裏之後，葛里青雷坐在一包紫襪上頭，向我演演手勢。

「過來！」

他將我拖近了地底，膝用他那種緩的柔和的響聲對着我底頰，頰摩擦着，於是以一種追憶似的聲調

對我說：

「你……」

「你的舅父毆打着而且磨折着他的妻子，一直到她死去，而現在他底良心在戮刺他了。你清楚嗎？你看，你是什麼事情都想知道的，所以你反前弄得胡塗了。」

「葛里哥雷是和外祖父一般天真的，然而他底話語却是紊亂的，而且他好像洞悉每一個人似的。」

「他怎樣地殺死她的？」她帶了一種開眼的雙調繼續說下去。『啊，是這樣的。他是和她同臥在一張床上的，於是他被單去兜住了她，而且按住了被單，痛毆着她。爲了什麼呢？這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麼幹的。』

「伊凡已經從天井裏拿了一抱東西到壁裏來，他還跪在爐火前面溫暖着他底兩手。這工頭是六點鐘，他沒有注意到伊凡，提出了他的意見。」

「或許是因爲她比他好一些，所以他嫉惡她的，喀什米爾因是不喜歡淨大體的，我聽說去，他們是嫉妒好人們的，他們不能夠忍受好人們的，所以打算趕走了她。你可以問問你的外祖母，他們怎樣地趕走了你的父親，她會詳細地告訴你的。她憎惡欺騙，因爲她是不懂得欺騙的。雖然她是喝酒而且吸鼻烟的，但她可以列入聖人們中間去的。她是一個光明的婦人，你要緊緊地跟住她，永不要讓她的離開。」

「他把我推到門口，於是我想憂而驚慌的走到天井裏去了。范稱虛路在門路裏追住了我，於是柔和地低聲說：」

「不要怕他吧。他是很好的。正觀着他吧。那是他所最喜歡的。」

來。這一切都是新奇而苦痛的。我是不很知道別人底生活的，但我模糊地記得我的父親和母親決不是這般地生活的。他們談話有一種不同的方式，他們對於幸福有一種不同的概念。他們時常一塊同行，而且緊緊地並坐的。到了晚餐，讓他們坐在桌前，高聲地談論的時候，他們時常歡笑起來，而且同樣地笑不露齒的時候。這時候，人們是聚集在甬道上面，凝視着他們。這些人們仰望着的時候的面孔使我談話地想起了正餐之後的饕餮的樣子。但此地的人們是很少歡笑的，而且當他們歡笑的時候，往往你不容易猜到他們在歡笑是爲了什麼緣故。他們時常互相生氣，而且在角落裏秘密地互相恫嚇着。孩子們都是被降服了的，而且被忽視的。像那間裏，像似地被打倒在地上。我感到自己是這家庭裏的行動者，而我在這雜的一切生活環境裏，不過是一陣刺，刺得我發生一種良心，驅使我以嚴嚴密的注意去研究那種複雜的因果關係。這一切不啻令人

我和時希蓋諾克的女兒變得愈進了。外祖母從清晨到深夜都談家務所類事情，所以我漸漸不覺幾天都跟着時希蓋諾克玩。每當外祖父敲打我的時候，他依舊時常以他這手兒來攔阻我。於是時常笑着，他會揮開他底紅腫的手指，訴苦道：

「這真沒有意思。這並不使你減輕痛苦，而我呢，看得多麼利害，所以我不能再幹這事情了！」

然而到了第二天，他又親身來攔阻着，受了和上次同樣的徒然的傷害。





有時特希冀曉曉一直到了中午才回來我的舅父們和外祖父都匆匆地跑到天井裏去迎接他外祖母是緩步在他們後面，像一隻人熊地帶着一副決然的神氣吸着鼻烟，因為這是她吸鼻烟的時候了。孩子們都跑出去開始快活地提卸那雪橇裏的貨物。雪橇裏是裝滿了豬鬃、鴉片、鴉片、和各種預備烤燒的大肉片。

「我們告訴你的一切都買來了嗎？」外祖父問着，以他底銳利的眼睛向雪橇斜瞥了一眼，來細察其中所裝的東西。

「是的一點也沒有錯，」伊凡快活地回答，一面他在天井裏跳躍着，拍拍他底套着無指手套的手兒，來取暖他腳兒。

「不要把你底手套弄壞了，它們是值錢的。」外祖父莊嚴地說，「你還有一點零錢嗎？」

「沒有，」伊凡回答，「一點零錢也沒有。」

外祖父個個地那雪橇裏的貨物，安穩地走着，而且那一種低沈的聲調說着話：

「你又買得太多了，沒有錢，你無論如何買不到的，你能够買到嗎？我是沒有錢了。」外祖父顯着怒色跨

開門。

我的舅父們高興地動手做卸貨的工作，他們吹噓着，一面用手把粘着烏，魚，鱈的臟腑，小井底是粘着多肉片。

「啊，立即就錄完了。」他們以高聲的讚美叫喊着。

尤其是米蓋爾與父親快樂了，他在這些黃色四周跳舞，使力閉着這些家禽，他底嘴裏噴着這些美味液，出了聲響，他底不甯靜的眼睛狂喜地緊閉着，他很像他的父親，他有和父親同樣乾枯的神容，祇不過比較高一點，而他底頭髮是漆黑的吧了。

他底寒冷的兩手溜進了袖口裏，他詢問特希蓋諾克說：

「我的父親給了你多少錢？」

「五個盧布。」

「這裏是值十五個盧布呢，你自己化去了多少錢？」

「四個盧布，十個哥貝克。」

「或許在你的口袋裏還有九十個哥貝克吧，約哥夫，你沒有留心，錢是怎樣完全超過了那個地位。」

約哥夫，身夫穿着襯衫，袖立在霜雪裏，安靜地笑着，在寒冷的野性的空氣裏，睜着眼睛。

「你有替我們買一點白蘭地嗎？酒？你有買嗎？」他懶懶地問道。

外租海隨時，正在卸除馬底馱具。

「不！是我那裏東西壞了，壞了上帝的玩物。」

牠那底底裏裏的鬃毛的高大的雪拉巴，它底白牙齒緊貼在牠肩上，它底覆滿軟毛的鼻子弄進了牠的頭髮裏，以精緻的照鏡鏡觀着牠底面孔，而且搖丟了它的眼睫上的霜雪，在輕輕地嘶鳴着。

「你！你不是看壞一點麵包了。」

「麵包！一塊大而軟的麵包皮塞進它的嘴裏，然後再把它底前襟在它鼻下摺成一個袋兒，牠就專心守着它吃麵包。」

「像馬兒一樣活潑的，騎着靈騎兒，跳到了牠的身後。」

「老澤！一隻這般佳好的馬兒，祖孀而且如此伶俐的！」

「你！滾開！不要打算在我身上施用鬼計吧！此外祖母叫着，頓踏着牠底脚，「你知道的，今天我是不喜歡老澤。」

「那裏來向我說，特而靈騎兒在市場上購買來的，遠不如偷來的多些。」假使外祖父給他五個盧布，那末他隨時三個盧布，再偷了值三個盧布的東西，「她要傷地說，」他對於偷竊是感到一種興趣。他好像是一個騙子，他有一回打算偷，而結果很好，他底成功使他得到了歡笑和讚美，就是爲了這個原因他養成偷竊的習慣了。外祖父在他年青的時候是吃着好糖的麵包的，到後來才不再需要了，所學到了老年變得像一隻



奏六絃琴呢？去請我的哥夫舅父吧，但你現在還太小，這真可憐！你雖是小，但你自己已底脾氣了！你不很喜歡你的外祖父，你不喜歡嗎？」

「我不知道。」

「除了你的外祖母，我不歡喜一個喀什米爾人，讓魔鬼抓去了他們！」

「那末我呢？」

「你？你不是一個喀什米爾人，你是一個匹虛珂夫人——是別一種血統，完全是別一種家系。」

他突然猛力地緊挾着我。

「唉！他幾乎是在呻吟，『假使我有一副美好的歌喉，善的主啊！我將怎樣地激動了這世界啊！』」

我在顫抖吧，老樣子，我必須從事我底工作了。」

他將我放在地板上面，然後拿了一把上好的釘頭放在他的耳邊，開始在一塊大枋木板上敲，繼續上面

一直釘着子欄邊而無的寬闊的資料。」

隨後他底結束馬上就到來了。

是這樣發生的，靠着那天井的門旁的壁上，是放着一個有粗壯而多結的兩臂的大橡樹十字架的，放在那裏已經很久了。在我進這房子裏來生活的最初的幾天，我注意到這個十字架，那時還是新而黃色的，但此

羅漢就兩樣，真了。在發出一種刺透樹皮的綠木臭味來，而且在這種擠的、嚴嚴的天井裏，擠在成  
當路。

約書未算父算了這個十字架要去放在他的妻子的坟上，而且宣過誓，在她死去的週年，他要肩着這個  
十字架到墓地去，週年是在初冬的一個星期六。

寒冷而且風大，天在下雪。外祖父和外祖母和三個孩子們，二早就上墓地去聽鐘聲去了，我是被留下  
在家裏，懶是某種罪過底懲罰。

一或地穿着短而黑的與外孫的舅父們，從地上壓起十字架，站在它的兩臂下面。葛里哥雷和幾個  
外人困難地舉起這沉重的木材，拿十字架去放在特希蓋諾克的寬闊的肩上。他蹣跚着，他底腿好像要倒下  
去了。

「你底氣力能運它嗎？」葛里哥雷問。

「我不知道，好懶懶的混蛋呢！」

「開內，你這魔鬼！」米蓋爾舅父憤怒地叫着。

是約書未舅父說：

「你聽聽聽到自己的可恥呢，聽聞，你比我們兩個人合起來還強壯呢！」

美國哥羅華開了門，但得等國執地處告倒法。

「阿爾拿，你怎麼壞了？自己走吧，我將會保護你的。」

「阿爾拿的呆像伙」米查爾舅父從街上叫着。

霎時候，所有天井裏的人們都在大聲談着又笑着，好像他們都高興拿走了這十字架。

「馬里哥實」餅凡諾米希稱着我底手兒，領我到瓦廠裏去，他仔細地說：

「我敢說這道緣故，外祖父全不承認你了。」

他叫我坐在一堆預備染色的毛織物上，而且細心用毛織物圍住我，直到我底肩頭，他咬着從染缸裏蒸發的蒸汽，一面沉思地說：

「我親愛的，我知道你外祖父已經有七十岁了，我還是他底事業底開始，但我並沒看到他底事業底結局。我們那時候是朋友——事實上，我們是一塊發起，一塊想出這生意來的。他是一個能幹人，你的外祖父！他打算幹一個主人，但我是不滿意的。然而正帝無論如何扶我們翻轉那賊船了。他真要發覺一笑，於是頂聰明的人底池內着推轉轉一個多天了。你現在還不明那所說和所做詞句，但你應該去學習了。解五胡雜情，一個孤單底生活是難過苦的生活。你祖父親馬克萊姆·撒惠提未曾是一個好漢，他也很了解開的。這就是你外祖父對我不滿意他，何以同他發覺一點關係的理由了。」



上界起來，像一層暗藍色的霜似的落在屋頂傾斜的木板上，穿過了屋頂的參差的隙縫，可以看見天空像藍色和黃帶底紋粗似的心。這真是愉快的事情。風停下來，天井裏好像撒滿了透明的塵灰似的；在街溝里趕路的響聲，發出二種尖銳的聲音，從房子的烟突裏昇出一縷藍色的烟霧，淡淡的影子平溜過雲上，這便是維多利亞一個故鄉。

夏日的早晨，長長的葛里格，長着鬚鬚，沒有戴帽，穿得很式，正像一個良善的幕士，他正高揚着旗幟的響聲，向維多利亞訓着我。

他把鏡着每一個人吧！像像一隻狗呀！你撲過那末來，你撲過去吧！那時候他總會讓你由那字上找着。他廣亮寬的腰帶，壓在裏面，裏面是和外祖母同樣地藍色的——而且也爲了同樣的原因。

高洋聲響。他話語着，裏面是紅紅的起來，於是他用腳踢在爐門，踏過了，或者可說跳過了天井，而我也跟在他後面衝過去。在廚房的地毯中央，鋪着特布蓋諾克，他底面孔向上，頭着牆大的光線，從窗戶裏溜進來，落在他的頭上，他的胸膈上，和他的腿上。他底前額古怪地閃耀着；他底眉毛是豎起了；他底斜視的眼睛一心一意的睜視着爲我的天花板。一陣沾滿紅露的露水從他沒有血色的唇上湧出來，而且也從他底唇角流下了下來，他底眼睜睜的睜視他，他的頭顱着那地板；他的背下，有一條濃濃的血之流在那裏匍匐。他的腿兒笨拙

地伸着，而他底褲子顯然是浸濕了，濕潤潤地點在被泥沙擦過的閃耀得有如太陽的木板上，血之細流橫斷了光練之流，而且顯得十分活潑地流向門檻去。

特希蓋諾克一點也不動，事實上祇躺在那裏，他底兩手直垂在身旁，他底手指抓着地板，而他底染色的指甲是閃耀在陽光裏面。

尼亞尼亞·彼琴尼亞蹲在他身旁，拿了一枝細長的蠟燭放在他手裏，然而他已經拿不住這蠟燭，滾下在地板上面，被麻水浸濕了燈心。尼亞尼亞·彼琴尼亞朝拾起蠟燭，擦乾它，然後第二次再去安放在這幾個不情靜的手指裏，在廚房裏，可以聽見鬼魅陣輕微的低語，這彷彿風似的要將我吹出門外去，但我緊緊地揪住了門柱。

「他倒下了。」約翰對舅父以一種黯淡的聲音解釋着，他是戰抖着而且旋轉着，他底面孔是蒼白而且憂傷的，他底眼睛失去了神色，不斷地閃跳着。「他跌倒了，於是十字架落在他身上……而且正打中了他底背部，假使這個時候我們不丟下了十字架，我們真會壞了自己呢。」

「這是你說的，」葛里哥雷憤憤地說。

「可憐！」

車輪在溝底在門旁，已經積成了一個池，似乎愈來愈顯得黑而濃，流出了另一陣血跡斑斑的白沫。

希蓋諾克呻吟了起來，好像正在夢中一般，然後他完了，彷彿愈來愈顯得平坦，好像他是黏在或陷在地板裏。

「米蓋爾騎着馬上教堂擊父親去。」約哥夫對父低聲說，「我則趕快雇了一部馬車把他運到此地。」

來，我幸而沒有立在十字架的兩臂下，否則我也會被壓得如此了。」

屈亞尼亞·依翠尼亞又拿蠟燭去放在他的手裏，蠟與眼淚滴下在他掌上。

「幹得好！你這粗心的傢伙，把他底腦袋貼到地板上去。」葛里哥雷苛酷地而且粗暴地說。

「你這話什麼意思呀？」

「你爲什麼不拿去了他底帽子？」

尼亞尼亞從伊凡底笨拙地撞在地板上的腦袋上扯去他底帽子。於是腦袋倒在一邊了，而血是無限的。祇從他底嘴的一邊流出來，這般地繼續了一個可怕的長時間。當初，我希望特希蓋諾克會歎息了一聲，在地板上坐起來，然後朦朧地說：「吓！烘一般的熱呀！」有如他在星期日正餐後所常說的。

然而他並沒有坐起來；他反而似乎更陷入地裏去。太陽已經從他身上收回去；明媚的陽光已經短了好些，只能落在窗檯上面。他底整個樣子顯得更黯黑。他底手指已經不再會活動；他底嘴唇也看不見泡沫了。在他那隨處周圍有三枝燭臺出現在黑黯裏，搖晃着金色的火燄，映照着他底蓬亂的暗藍色的頭髮，而且在他那

污穢的額頰上投下了顫動的黃色的波紋，映照着他底鼻尖和他底污血的牙齒。

尼亞尼亞跪在他旁邊，流着眼淚，一邊嚙嚙着說：「我的小鴿子呀！我的解憂鳥呀！」

這是難受的寒冷。我爬到桌下，在那裏藏着自己。於是外祖父穿着樹狸皮的外套，滾跌着走進廚房裏來；和他同來的，有穿着一襲皮領外套的外祖母，米蓋爾，舅父，孫子們和許多不屬於這房子裏的人們。

外祖父拿他底外套丟在地板上，號叫着：

「暴徒呀！你們偷偷地，你們魯莽地，你們幹得好！在這五年內，他底身體有多少重量，還值多少金子的，那是一定的！」

丟在地板上面的那些外套，遮得我不見伊凡，於是我爬到桌外，蔽着外祖父底腿兒。他把我推到一旁去，一面向我舅父搖着他底小小豹紅拳頭。

「你們這些狼呀！」

他在一條長凳上面坐下來，將兩臂休息在長凳上面，忽然乾噠起來了，而且用一種顫慄的聲音說着：

「我完全清楚的！——他，你們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啊，活竊虛名，可憐的呆子！他們怎樣對付你的，哈？」

「孺子，隨着繩對於一個陌生人底馬是够好的母親呀！上帝不愛我們的暮年嗎？他愛嗎？母親呀！」

外祖母跪伏在地板上面，撫摩着伊凡底兩手和胸膛，呼喚着他底眼睛，掩住了他底兩手，摩挲着。於是，

個所有的媽媽，困難地立起身來，十分愁慘地望着她底光亮的黑外套，而且可怕地大睜着眼睛用一種低沈的聲音說：「滾吧，可咀咒的鬼！」

只癱了炸祖父，其餘的靜陸續地走出廚房去了。

李平安安地埋葬了特希靈諾克，而且不久就被遺忘了。

我躺在一張寬闊的床上一條厚厚的毛毯在我周圍圍成了四邊我靜聽着我也正在祈禱的外祖母她俯跪着，一隻手兒按在她胸上，不斷地和另一隻手兒又戒了一個十字。外面，在天井裏，是一陣濃霜。主宰着，一縷蒼色的月光穿過了冰似的天空，偷窺在窗玻璃上，阿媚地落在她的仁愛的面上和高大的鼻子上，而且在她的漆黑的眼睛裏燃起了一絲磷光。她低低地啾啾地多拘頸髮彷彿被一個榕樹所照耀着似的；她低低衣服在沙沙地響，在她底肩頭垂着皺紋落下來，展開在她面。

外祖母做完了祈禱之後，默默地脫去毛毯，仔細地整理好放在角裏裏的衣箱衣箱上於是她抹抹來睡了。我假裝熟睡。

「你並沒有睡着，你這無賴，你祇作假吧。」她溫柔地說。「噲，我的囡兒，我們來查點被窩吧。」

「因爲預知什麼事情將會發生，所以我真忍不住發笑了；她看到這情形，於是問道：『你這般地作弄你納老年的外祖母嗎？』她拿着毛毯，十分使勁地，而且真有好本領，把毛毯回她自己身上拖去，於是我跳到了半空，然後再滾下來，墜到溫柔的羽床上，而這時她却呵呵地笑了，說：『什麼事，小人兒？一個蚊子咬了你一口嗎？』」

但有時她卻祈禱得這般長久，我是真的睡着了，不聽見她回到床上來。

比較時間久點的祈禱，往往是因爲煩惱了一天，或者吵嘴和打架了一天的結果，而聽她的這些祈禱，真是極有趣的一回事。外祖母把家內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向上帝詳細地報告着，俯下身體，看起來，好像一個大土堆似的了。她是跪在地板上面，當初是迅速地而且模糊地低語着的，接着破啞地喃喃說：

「啊主啊，你知道我們都是願意做點好事情的。長子米蓋爾應該叫他在鎮上去創立新業了——在河上將對他有害的；而別的這一個是一個新的隣舍，而且不很勞動的。我不知道這樣下去將來要變成怎樣。還有父親呀，鈞哥夫是他底掌上珠，特別鍾愛一個孩子這是對的嗎？但他是一個固執的老頭子，啊主啊，請你教訓他。」

她底大而光亮的眼睛張望着形容黯黑的神像，她在這般地懇禱上帝：

「啊！主喇，給他一個好夢吧，使他知道應該怎樣對待他的孩子們！」

當她伏倒身體，以她底闊大的前額撞在地板上之後，她又挺直了身體，甘言地說：

「給奧瑟爾范萊或稱幸福吧！她曾經怎樣觸犯過你呢？她比別的孩子們更加罪孽深重嗎？爲什麼一個健康的青年婦人要受這樣的磨難呢？而且請想想葛里哥萊啊，啊！主喇！他底眼睛是日見其壞了，假使他一旦瞎了眼睛，他會給趕出去流浪的，那纔是駭人的事情！他替祖父用盡了所有的精力，但你想祖父可會幫助他嗎？啊！主喇！啊！主喇！」

她依舊沉默了許多時候，她底腦袋謙虛地俯垂着，兩手下垂在兩旁，是靜寂到彷彿已經熟睡着，或者突然地凍住一般了。

「還有其他沒有呢？」她高聲地自問着，繃攏了她底眉毛。

「啊！主喇，拯救一切忠實的人們吧！願宥我——我是可咒咒的愚蠢——你知道我底犯罪並不是出於惡意的，而是由於愚蠢。」於是透了一口深呼吸，她會再親愛地而且滿意地說下去了：「上帝的兒子，你是什麼都知道的天父，你是什麼事情都清楚的。」

我頂喜歡外祖母的上帝了，「他」似乎非常接近她的，所以我時常說：

「告訴我一點關於上帝的事情吧。」



她時常以一副特別的態度談論着上帝——非常鎮靜地，奇怪地吐出她底話語，緊閉着她底眼睛；而且她時常謹慎地坐下來，毫不慌張地安排好她底包頭布，在她開始說話之前。

「上帝底坐位是在山上的，在樂園底草地之間；這是一個藍寶石的祭壇，在終年繁花滿樹的銀菩提樹下面，因為在樂園裏是沒有冬天，甚至連秋天也沒有，花兒是永遠不會凋萎的，因為快樂是神聖的恩惠。許多天使環繞上帝飛翔着，好像雪片一般；而且，或許有蜂兒在那裏嗡嗡地鳴叫，白鴿子在天地之間飛翔着，關於我們和一切人的事情告訴給上帝聽，也說不定的。此地在地上，你我和外祖父各人都給有一個天籟。上帝是不等地對待我們一切人的。譬如說，你的天使會去告訴上帝：「里克希向他外祖父應話。」於是上帝聽了很好，叫這老頭子鞭撻他吧。」所以我們都這般地受上帝所支配，上帝底應話得由這園地裏發出，和那裡的給他靈感，有的給他快樂，所以凡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當的，而天使們是快快樂樂，展開了他們底翅膀，不斷地唱他歌。唱：「對上帝，光榮是屬於你的，光榮是屬於你的。」他具同他們微笑，然而這聲聲地喚喚，到這時候還沒了。」於是她自己也會微笑起來，將她底腦袋靠在地板擡擡着。

「你沒有看過嗎？」

「不，我並沒有看見過，可是我知道。」

當她談到上帝，或天堂，或天使們的時候，她彷彿繼續着禮讚；她底面孔漸漸地變成了更年青，她底水洋

洋的眼睛射出一縷古怪的溫暖的光芒來我時常用手兒拿着她底沉重的光亮的髮辮纏住我底頸項。我是靜靜地默坐着而且諦聽着她底講不完的可是永不會乏味的故事。

「普通的人們是不該他們看見上帝的——他們底視覺是朦朧的。唯有聖者們纔能夠面對面地正視上帝呀。但是天使們我是看見過的。他們有時帶了一副慈悲的樣子啓示給靈魂。我立在教堂裏做早彌撒。我看見兩個天使。移動在祭壇上面有如雲朵一般地透過了天使們人可以看到一切東西都漸漸地漸漸地變成了更光明的。而且他們底薄紗似的翅瓣觸到地板了。他們移動在祭壇上面幫助着神父依利亞。當他舉起他底禱禱的手兒做着祈禱的時候是替他支撐着他底手肘。他是已經很老弱了。而且因為差不多已經眼睛瞎。所以時常蹣跚着的。可是那一天他却迅速地做完彌撒而且完結得時間很早。當我看到天使們的時候。我幾乎快樂死了。我底心兒彷彿要爆裂了。我底眼淚流下來。唉。這是多麼美麗啊。李喀。親愛的心肝。上帝所在的地方——不管在天堂或在地上——一切事情都很好的。」

「你的意思不是說。在此地。在我們家裏。一切事情都很好的嗎？」

外祖母做了十字架的記號。答道。

「讚美聖母瑪利亞——一切事情都很好的。」

這話刺激我。我不能夠同意。在我們的家庭裏。事情是很好的。從我的目光看起來。事情是變得愈來愈難。

客忍不住了。

一天，當我走過米蓋爾舅父底房門口，我看見納推羅亞舅母，沒有穿好衣服，手兒疊在她胸上，往來地踱，憂愁有如一隻迷惑的野獸，而且還低聲的，可是帶了一種苦痛的聲調呻吟着。

「我的上帝，請你保護我，使我離開此地吧！」

我能同情於她底祈禱，正如我能懂得萬里哥雷的話一樣，當他咆哮着：

「一旦我的眼睛完全瞎了，他們會趕我出去求乞吧，可是無論如何總比現在這樣子好一點。」

我願意他能够馬上眼睛瞎，因為我的意思是說，這樣可以找一個和他出去的機會，那末我們可以一塊開始乞了，我已經把這事情告訴過萬里哥雷，而他在鬚髯裏微笑着回答我：

「那很好，我們一塊出去吧，可是我要上市鎮裏去，喀什米爾人范希里的外甥，他的女兒的兒子，在那裏，他或許會給我什麼事情做。」

我幾次注意到納推羅亞舅母的深陷着的眼睛下面的青腫，有時，一片腫漲的嘴唇浮凸在她那焦黃的面上。

「剛才米蓋爾舅父打過她媽？」我詢問外祖母，她歎息了一聲，回答着：

「是的，他打過了，可是並不很凶——這惡鬼！外祖父也不像在夜間那麼反對得利害，他是裏良心的，

她呢——瘦條一團肉骨！」

「可是他沒有像往常那麼打得凶。」她以更快活的聲調繼續說。「他祇在嘴上打了一下，或在她耳旁打了幾拳，或者拖了她底頭髮一兩分鐘，但有一個時候，他時常磨難她幾個鐘頭之多呢。在一個復活日，外祖父毆打過我，從正餐的時候一直打到就寢的時候，他繼續地毆打我，祇有在他透氣的時候纔停止一下，但轉眼又開始了，他也是用一條皮條的。」

「但他爲什麼要這樣呢？」

「我現在忘記了。還有一回，他敲擊我，一直到我快要死去了，而且接着他還五個鐘頭不讓我吃東西，當他完畢了毆打，我已經差不多不能夠活了。」

我是非常地驚訝，外祖母是有外祖父兩倍那麼大，而他却會這樣對她佔優勝，這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事。

「那末，他還比你強壯嗎？」我問。

「並不更強壯，但更衰老吧了。何況他是我的丈夫，他替我回答上帝的，而且我底責任，祇是感謝祂養着舌罷了。」

看她拂拭着神像，擦着神像底飾物的樣子，真是有趣而且快活的，在神像的冠帽上面是裝飾着許多

珠子，佩子，印實石，當進用手兒濕袖，摩挲下，隨是含了二臉，微笑，凝視着它，而且以一種熱情，強要談話的。

「你看這是多麼可愛的一個面孔呀！」於是畫了一個十字，親了吻，她再繼續地說：「你是極其的溫柔，和靈敏呀，你，是善德們的幫助者，選民的喜悅，看吧，李尼亞，親愛的，字寫得多小，字母又多麼細；可是這仍然看得很清楚。這是叫「十二個聖日」，而且在中間，你可以看見純潔的定命的偉大的聖母；而且還寫着：「不要爲我悲傷吧，聖母，因爲我是快要進墳墓去了。」

有時候，我覺得，她是十分熱情而認真地和這神像玩着的，正如我的表妹伊開推羅，玩着她底木偶一般。

她時常要見到魔鬼們，有時一塊看見了幾個，有時却祇有一個。

「在一個皎潔的月夜，正當大齋期的時候，我經過路佗爾福夫氏底房子，我仰望着，看見了一個魔鬼在屋頂上面，貼着烟突坐在那裏，他周身漆黑，在烟突頂上抱着他底有角的頭兒，使勁地吸着氣，他坐在那裏，吸着氣，又呻吟着，這大而笨重的東西，他底尾巴掃在屋頂上，他底腳不斷地在抓我，我向他合了一個十字，於是說：「基督復活，他底仇敵們都逃散了。」聽到那句話，他撲騰一聲，急忙從屋頂上溜到天井裏——所以「戲」是逃走了那天，在路佗爾福夫氏底家裏，他們一定在烹調着肉吧，而他是在享受這肉底氣味。」

聽到這種事這魔鬼急忙地逃走了屋頂我大笑起來而她也笑起來了，一面辯說着：

「它們是愛玩鬼把戲的，正和孩子們一樣。一天，我正在洗濯室裏洗濯着，而且已經很遲晚了，這時候，突然地這小房子底門打開來衝進了無數的紅的，青的和黑的小東西，各樣大小都有的散滿室內各地方。我飛奔到門前，可是我通不過去，在一羣魔鬼們的裏面，我簡直連手脚都動不得了。它們充滿全室內，連整個身也弄不成。它們匍匐在我足旁，扯住我衣服，擁擠地圍住我，我甚至沒有容身之地了。它們是蓬鬆的，溫柔的，陰和的，有點貓兒似的，雖然它們用後腿走着的。它們却將我圍繞着又圍繞着，偷窺着一切東西，鼠兒似地窺着它們底牙齒，閃閃着它們底小而青色的眼睛，幾乎連用它們底角兒貫刺着我，發着它們底小小的尾巴——正似豬兒底尾巴。啊，我親愛的，我似乎要瘋狂了。然而它們也不再撞我了。蠟燭是快要熄滅，銅鍋裏的水已經變成微溫，洗濯的水是澀滿地放了。唉，唉！你底呼吸是煩惱而悲傷的。」

閉上我底眼睛，我能夠看到這有着灰白的需卵石的小房間底門檻和那些各種顏色的蓬鬆的小東西底簾簾的，漸漸地充滿這洗濯室。我能夠看見它們吹着纖纖，伸出慢慢的紅舌頭來。這真是一顆可笑又可怕的圖畫。

外祖母沈默了片刻，掖着她底腦袋，在她又開始發言之先：

「在一個冬夜那時候天下雪，我看見了幾個妖怪。我經過亭可夫棧道——在那地方，假使你記得你的

米蓋爾舅父和約瑟夫舅父要打算在一個冰洞裏溺死過你的父親的——而且我剛這小路裏去。那時候，一陣噠噠聲和咕咕聲傳來了，於是我張望著，看見了駕着三匹黑馬的一個車子向我狂奔而來。在車夫的地位，站着個大而肥胖的魔鬼，戴着夜帽，牙齒突出着。他拿了用鋼鐵鏈索做成的轡繩，伸着手臂，因為路到了盡頭，馬兒就飛過池邊去，消失在一片雪花中了。那些坐在後面擡車裏的，也都是些魔鬼們，它們坐在那裏，噠噠着又叫囂着，又揮着它們底夜帽。總計有七部志洛卡車（Bogobas）這般地狂馳着過去，彷彿是救火機一般地，都駕着黑馬，而且都滿載着正種的魔鬼們。你知道，它們是互相拜訪的，在夜間，它們趕着車兒去赴各種不同的宴會去。我希望我所看見的是一個魔鬼底結婚吧。」

因為她是說得如此簡潔，而且肯定，所以別人是會相信外祖母的。

可是，所有她底故事之中，最美妙的一個，要算她講到瑪麗亞怎樣走在這受苦的地上的，和怎樣吩咐這女強盜或這女英雄（Angryhodol）伊蓋立伊夫，不要去殺戮或搶掠俄國底人民。在那個故事之後，要講到關於祝福的亞里克西的故事了。講到武士伊凡，凡人范希里了。關於哥希里西牧師和上帝底可愛的孩子，和關於瑪撒·海賽特尼茲的關於盜首巴巴·猶斯太的，關於埃及底罪人瑪麗的，關於強盜的兒子底悲傷的母親的恐怖的故事了。神話，老故事和詩歌，她是知道得無量數的。

她講也不怕，也不怕外祖母，也不怕任何惡魔底權力的，可是她卻非常怕黑幕的。

當它們還距離她好遠的時候，她已感到了是在面前，有時在夜間，她會悄悄叫我驚醒過來。

「奧里雪，親愛的，有一隻蟑螂在匍匐着，心善點，趕走了它吧。」

半睡半醒的，我將燃起蠟燭，匍匐在地板上，面搜尋這仇敵——這是一個我時常不一定立刻會成功的請求。

「不，沒有一個蟑螂的影子呀！」我會說，可是，十分安靜地躺着，腦袋裹在被袱裏的她，會以一種無力的聲調懇求我。

「啊，是的，沒有一個呀，再看一遍吧，請你，我總覺得有一個蟑螂在什麼地方。」

然而她是永不會錯誤的，不管遲遲早早，我會在離床不遠的地方尋着了蟑螂，於是她推開毛毯長呼了，一聲安慰的氣息，微笑着說：

「你有殺死它嗎？謝謝上帝，謝謝你。」

假使我找不出這昆蟲來，她真會再也睡不着，於是我可以夜底沉默裏，感到她是在怎樣地顫抖着；而且我還聽到了她在喘氣地低語着：

「它是在門旁邊，現在它爬到箱櫃下面去了。」

「你爲什麼這樣怕蟑螂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她非常理性地回答。「這就是這些可怕的毒東西匍匐着的原因罷。所有的毒蟲上帝都給有一種意義的木虱表明了。房子是潮濕的；臭蟲的意義是指出了牆壁的污穢；或是預兆疾病的，這是誰都知道的。可是這些東西呢！——誰知道它們具有什麼權力，或者它們於了什麼生活着？」

一天，當她俯跪着熱誠地和上帝談着的時候，外祖父推開門沙聲地叫道：

「唔，母親，上帝又磨難我們了，我們是失了火呀！」

「你說什麼？」外祖母叫着，從地板上跳了起來，他們倆都衝入大客廳裏，他們底脚步響得很利害，「外祖父，拿下神像來，納推盧亞，穿好嬰孩底衣服吧！」

外祖母以一種權威者底莊嚴的聲音發着命令，但外祖父却不做別的，祇喃喃着：

「嘿——嘿！」

我跑入廚房裏，那朝向天井的窗門是照得好像金子一般了，在地板上面也現出火光的黃塊，而正在穿着衣服的約哥夫舅父，他底赤腳踏着那些黃塊，而且跳躍着，彷彿被燒灼了一般，他叫道：

「這是米盧幹幹的事，他放着火，於是出去了。」

「靜點，惡狗！」外祖母說着，這般粗暴地將他向門旁推去，他幾乎跌倒了。

通過窗玻璃上的霜可以看到工廠底燃燒着的屋頂，捲纏的火餒從開着的門裏射出來，這是一個靜默的夜，任何烟霧底混和都毀壞不了火餒底顏色的，正在火餒上面，翻翔着一朵烏黑的雲，可是並沒有從我們的視界裏遮住了 *Melchiora* 大路底銀色的光流。雪閃耀着一種青白色的光亮，房子戶壁牆左右搖擺着，彷彿想把自己拖到天井裏那燃燒着的角落裏去，那裏火餒在這般高異地開玩笑，射過了工廠的牆壁底闊大而紅的窗縫，拖出了彎曲的，紅熱的釘子。金紅的緞帶纏繞着屋頂底漆黑的棟樑，不久完全包裹住了；唯有細長的烟突頂筒直聳在這一切中間，打嚏似的，吐出烟雲來。一陣有如綢帛底絲絳聲似的溫柔的小爆發，向我們的窗上掠過，火餒始終在播散着，一直到工廠被火餒裝飾得好像教堂裏的聖壁（*Iconostasis*）一般，而且對我是愈來愈變得迷人了。

拿一件厚重的外套覆在我頭上，拿最近便的笨一雙靴子穿進我腳裏，我跑出牆門間，立在階階上，被光線底閃亮的玩意兒所麻醉，所昏眩，被我的外祖父，和舅父們，和葛里哥雷，底呼號所昏迷，被外祖母底行動所驚嚇，因為爲她頭上纏着一隻空袋，身上包着一件馬衣，一直衝進火餒裏去了。她不見了，在叫着：

「硫酸，你們這些呆子！這是要爆裂的呀！」

「拖她回來吧，葛里哥里！」外祖父吼着。「阿呀！她是爲——！」

可是外祖母這時候又出現了，渾身給烟氣熏得污黑的，半昏暈地，她的伸着的雙手裏拿了一個硫酸瓶。

她的身體幾乎俯伏在瓶上了。

「父親，去拉出馬來吧！」她沙聲地叫着，咳嗽着又急喘着。「而且拿去了我房上的這東西吧。你看到嗎，它是燒着了！」

葛里哥雷拖下她肩上的冒烟的馬衣，於是，夠得上兩個男人的工作，他把大塊的雪吞入工廠底門裏去。我的舅父拿了一把斧頭在手裏，向他跑去，同時外祖父在外祖母周圍跑圈子，把雪片撒在她身上；於是她把破酸瓶放在雪堆裏，向那一大羣人擁擠着的大門跑過去，向他們致了敬禮之後，她說：

「夥合們，請你們保全了棧房吧，假使火著上了棧房和乾草棚，那末我們會什麼都燒完，而且會連累到你們底屋宇的。請去扯掉屋頂，把乾草拖入圈子裏去罷。葛里哥雷，你爲什麼不把雪塊擲到頂上去，而都擲在地上呢？現在，約哥夫，不要再曠廢時間了！拿幾把斧頭和鐵錐給這些好人們，親愛的夥合們，像知己一般地幫忙吧，上帝會酬謝你們的！」

我覺得她是像火一樣有趣味的。被那些幾乎將她吞滅下去的火條照耀着，她衝到天井裏——一個黑的人形，她各方面幫助着，安排這整個的事情，不讓絲毫東西從她的注意裏疏忽過去。

雪拉巴跑到天井裏，立起後腳來，幾乎將外祖父推到在地上了。火光落在它那灼灼的大眼睛裏，當它底前足在空中搖着的時候，它沉重地呼吸着，於是外祖父任繩繩落到了地上，跳向一旁，叫道：

「母親捉住它！」

她幾乎倒在這隻腳立着的馬兒的腳下了，於是她立在她前面，用她底伸着的手彎合了一個十字。這動物可憐地長嘶着，讓自已被拖到她身旁去，離開了火籠。

「你用不着怕的。」外祖母低聲說，一面輕撫着它底項頸，握住了韁繩。「你以為，在你處於這般的境地的時候，我會離開你嗎？啊，你這愚蠢的小老鼠！」

這小「老鼠」是有她兩倍那麼大，却服從地跟她上門口去，鼻呼着，凝視着她底紅面孔。亞尼亞·依季尼亞從房子裏帶來了幾個蒙着面孔的年青人，他們以空悶的聲調叫喊着。

「范希里·范希里奇，」她叫道，「我們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亞里克西呀！」

「滾開滾開！」是外祖父底回答，揮着他底手兒。於是我去躲藏在樓梯下面，那末亞尼亞不會把我帶走。

工廠底屋頂這時候倒下來了，而胃囊的好似金炭較閃耀着的支柱，向天空聳立着。一陣青的，藍的和紅的旋風，帶了咆哮聲和碎磚聲，從這建築裏發出來，火能以一種新的力量射到天井裏和人衆身上，他們是擁在一塊，把一錢鐘的雪拋到浩大的烟火裏去。

熱，使染缸沸了起來，昇騰着一陣水蒸氣和濃濁的雲霧，有一種惹得人底眼睛流出水來的奇怪的氣味。

泛濫在天井裏。我從樓梯下爬出來，到了外祖母腳下。

「滾開！」她叫喊着。「你會給踐踏死的。滾開！」

這時候，有一個騎在馬背上，戴着銅盔的男人，闖進天井裏來。他灰栗色的馬兒飾滿了東西，他將一條鞭兒高高地舉在頭上，威嚇地叫道：

「那邊讓路！」

匆匆地且快活地響着鐘聲；正和一個節日一樣美麗。

外祖母把我推回階階上去。

「我對你說過什麼話滾開！」

在這般一個時候，我是不能反抗她的，所以我回到廚房裏，重新又貼到窗上去。但是，從那一大羣密集的人衆裏，我看不見火——我祇看見，在冬皮帽中間，有許多銅盔在閃耀着。

在一個短時間內，火消熄下去，完全消滅了，而建築是被水浸濕。警察趕走了旁觀者們，而外祖母是走進廚房裏來。

「是誰啊？是你你爲什麼不上床去睡去睡？受了驚嚇吧？現在是沒有什麼東西可怕了；現在是沒有事了。」

她沈默地坐在我旁邊，微微地搖動一下，沈靜的夜帶了黑暗回來，這是一種安慰，外祖父即刻進來了，立在門口說：

「母親嗎？」

「是的。」

「你有燒傷嗎？」

「一點點——無關重要的。」

他燃着一支破礮火柴，照見他底煤污的面孔，他尋覓着，在一張桌子上尋到了一支蠟燭，於是迅速地走過去，坐下在外祖母旁邊。

「我們最要緊的事情是去洗濯自己，」她說，因為她也給烟煤燻得污黑，而且還有一種苦辣的烟味。

「有時候，」外祖父說，深深地透進一口氣，「上帝是喜歡給你大大的好意的。」在她的肩頭上打了一下，露出一臉冷笑，繼續說：「祇有某時候，你知道的，一點鐘左右吧，但這仍然是一個樣子的。」

外祖母也微笑起來，開始說着話，然而外祖父却制止了她底話，繃着眉：

「我們要趕走葛里哥雷了，都是他疏忽的緣故，惹起這一場煩惱，他底工作的日子是過去了，他是衰老了，那個暴烈的約盧堅正坐在樓梯上面號叫，你最好是到他那邊去。」

她立起身來，出去了。將她底手兒舉到面上，吹着手指；外祖父沒有向我望，祇溫柔地問道：

「你看見火從頭燒起來嗎？你看見嗎？還有你看見外祖母怎樣行動着，你看見嗎？她是一個老婦人了，你記住吧！——解體的而且將死的——可是你看——嘿——嘿汝！」

他擠成一團的坐着，經過了一陣長久的沈默之後，他立起來，剪去蠟花，一面他詢問着：

「你怕嗎？」

「不。」

「很好！沒有什麼東西可怕的。」

興奮地從他底肩頭拖着他底襯衣，他走向角落裏的洗臉架去，我聽到他在黑暗中頓着腳，一面喘着：

「失火真是一件蠢事情，那引起火來的人，應該拿到市場上去毆打的，他不是一個傻子，一定是個賊。假使那可以貓貓虎虎過去，那末將來有更多的失火事情會發生。現在去吧，上床睡去，你坐在那裏幹什麼事？」

我照他所說的照辦了，可是那天晚上我不想睡，我剛躺下去，一陣可怕的咆哮來歡迎我，我覺得這聲音彷彿從床上發出來的。我跑回廚房裏去了，外祖父是站在廚房中央，沒有穿襯衣，拿了一支蠟燭——它是猛烈地搖晃着，當他在地板上頓頓腳，叫着：

「母親約爾夫那是什麼？」

我跳上火爐，藏躲在一個角落裏。這一家人又陷在大騷動的境界裏了；一陣令人心碎的咆哮聲響着，天花板和牆，每過一分鐘這聲音更激烈起來。

一切都和剛才燒火的時候一樣。外祖父和舅父無目的地亂跑着；外祖母，當她把他們從一個地方趕到另一個地方的時候，在叫喊；葛里哥雷大聲地把木塊放進火爐裏去，把鐵鍋裝滿水。他走到廚房裏，搖擺着麻袋，正像一隻阿斯達拉干的路呢。

「先燒火爐吧，」外祖母以一種權威者底聲調說着。

他急忙照她吩咐那裏去敲，而他却絆倒在我底腿上了。

「是誰呀？」他叫道，非常慌亂，「吓你真嚇死我！你總老在你不應當在的地方。」

「發生了什麼事呀？」

「納推區亞舅生了一個小嬰孩，」他沉靜地回答，蹣跚地地板上。

我記得，我的母親並沒有那麼胖，當她生下小嬰孩來的時候。

把鍋子放好在火上之後，葛里哥雷爬上火爐到我面前來，從口袋裏取出一個烟斗，拿給我。

「我吃點烟，因為我眼睛有益處的，」他解釋着，「外祖母勸我吸鼻烟，但我想，吸烟草會使我更好些。」



他坐在火爐邊上，兩腿交叉着，倦澀滑瀾底微光；他底耳朵和頸頰給烟煤污黑了，褲衣底一邊是破爛了，所以我能夠看清楚他底肌膚——腿大得有如一隻桶底肋木一般。他底眼鏡底一面是破碎了，幾乎玻璃底一半是突出在鏡框外面，從空洞裏，一隻紅而濕潤的，顯露着受傷的神氣的眼睛，在偷窺。

粗製的烟草裝滿他底烟斗，他諦聽着那臨盆的產婦底呻吟，於是斷續地喃喃起來，有如一個醉漢。

「你底外祖母是燒灼得這樣利害，我真不知道她怎樣能夠來當心這可憐的東西。聽一聽吧，你的舅母在怎樣呻吟。你知道的，他們大家都忘記她了。當火開始燃燒起來的時候，她已經不成了。在這時生產真是可怕的。你看，生下孩子到世上來，這是多麼痛苦，可是婦人們仍舊是不想到的。但是，請記住我底話——婦人們應該仔細想一想的，因為她們是母親——」

我此刻微睡滿了，然而被一陣吵鬧所驚醒過來：一陣敲門聲，米蓋爾舅父底酒醉聲，我的耳朵裏浮進了這些話兒：

「高貴的門是不關的——」

「給她和着甜酒的聖油吧，半杯油，半杯甜酒，和二匙烟煤——」

米蓋爾舅父似一個疲憊的小孩子一般地問着：

「讓我看看她！」

他坐在地板上面，他底腿兒縮着，而且不斷地向他前面直噴着唾沫，他底手兒是敲在地板上。

我開始發覺火爐已經暖熱得受不了，所以我溜下來，可是當我和舅父成一個並排的時候，他捉住我底腿兒，於是我仰倒在地板上了。

「呆子！我叫。」

他跳起來，又緊攥着我，咆哮着：

「我要拿你來撞火爐呀——」

我逃到了最精緻的客室的一個角落裏，在神像的下面，而且奔到外祖父的膝間去；他把我推在一邊，向上凝視着，用低低的聲音繼續說下去：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原諒的——」

神燈在他頭上明亮地燃點着，一支蠟燭放在房間中央的一張桌子上，朦朧的冬天的「暮底光線」已經偷窺進窗戶來。

他立即向我俯下身子，問道：

「你幹什麼事？」

什麼事都和我有關——我底腦袋是麻木的，我底身體疲憊得要命；然而我不願意這樣說，因為我覺得

一切都很奇異，室內差不多每一把椅子都坐滿了陌生人，有一個穿淡紫色的長袍的牧師，一個戴眼鏡的穿一件軍服的蒼髮的老頭子和許多別的人們，他們都靜靜地坐在那裏，好像木偶們，或凍住了的形像們一般的，彷彿在希望着什麼，和諦聽着附近的地方的澗水聲似的。約哥夫舅父直挺挺地立在門旁，手兒反在背後。

「呀！」外祖父對他說，「帶這孩子上床去睡吧。」

我的舅父招呼我跟他去，一路留神領我到外祖母的房子的門前，當我上床之後，他低聲說：

「你的舅母納梅實死了。」

聽到這句話我並不驚駭，在廚房裏，或在用餐的時候，她這人沒有看到已經很長久了。

「外祖母在那裏呀？」我問。

「在下面，」他回答，搖搖手兒，於是走出了房子，仍舊悄悄地赤足行着。

我躺在床上，看看我的周圍，我彷彿看到了窗玻璃上許多毛髮絮的，灰白的，瞎眼的面孔緊貼在那裏，雖然我很清楚，那些都是外祖母底身在角落裏的箱子上面的衣服，但我的想像裏總覺得有一個有生命的東西躲藏在那裏，而且在等候着，我把腦袋藏在枕頭下，但剩下一隻眼睛沒有被遮住，所以我是能够看到房門的，而且我心願，我有勇氣跳出床外，跑出這房子去，房內是很熱，有一種沉重的，窒息的氣味，使我想到特伊查諾克死去的那晚上，和那條流在地板上的血之流。

在我的腦袋裏，或者在我的心裏，彷彿有什麼東西在澎漲着；我在這個房間裏所看到過的一切東西彷彿都展開在我底「心眼」前面，有如一系列街道裏的鐘車似的，昇起來壓倒我了。

門緩緩地推開來，外祖母匆匆進室內，用她底肩膀撞上門，緩緩地向我走來；對着神燈底藍色的光線伸出手兒，溫柔地哀泣着，有如一個孩子似的：

「啊，我底可憐的小手兒！我底可憐的手兒使我如此痛苦呀！」



五

不久，另一個惡夢開始了。一天，黃昏，當我們用完了茶，我和外祖父坐在那裏讀詩篇，同時外祖母正在洗藤杯子和碟子的時候，約哥夫舅父闖進房裏來了，他披散着頭髮和往日一樣，他底神氣像一把家用的掃帚。他也沒有向我們致禮，單把他底帽子拋在一個角落裏，於是，以興奮的態度，開始迅速地說起話來。

「密盧略無理取鬧，他和我一塊用餐，喝了很多的酒，於是開始顯然瘋狂起來，他打碎瓷器，撕破一摺剛縫完的一件羊毛衫的定貨單，打破窗門，侮辱葛里哥雷和我，而且此刻他還上此地來恐嚇你了。他叫着：『我要扯去了父親底鬍鬚！我要殺死他！』所以你最好當心點。」

外祖父慢慢地站起身來，雙手放在桌子上面，他沈重地蹙起了眉頭，他底面孔彷彿是乾枯的，變成了鐵

小的又殘酷的好像是一把斧頭了

「母親，你沒有聽到他底話嗎？」他叫道。「你心中作何感想，唉！我們的兒子要來殺死他的父親了！然而此刻是時機已熟，此刻是時機已熟，我的孩子們！」

直伸着兩肩，他從房子裏走到門口去，絕聲地將那緊鎖着門兒的沈重的鐵鎖敲進門底圓環，於是再轉向約哥夫，說：

「都是因為你們想得范爾范萊底緣故，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呀！」

於是他對着我舅父的面孔譏諷地笑了，而我的舅父是以一種生氣的聲調問道：

「我要它幹什麼？」

「你？我知道你！」

外祖母是沈默着，一面迅速地把杯子和碟子放進口櫥裏去。

「唔？」外祖父叫着，苦笑了。「很好，謝謝你，我的兒子，母親，拿一根火棒給這隻狐狸（指他發滑——譯者）吧，假如你喜歡，給一樣鐵器也可以的。現在，約哥夫。范希里夫，當你的兄弟闖進屋來的時候，在我眼前殺死了他吧！」

我的舅父把兩手插入口袋裏，退到一個角落裏去。

「自然，假使你不相信我……」

「相信你嗎？」外祖父叫着，頓起腳來。「不，我會相信一個動物——一隻狗，甚至一隻割繃的——但是我不相信你。我太清楚你了。你叫他喝酒，然後再給他策略，很好！你在期待着什麼呢？現在就殺死了我吧——他或我，隨你自己選擇！」

外祖母對我溫柔地低語着：「跑到樓上去，到窗口去留心着，當你看到米查爾舅父來到街上的時候，趕快跑回來告訴我們，現在就走吧！快點！」

我的強暴的舅父們底侵入，使我感到一點小小的恐怖，然而我的心中自有自信的驕傲在；我倚在那緊對大路的窗口，現在路上已經厚厚地積滿着塵土，在塵土裏，恰恰可以看到滿是粗糙的鸛卵石子。街道是遠遠地伸向左邊去，通過棧道，繼續伸到了奧斯志、索尼方場，在那裏，堅固地築在泥土裏，聳立着一種灰色的雜築物，在它的四個角落，每一個角上都有一個鐘塔，矗立在那裏——這是一幢古老的牢獄，會令人感到一種憂鬱的美底提示。在右邊，約莫在三家之外，在圍繞着獄吏們底黃色的住家而建築着的希尼亞方場，有一個空場，而在給一般顏色的火警鐘樓上面，有好多巡警底形像，在瞭望的走廊上面迴旋着，好像鎖着鐵鏈的狗兒們一般。整個方場是和棧道離開的——在棧道的一端，聳立着一叢青青的叢林，更右面去，是輪着凝滯不動的寧喀塔，而外祖母是時常告訴我這故事，一個冬天，我的舅父們曾經拿我的父親推這這個池塘裏，用心



想淹死他，差不多遙對着我們底窗戶，有一條比棉着各種顏色的小房子的衛衛，一直通到那一三使徒，底陰沈的，蹲伏着的教堂。假使你直望教堂，它底屋頂顯得正像一隻船兒顛倒在花園底青色波浪上面，被一個長長的冬天底風雪所毀壞了的，被秋天底連續的雨水所沖洗了的，在我們的街道裏的褪色的房子，是覆積着塵土的了。這些房子，彷彿都半閉着眼睛在互相窺望，好像那教堂的牆門裏的乞丐們一般，而且，也好像我，它們也彷彿在等候誰，而它們底閉着的窗戶都顯露着一種疑惑的神氣。

在街道上面，只有寥寥幾個人，帶了一副閒散的態度，在那裏行走，好像一些沈思的螻蛄行走在溫暖的爐邊一般；一種悶熱向我奔來，包子和紅蘿蔔和燒洋葱底討厭的氣味逼上我身來了——是一種時常使我感到憂鬱的氣味呀。

我是非常的可憐——可笑的，不能容忍的可憐啊！我覺得我底胸口好像充積着紅熱的鉛，它在內部壓逼着，滲流出我底肋骨來。我彷彿覺得自己已經吹脹得好像一個魚胞了，然而我，還是被緊壓在那間小小的房子裏面，在一塊棺材形的天花板下。

米蓋爾舅父來了——從衛衛裏繞着灰白色的房子底角落在偷窺着。他想扯下帽子，蓋在耳朵上面，可是他底耳朵却仍舊聳凸着。他穿着一件褐色的厚闊的短外褂，和一雙十分泥污的高靴；一隻手兒是藏在格子褲的口袋裏，而另一隻是在拉着鬍鬚。我看不清楚他底面孔，但他立在那裏的樣子，好像預備要衝過馬路。

來，用他那粗獷的黑手，抓住外祖父底房子。我應該跳下樓去，但他來了，但我埋釘住在窗口，拔不起身。於是  
我驚慌着，一直到看見了我的雙父，彷彿騰雲駕霧，臨駕塵土，充滿他底長靴，踏過馬路來了。我聽到酒店在破  
碎的聲音，連門底玻璃板也碎了。起來，在他推開門來的時候，我這才跳下樓去，敲外祖父底門。  
「幹什麼事？」他粗聲地問，不想讓我進去。「啊，是你呀，什麼事？」

「他已經到酒店裏了！」

「你很好，跑開吧！」

「在那裏我可騰快呀！」

「我可沒法幫助你。」

於是我到去，立在窗子了。天色已經恢復，塵土上面的塵土愈積愈厚，看起來幾乎變成了黑色的；黃色的  
元線，從鄰近的窗戶徐徐地流出來，從對面的塵土裏湧過來，幾隻絃索樂器奏彈的樂歌——憂鬱而甜蜜的。  
在旅館裏，也在歌唱着，當啓開門來的時候，有一種微弱的破碎的聲音飄浮到街道上。我認得，這是跛脚的乞  
丐們在敲門的聲音。他是一個有鬍鬚的老人，裝着一隻玻璃眼睛，而那另一隻也時常緊閉着的。當撞  
着旅館門的時候，撞門的聲音連續着，彷彿他底熱氣，把斧頭所切斷了似的。

外祖母睡在舊沙發位上，她的盒煙霧管中，他底歌，她時常帶了一個蘇息。」

「這是應該學的本能啊！他是講熟無數詩歌的。這是一種天賦——這是天賦呀！」

有時，她會帶他到天井裏來，而他是坐在階沿上面歌唱，或者講述故事，其時外祖母是坐在他旁邊，傾聽他的話，而且她會這樣地驚喊起來：

「說下去，你打算告訴我，聖母瑪利亞是永在利森的嗎？」

關於這，他會用一種含着信心的低低的聲音來回答：

「不過無論那裏都去的——無論那一個都經過的。」

彷彿有種種閃閃的夢一般的倦怠從街上飄到我身上來，而且在我底心頭和我底眼睛上面，放下了難堪的沈重了。我願意外祖母來到我身邊——否則外祖父也好的。我真奇怪，我的父親到底是怎樣一種人物啊，爲什麼外祖父和我的舅父們是這般討厭他，而同時外祖母和葛里哥雷和尼亞尼亞·攸琴尼亞又說他這般好的。而且我的母親是在那裏呢？我一天厲害一天地思念她，把她做成外祖母向我述說的一切童話和古傳說底中心。她不要和她自己的家屬同住，這事增加了我對她的敬意。我想像她是住在大路上的一個旅館裏，和那些剪髮有錢的旅客的盜賊們在一塊，和乞丐們均分那些掙來的東西。否則，她或許和那些良善的盜賊們住在一個森林裏，自然是在一個洞穴裏，替他們管家，留心看守他們偷來的東西。再不然，她一定是飄落在地球上，在計算那地球裏的寶藏，好像女盜魁伊蓋立契夫和聖母瑪利亞走在一塊似的，而且聖母瑪

利亞會對她說，如她對女盜魁所說的一樣。

「不要去偷取金子和銀子。

啊！貪得的奴隸從每一個洞裏

不要去掠奪地上的一切寶藏，

爲了你貪婪的身體底軀活。」

對於這我的母親會用女盜魁底話來回答的。

「原諒我聖母，祝福的聖處女

賜給我罪惡的靈魂休息吧，

不是爲了自己我去偷竊金子，

我是爲了我的年青的兒子。」

於是天性和善的，像外祖母一般的聖母瑪利亞原諒她了，說：

「瑪路盧喀，瑪路盧喀，這粗的血種，  
爲了你不幸的一個。」

我跪在十字架下了。

擦着你的塵埃繼續着你的旅程，  
散落了你的眼淚在疲乏的路上。

但請你不要去時，我重新入啊，  
到樹林裏去剪劫蒙古人吧。

或者去撒奪去爾馬克人的東西。」

想着這故事，我就沈浸在這中間，彷彿這是一個夢。後來我被一陣踐踏聲，一陣吵鬧聲，和從下面，從草棚和天井裏傳來的喧嘩聲所驚醒了。我望望窗外，看見外祖父，約哥夫舅父和一個由旅館主人所雇用的男人——那令人捧腹的酒館掌櫃米爾楊——將米蓋爾舅父送出了柳條門，推到街上。他用拳頭猛打，但他們都用手在他背上，背上和頸上敲着，然後再把他踢出去。末了，他躁急地衝出大門，落在覆滿塵土的馬路上面。大

門砰然地關上，門楣和門閂刮擦地在轉這風潮所遺留下來的，只有一頂受盡蹂躪的帽兒驗在門口，此外一切帶歸寂寂了。

我的舅父在馬路上面騎了，一忽兒之後，他拖着自己的身子起來，一切都變成破爛的而且蓬亂的了；他拾起一塊雹子，打在大門上面發出這般一種鏗鏘的回聲，彷彿是在桶底敲了一拳所引起的聲音一般。旅館裏爬出了好些模糊的人們，他們在叫着，詛咒着，用力滾着手勢，從周圍房子底窗口，探出頭來，街道上充滿着人，都在高聲地笑着談着這一切，正像一個能够引起人底好奇心，而同時又使你愉快而且使你充滿恐怖的故事，突然間這整件事情都完全消滅了，聲音完全死去，每一個人都從我的視界裏消失了。

外祖母坐在門旁的一只椅子上，面深皺着身子，一點也不動，因難地呼吸着，我去立在她的近旁，撫摩她，度暖熱的，溫柔的又濕潤的頰頰，但她却一點也不像感覺到，我底撫摩似的，她在粗聲地不斷的喃喃着：

「啊！上帝你一點也不憐憫我和我的孩子們嗎？主呀！哀憐吧！」

外祖父雖然在波里華律得的那幢房子裏只住了一年——從一個春天到第二個春天——但好像在一段時間裏，已經獲得一種不愉快的聲名了，差不多每逢星期日，孩子們總跑到我們的門口來，快樂地歌

噤着

「喀什米爾人又在吵鬧了。」

米亞爾舅父照例是在黃昏出現的，整夜都將這個房子陷在圍攻的狀態中，使住在裏邊的人們感到一種恐怖的瘋狂。有時他還伴了兩三個助手來，下等階級的樸子的怪討厭的流氓們。他們時常暗暗地從樓邊竊到花園裏來，而且有一次，他們盡量在那裏放肆，他們底酒醉了的怪念，剝去覆盆子樹和蕁麻樹的叢林底樹皮，而且有時還侵入洗滌室裏去，打碎了一塊能够打碎的東西。洗衣盆，長筲，鍋鏟，打碎了火爐，拆開了地板，推倒了門架。

外祖父是嚴肅而沉默的，他立在窗口傾聽這些來破壞他底財產的人們所發出來的聲音，其時外祖母她底模樣在黑暗裏是無從描寫的。跑到天井裏去，以一種請求的聲音叫喊着：

「密盧喀！你打算怎樣呀？密盧喀！」

來回答的是可怕得像瘋人底瘋話似的一串連珠般的罵人的俄國話，由這隻畜生從花園裏向爐吐過。來，但他顯然不懂得其中的意義的，也感覺不到他說話所發生的效果。

我知道在這個時候我不能去跟在外祖母後面了，但我又怕孤寂，所以我走到了外祖父的房裏，但他即刻又看見我於是叫道：

「快出去，誰死你！」

我跑去頂樓，從屋脊上望着天井和花園，要想把外祖母收進我的視線裏，我怕他們會殺死她，於是我就叫起來，向她喊，但她並沒有回到我身邊來；祇有我的酒醉了的舅父，他聽見了我底話，於是用暴怒的聲調，說的話，辱罵着我的母親。

「其中有一天黃昏，外祖父有點不舒暢，他一面在牀上搖着他那包着塊風巾的腦袋，一面說聲『噁噁噁』」

「爲了這苦惱啊，我在生活，在悲罪，而且在積成富貴，假使不是爲了恥辱和不體面，我真會叫了警察來，明天把他們拿到法庭去。但是到了不體面呀！那個父母曾經拿法律來加在他們的兒子們身上的呀？你是再沒有別的事可做，祇靜靜地躺在那裏忍受，像這老鼠一樣！」

他突然跳出來，外，蹣跚地走到窗前。

外祖母抓住他底手臂：「你上那裏去？」她問。

「點起火來吧，」他說，呼吸很困難。

窗外祖母燃着了蠟燭，他從她手裏拿過燭臺，拿得緊緊着他底身體，好像一個兵士拿着一桿槍似的；他用了高朗的譏笑的聲調，從窗口叫喊着：



「噯，密虛路！你這賊骨頭！你這生疥癬的瘋狗！」

立即頂上面的一塊窗玻璃是被打得粉碎了，有半塊磚石落在外祖母旁邊的桌子上面。

「你爲什麼不陪得準一點呢？」外祖父神經質地喊着。

外祖母裝着是來領我的，剛好把他抱在她懷裏，於是將他拖回到床上，以一種恐怖的聲調，反覆地和他說：

「你想怎樣？你想怎樣？上帝會顯露你的！我知道，他這縱作惡，阿伯利亞會成了他底歸宿，但是在他發狂的時候，他不會清楚阿伯利亞是甚麼意思的。」

外祖父憤激地移動着他底腿，無情地嚼嚼着，以一種逼制着的聲音說：

「讓他來殺死我吧！」

從外間傳來了嗚嗚聲，頓脚聲，和一種亂撞聲。我從桌上攫取了那塊磚瓦，跑到窗口去，但外祖母在這個時候抓住我，拿磚瓦敲在一個角落裏，囁咕着說：

「你這小鬼！」

另一次，我的舅父武裝了，用根粗木棍來，擱置在無障的梯階的頂上，要打開門，從天莊園到房裏，他滿臉怒容，然而外祖父已經拿着一根手杖，在另一邊等候他，而且還帶了兩個武裝着棍棒的房客，和拿好了

在樓梯的旅館主人高大的妻子，外祖母柔和地走在他們身後，以懇切的請求聲調喃喃地說：

「讓我去看他吧！讓我和他說一句話吧！」

外祖父坐在桌旁，一隻腳向前衝着，很像那幅「獵熊」的圖畫裏的那位執長矛的男人。當外祖母跑到她身邊的時候，他什麼話也不說，祇用他瘦瘦的手和他底脚動了一下，離開她。四個人全都可怕地準備好站在那兒。在他們頭上，有十幾盞燈擺在牆壁上面，射出了一種參差的、重疊的燈光，落在他們的頭容上。我從樓梯的頂上看清楚這一切。我始終願望我能抓住外祖母，和我一塊在樓上。

我的祖父完成那通工作，用氣力和效果打開門來了。門已經溜出它底位置，預備要彈出上鉸鏈——下鉸鏈是已經被打斷，在不穩穩地震響着。

另一外祖父反覆着同樣的抖音的聲音，對他的武裝同志們說：

「去捉住他底兩臂和兩腿，但請你們留他底愚蠢的腦袋吧！」

在牆上，在門旁邊，開着一個小小的窗門，從那裏，你剛剛可以伸進你底腦袋去。舅父打破窗玻璃，但是還有碎玻璃剩留在窗的四圍，所以看起來好像誰底黑眼睛了。外祖母衝到這扇窗門旁邊，把她底手兒伸到窗外的天井裏，搖着手兒警告他，一面還叫着：

「密查路！看！上面生走開吧！他們將要抽你底筋骨了。走開吧！」

他用拿在手裏的木棒向她打來，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件粗大的東西掃過窗來，落在她的手上，接着，外祖母就跌倒了，但她雖然仰臥在地上，她却還要打官司。

「密虛密密……」

「母親，你在這裏嗎？」

門打落了，裝在黑的門框裏的，是我的舅父站在那裏；但片刻後，他是被拋到階下了，有如用一把鐵鏈拋出一塊膠泥似的。

旅館主人的妻子把姪祖母搬到外祖父的房間裏，他立即跟了她進去，凶悍地叩問她：

「骨頭有打破嗎？」

「噢！我覺得每一根骨頭都打破了，」外祖母閉着眼睛，說：「你怎樣對付他的？你怎樣對付他的？」

「聽明點吧！」外祖父嚴厲地問道：「你以為我是一隻野獸嗎？他是被綑着手足躺在地窖裏，我已經用水好好地給他淋過。」

外祖母呻吟着。

「我已經請醫醫生去了，總力忍受着痛苦，等他來。」外祖父說着，旁着她坐下在床上，「他們在毀壞我們，母親，」

「把他們所要求的給了他們吧。」

「范爾范萊怎樣呢？」

他們對於這事情討論了許多時候——外祖母是靜靜地而且痛苦地說着，外祖父是以高聲而憤怒的聲調說着的。

於是一個小小的駝背的老婦人進來了，她生着一個長及兩耳的大嘴巴；她底下牙床顫抖着，她底張開的口嘴，披掛着，有如一條魚底口嘴似的，而且有一個尖鼻子偷窺在她上嘴唇上面。她底眼睛是看不見的。當她底拐杖劃着地板的時候，她是很少移動她底脚，她的手裏攏着一包叮噠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她是帶了「死」來給外祖母的，於是我衝到她身邊，用盡我底氣力高叫道：

「走開！」

外祖父不很溫靜地捉住我，顯着非常煩燥的神氣，把我帶到氣樓上。



「賞春美到來的時候，我的舅父母分開了一一約哥夫依舊留在市鎮裏，米蓋爾在河旁築起他自己底家來，而我的祖父在蘇里亞街買了一幢高大而有趣的房子，樓下的一層是一間旅館，樓上有幾間適意的小房，蘇里亞街有一個花園通到那祇鑿着無葉的柳枝的棧道。」

「我給你的手稿以外祖父說極難地隱着像甚麼，當我伴着他，在溫柔的泥濘的路上，在觀察了花園之後，我不久將開始教你讀和寫，所以你將妙手地使用這些手稿了。」

「這房子，擠滿房客，除出頂上的一層，外祖父在那裏有一間給他自己的祇招待諸客們的房間，和除出氣種種，還是外祖母和我的家，它底窗門是面街的，所以在黃昏或夜間，倚在窗檯上，人可以看到好多酒黨的

男人們從旅館裏爬出來，踏躡在馬路上面，叫着又顛蹶着。有時，他們會像口袋一般被拋到馬路上來，而他們却要打算再進旅館去，於是大門砰澎的，刺刺的響，絞鏈啞啞的響，一場戰爭開始了。望着這一切，真是有趣味的事情。

每天早晨，外祖父要上他的兒子們廢工廠裏去，幫助他們安排，每天黃昏回來的時候，總是疲倦的，頹喪的，驚恐的。

外祖母要煮鍋，縫紉，在廚房裏和花園裏忙碌着，整天從事於這一件或那一件事情，真像一個巨大的輪盤放在一架看不見的小滾車裏轉動；她不斷聞鼻煙，打噴嚏，拂拂她那流汗的面孔說：

「好的舊世界，祝你幸福！奧里雪，我親愛的，這不是一種佳好的安靜的生活嗎？『天上的皇后，』這是你底功勞，——使一切事情都變得這般如意！」

可是我對於安靜生活的觀念是和她不同的。這房子裏的別的房客們，騷擾地跑進，跑出，跑上，跑下，從早晨一直到夜晚，以這般樣子來顯出他們底友愛——時常是匆匆忙忙，又時常弄得時間頂晚，時常在訴苦，而且時常打算叫出來：「亞康留娜·伊凡諾夫娜！」

而亞康留娜·伊凡諾夫娜，永遠是可愛的，對於大家都一樣慇懃的，她會親自動手去聞鼻煙，而且在一塊紅色的小方格手帕上仔細地擦着她底鼻子和她底手指，在她回答之前：

「要趕走虱兒，我的朋友，你得時常洗洗身體，而且洗洗 *Minty-vapor* 澡，假使虱兒是在皮膚下面，那末，你要用一些純粹的鹼油，一些硫磺，三滴水銀——把這三種原料用一塊碎壺片在一個瓦管裏拌七遍，然後拿這混合物當做膏藥來塗搽。可是你得記住，假使你用一個木的或骨的調羹來拌它，那末水銀會變成沒有用，假若你放進一個銅的或銀的調羹去，你用了反而會害你。」

有時，在考慮之後，她會說：

「你最好，我的好婦人，去請教亞塞夫，彼奇郁地方的藥劑師，因為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忠告你纔好。」

她像一個收生婆，也像一個家庭間的爭吵與紛擾的調停人；她會醫小兒病，和誦述「聖母瑪利亞底夢」，要使婦人們「爲了造化」而心裏記住，而且關於家務事情她常常會來貢獻意見。

「黃瓜自己會告訴你，什麼時候是醃漬的最光到了；當它掉落在地上，發出一種古怪的香味，這是採摘的時候了。麥酒呢，可以草草對付的，而且它是不喜歡太甜的，所以可用葡萄乾來配製，你可以每二加倫半麥酒裏攪上 *No. 100* 葡萄乾，製豬皮你可以用各種方法，有桂斯基味，有琪姆潘斯基味，有高加索味。」

我整天跟着她在花園裏和天井裏，陪她上隣舍們家裏去，她會在那裏坐幾個鐘頭，喝着茶，說着各樣的故事。我彷彿變成她底一部份了，在我底「生底這一段時間裏，我所記得的最清楚的東西，無過於那個有力的好婦人，她是永遠不倦於做好事情的。」



有時，我的母親會短時間的從某地方回現在我們面前。偉大而嚴肅的，她以冷淡而灰白的，有如冬天的太陽似的眼神，望着我們衆人，但不久又不見了。一點沒有留給我們可以回憶的東西。

有一次，我向蘇祖說：「你是一個巫婆嗎？」

「唔！下回你又會想出怎樣的怪問題來？」她笑了。但總以一種沉思的聲調繼續說下去：「我怎能成爲一個巫婆呢？巫婆是一種很難的科學。唉，我是甚至不能讀又不能寫，我甚至不認識一個字母的。外祖父——對於學問，他真是一愛性格的海黨黨，但聖母瑪利亞永遠不讓我做一個學生呢。」

「接濟她，似舊把她的生靈廚另出而講給我聽，她繼續說下去：

「你知道，我是一個小小的孤兒，和你一樣的。我的母親正是一個可憐的農婦，她一個盡心在爐與不過比一個孩子年齡稍些大點的時候，一個紳士乘欺侮她了。一天晚上，因爲那將要發生的事情使她恐怖，她從窗戶跳了下來，折斷肋骨，傷了肩——傷得這般厲害，連她頂需要的右手也壞了……她還是一個有名的花繡工人，也弄得如此呀，那同事轉發生以後，她的窟窿自然不再要她，辭退她——她只好靠她能力去掙扎她底生活。一個人沒有手兒怎能賺到麵包呢？所以她變成乞丐，依靠別人的恩賜來過活；然而在那時候，她還老老實實地做而且口口實實地三也說老納的米底們，花繡工人們也一樣，是出名前，而人們又家家都愛裝飾。」

「有時，我的母親和我在市鎮裏住過秋天又冬天，然而一到亞爾干基爾·迦伯列揮着他底劍，趕走多而大以陽春來，遮滿大地的時候，我們又開始飄泊，跟着我們底眼睛走去了，我們到莫洛姆，到烏利未茲，而且滑着伏爾加河上流，沿着平靜的奧密河，在春天和夏天，去世界上游蕩着，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那時整個地球在微笑，草兒好像天鵝絨一般，聖母在田野間撒着花兒，一切東西彷彿都給人一種愉快，直向人底心靈說着話一般。有時，當我們上了小山，我的母親會閉上她底藍眼睛，開始以一種雖不很有力，但鐘聲一般清徹的聲音，唱着請着她底歌，我們周圍的一切，彷彿都屏氣斂息地睡着了。唉！上帝知道生活在那些日子是多美好啊！  
「最可憐，當我先歲的時候，我的母親開始感到假若她再帶我求乞下去，她會被人辱罵的，而事實上她也會感到我們所過的生活是可恥的，於是她在巴拉噶納住下來，到街上，一家一家去求乞。」——蓬到星期日，我成了日七禮拜堂的牆門裏去估據一個位置，這時候我是留在家裏學打花編，我是一個伶俐的學生呢，因為我急於要去幫助我的母親，但有時，我彷彿一點也不進步似的，於是我就叫起來了，然而在兩年之內，我終究學會這職業，請你記住吧，我人是那麼小而底名聲却傳遍了市鎮，當人們需要真正佳好的花編，他們會立即來到我們的家裏。

「『噠，噠，噠，噠，飛快地轉着，你底絲管吧！』」

「張長丁，我是很幸福，這是我的偉大的日子，自然這是我母親底工作，不是我底，因為雖然她祇剩一隻手，

那另一隻眼沒有用的，而這是她教我怎樣去工作的一個好教師是勝過千個工人呀！

「你這眼瞎得真厲害，現在我的小孩呢？」我說，「你可以不必再求乞，因為我能够養活我兩了。」

會立時在燈下對我說：「她回答：『你所賺的，要積蓄起來做你將來的嫁妝的。』」

「我這眼瞎得真厲害，現在我的小孩呢？」我說，「你可以不必再求乞，因為我能够養活我兩了。」

「我這眼瞎得真厲害，現在我的小孩呢？」我說，「你可以不必再求乞，因為我能够養活我兩了。」

「我這眼瞎得真厲害，現在我的小孩呢？」我說，「你可以不必再求乞，因為我能够養活我兩了。」

我記得有一個靜寂的黃昏，在外祖父的房間裏和外祖母用茶。他有點不舒服，坐在床上，沒有穿衣服用一塊大面巾披在肩上，在大量地流汗，迅速而沉重地呼吸着。他底青色的眼睛已經暗淡了，他底面孔是喘氣而且青白的，他底小小的尖耳朵也是十分蓬鬆的，而他底手兒是可憐地搖擺着的。當他伸出手兒去拿他底茶杯的時候，他底態度也變成一種溫柔的，他是一點也不像他的本來面目了。

「爲什麼你不給我一點糖呢？」他使性地問，好像一個寵壞了的孩子。

「我已灑放上蜜，這對於你更適宜點吧。」外祖母慈愛地可是肯定地回答他。吸着氣，而且在他底喉嚨間發出了一種類似鴨叫的聲音，他嚥下一大口熱茶。

「這時候我要死了。」他說，「看我是否死。」

「不要煩惱吧，我會當心你的。」

「那很好，假使我現在死去了，我會彷彿同從來沒有生活過似的，一切都要崩潰了。」

「現在不要多說，靜靜地躺下去吧。」

他閉上眼睛，躺了一分鐘，用手指捲着他底稀疏的鬚髭，他底褪色的嘴唇吮合着；然而他忽然搖擺起來，彷彿誰用一個木釘刺他一下似的，於是開始高聲地說出他底思想來了：

「約虛喀和密虛喀應該速再結婚了，新的羅絲尤概會給與他們對於生命以一種新鮮的要求，你認得怎樣？」於是她開始在記憶中搜索市鎮上的合格的新娘底名字。

但外祖母却守着沈默，一面她一杯又一杯的在喝茶，而我坐在窗口眺望，那晚天在市鎮上漸漸地紅起來，而且在對面房子的窗上投下紫色的反光。外祖父禁止我上花園或天井裏去，好像對我某種惡行的懲罰。甲蟲兒環翔在花園裏的樺樹底四周，用它們底翅膀振着一種叮噠聲，一個種匠在鄰近的天井裏工作。

耐在不響的地方有一個人，在磨刀。被繁雜的叢叢所掩避住的孩子們，底聲音，從花園裏和石路上飄起來。這一切彷彿壓住我又抓住我。這時候黃昏底憂鬱泛上我底心頭來。

外祖父突然從什麼地方拿出一本簇新的書來，在他的手掌上拍拍的敲着書本，帶了活潑的聲調在叫喚我。

「噲，你這小流氓，過來吧！坐下來！你知道這些字母嗎？這是 Az，跟我說 Az， Buhi， Viadi。這一個什麼字？」

「Buhi。」

「對的！這一個叫什麼？」

「Viadi。」

「不對。  
錯了！這是 Az。」

「看這幾個——Glagol, Doliro, Vast, 這一個是什麼？」

「Dopno。」

「對的！這一個呢？」

「好道子，願罷！」

[A, ]

「你知道的，父親，你是應該安靜地鋪着機好。」外祖母插進來說。

「啊，不要來鬧！這正是我該做的事情，這使我忘記憂慮。里克希，讀下去！」

他用和暖的、濕潤的手臂圍住我底頸項，而且用手指在我肩上升着字母的小記號。從他身上可以聞到濃郁的香味，而且其中還含有燒洋蔥底氣味呢。我真覺得幾乎給窒息死了；然而他却發越脾氣來。在我的耳朵裏响着，叫喊着：

Земля, Земля, Земля, Земля!

這些字，我覺得很熟悉，不過和斯拉夫的文字有點不相合罷了。「Земля」的「З」看起來好像一顆蟲兒似的。「Земля」的「К」好像駝背的葛里哥雷。「Я」好像外祖母和我並立在一塊；而外祖父彷彿對於所有字母都同樣有點關係的。

他叫我反覆地讀去，有時故意來問我這些字母叫什麼，有時避過了；但是他底熱度可真傳染給我，因為我也開始流起汗來，而且盡量地高聲叫着——這使他感到萬分快活。因為咳嗽得很厲害，所以他抓着胸脯，而且把書本拋開在一邊，喘着氣。

「母親，你有聽見，他怎樣喊叫？你爲什麼要做出那樣的聲音來，你這阿斯拉拉干的狂人呢？」

「還是你使我發出那樣的大聲來。」

此刻望望他又望望外祖母，在我真是一種愉快；外祖母底兩肘倚靠在這桌子上，她底腦袋休息在她手上，她望着我們，又溫靜地笑着，一面却說：

「假使你們不當心，你們會笑死的。」

「我是容易受刺激的，因爲我身體不舒服。」外祖父以一種親切的聲調解釋着。「但於你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的可憐的納推麗亞是錯誤的。」他對外祖母說，搖搖他底汗濕透的腦袋。「當地說他是沒有記憶力的時候，謝謝上帝，他是有記憶力的，是像一匹馬兒底記憶力，讓真用功下去，獅子真呀！」

她終於開玩笑似地把我推出床外。

「夥了，你可以拿了書去，明天你會對我背完字母沒有一個錯誤了，而且我要給你五個哥貝克呢。」

當我伸出手去拿書的時候，他將我拉近身旁，粗暴地說：

「你那位母親一點也不想到你底將來呢，我的孩子。」

外祖母就起來了。

「啊，父親，你爲什麼說出這樣的話來？」

「我不應該這樣說的——但我底感情制服了我，那是怎樣一個走入迷途的姑娘！」

「他粗暴地推開我了。」

「現在走開吧！你可以出去了，但不要到街上去，不要那樣胆大吧，可以上天井或花園裏面去。」

花園對於我有特別的吸引力，當我一旦出現在那裏的土山上，立刻就有孩子們從棧道裏開始向我拋過石子來，而我是十分願意來回復這個突擊的。

「呆子來了。」他們一眼瞥見我，馬上就這般叫起來，而且匆忙地武裝好了自己。「讓我們來剝他底皮！」

「因爲我沒有懂得「呆子」這字的意義，所以還繼續繞也並不令我生氣，但我感到我是一個人孤獨地戰鬥在偉大的空，這使我心中歡喜，尤其是一顆碰得很準的石子，撞得敵人飛跑到樹叢中間去躲避的時候，我們就像這些戰爭是毫無意思的，而且他們照例到了完結的時候，並沒有一個人受到創傷。」

「我很容易的學會了讀和寫，外祖父一天比一天厚待我，夏楚也一天比一天減少了——雖然據我的意見，我是應當比從前更受夏楚的，因爲我人患變得更大，而氣力也變得更大，所以我是比從前更要時常被壞莊頭交庶規矩，更不服從他底命令了，但他却最厲害也不過罵我幾聲，或者向我揮拳頭吧了，真的，我開始



感到他打我一定是沒有原因的。於是我就這樣告訴了他。

他輕輕地斜推我底下頰，將我底面孔向他捧起來，他眯着眼睛，一面囁嚅地說：

「爲什麼——什麼？」

於是他半露笑容地添補說：

「你這事就徒你怎麼能知道你需要多少？夏楚呢？除掉我誰還知道啊？走開吧！」

可是他還沒有說完這句話，又立時抓住我底肩膀問道：

「我疑惑你現在是怎樣——狡猾的，或是忠實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嗎？我要詳細地告訴你，狡猾點吧！這是令人滿意的事，忠實只是愚蠢罷了！記住，羊是忠實的，羊了，跑開吧！」

不久，我能找出詩篇來了。我們通富讀書時候是在晚茶之後，那時我念着一首聖詩：

「被，被，祝禱，祝禱，祝禱，祝禱。」我念着，領導着這位指示者念過聲頁去。「這人是被祝禱——那不說約哥

夫舅父嗎？」我問，爲了解除這厭倦。

「我要用拳頭打你耳朵；那樣，你總會明白被祝福的是誰吧。」外祖父回答着，憤怒地鼓着鼻息；但我觉得他底憤怒只是假裝的，因為他以為生氣該是一件正當的事。

而我底猜測一點也沒有錯誤；果然，不到一分鐘，他顯然已經忘記剛才罵我的一切，因為他在喃喃地說：「是的，是的！大衛王表示他自己是很惡毒的！」在娛樂裏，在他的歌唱裏，在押沙龍事件裏，啾啾底響作者言語底主人，又是該諧者，那就是你！」

我停止了誦讀，望望他底繃緊的驚奇的面孔。他底眼睛輕輕地眯着，閃耀着一種溫暖的可是憂鬱的光。輝彷彿要穿了我似的，但我知道，不久他那日常的暴戾的表情又要回到他的眼睛裏來了。他用他底細手指在桌子上面輕輕地搖擻着；他底染色的指甲在閃着光，而他底金黃的眉毛上上下下地動着。

「外祖父！」

「唉？」

「講一個故事給我聽。」

「讀下去，你這懶惰的鄉下人！」他不滿地說着，擦擦眼睛，彷彿剛從熟睡中醒來一般。

「你喜歡故事，但你却不留心詩篇！」

我有點疑心，他對於聖詩，差不多全熟的，所以也是比較對於故事喜歡點吧，因為他曾經宣過誓，每夜上

床之前，他一定要誦聖詩，他以一種歌咏似的調子誦着，正像教會庶務員在教堂裏歌誦着祈禱文。

在我懇切的請求之下，這位一天比一天溫柔起來的老人，終於對我讓步了。

「那末，很好！你將常和聖詩在一起，而我却不久要被上帝召去審判了。」

他靜坐在一張古舊的圈手椅底，裝着套子的椅背上，倒轉腦袋，仰視天花板，於是開始靜靜地，沈思地，向我講述關於舊日，關於他的父親了。有一次，強盜們上巴拉卡納來搶劫商人賽夫，外祖父的父親跑到鐘樓上去撞響鐘，但強盜是跟在他後面的，所以他們用刀劍刺翻他，拿他從鐘樓上拋下來。

「但那時候我還不過是一個孩子，所以對於這事件，我自然記不起什麼來。我所記得的第一個人，是一個法國人，那是在我十二歲的時候，整整十二歲的時候。三種類似的犯人，都是些小小的枯萎了的人，趕到巴拉卡納來了，其中有的穿得比乞丐們更壞些，其他的是凍得快要站不住了。農民要打死他們，但護兵阻止這樣做，於是把他們趕散了，以後他們也沒有受到其他痛苦。我們時常去看這些法國人，他們都顯得又能幹又伶俐，也很快活——有時他們還唱唱歌。紳士們時常從尼尼坐着志洛卡出來觀察這些犯人，其中有的還辱罵這些法國人，向他們揮揮拳頭，而且甚至還會敲起他們來，同時其他的却仁厚地用法國語對他們說話，他們說，而且向他們表示萬分熱誠。有一個年老的紳士用兩手掩住面孔哭泣了，他說，那個惡徒波那帕志毀壞了法國了。唉，你看他是一個俄國人，而且是一個紳士，而他却具有一副善良的心腸——他可憐這些異國

他沈默了片刻，緊緊地閉住眼睛，用手兒梳着頭髮，然後他說下去，十分真確地回憶着他底過去。

「冬在街道上投下了符咒，農民們底茅屋遭遇着霜雪的侵蝕，於是這些法國人有時常常對我們母親家裏來，立在窗門下面，輕敲着玻璃，叫着，跳着要熱麵包，因為她時常做些小麵包去出賣的。母親不讓他們走進我們家裏來，只從窗門裏拋點麵包給他們；麵包都是火熱的，但他們却抓了起來，塞在襠們的胸裏，緊緊貼着他們底凍僵的皮膚。我真想像不到他們怎樣忍受這熱呢！許多法國人都凍死了，因為他們是從一個溫和的國家裏來的，所以對於霜雪是不習慣的。其中兩個是住在我們的洗滌家裏，在庭園裏，一個個滑和他的專令兵米洛。

「曾是一個高高的瘦削的男人，皮包骨頭，時常裹着三件齊及膝裸的婦人外套，他非常可憐，可是一個酒漢，所以我的母親時常暗地裏釀些啤酒，賣給他。當他喝過了酒之後，時常歌唱起來了。當他學會了說俄國話的時候，他時常要發表他底見解：『你們的國家不是完全白的，而是黑的——而且壞的。』他說得非常不完全，但我們能够懂得他，而且他所說的總是非常真確的。伏爾加河上流的兩岸是不愉快的，但是再往南去，土地就變得比較和暖些了，到了裏海，是永遠看不到雪了。這個話是可以相信的，因為在爾普魯裏，沒有講到雪，也沒有講到冬天的，嚴寒也沒有，的，靈詩裏也沒有，凡是我所記得的都沒有的！』以及甚

「新生活的地方……唔，我們一旦讀完了聖詩，我們馬上就要一塊讀福音書了。」

他又落在另一個沉默裏去了，正像他已經昏睡去一樣。他底思想是馳在遙遠的地方，他底眼睛是斜瞥着窗外，顯得又小又銳利。

「再說一點給我聽吧，」我驚着我的舉動正像一根輕輕的當頭棒，

他驚跳起來，然後又開始說下去。

「唔——我們是講着那法國人，他們畢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不比我們壞，也不比我們更罪孽深重。有時，他們時常向我母親高叫着：『馬丹！馬丹！』意思就是『我的太太，』『我的主婦，』於是她就拿五磅麵粉去放在他們口袋裏。她底氣力不是一個平常婦人所有的，她能够拿着我底頭髮，輕輕舉起來，一直到我到了，甘蔗，甚至到了我的身量已經不輕的年齡啊，這位傳令兵米洛是愛馬的，他時常走到天井裏來，回他們裝裝手勢，要求他們給他一匹馬兒養，當初是苦惱的——有着爭論和反對的，——但後來農民們都時常叫他『噶米洛』而他是時常笑着，頓着頭，向他們跑過來了。他底頭髮是沙黃色的，幾乎紅色的，長着一個大鼻子和厚嘴唇。他知道關於馬底一切，他醫治馬底病症能够有神奇的效果，後來他變成尼尼的一個獸醫了，但他發起狂來被一槍打死了。春天快到的時候，官開始顯出他那將死的樣子，而且在一個初春的早晨靜靜地死去了，其時他是坐在外屋的窗口——正像坐在那裏思想着，腦袋是垂倒了的。」

「他底結束是那樣的，我真是非常悲傷，我甚至靜悄悄地號哭了一忽兒，他是這般文靜，他時常要扯我底耳朵，而且用他底本國話這般仁和地和我說，我不懂，但我很喜歡聽——人類的仁愛無論那條街道裏都買不到的，他開始教我學他底本國話，但我的母親禁止我，甚至把我送到牧師那邊去，於是這位牧師替我定下一種鞭撻，而且他還親自上官那裏去告訴在那時候我的孩子，我們所受的待遇是非常殘暴的，你還沒有經驗過這種待遇呢——你所忍受的眞不算什麼一回事，請你不要忘記——譬如拿我自己的情形來說——我是受過這許多——」

黑暗開始沉下來，在暮光裏，外祖父彷彿變成罕有的龐大，他底眼睛閃爍得好像一隻貓兒底，他靜靜地，縝心地而且沉思地談了許多題目，但講到他自己的時候，他底話語就立即變成了迅速的，而他底調子也變成了熱情的，而且誇大的了，使我不高興聽，至於他那慣常的獨斷的命令，我也不愛聽的。

「記住，我現在對你說的話留心，不要忘記。」

他對我說了許多事情，我都無心記住，但那事情，他雖絲毫不向我用命令，我可不自主地保留在我的記憶裏，使我感到一種心虛病弱。

他從來不講將壁虛造的故事的，他所講述的事件，往往都是曾經真正發生過的，而且我也注意到他是討厭詢問的，這樣，反而引起我固執地要問了。

「誰好呢？法國人和俄國人？」

「我怎麼說得出來呢？我從來不會在家裏看到過一個法國人。」他憤怒地咆哮了。「一隻波蘭的貓在自己的洞裏是很好的。」他添補說。

「然而俄國人是好的嗎？」

「在許多方面他們是好的，但在地主統治差的時候他們是更好了。現在我們是混亂得不成樣子，人們甚至不能夠生活了。自然這些紳士們該受責備的，因為他們很知道去幫助他們，但那也不能一體而論，祇有幾個好人們，他們是已經被證明了。至於其他的——其中許多都蠢得和老鼠一樣，他們將拿去任何你所喜歡給他們的東西。我們中間有許多的果殼，但核肉是不見了。祇剩了殼，核肉已經被喫完了。人呀，這是你該學習的一課。我們應該學習這一課，我們底機智現在應該已經敏銳了，但是我們還不夠。」

「俄國人比別的人民強健嗎？」

「我們中間有若干非常強健的人民，然而氣力並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靈敏，敏銳，講到單純的氣力，馬兒是我們的優勝者。」

「但是法國人爲什麼要向我們宣戰呢？」

「那是皇帝的事情，我們不能夠希望理解這個的。」

但我底問題是：「拿破崙是一個怎樣的人呢？」外祖父帶了一種復古的聲調回答道：

「他是一個惡人。他要想向全世界宣戰，然後他再想使我們平等——沒有統治者們，也沒有主宰們；沒有階級底區別，受着同一的統治，承認同一的宗教，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在人與人之間，所不同的祇有他們底名字了。自然，這完全是謬說。祇有龍蝦，才是不能夠互相區別的生物——而魚類就有階級的區別了。鱈魚是不和太鮫魚結合的，而小鱈魚是不肯做青魚的一個朋友的。我們中間有許多拿破崙，有萊辛（斯密朋·鐵嘴翁夫），有匹格奇（伊密利亞·伊凡諾夫）——講於他們，我下一回再告訴你。」

有時，他會沈默着許多時候不說話的，用轉動着的眼睛凝視我，彷彿他從來不曾見過我似的，這真是頂不愉快了。但他從來不向我講起我的父親和母親。在這類閒談的時候，外祖母時常會默默地走進室內來，坐在椅邊裏的一個位置上，沈默的而且看不見的時候，坐了許多時候。然後突然地用她那慈愛而嚴調鬧着：

「你還記得嗎，父親，這是多可愛，我們上莫洛去進香的那一團到現在幾年？」

沈思了一回之後，外祖父會謹慎地答道：

「我不能夠正確地說出年數來，但這是在患虎列拉病之前，就是我們在柏林裏捉住那些逃亡的囚

犯們那一陣。」

「對了，請看他們還仍使我們感覺到恐懼呢——」



「那是對的。」

我問逃亡的囚犯們是什麼，而且他們為什麼逃亡到樹林裏去的，而外祖父是頗討厭地解釋着。

「他們不過是從牢獄裏跑出來的人們，逃避那規定他們去做的工作。」

「你們怎樣去捕捉他們的？」

「我們怎樣去捕他們嗎？有如小孩們玩捉迷藏似的，一有的跑走了，其他跑去尋他，而且捕住他。當他們被捕的時候，他們被毆打着，他們底鼻管被割開，而且在他們底前額烙上了他們是囚犯的印記。」

「爲什麼呢？」

「噢，那是一個問題，是一個我所不能回答的問題。至於誰錯誤，還是跑走的，或是追逐的錯誤，那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你還記得嗎，父親，」外祖母說，「在大火之後，我們怎樣——」

對於其他一切事情都記得正確無誤的外祖父，對於這話却嚴厲地問道：

「什麼大火？」

當他們這樣地重溫着過去的時候，他們完全忘記我了。他們底聲音和他們底話，是這般輕軟地又這般

和諧地混合在一塊，有時真像在歌唱關於病痛和火，關於虐殺的人們和暴死，關於聰明的流氓和迷信宗教的狂人和粗暴的地主底憂鬱的歌曲。

「我們生活過來多少事情了！我們開歷過來多少事情了！」外祖母輕輕地喃喃說。

「我們不會有過一度如此壞的生活呢，我們有過嗎？」外祖母說。「你記得嗎，在范圖生了之後，春天是多麼美好地開始起來！」

「那是在一八四八年，正當匈牙利戰爭的時候，在施洗禮的第二天，他們趕走了她的教父，蒂珂——而且他不見了，」外祖母歎息着。

「是的，從那時以後，上帝的祝福彷彿流出了我們底家，好像水溜過了鴨背，譬如拿范爾范萊來說！」  
「啊，父親，够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够了！」外祖母問着，憤怒地向她疾視。「我們的孩子們都變得很壞了，無論你怎樣看法，我們底青春的精力變成了什麼？我們以為我們是在孩子們身上，為自己蓄積着青春的精力，有如人在一筆錢裏仔細地裝填或種東西一樣，但是，看呀，上帝却在我們手裏把它換成一個謎，沒有一個回答。」  
他在房子裏奔跳起來，號叫着，彷彿他已經被火燒傷了自己一般，而且呻吟得好像他在患病；然後他向外祖母辱罵着孩子們，向她恐嚇地搖着他底小小的乾枯的手兒，一面叫：

「這完全是你底錯處，對他們退讓，而且幫助他們，你這老鬼婆呀！」

他底憂傷和刺激達到最高度了，變成了一陣含淚的號慟，他一面倒在神像面前的地板上，盡力被着，他底枯萎的深陷的胸膛，一面叫着：

「主呀，難道我比別人更加罪孽深重嗎？那末爲什麼？」

他渾身顫抖，他底充滿淚水的眼睛，閃射着怨憤與毒恨。

外祖母沒有說話，她坐在黑暗的角落裏，在身上畫了一個十字，然後謹慎地走近他身旁，說：

「啊，你爲什麼遺棄煩惱呢？上帝清楚他所做的事情的，你說，別人的孩子們比我們的好，但我敢對你擔保，父親，你會發現到處都發生這同樣的事情——鬧架，爭吵，煩惱，所有做父親母親的，都用他們底眼淚來洗去他們底罪惡，不祇有你一個人。」

有時，這些話語會平和了他底氣憤，他開始要預備上床了；於是外祖母和我偷偷地溜到我們的氣樓上去。

但是有一次，當她拿了安慰的話走近他身旁去的時候，他迅速地轉向她，而且用拳頭盡力在她面上打了三下。

外祖母踉蹌着，幾乎失去她底平衡了；但她把自己弄個穩定，於是拿一隻手兒放在屋上，靜靜地說：「呆

子」於是她睡出血水在他足上，但他祇長號了兩聲，同她一齊坐起他底兩手來。

「走開吧，否則我發殺死你！」

「呆子！」她重覆地說，一面離開房間了。

外祖父向她衝過去，但她匆匆地跨過門檻，帶着他底面孔猝然地關上門。

「老魂婆！」外祖父囁嚅說，他底面孔已經變成青白色，一面他靠在門柱上，頑強地抓着。

我是非常疲倦的坐在臥榻上面，快要不相信我底眼睛了。這是第一次，他在我面前毆打外祖母，而我是淹沒在憎惡他底性格底這種新態度裏。這是一種辭性底顯露，這是一種我認爲不可原諒的，而且使我感到了空虛似的辭性呀。他站在那裏沒有動，倚在門柱上，面孔變成灰白而且綳縮，彷彿遮上一層灰。

突然地，他走到房子中央，跪下來，向前俯伏着，他底兩手靠在地毯上面，但他立刻又直挺起來，敲擊着他自己。

「唉，主靈！」

我急忙溜開了爐坑底暖熱的石板，小心地匍匐出房外，彷彿我是行走在冰上一般。我發現外祖母是在樓上，在房內往返地踱，不斷地漱滌着口嘴。

「你受傷嗎？」

她走到角落裏，將水吐在小盆裏，於是冷冷地回答：

「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我底牙齒都很好，祇是我底嘴唇被打破了。」

她會清窗外說：

「他發脾氣了。這在他老年是難受的，一切事情都彷彿變成很壞了。現在你去睡去，去做你底祈禱去，祇且不要再絲毫想到這事情。」

我再問了幾個別的問題，但她顯着一種十分反常的嚴酷，叫道：

「我對你說過什麼話？立即去睡吧！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不服從的。」

她坐在窗口，梳破着她的嘴唇，頻頻地睡在手帕上面，而我是解脫着衣服。望着她，我能够從她那灰色的万簾裏，望見星星閃耀在她後頭的天上。街道上，一切都靜寂，而房裏是在黑暗裏。當我上床去後，她走近我身邊來，溫柔地撫摩我底腿袋兒。

「好好地睡。我要到樓下他那邊去，不原想接近我罷，可愛的，你不知道的，這是我自己的錯處。現在睡着吧！」她親吻我，然後走開了，但是一種難堪的悲傷掃過我。我跳我這寬闊的，溫柔的，暖熱的床，走到窗口，凝視着窗下空虛的街道，我是被裏傷所硬化了。

並不很久，我就知道了這事實。外祖父有一個上帝而外祖母另有一個的。這不同屢次引起我底注意，使我沒有法子裝作不知道。

有時，外祖母早晨醒來，坐在床上許多時候，梳着她那古怪的頭髮。她底腦袋一動也不動，用梳子定斷齒梳着她那烏黑的，絲一般的髮毛底每一絲，同時低語着，沒有來擾醒我。

「你真討厭！黏纏得這樣子，魔鬼來抓你！」

當她這樣地梳通所有的纏髮，她迅速地纏好一綫厚厚的髮辮，匆匆地洗滌着，不斷地擦潤着髮辮，而且，洗着洗掉她的癩瘡，睡痕的大面孔上底興奮的痕跡，她就置身在神像面前，開始她底真正的晨禱了，於是她

她整個的立即神清氣爽起來。

她伸直她底彎曲的背，舉起她底腦袋，凝視着那喀山的聖母瑪利亞底圓圓的面孔。於是，莊敬地在身上畫了一個十字之後，急迫而尖銳地低聲說：

「頂光榮的聖處女！今天將我放在你底保護之下吧，親愛的聖母。」

深深地鞠一個躬，她困難地伸直了她底背脊，於是熱情地繼續低語着，而且帶了深刻的情緒：

「我們底快樂底泉源！純潔的美！燦爛的蘋果樹！」

彷彿每天早晨她都要我新的話語來讚美的，爲了這理由，我時常聚精會神地來聽她底祈禱。

「親愛的心，這般純潔的，這般美善的！我底城堡和我底避難所！金色的太陽！上帝的母親！當心我受誘惑吧；允許我不傷害一個人，不會因別人無心所做的事情而引起憤怒。」

她那烏黑的眼睛在微笑，一副返老還童的一般的神氣露現在她（面上），她底手兒緩慢而沈重地在她身上又畫了一個十字。

「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垂憐我，一個罪人，看你聖母的面上。」

她底祈禱往往一點沒有禱告文的格式的，充滿了忠實的讚美，極簡單的。

在早晨，她並不祈禱得時間很長，爲了她得去預備茶壺，因爲外祖父不願僕人的，而且假使到了時候茶

還沒有預備好，他常常會憤怒地責備她許多時候。

有時，她比她還起身得更早，於是他就上氣樓來，看見她在祈禱着，他將藐視地舔着他底薄薄的黑嘴唇，立住幾分鐘來聽她，而且當他喝着他的茶時，他要咆哮了：

「我會多少次數教你應該如何祈禱的，呆子，然而你，總時常要胡說那些亂話，你這異教徒！我真想不到上帝爲什麼會饒恕你的。」

「他」知道的，「外祖母堅信地回答，「那我們所沒有對他說的話，什麼東西他都觀察到的。」

「你這可詛咒的呆子！嘿——嘿！——嘿！汝！」這是他所有的回答了。

她的上帝是整天和她在在一起的，她甚至和動物們也談到「他。」這位上帝，顯然地，以心願的服從，使他自已成了對於一切東西的論題——對於人，狗，蜂子，甚至田野的青草吧；對於地上的一切東西，他是同樣地仁慈同樣地接近的。

有一次，旅館主人的妻子——一個狡猾的，美麗的，甘言巧語的東西，有着烟一般的顏色和金色的眼睛

——底寵愛的貓兒，在花園裏捉了一隻噪林鳥，外祖母拿下這一隻快要死的鳥兒，責備着貓，叫道：

「你真不怕上帝嗎，你這陰險的惡漢？」

旅館主人的妻子和門房笑她這句話，但她却憤怒地向她們說：



「你們以為動物們就不懂得上帝嗎？一切東西都比你們更懂得上帝，你們這些殘忍的東西！」

當她服裝那長得肥胖而憂鬱的雪拉巴的馬具的時候，她時常和它說起話來。

「你的神氣爲什麼這樣可憐呀，上帝的勞動者爲什麼呀？你是老了，我親愛的，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吧。」  
馬歎息着，搖搖它的頭兒。

然而她並不例外祖父那樣厲厲叫着上帝的名字，她的上帝我很認識的，而且我知道，在「他」面前我必不可以說謊的；我恥於說謊呀。想到「他」，就能產生出這一種羞恥的無形的力量，使我永不敢在外祖母面前說謊了。要想從這位仁慈的上帝面前掩藏任何事情是一點不可能的事實上，我甚至沒有想到要這樣做過。

有一天，旅館主人的妻子和外祖父吵架，辱罵他，而且把沒有參加吵架的外祖母也罵了進去；她同樣刻薄地辱罵她，甚至把一個紅蘿服拋在她身上。

「你是一個傻子，我的善婦人。」外祖母十分安靜地說，但我却刻骨地感到侮辱，決定要報復這陰險的東西。

經過許多時候，我都決定一個最好的方法，來懲罰這位有沙黃色的頭髮的，有兩個下頰的，而眼睛可說是沒有的胖婦人。從我親自在同居的人們的爭鬥中得來的經驗，我知道他們互相報復的方法，是，割斷了

他的仇敵底貓兒底尾已，這逐他底狗兒，殺死他底雄雞和母雞，夜間爬進他的地窖裏去，把煤油倒在木桶裏的白菜和黃瓜上面，而且讓麥酒倒出了酒桶。但這一點事情我却一點也不想去做。我想做一點不殘酷些，然而更恐怖些的事情。

終於我打定一個主意。我埋伏着等待旅館主人的妻子的到來，當她一走入地窖裏，我就關上地板門，緊鎖住，在上面跳着一個輕快舞，然後再把鎖匙拋到屋頂上，跑進那外祖母正在忙着烹調的廚房裏去了。當初，她不知我爲什麼這般狂歡，但是到她知道這緣故，她就打着我——我那身上預備因此受打的那一部分；她把我拖到天井裏，送我上屋頂去，找出這鎖匙來。我勉強地把這鎖匙交給她，她會來要鎖匙，真使我感到驚異，於是我就跑到天井的一個角落裏，從那裏，我能够看到她如何放出這俘虜來，而且聽她們如何親愛地微笑着，當她們橫過了天井。

「我會報復你的！」旅館主人的妻子向我搖着她底胖胖的手掌，恐嚇我，可是在她那沒有眼睛的臉上却露着一臉仁慈的微笑。

外祖母拖住我的衣領，把我拖回廚房裏去。「你爲什麼除出那嚴的毒情來？」她問。

「因爲她將一個紅氈毬打在你的身上。」

「那末你的意思是爲了我做這事情的很好？這就是我要爲了你做的事情了——我要鞭打你，把你放

到火爐下面的老鼠們中間去。你倒真是一個好好的保護者呀！看一個水泡吧，這立即要破裂的。」假使我告訴外祖父，他會剝去你底皮。上氣樓去學習你底功課去。」

這一天，她以後就沒有和我說話，可是到了晚上，在她祈禱之先，她坐在床上，用一種非常動人的聲調，講了下面這幾句永遠不會忘記的話語：

「現在，里略，我親愛的，你不要來干涉大人們所做的事情吧。大人們是有責任的，他們要向上帝來盡責任；可是你還沒有責任呢；你要以一個孩提的心來生活着，等待上帝來佔領你底心，告訴你該做的工作，和該走的路吧。你懂得嗎？無論什麼事情，你不必去管誰該受責罰的。上帝在審判着，懲罰着；那是爲了『他』，不是爲了我們。」

她沉默了。一忽兒，其時她去拿了一撮鼻烟；於是，半閉着右眼，繼續說：

「啊，連上帝自己也往往不很知道錯處是在那裏。」

「上帝不是什麼都知道嗎？」我驚訝地問。

「假使他是什麼都知道的，那末有許多已做的事情可以不必做了，彷彿這是『他』，天父，從天上頻頻地望着地上，而且看到我們怎樣時常在哭泣，我們怎樣時常在嗚咽，於是說：『我的人民，我的可憐的人民，我替你們多麼悲傷呀！』」

當她說話的時候，她竟號叫了；於是，擦乾她底濕潤的額頰，走到一個角落裏去祈禱着。  
從那回以後，對於我，她的上帝變成愈加接近而且愈加清楚了。

外祖父教訓我，他也說上帝是一個東西……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的，是人民的一切事情的愛助者；然而他並不像外祖母那樣地祈禱。早晨，還沒有去立在神像面前的時候，他要洗濯許多時候；於是，當他穿好衣服，他仔細地梳理他那沙黃色的頭髮，刷刷他那髻髻，朝鏡子望望他自己，看看他底襯衫是否整齊，於是把他底黑領帶摺入他的背心裏——完結後，他才仔細地，幾乎偷偷地，走到了神像的面前，他時常站在鑲木地板的一塊特別的木板上，而他底眼睛顯出一種馬底眼睛似的表情來，他在那裏低着頭，兩臂直垂着，好似一傳兵底模樣，默默地站立片刻；於是，直立着，細長得似一個釘子，開始他底動人的祈禱：

「憑聖父的名字，耶穌基督的名字，和聖靈的名字。」

說完這些話之後，我總時常覺得室內彷彿充滿着異常的靜默了；連那蒼蠅彷彿也在小心地躊躇的叫。他立在那裏，腦袋倒垂着，眉毛舉着而且豎着，金色的鬚髭平平地翹着，他以一種肯定的聲調念着祈禱，彷彿他在背一課書似的，而且是以一種非常清楚又非常威皇的聲音念着的。

「當審判者到來的時候就沒有用了，一切行動都騙不了的一——」  
輕輕地在胸口上敲擊着，他在熱烈祈禱。

「罪人們祇有的『你』走來的，啊，請『你』不要看我底罪惡吧。」

他念着「我相信」，簡直用那命令的口氣的；而他底右腿是始終在顫抖，彷彿它在無聲地指示着他的祈禱的時刻似的，而且他向神像盡力伸着他底全身，好像變成更長，更瘦，更枯乾似的——他是這般清潔，這般文雅，而他底要求又這般固執。

「神聖的醫者呀，請醫治我靈魂底永續的災難吧，聖處女，我是從我心底向你叫出來，我向你懇切地懇求我自己。」

雙眼睛裏充滿了眼淚，他高聲哀泣着。

「歸罪我，我的上帝，我單信仰而不工作，而且不要記住那萬不能夠赦罪的事實。」

他時常不斷在身上畫着十字，搖着腦袋，彷彿他要去抵撞什麼東西似的，而且他底聲音也變成尖銳而破碎的。後來，當我偶然踏進一個猶太會堂裏去，我發覺外祖父像一個猶太人一般在那裏祈禱。

在這個時候，香燭已在桌上噴氣了好一會兒吧。在室內飄浮着一種熱的小麥餅底氣味，外祖母彎着肩，徘徊着，她底眼光凝視在地板上面，太陽快活地從花園裏望着窗門，露水好似珠子一般閃耀在樹木上，早晨的空氣裏可以聞到洋茴香，葡萄葉和爛熟的蘋果底甜蜜的氣味，但外祖父仍舊在繼續他的祈禱——顫動着而且尖聲說着。

「消滅我身上的災難與火餘吧，因為我是不幸和邪惡裏了。」

早晨的祈禱我完全能夠默誦了，就是在夢中，我也能舉說出那要接下去的是什麼話，我帶了濃厚的興趣聽他，有否錯誤或脫去一個字——這是很少遇到的，但當偶然遇到的時候，那末我的心裏會引起了一種惡意的快樂底感覺。

當他做完了祈禱，外祖父母時常向外祖母和我說：「早安！」我們也同他做禮，然後在桌旁坐下，於是我們常要和他說：

「今天早晨你脫去了一個字。」

「不會的吧。」顯着一副不相信的不快活的神氣，外祖父會這樣說。

「是的，你得說『這，我的信仰無上的統治，』但你有沒有說『統治』呢？」

「啊！」他會叫了起來，很不安的，帶罪似地眯着眼睛。

後來，爲了指出他底錯誤吧，他會對我殘忍地報復，但是，看到他在如何地不安，當時的我感到了勝利的

快樂。

有一天，外祖母打聽地和他說：

「父親，上帝一定已經聽倦你底祈禱了，你總老是反覆着同樣的話語。」

「什麼話」他以一種快要生氣的聲音囁着說。「你現在吹毛求疵幹什麼？」

「我說，凡我所聽到的，你沒有從你心裏衷實獻過上帝一個小小的字。」

他突然變成青白色了，而且憤怒地顫動着，從他椅子上跳起來，拿了一隻碟子向她頭上擲去，喊着，聲音

好似一把錐子在鏟着木片：

「拿去吧，你這『鬼婆』！」

當他說到上帝的全能時，他時常比其他的一切德性更加重它，廣殘酷性。一人犯罪，於是流血了；又犯罪，於是他底市鎮被火所焚毀了；上帝以飢荒和災難來懲罰人們，就是此刻吧，他還時常拿着一把劍來統治地球的——對於罪人們底一種刑罰，那些執着要破壞上帝的十誡的人們，都要給以憂傷和毀滅的懲罰的。」

他用手指敲着桌子來加重這句話的語勢。

我是一點也不信上帝的殘酷的，我猜想，外祖父所以敢安排這番話，目的並不在引起我對於上帝而是對於他自己的恐懼心，所以我坦白地問道：

「你說這番話是否要我來服從你？」

他也一樣坦白地回答我：

「唔，或許是的，你的意思是否又要反抗我嗎？」

「外祖母所說的怎樣呢？」

「你不要相信這個老呆貨吧！他嚴厲地警告我，『她年青時候就時常是愚蠢的，目不識丁的，沒有理性的。我要告訴她，不要再這樣大胆和你講述那麼一種無關緊要的事情吧。告訴我啊——天使們的伴侶有多少？』」

我回答了這要求，於是我問：

「他們是固定的伴侶嗎？」

「啊，你這呆子！」微笑着，掩住了面孔又咬緊着嘴唇，「伴侶和上帝有什麼關係呢……他們是屬於地上的生命的——法律對於他們是毫無用處的。」

「法律是什麼呢？」

「法律嗎？法律真是從習慣推演出來的。」這老頭子說着，顯出了愉快的活潑；他底靈慧的銳利的眼睛在閃爍着，「人們同意地住在一塊——」如此這般是我們的行動底最好的程序；我們要將它做成一個習慣——一條規則；末了，這規則就變成一條法律。譬如說，在孩子們開始一個遊戲之前，他們要在自己中間安排好如何玩法，應該遵守怎樣的規則。法律也和這個同樣方法產生的。」

「而伴侶和法律有什麼關係呢？」



「啊，他們是像一個傲慢的人，他們要使法律毫無用處。」

「爲什麼呢？」

「唉！那是你不知道的。」他回答，沈重地繼續寫著，但後來彷彿像解題似的，他說：

「人真一剪動作無非幫助着實現上帝底計劃。人願望這件，但上帝偏要完全不向的另，一件人類屬靈度從來不會經久的。上帝打在他們身上，於是他們就倒在塵灰裏面了。」

「因爲我有理由對於「伴侶」這個字感到興味，所以我繼續地詢問他：

「但是約哥天裏父所唱的

光明的天使們

爲上帝而戰爭

惟有撒旦的奴隸們

是伴侶們。

他唱這歌是什麼意思呢？」

外祖父把手兒舉到鬚鬚，這般掩住他底嘴，而且緊閉着他底眼睛了。他底頰顫動着，我猜想他心裏是在笑吧。

「約哥夫應該把他底兩腳綑住，拋到水裏去的。」他說，「他唱那歌也是不必，條聽那歌也是不必。這不過是在卡洛蓋流行的一種愚蠢的諧語——一點別宗的，異教的胡說罷了。」於是他彷彿望着我的身外，沉思地喃喃說：「嘿——嘿——嘿——嘿，汝！」

他雖然把上帝放在人類之上，像煞一個萬分可怕的東西，然而他，像外祖母一樣，他底一切行動仍舊都祈求「他」的。

外祖母所知道的唯一的聖者們，就是尼古來，約來，福羅拉和拉夫伐，他們都充滿了人性底同情與仁愛，在鄉村裏和市鎮裏共享着人底生活，而且管束着他們底一切關係；但外祖父的聖者們差不多都是雄性的，他們打倒偶像，或者反對羅馬皇帝，而結果是受刑，焚燒，或者活活地剝去了皮。

有時，外祖父會冥思地說：

「假使上帝保佑我賣去了那幢小房子，那末即便得到一點小利，我也將對德·尼古拉舉行一個謝神祭了。」

然而外祖母却笑着對我說

「那真像老呆子！他以為，關於賣一幢房子，聖·尼古拉就會突發神嗎？我們的小神父尼古拉難道沒有其他好點的事情可幹嗎？」

一本曾經屬於外祖父的教堂日曆，我保存了許多年了，其中有若干他親手寫的題詞。在別的題詞中間，約阿喜護和安娜的日子的背面，用紅墨水寫着極正楷的文字：

「我的恩人們，他們引開一種災難了。」

我是記住那「災難」的。

因為熱心於維持他那非常無用的孩子們底生計，外祖父成功了一個貸錢者，時常暗地裏拿東西當做抵押品。有人告發他，於是，在一天晚上，警察來搜索這住宅了。發生了一度極大的喧擾，但結果很好，於是外祖父祈禱，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日出的時候，而且在我用早膳之前，在我面前，在日曆上寫了上面這幾個字。

在用夜膳之前，他時常念着聖歌，祈禱書，或者伊法萊·賽林底沈重的詩；但他一旦用完了夜膳，他又開始祈禱起來了，而且他底悔恨的憂鬱的話，在黃昏的證寂裏響着：

「我能够拿什麼獻給你，或者我如何能够向你贖罪，呵，高貴的上帝呀，呵，萬王之王呀！保佑我們遠離一切魔鬼的想像吧！啊，主呀，保護我們離開某種人吧！我底眼淚像雨一般落下來，我底罪惡的記憶……」

但外祖母却時常說：

外祖父時常帶我上教堂裏去——星期六去做晚禱，星期日去做特別彌撒——但是我就是在教堂裏也辨別得很清楚，那是在說關於那一個上帝，不管牧師或者教會庶務員在背誦什麼，我明白那是外祖父的上帝啊！然而唱詩班却時常歌唱着外祖母的上帝，自然我祇能淺薄地指出這種幼稚的區別來，是我所認為在兩個上帝之間的區別啊！但我却記得彷彿這是如何用恐怖的力量撕碎了我底心，而外祖父的上帝如何在我腦筋中引起了一種恐怖和不快的感情，他是一個無情的神，他以嚴肅的眼睛跟住我們衆人，尋覓我們身上一切醜的惡的，和罪孽深重的事情，顯然他是不信任人的，他是主張悔罪的，而且他愛懲罰的。

在那些日子，我底關於上帝的思想和情緒是我底靈魂底首要的教養，而且是我底生命底最美麗的日子。所有我所得到的其他的印象是殘酷而且污濁得祇使我討厭，在我心上引起了一種憎惡而且殘暴的感覺。上帝外祖母的上帝那位創造一切的可愛的朋友，是生存在我的天性裏的一切人物中間的最好而且最偉大的，所以我自然地禁不住被這個問題所擾動——「外祖父爲什麼不能夠看見好的上帝呢？」

我是不准上街的，因爲太使我刺激了的緣故，我彷彿變成被我所得到的印象所鞏固了，而且後來差不多總要發很厲害的脾氣。

我沒有同伴們，鄰人的孩子們都當我仇敵看待，我反對他們叫我「這喀什米爾人的孩子」，所以看到

了他們反而愈來愈厲害。一看到我，就馬上互相叫着：「注意，那個小子過來了，那個喀什米爾人的外甥，打他呀！」於是戰爭就開始了。在我底年齡，我總算強壯的，而且我底拳頭是活潑的，我的仇敵們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時常大羣來攻擊我，所以我照例在街道上戰敗，而我回到家裏，是打破了鼻子，弄傷了嘴唇，滿面都是創痕，渾身破爛而且被塵灰掩塞得氣窒。

「什麼事？」當外祖母遇見我，她會喊起來，又驚慌又憐憫：「那你一定又打仗過了，你這小流氓，你幹這  
個事，清算什麼意思？」

她替我洗面，用銅或鉛的敷劑敷着我底傷痕，她一面這一般做一面說：

「啊，你這種戰鬥算什麼意思呢？你在家裏是萬分安靜的，但一到門外你就變得非我所知了，你應該感到衷心的慚愧呀，我要告訴外祖父不准你出去。」

外祖父時常來看看我底傷痕，但他却從來不責備我，他祇望息養而且咆哮着：

「又掛了許多勳章呢，當你在我家裏的時候，年青的戰士你不要大胆地跑到街上，去你聽到嗎？」

在街道靜寂的時候，我是永遠不會受它誘惑的，但我一旦聽到孩子們底快樂的騾騾聲，我就立即跑出來，跑去忘盡外祖父底一切禁令了。傷害和辱罵並不會摧毀我，唯有街頭的遊戲底殘酷——一種祇有我頂清寒的計慮的又殘暴的，使人變為瘋狂的殘酷——却可怕地苦惱我，當我見到孩子們追逐着狗和雄雞，磨

苦髮，趕走獵人鹿山羊，嚇弄着酒醉了的流浪漢和幸福的一他的口袋裏裝着死的伊各雪，「我就不能自持了。」

這是一個人高而，神色憔悴，憔悴的人，他穿着一件沉重的羊皮，他那無肉，執拗的面上長滿了粗毛。他曲着身子，古怪地搖擺在街上走，而且是永不說話的——他底眼光始終固定地凝視着地下的。他那長着一對小小的憂傷的眼睛的綠色的面孔，使我對他發生一種不愉快的尊敬。我想現在有一個人，他是心裏橫着一件沉重的事情，他是在尋求着什麼東西，所以去阻礙他這是不對的。

小孩們時常跟在他後面，拿石子投在他的寬闊的背上。於是，他彷彿不曾注意他們似地而且彷彿甚至不會意識到拋來的石子的疼痛似地走了一忽兒之後，靜靜地站下來，旋轉他底腦袋，他那手兒以靈敏的動作把他那破爛襪兒推到後面，然後望望他們的四周，彷彿他剛從夢中醒來一般。

「他的口袋裏裝着死的伊各雪，伊各雪，你上那裏去呀？留心點，死是在你的口袋裏。」孩子們叫着。

他會把手兒插進了口袋，但又迅速地俯下身來，從地上拾起一塊石頭或者一團乾泥，揮舞着，他那兩隻長臂，一面他還喃喃地辱罵着，而他底辱罵老是固定的同樣幾句粗穢的話語。關於這方面，孩子們底語彙比他豐富得多了。有時，他蹣跚地跟在他們後面走，然而他底長羊皮却阻止他不能跑，於是他就跳了下來，用烏黑的兩手休息在草地上面，而他底神氣正像一株樹木底枯枝。這時候，孩子們會向他腰部和背部拋過石子去。

其中最大的甚至敢跑到他的貼近向他跳起來，撒下兩把塵土在他頭上。

但我在街上所目擊的最苦的情景，要算我們的到了末日的葛里哥雷·伊凡諾未奇的情景了，他已經變成完全盲目的，目下是在求乞了；他底神氣是這般高高的而且秀麗的，而且永不說話的。一個細小的頭髮灰白的老婦人挽住他底手臂，在窗戶下面停下來（她是從不向窗戶舉起她底眼睛來的。）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哀號着：

「看基督面上，可憐這窮苦的瞎子吧！」

然而葛里哥雷是永不說一句話的。他底黑眼鏡正視在房子底壁牆裏，窗戶裏，或者行路人的面孔裏，而他底嘴唇是緊緊地閉着的。我時常看見他，但我從來沒有聽到那封閉着的口噴發出過一個聲音呢；我底心上是苦痛地壓殺着關於那個沉默的老人的思想，我不能夠走近他——我從來不會走近他，我一旦看到他被牽着走的時候，反而時常跑進房子裏去，向外祖母說：

「葛里哥雷在外面呢。」

「是他嗎？」她帶了一種不快活的，可憐的聲調叫喊着，「唔，跑回去給他這個吧。」

但我簡截地而且憤怒地拒絕了她，於是她親自走到門口去，立在那裏和他談許多時候。他時常笑着，拉拉他底鬍鬚，但話却祇說了一點，而且那一點也是用單音說的。有時，外祖母將他帶進廚房裏，給他茶喝和一

些東西吃，而且每逢她遺棄他的時候，他總要問起我在那裏。外祖母叫喚我，但我却跑了開去，到天井裏去躲藏了。我是不能夠走近他的。我意識到，在他面前我感到一種不可容忍的羞恥，而且我知道外祖母也感到同樣的羞恥吧。我們兩人中間祇談過一次葛里哥雷，這是在有一天，當她領他到了門，於是號叫着，垂倒她底腦袋，回來走進天井裏的時候。我走到她底身旁，握住她底手兒。

「你爲什麼避開他的？」她溫柔地問道。「他是一個好人，而且極喜歡你的，你知道吧。」

「爲什麼外祖父不留住他呢？」我問。

「外祖父？」她停住了，於是用一種極低的聲音說出這幾句先知的話來：「記住我現在所說的話吧！上帝將因此而痛苦地懲罰我們，他將懲罰我們——」

她沒有錯，因爲在十年後，當她已經長眠的時候，外祖父是漂流在市鎮的街頭，也變成了一個乞丐，而且發狂了——他是可憐地在窗下哀泣着：

「仁善的廚子，給我一點包子吧——祇要一點點包子啊，嘿——嘿，汝！」

在伊各雪和葛里哥雷·伊凡諾未奇之外，我很留意伏洛略——她是一個壞名聲的婦人，被趕出街上，她時常在放假日出現的——是一個凶惡的，蓬頭散髮的，酒醉了的傢伙，走路時候帶有一種特別的步風，好像她底腳沒有移動或者沒有觸到地面似的——好像一朵雲似地漂流着，而且狂喊着她那蘊藏的歌調。



街上的人們一旦看見她，立即就放鬆了自己，跑到門路裏，或者角落裏，或者店舖裏去了；她簡單地帶滑了襪。她底面孔幾乎是藍色的，而且漲得好像一個魚胞；她底大而灰白的眼睛是可怕地而且古怪地關張着，而且有時她還呻吟着，叫喊着：

「我的小孩子們，你們在那裏呀？」

我問外祖母她是誰。

「你用不着知道這個的，」她回答，但她仍然簡單地告訴我：

「這個婦人有一個丈夫的——一個名叫伏洛諾夫的文官，他是想望着升到一個較好些的地位去；所以他把他底妻賣給他的長官了，而他的長官帶她到別的地方，她有兩年沒有回家。轉來的時候，她的兩個兒女——一個孩子，一個姑娘——都死去，而她的丈夫，因為以公款賭錢而坐牢了。她在悲哀之中飲起酒來，而現在她在着手造成瘋亂了。沒有一個放假日她不被警察捉去的。」

是的，家庭真比街道好多了。最好的時間要算在用過正膳以後，那時外祖父上約哥夫舅父的工廠裏去，外祖母坐在窗口，告訴我好些有趣的童話，和別的故事，而且還談到關於我父親的事情。

那隻她從貓口裏救下來的喚林鳥，它底破碎的翼兒已經被剪去了，外祖母給它巧妙的做上一隻木腿。軍補在它那一隻被吞食了的腿兒上面。於是教它談話。有時，她會去立在那個掛在窗架上的鳥籠面前，整

假鑽頭的光景，她底神氣很儼，一隻大而和善的動物，她以粗魯的聲音，向那隻羽毛黑得像煤炭似的鳥兒，重複地說：

「啊，我的美麗的噪林鳥，討點東西吃吧。」

噪林鳥用小小的，活潑的，滑稽的眼睛望着她，而且在鳥籠的薄底上面輕蹣着它底木腿；於是伸出了頸項，有如一隻黃雀似地鳴轉着，或者仿效着杜鵑鳥底諷刺的音調。它會試着咪咪地叫，像一隻貓，而且吠叫着，像一條狗；但人類的言語這禮物它是拒絕的。

「不要說廢話吧！」外祖母十分莊嚴地說，「說『給噪林鳥一點東西吃』吧。」

這小小的黑羽毛的糊猴叫出一個聲音來了，這一定是「babbling」(外祖母)於是這位老婦人快活地笑着，而且親手拿東西給它吃，一面她說：

「我知道你，你這流氓，你是一個虛偽者，你沒有一件事情不會做的——你對於什麼事情都够聰明的。」

她的教誨噪林鳥營真成功了：不久，它能够十分清楚要它所要的東西了；而且由外祖母的授意，它能夠啾啾着說：

「早——早——安——安——安我的好婦人。」

當初烏籠時常掛在外祖父的房間裏的，但不久就被趕出去，收藏在氣樓上面了爲了它要學習戲外  
祖父，當外祖父高聲地而且清楚地做着祈禱的時候，它時常將黃色的蠟似的鳥嘴伸出了烏籠的柵欄，吹叫  
着：

[Thou! Thou! Thee! Thee! Thou!]

外祖父認定這羣效來生氣，有一次，他甚至中斷了他底祈禱，頓着脚，憤怒地號叫道：

「拿掉那個魔鬼吧，否則我要殺死它！」

在這個房子裏，連續發生了許多有趣的而且快意的事情，但我却不時被一種說不出的憂傷壓抑着，我  
整個的存在彷彿被這種憂傷所消毀完了；有一個長時間，我好像生活在一個地坑裏面，剝奪了我的視覺，聽  
覺和感覺——我是盲目的而且半死的了。

外祖父忽然把房子賣給旅館裏，在加納托洛伊街另買了一幢——一幢長滿了草兒，可是清淨而安靜的房子，這是一列粉刷着各種顏色的小房子底最末的一家，彷彿從田野裏昇起來一般。

這新房子是整齊而可愛，房之正面油漆着一種溫暖的，可是並不華麗的黑磁盆子的顏色，反襯着底層三層天藍色的窗門和氣樓上的窗門，底冷落的四方的窗板，顯得非常明亮，屋頂的左邊，繪畫似的掩藏在濃密的青色的榆樹和菩提樹叢裏，在天井裏和花園裏，都有許多彎曲的路徑，真好像彷彿爲了捉迷藏的緣故，把它們開闢在那裏。

花園是分外地佳好，雖不很大，可種滿了樹木，奧妙得怪有趣，在一個角落裏，築着一個小小的洗滌室，正

像一座玩具的建築似的；在另一個角落裏，是一個長滿茂草的大小合式的地坑，一個堅實的烟突聳出在這上面，是一個早年的洗滌室底發熱器底唯一的遺留了。在左邊，和奧夫塞尼哥夫大佐底馬廐底牆毗連着，在右邊，是毗連着俄志萊加家，盡頭是緊貼着營牛乳業的婦人彼志洛夫娜底農場——一個肥胖的紅色的會吵嚷的女性，她使我記起一隻鐘來。她底小房子建築在一個洞裏的，是黑暗而傾頹，長滿了蘇苔，兩個窗門，現出一副和愛的表情，在張望着田野，深谷，和那好似一朵遠在天際的涼爽而蔚藍的雲似的森林。兵士們整天在田野上移動着或奔波着，他們底刺刀閃耀在秋陽的斜光裏，有如白色的電光。

房子裏充滿了在我覺得是很奇怪的人們，在第一層樓，住着一個從韃靼來的兵和他的小而肥美的妻，她成天在叫，在笑，在玩着一隻裝飾得很富麗的六絃琴，而且以一種高高的笛似的聲音歌唱着。這是她所唱得最多的歌曲了：

「你愛着一個人，

可是你會失去了她底愛情。

追尋吧！你必須找到了另一個，

爲了報酬一個吻，你將發現

離得七倍的美麗和仁慈。

兩道光——光上菜的「狗報酬呀！」

於是圍圍好像一個賊兒，坐在窗口，躲着他底整面孔，而且無賴地左右轉動着他底紅眼睛，一面勸誘他。那本不會笑的狗，偶然地發噤噤，而且帶了一種古怪的、狗似的聲音，惡笑着。

[Yokhi, Yokhi!]

在那裏，在牠者和馬廄上面的頂舒服的房間裏，住着兩個漢子，貨車夫丁和細小的、頭金漆色的彼得。和一個長和他的癡姪斯雅尼——一個圓滑的、易得易失的傢伙，他底面孔會使我記起一個網托盤來——和一個長手足的、瘦瘦的、滿年人范里伊，一個長官的僕人。所有這些人，在我是一個全新的物事——偉大的不相識者們，但最引起我底注意的，而且使我特別留意的，要算那綽號「好生意經」的房客了。他在房子後面借了一個房間，貼近廚房——一個長房間，有兩扇窗，一扇對花園，另一扇對着天井。他是一個瘦削的、彎曲的男人，長着一個白面孔和一張分成兩半的鬍鬚，和一雙架眼鏡的、仁愛的眼睛。他老是沈默而謹慎的，當叫他用餐或用餐的時候，他老是回答着「好生意經」。所以外祖母當面和背後都那麼地喚着他。這是丁里喀附「好生意經」來用餐，或者「好生意經」，你沒有用過東西呀！」

他整房間，給各種各樣的箱子和在我覺得很奇怪的厚厚的俄文書籍，阻礙了交通。房內也有裝着各種顏色不同的酒精的瓶、銅塊、鐵塊和鉛條；而且從早晨到晚上，穿着一件棕紅色的皮短衫，灰色小方格子的褲子，全被各色各樣的油漆塗污了的，而且氣味很難聞，看去既不整潔，又不舒服。他融化融化鉛，鉸各種鋼的小件頭，在小天平上秤秤東西，當他燒傷手指的時候，先則狂吼，接着忍耐地在手指上面吹吹風，或者他會端端正正地坐在牆上的欄杆上，於是，擦擦眼鏡，閉閉它，他那直聳聳的古怪地蒼白的鼻子，幾乎要觸到紙片，或者他會坐坐在房間的中心，或者在窗子面前，閉着眼睛，仰着頭，呆呆地站許多時候——像中風一般。

我常常爬到棚頂的頂上，從那裏我可以眺望過天井，而且在開着的窗子裏邊，我可以望見桌上的酒精燈底藍色的光焰，和他的黑影像，當他在了一本破爛的記事簿上寫些什麼東西，一邊他的眼鏡閃爍着冰一般的淺藍色的光芒的時候。

這個人瘋瘋者似的行動，常使我一連好幾個鐘頭留在棚頂上面，我的好奇心興奮到變成極度的痛苦了。有時他站在那裏，如同構建在裏面一般，以手兒背在後面，直視着棚頂，但他顯然沒有看見我，這種情形使我非常惱怒，他會突然驚退到桌子邊去，而且俯伏着身子，會開始搜尋起來。

我想他如果有錢，穿好衣服，我一定要畏懼他了；但他是貧窮的——可以看見一條破爛的襯衫領頭露出在他外套的領頭上面，他的褲子是污穢而又補過的，他底赤脚拖鞋是踏得稀爛的——窮人是既不必怕

又不危險的，我從外祖母的餘教和外祖父的藐視他們，已竟無意中懂得這個。

在這屋子裏沒有一個人歡喜「好生意經」的。他們都玩弄他，兵底活潑的妻給他取的綽號是「粉鼻  
子」，他得舅父老叫他做「藥劑師」或者「巫者」，而外祖父形容他是「黑道士」或者「那互助團

員 (That Free-Mason)。

「他做什麼的？」我問外祖父。

「那於你沒關係的，不更多問！」

但有一天，我振作起胆子走到他窗子面前，勉強裝做鎮靜，問他道：「你在做什麼事呀？」

他嚇了一跳，從他眼鏡邊上看出來，看了我好久時候，隨後伸出他底滿佈焦痕的手兒，他說：

「爬出來吧！」

他對我爬進窗子去而不打鬥走的提議，更使我看得起他。他坐在一隻箱子上，要我站在他面前，接着，他

走了開去，又進了櫃來，貼近着我，低聲問道：

「你是那裏來的呢？」

這個問題真奇怪，你想，我在廚房裏和他同桌子吃飯每天有四次呢。

「我是房主人底外孫呀，」我回答。



「噢！是了。」他說，注視着他底指頭。

「他本有說什麼了，所以我覺得有對他證明我的必要。」

「我不是，一個帶什米爾人，我底名字叫做匹虛珂夫。」

「匹虛珂夫？」他懷疑地重複地說。「好生意經！」

「他帶我到這邊，站起來，向妻子走去，說：

「帶帶她坐席吧。」

我坐著，他有許多許多時候，他捏斷了一塊銅，把它放入壓榨機裏面，銅屑便從壓榨機下面像金的麥粉一般地落在二張紙板上。他將銅屑收集在他底手掌上，裝入一個大肚子的罐子裏去，加了點鹽一樣的白粉末，這是他從一隻小杯子裏搗出來的，又從一個黑瓶子裏倒了些液體加上。在罐子裏，這個混合物立刻開始嘶嘶地響起來，冒著煙，一股辛辣的氣息沖入我底鼻管，使我劇烈地咳嗽。

「唉！」這個巫者用一種驕傲的口氣說。「這個氣息真難聞，可不是麼？」

「真難聞！」

「那就對這是表示這個已覺變得好好的了，我底孩子。」

「他有什麼東西好誇張呢？」我對自已說，於是我大聲地嚴厲地說：

「如果這個氣息是難聞的，這是不能變得好好的。」

「的確。」他叫着，霎了霎眼。「真是不一定永遠這樣結果的，我的孩子。然而——你玩羊蹄骨（Kleberes）麼？」

「你說的是擲骰子？」

「是的。」

「我玩的。」

「我替你做副骰子，你高興麼？」

「很好，那末請你把骰子給我吧。」

他手拿着冒熱氣的罐頭，第二次走到我面前，用一隻眼睛瞧瞧罐頭裏面說：

「我給你做一副骰子，你答應不再到我身邊來——這個同意麼？」

這可使我受了很可怕的打擊。

「我不會再到你身邊來了——永遠不！」於是我氣沖沖地離開了他，走到園子裏，那裏外祖父正在忙着，將肥料澆在蘋果樹根底四周，因為現在是秋天，而葉子已經在好久以前就脫落了。

「來！你去將覆盆子樹底枝條剪去。」外祖父說，把剪子給了我。

「好生意經」做的是什麼工作？」我問。

「工作——」呵，他在毀房屋，再沒有別的了。地板是燒焦了，布簾子等等是又髒又破了。我將要告訴他，他還是搬走爲妙。」

「那就是他所最能做的事情。」我說，開始剪着覆盆子樹底枯枝。

但我是太草率了。

在下雨的晚上，每當外祖父出去了，外祖母老打算在廚房裏開一個小小的聯歡會，邀請全體房客們來喝茶。運貨夫，長官底僕人，壯健的彼忒洛夫，是常來的，有時連快樂的小房客都來了，但「好生意經」永遠被發見不動不響地在靠近火爐的角落裏。亞子斯推巴老是和羅韋人玩紙牌。范里伊會用牌去打雙子的鬮，而且呼道：

「這是你底牌呀！」

彼得舅父帶來一塊非常大的白麵包，和一點裝在高大的罐頭裏的菓子醬，他將麵包切成薄片，慷慨地塗上菓子醬，於是將這美味的塗有覆盆子醬的麵包片分給大家，用手掌托着獻過去，而且低低地鞠躬。

「看我底面子吃吃這麵包吧。」他會殷勤懇求，而當每一個人都收了一薄片時，他會仔細看他底烏黑的手，倘看到了上面有一點菓子醬，他會將它們拭去。

彼志洽夫娜帶來一點裝在一個瓶子裏的櫻桃酒，這位快樂的太太供給乾果和甜食，於是宴會開始了，而和藹的、肥胖的外祖母滿意非常。

當「好生意經」想來實囑我不要再去看他之後，外祖母立刻又開起她底夜宴來了。

一種霏霏的秋雨在落着；風怒號，樹枝擦着牆沙沙作響；但在廚房裏，大家緊緊地坐在一處，天氣是溫暖的舒服的，各人都相互感到了一種親愛的靜穆的意味。這時候，外祖母非常慷慨地，一個又一個，一個勝似一個地講故事給我們聽。她坐在爐架上，腳圍在下面的盆上，向聽衆俯着身子。一盞小洋鐵燈底光照着她，當她要說故事的時候，永遠是採取這個形勢的。

「我一定得朝下看着你們，」她解釋道，「這樣子我老講得好些。」

我坐在她腳邊的一條圓檯上，幾平與「好生意經」底頭成平行的，於是外祖母以一條驚奇的姿宛的言語底流暢的河，給我們講述武士伊凡和薩士密洛底美妙的故事。

「從前活濟一個邪惡的甲必丹——名字叫哥定

他底靈魂是黑的，他底心腸是石頭；

他極惡異理，他看的是犧牲者們。」

用鐵鏈緊緊扣，或者將腿纏上四肢伸，

而且他還像一匹懸在空樹裏的貓頭鷹，

這個大遭殺地活，不洩露他的邪惡。

但隱士密洛，在親愛的百姓當中祇有他一個，使他又怕又恨，

慈祥而和平，但爲真理而戰不留情。

處他處死已決定，不懊悔也不憐憫。

甲必丹喚武士伊凡，在他底影蹤裏他被最信任。

由他底熟練的老手，一定能殺

這個赤手空拳，誠實的僧人。

他說「伊凡呀！

隱士密洛反對我的權柄，

已經費了很久的機心。

這個驕傲的和尙真該死，

現在時候已到，他必須和世界永別。

自從他降生，便是一個世界的不幸，  
去，拿住他底神聖的鬚鬚，

把他底懦夫所怕的腦袋，

帶來見我吧。

渴望威權的人底腦袋，

將爲我底狗兒發羹地大餐。」

順從地伊凡上了路，

但他一面傷心自訴：

「做這惡事的不是我，

我去是爲服從主人底命令。」

因爲那天的惡計怕洩漏，

凶狠的言語他深藏在心裏，

他向和尙獻着假懇懇：

「你康健，使我很高興！」

你的福氣呀，我的神兒！

願上帝祝福你！」

和尚突然笑呵呵，他底話雖不說多：

「好了，伊凡！你底欺騙騙不了誰。

上帝全知道的，這個我希望你相信。

違反上帝的意志，無論好壞都做不成。

你看，我知道你此來為何因。」

伊凡呆立在和尚前面，

慚愧無容身；

他怕他要殺的這個人。

從皮鞭子裏他驕傲地拔出劍；

劍光閃爍的利刃，他磨擦到真像新，

「我本要突如其來地殺了你，」他說；

「殺了你，無祈禱，就在我可寒了心。」

你現在向上帝禱告還有時間。

爲你，爲我，爲一切，無論有生或未生，

我給你時間，讓你去儘情禱求。

禱告一完，我將送你上天庭。」

隱士屈膝跪下了；有棵樹蔭在他的上面，

在他面前低下了綠樹底頭。於是他狡笑着說，

「啊，伊凡，你該打定主意！我底祈禱

能有多麼久，我可不能預說。

防你等待得不耐煩，身子又累，

不如立即殺我，豈不直截了當？」

伊凡皺眉作怒容，傲然說，

「我既有言在先，雖在此地等一百年，我也不悔改。

現在你且靜心祈禱，

不要減少你底熱情。」



夜底陰影罩上僧身，

他澈夜潛心祈禱；

從清早到日暮，又經過另一個夜晚；

從黃金的夏日到冬之凋零，

年復年，老密洛底禱告永遠不停。

伊凡也不敢亂他底心。

嫩綠樹的枝條已經高聳天際，

它的枝條散播四周，

成爲一個繁茂的樹林。

但這神聖的祈禱始終還在繼續不停，

一直要繼續到那完畢的一天。

老人妥宛地禱告上帝，禱告萬物之母的聖母，

求拯救沉淪的男女，

援助弱者，給憂傷者以快樂。

武士伊凡奴爾哈，站在他的近旁。

他底明晃晃的劍久已佈滿灰塵。

他底鐵甲也被毒鏽侵蝕。

勇武的戎裝早已片片落下。

他底身子是赤裸着又塗着污泥。

獸有酷熱的焙炙，沒有溫暖的粉兒。

他的命運是這樣。

他底痛分堅決的心腸冷却了。

猛狼和野熊逃開了他。

他也一樣從風雪從寒天恢復了自由。

他無力離開那個絕境。

也無力舉起隻手。

開口更不可能。

我們應該以他底可怖的命運為鑒。

不可亂談柔弱的願從。

倘我們被命令去做壞事。

那時候我們的責任是要立定脚跟。

但對否還在爲我們這些罪人所禱。

直到現在，還在向上帝流着他底祈禱。

「一條可愛的，光明的河流，

流到大海裏去。」

在外祖母將要說完故事之前，我注意到「好生意經」因爲或種理由被激動了，他底兩手浮躁地茫然動着，摘下眼鏡，又戴上，或者合着清言語的節拍舞動着，點着頭，手指戳戳眼睛，或者用勁地摩擦着，用手掌揩拭前額和額頭，彷彿他在冒汗。當其他無論那一個人動了動，咳嗽，或者脚蹠下踏地板，這位房客會悄聲說：「Oh!」當外祖母住了口，坐着，用外衣袖子拭着汗淋淋的臉的時候，他羞地跳了起來，像頭暈一般張開兩手，喃喃說：

「我說這個真奇怪，這應該錄下來的，真應該。這也是非凡確切的，對於……我們的……」

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到他是在號叫了，眼睛充滿淚水，眼淚滾滾不斷地流着，他底眼睛都全濕了——這是一副可驚可憐的景象。當他在廚房四周跑着——或者還不如說笨拙地跳着——在他鼻子面前舞着他底眼鏡的時候，看去非常滑稽。他還戴着眼鏡，却不能把金絲納於他的耳上時，彼得舅父笑了，其餘的人都悶着不響，外祖母尖酸地說：

「倘你高興，你千萬錄下來吧，那是毫無害處的，而且這類故事我知道的還多得很呢。」

「不，我要的就只這一個，這個是——如此——可怕地俄國廣的。」這個房客與賽壇叫道，於是他直挺挺地站在廚房中心不動，開始高聲談話，他的右手在空中揮動，另一隻手拿着眼鏡，他底說話有時是發瘋一般的，聲音高得變成一種尖聲，頓着腳，而且時常對自己重複着這句話：

「倘我們被命令去做壞事，那時我們的責任是要立定脚跟，不錯不錯！」

於是他底聲音突然中斷，他停止說話，四面看看我們，於是垂頭喪氣地顯着一種犯罪的神氣，靜靜地離開了屋子。

其餘的來客們笑了，帶着一種困惑的表情互相望了望，外祖母已經退到離開火爐更遠的地方，退到陰影裏去，而且可以聽到她在深深地歎氣。

用手掌揩着厚厚的紅嘴唇的彼志洛夫娜說道：

「他好像是發脾氣了。」

「不，」彼得舅父回答：「他原是那樣的。」

外祖母離開火爐，開始在默默地燒茶，而彼得舅父低聲地補足說：

「上帝有時也使人們變成那樣子——真是怪念頭啊！」

「樸夫們往往是怪相的，」范里伊刻薄地脫口說出，這話使大家笑起來了；但彼得舅父噙着說：

「他的確是哭了。這情形，正像梭子魚戲咬着那油蟲的——」

這一切開始使我感到疲倦。我覺得有點悲痛。我非常驚異「好生意經」底舉動，我爲他很傷心。我忘記不了他那水淋淋的眼睛。

那一夜他不睡在家裏，但第二天午飯後他回來了——不聲不響的，委靡的，顯然懷憂的。

「昨夜我吵得很厲害，」他像一個犯了罪的孩子一樣，對外祖母說：「你不恨麼？」

「我爲什麼恨呢？」

「爲什麼，因爲我妨礙……而且說話……」

「你並沒觸犯任何人。」

我覺得外祖母懼怕他，她不敢向他正視，而且以一種軟弱的聲音說着話，完全不像平常的她。

他移近爐，非常誠懇地說：

「你看，我多寂寞得厲害，沒有一個人屬於我的。我永遠是靜默的——靜默的；於是，突然地，我的靈魂好像已經裂開一般地沸騰了。在這樣的時候，我能够對樹對石頭說話——」

外祖母避開他。

「如果你現在要是結婚了，」她開始說。

「噢？」他叫道，盛起面孔，跑了出去，狂暴地舉着手。

外祖母皺着眉，在背後望望他，而且聞了一撮鼻烟；隨後她嚴厲地教誨我道：

「你不要那樣子纏他，聽到麼？上帝才知道他是怎麼的一種人啊！」

但我已重新引起對他的注意。我看見過他說「寂寞的厲害」的時候，他底臉色變得怎麼地沮喪；在這些話裏面我有點很懂得的，於是我被感動了。我去找他。

我從天井裏，望入他底窗子裏面；室內是空空的，看去像是一間雜貨房，各式各樣不需要的東西亂丟在那裏——和它底佔有着，一樣的不需要，一樣的古怪。我走入花園裏，於是我在坑邊看見他，他伏着身子，兩手放在頭後，兩肘支在膝上，不舒服地坐在一塊半焦的木板底末端。木板底一大部份已經埋在泥地裏，但那像石炭一般發光的末端，却伸在生滿苔蘚的坑頂上。

他在這樣一個不舒服的地方，這事實使我懷着更善意的觀念，望着這男人。他一時沒有注意到我；隨後他用那半盲的，貓頭鷹似的眼睛，凝視着我的身外。這時候，他突然帶着惱怒的口氣問我：

「你要我幫你什麼？」

「不。」

「那麼你爲什麼到這裏來的呢？」

「我說不出。」

他取下眼鏡，用他那斑斑地沾污着紅色異色的手帕擦着說：

「好，爬上這裏來吧。」

當我坐在他身旁時，他用手臂圍住了我底肩膀，而且使我緊緊地貼着他。

「坐下來，現在讓我們安穩地靜靜地坐着吧。這樣使你舒服麼？這是一樣的——你是執拗的麼？」

「是的。」

「好生意經！」

我們靜默了好久時光。這是一個平靜的，溫柔的黃昏，晚秋當中的一個陰鬱的黃昏；在那時節，雖有豐盛的花朵，但零落之兆已見，每一時刻都帶來貧困；在那時節，那光榮的夏季的芳香已經洩盡了的泥土，除了陰

濕，再也聞不出別的氣味了；在那時節，天空是異常透明，小鳥飛無目的撞向着紅色的天來來去去地掠飛，使人起一種不幸的感覺。靜寂統治着；無論何種聲音，如鳥的拍翅音，或樹葉的凋落聲，都使人覺得異乎尋常地響，使人引起一種驚顛，但不久又消滅在那好像包裹着地球，迷惑着心靈的麻痺的沉寂裏去了。在這樣的時候，會使人發生一種非常醇潔的思想——像一個蜘蛛網般的又薄又透明，不能用言語表示的，以太般的思想。它們像流星般的忽現即逝，在靈魂裏燃起憂鬱的火焰，撫慰它同時又擾亂它；於是靈魂好像燃燒着，而且可以塑捏成形似的，它接收下一種永不磨滅的印象了。

我緊緊地貼着這個房客底溫暖的身軀，跟着烏鴉底拍飛，經過蘋果樹底黑色的枝葉，和他一同注視着紅色的天，而且注意着乾枯了的罌粟花穗怎麼地在莖上搖動，散播着粗大的種子；於是我看到籃裡的鏗着鉛邊的灰青色的雲蓋住了田野，烏鴉在雲下面笨重地飛向坎地裏的窩裏去。

這都是非常美麗的，而那一晚一切彷彿尤為美麗，而且都是與我的感情相調和的，有時我的同伴帶着沉重的歎息說：

「這都是很對的，我的孩子，可不是麼？但你不得潮濕或者冷麼？」

「當天空變成陰暗，而滿裝着濕氣的暮光散佈在一切的時候，他說：」

「唔，這是沒法子的，我們只好進去了。」



他在園子門邊停住，輕輕說：

「你底外祖母是一個漂亮的女人，哦，怎麼的一個寶貝呀！」於是他閉住眼睛，帶着微笑，用一種低低的、極清楚的聲音說道：

「我們要以他底可怖的壽命爲鑒，不可亂談柔弱的順從。」

偷我們被命令去做壞事，

那時我們的責任是要立定界限。」

「不要忘了這個吧，我的孩子！」

於是把我拉到他的前面，他問道：

「你會寫字麼？」

「不會。」

「你應該學學，你學會的時候，將你外祖母底故事寫下來，那時候你會知道它的價值的，我的孩子。」

從此我們變成朋友了；而且從那天起，我要想看「好生意經」的時候，我總跑去看看他的；坐在一隻木箱上，或者一堆破布上，我老看着他銼鉛，將銅燒至赤熱，用一個有精緻的把柄的輕手鎚在一個小砧頭上打着鐵屑，或者用一柄光滑的錐刃，和一把細巧得像一條絲線一樣的金剛砂鋸子工作着。他在他底精細地訂正的銅天平上秤秤每樣東西，而且當他將各種液體倒入大肚子的白罐頭裏以後，他看守着它們，直到它們冒着煙，辛辣的氣味充滿屋子，隨後他蹙着臉查看一本厚厚的書，咬咬他底紅嘴唇，或者像蒼蠅叫一般用粗澀的聲音輕輕唸道：

「哦，沙倫底玫瑰！」

「你在做什麼呀？」

「我在製造點東西，我的孩子。」

「什麼東西呢？」

「唉——那我可不能告訴你，你不會懂的。」

「外祖父說，假使你在造假銅錢，他也不會驚異的。」

「你底外祖父麼？對，他說是有用意的。錢是真無聊的，我的孩子。」

(註)沙倫底玫瑰(Rose of Sharon)一種產在歐洲的金絲桃。——譯者。

「沒有錢我們怎麼買麵包呢？」

「不錯，是的；我們需要錢是因為麵包，這是對的。」

「買肉也要錢呢？」

「是的，買肉。」

他鎮靜地微笑，帶着一種使我詫異的柔和的態度；於是他拉拉我底耳朵說：

「這是用不着和你爭辯的。你永遠是勝利的。我還是靜默爲妙。」

有時他突然停止工作，靠着或坐下，會久久地望着窗子外面，看雨滴在屋頂，留心草怎麼地長滿在院子裏，而蘋果樹怎麼地在褪葉子。「好生意經」是很少說話的，但他所說的却很恰當；當他想使我注意某種東西的時候，他時常用肘子觸觸我，擠擠眼，以代替說話。天井是從不會引起我底特別注意的，但他底一觸肘，一動口，彷彿使院子換了個模樣，一切看得見的東西好像都是值得注意了。一隻小貓四面亂跑，在池子面前停了步，注視着自己底影子，一面舉起它底輕軟的腳爪像預備去打它一般。

「貓是自大的多疑的，」「好生意經」泰然說。

接着赤金色的雄鷄美美來了，它飛在園子的籬笆上面，擺着身，展開翅子，險些要跌下來了；這個使他十分憤激，伸長着頸頸憤怒地喃喃說：

「極普通的，不見得很聰明。」

愚蠢的范里伊經過了，像一匹老馬般的，在污泥裏沉重地拖過；他底高聳着顴骨的面孔好像脹大着，當他瞬着眼睛，注視着天空的時候，蒼白的秋季底陽光從天空直射在他胸脯上面，使他外套上面的銅紐扣閃爍光。這個瘦弱人靜靜地站着，用他彎曲的手指去摸摸它們。——「真像當它們是賞給他的獎章一般。」

我與「好生意經」的糾纏越來越猛進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比一天強固起來，一直到我覺得，無論在我感到非常懊傷，或者高興的時候，我都少不了他。他自己雖然是沉默的，但我想說什麼話說什麼話，他並不禁止的；外祖父則不然，他常常要高聲地嚴厲地阻止我：

「不要多說，小鬼頭！」

外祖母也是主觀很深的，她不肯聽別人底意見，也不讓別人底意見走進她底心裏去；但「好生意經」總是留心地聽我說話的，而且每每微笑着對我說：

「不，我的孩子，那不真確的。那是你底主觀的見解。」

而且他底簡短的話語永遠只在恰好的時候，只在真正需要的時候才發的；他彷彿發覺了我底心靈底外表，知道我所要說的每一句話，甚至連無論掛在我唇上的一切胡說亂道他都明白，在我還不及說出之前

——他知道的，所以他用輕輕的二句話打斷了它們。

「不正確的，我的孩子。」

有時我想試探他底巫者縱的魔力。我假造了些話，險煞有介事地告訴他；但他聽了一會兒以後，會偷偷地底頭。

「唔——我的孩子，那是不正確的。」

「你怎麼能知道呢？」

「我能够辨別出來的，我的孩子。」

當外祖母去希紐方場汲水的時候，她時常帶我同去的。有一次，我們看到五個市民攻打一個農夫，將他打倒地上，像狗們拖狗一般地拖着他。外祖母拔下水桶底擔槓，舞動着奔去解圍，她一面走去，一面向我叫道：

「你跑開吧！」

但我吃了驚，於是跟着她跑，我開始向市民擲毬卵石及大石塊，同時她勇敢地用桶柄向他們毆去，狂他們底肩膊和頭。當其他的人們到來的時候，他們逃走了。於是外祖母動手洗滌着受傷者底創痕。他底臉被砸傷了，當他用污穢的手指摳着他底破碎的鼻子，呼痛着，咳嗽着，同時血從他底手指下面噴出來，噴在外祖母的臉上和胸口上的時候，他那樣子我真不願意看；她也號哭着，顫抖得很厲害。

我一回到家裏，立刻跑到這個房客那裏，開始告訴他關於這一切的情形。他停止了工作，站在我前面，從

他底眼底下，面一瞬不瞬地，嚴肅地，注視着我。隨後他突然截斷我底話，用非常感動入的口氣說：

「那是一樁妙事，我應該說——很妙的！」

因為我剛才親眼看見的這幕情景使我太感動了，所以他底話並不使我驚詫，我將我底故事說下去，俱他抱住了我，旋即離開我，在屋子裏彷徨起來。

「好了。」他說：「我不要再聽了。你需要說的已經都說了，我的孩子，我都說了，你懂的麼？」

我覺得不高興，沒有回答；但過後我想起這事，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很吃驚地發見了他正在恰當的時候截住了我的話，我的確已經說了要說的一切話了。

「你不要老記着這事，孩子；記着這事不是一件好事情。」他說。

有時他不假思索的說了一些我永不能忘記的話。我記得我告訴過他關於我底敵杰克留盧涅珂夫，一個從新衛來的武士——一個大頭的肥胖的，我在二場戰鬥裏不能戰勝他，他也不能戰勝我的小孩。「好生，意，留心聽着我底申訴，隨後他說：

「那都是胡鬧，那種氣力是不算數的，真的氣力是要看敏捷的動作的。誰最敏捷，便誰最強。知道麼？」

在下一個禮拜日，我將我的拳頭出得比他為快，於是我不費氣力地戰勝了克留盧涅珂夫，這個使我愈

加注意這位房客說的話。

「你應該學學把握各種事物的法子，你懂得麼？如何去把握這真是十分難學的。」

我雖全不懂他的意思，但我莫名其妙地將它和其餘相似的許多話一同記牢了，而這句話尤其難懂，因為在它底單純裏面，意義是非常神祕的。這的確不需要何種驚人的本領的，譬如能掌握石塊，一片麵包，一盞燈子，或者一個鐵錘！

在這屋子裏，「好生意經」愈來愈不受人歡迎了。連快樂的太太底這匹友誼的貓，祇向別人底膝上跳不會爬到牠底膝上來，而且當他好意地招呼她的時候，牠理也不理他。我爲了這個，打牠，拉牠底耳朵，而且幾乎是痛哭流涕地，告訴牠不要怕這個男子。

「這是因爲我衣服有酸氣息的緣故——那便是牠不肯到我這裏來的原因。」他解釋道。但我知道所有的人，連外祖母也在內，都對他有着一種不同的解釋。——刻薄的，虛偽的，而且是不懷好意的。

「你爲什麼永遠纏着他？」外祖母憤憤地詰責道。「他會把壞事情教給你的，你看着他吧。」而且每次我去拜訪這位房客——他是被人斷定是一個流氓，外祖父總要很很地捶我的。

不准我和他做朋友。這句話我當然不對。「好生意經」提起的，但在這屋子裏談論他的話我簡直白地告訴他。

「外祖母是怕你的她說你是一個黑衣術士外祖父也——他說你是一個上帝的敵人你住在這裏是

光陰的。」

他像蓬鬆繩似的在他腳邊舞動着手兒。但一個微笑像羞紅似地蓋上他底粉白的臉，我底心緊縮着，眼睛上彷彿蒙上一層霧。

「我知道！」他輕輕說。「這是一種可憐吧，可不是麼？」

「是的。」

「這是一種可憐，我的小朋友，是可憐。」

他頓終於暗示他要他搬走了。一天，當我早餐以後跑去看他時候，我看見他正坐在地板上，將他所有東西裝到箱子裏去。一面對他自已輕輕地唱着「沙倫之玫瑰。」

「好，現在是分手的時候了，我的朋友，我要去了。」

「爲什麼呢？」

他釘着我，一面他說：

「你會不知道麼？你的母親要這個房間了。」

「難說的。」

「你外祖父說的。」



「那末他是逃說。」

「好生意經。」拉我到他身邊；當我靠着他坐下在地板上，他輕輕說：

「本要懊惱吧。我以為你是知道這箇事情而不肯告訴我；而且我以為你不是好好地對待我的。」

那末這個就是他剛才神色沮喪和困惱的原因吧。

「聽着吧。」他說下去，聲音非常輕的。「我告訴你不要來看我，那時候的事你總記得吧？」

我點點頭。

你惱奮了，是不是？」

「是的。」

「但我並不會打算要惱怒你，孩子。阿，我知道的，你看，你如果和我做了朋友，你會和你底家庭隔不清的。我可對麼？現在，我說那句話的原因你懂得麼？」

他說話幾乎像和我一般年紀的小孩一樣，我聽他底話使我高興得發狂。我覺得是自始至終是知道這

那末，於是我就說：

「我早已知道那個了。」

那好了，這個如我所說的發生了，我的小孩子。」

我心裏的羞痛幾乎是忍耐不住。

「爲什麼他們沒有一個喜歡你的？」

他用手圍住我，緊抱着，於是向我俯視着眼睛，回答道：

「我是一個異種——你知道麼？原因便在這裏。我是不像他們——」

我正緊握着他底手，不知道怎麼說好；事實上，一句話都說不出。

「不要憐憫吧！」他又一次說；於是在我耳朵邊輕輕說道：「而且你也不要哭。」但他自己底眼淚却始終從他臉頰的眼鏡下面不住地流了出來。

接着我們同平常一樣，默默地坐着，僅有一二次用一二句簡截的話打破了這沉默；於是那晚上他走了，禮節周到地向每一個人辭別，熱烈地擁抱我。我伴他到大門邊，看齊他坐在車子裏趕走了，當輪子碾過凍積的泥堆時，他在車內發烈地震動着。

外祖母立刻從事於打掃這間污穢的屋子，而我從這個角落踱到那角落，故意想去阻礙她。

「滾開！」她叫道，當她撞着我的時候。

「那末，你爲什麼打發他走的？」

「不要談你不懂的事。」

「你們是孝子！——你們都是！」我說。

她用水淋淋的擦着臉，一面叫道：

「你瘋了麼，你這個小流氓？」

「我不說你，我是說別人。」我說，想使她平平氣，但沒有成功。

在晚餐的時候，外祖父高聲說：

「唔，謝謝上帝，他走了！我可再也不用耽心了。我從他底舉動看來，怕有一天會發見一把小刀穿過他底心

的。噢！他走得正合時。」

我爲了報復，打破了一隻湯匙，接着我就恢復我底含怒忍耐的故態了。這樣我和我底，屬於我底故鄉的

無窮盡的一串朋友當中的最初的一個朋友結束了英證。故鄉底人們當中唯一最好的一個。

九

「我在我的幼年，我想像自己正像一個蜂房，各種單純的，無大區別的人們，正如蜂子帶來了糖蜜一樣，帶來了他們底關於生活的知識和思想，拿他們所要給予的東西來慷慨地啓迪我底靈魂。糖蜜往往是醜惡的，苦味的，知識也正如糖蜜一樣的。」

和「好生意經」分別之後，彼得，舅父變成我的朋友了。他底外貌很像外祖父的，他底樣子是枯萎的，文雅而清潔的；不過此外祖父更點而且整個地小點吧了。他的樣子很像未曾充分發育的人打扮得像一個老人開玩笑。他底皺着的面孔好像一張西方的頂好的皮，他底談話的，活潑的，黃裏帶白的眼睛，在綉紋中間跳舞着，好像兩隻山雀圍在一個烏籠裏。他那烏黑的，現在已在蒼白着的頭髮是曲卷的，他底鬍鬚也成了卷圈

的，他抽着個烟斗，和他底頭髮一個顏色的煙，也釀成了小小的圈兒，向上昇騰着；他說話的風調是綺麗的，寓於巧妙的言辭。他時常以一個嗚嗚的聲音說着話，而且有時還十分仁慈的，但我却時常要發生那麼一個觀念，他是在和任何人開玩笑。

「當我第一次上伯爵夫人泰推娜那裏去——她的名字叫里克希夫娜——她和我說：『你會成功。』類維涅呢，『可是過了一會，她叫我去幫助園丁去了。』很好，我一點也不介意，祇是我不會做過一個園丁底工作，所以這是不對的，倘使要我去。』魯一回，她說：『呵，傑爾路，你得去捕魚去呢。』去不去捕魚在我是一樣地，可是我卻願意和魚說一聲：『再會，』謝謝你呀！——於是我就鎮上去做運貨車夫去了。到現在我還是在做着運貨車夫，一向我沒有幹過別的。改換了生活之後，我一直沒有做過對於自己有益的事情。我底唯一的所有是這匹馬兒，它會使我記起伯爵夫人來。』

這是一匹老馬，真是非常潔白的，但有一天，一個酒醉了的漆匠開始用各種顏色來替它塗飾，於是牠底工作永遠做不完了。它底腿兒是脫節的，完全像用破布縫合起來一般；長着一對黯黯的，憂傷地深陷着的眼睛的瘦骨嶙嶙的腦袋，用浮腫的脈和衰老而疲憊的皮，軟弱地連結在屍體上面。彼得舅父是非常尊敬地服侍着這動物，而且叫它泰開 Tankoe。

「你爲什麼用一個數名叫那動物呢？」有一天外祖父問道。

「沒有這回事，范希里·范希里夫，我說，從各方面說來，沒有這回事的。沒有泰開（Fankoe）這樣的教名——唯泰古（Fankoe）是有的。」

彼得舅父是受過教育而博覽羣書的，他時常和外祖父爭論着那一桶聖者最偉大，而且，各人都顯得比別人更莊嚴的樣子，他們在裁判着古代的罪人們。罪人中間最受虐待的要算阿希薩倫了。有時，還爭辯着一種純粹的文法的方式的，外祖父說這應該是「Sagryeshkhom, bezzakonnovakhom, nepravdavrakhom」，而彼得舅父却固執着說這是「Sogryeshisha, bezzakonnovasha, nepravdovasha。」

「我這樣說，而你却那樣說！」外祖父憤怒地說，面色轉成青白了。於是他譏嘲着說：「V angre i sretanet i，但包圍在烟霧裏的彼得舅父却惡意地問道：

「你的『神像們』有什麼用處呢？你以為上帝是留心到他們嗎？當上帝聽到我們在祈禱的時候，他所說的話是：『你們喜歡如何祈禱，就如何祈禱，祈禱你們所喜歡的前禱吧。』」

「走開，里克希！」外祖父憤怒地尖聲叫着，他底青色的眼睛在閃耀着光芒。

彼得舅父是很愛清潔和整齊的。當他走到天井裏來的時候，他時常把一切碎片，或打破的瓷器的碎塊，或橫在天井裏的骨頭，踢到一邊去，而且，還說着輕侮的話：

「這些東西是沒有用的，而它們却當路妨礙人。」

雖然他時常多話的，和善的而且快活的，但有時他底眼睛也會變成充血，而且逐漸黯淡又凝定起來，有如一個死者底眼睛了，於是他會去擠坐在一個角落裏，暴戾的，和他的外甥一樣緘默的。

「彼得，舅父，你在做什麼事呀？」

「不要你管！」他黯然地，嚴厲地說。

有一個紳士住在我們街上的小房子的一家裏，他的額上長着發癩，而且還有着頂特別的習慣：到了星期日他時常去坐在窗旁，用一桿獵槍射擊狗和貓，母雞和雄雞，或者那一切容易射到的爲他所不喜歡的東西。有一天，他射着「好生意經」的腰部了，射出去的子彈並沒有穿過他底皮外套，但有幾粒却落在他的口袋裏，我將永不會忘記這位房客注視那暗藍色的子彈時的有趣的表情。外祖父極力慫恿他去控告，但他却把子彈丟在廚房的角落裏，回答道：

「這不值得去化費時間的。」

另一次，我們的善射者放了幾粒子彈在外祖父的腿上，他很生氣，預備向有力者們去裏求，於是將手翻查別的被難者們和街道上的目擊的證人們底姓名，然而這位犯法者却突然不見了。

至於約哥夫舅父，假使他在家裏，每次聽到街上的射擊的聲音，他老是把那大耳撲的星期帽匆匆蓋好，他底鐵灰色的腦袋，於是衝到門口去了。他將手兒藏在背後，藏在他的垂尾外套下，將這垂尾外套提起來，摸

仿一個廚子，凸出了他底肚子，莊嚴地闊步在舖道上。一直到十分走近這善射者，然後再回轉來。他反覆玩着這把戲，而我們整個的家屬都在門口站立着；這時候，可以看到勇武的紳士底蓮紫色的面孔露出在他窗口，和伏在他肩上的他的妻子底秀麗的頭兒，和從皮忒里格天井裏走出來的人們——祇有奧夫塞尼哥夫家底灰白而死的房子顯着沒有生氣的樣子。

有時，彼得舅父幹了這些散步却沒有一點效果，因為這位獵者顯然看得他不值得他來施用射擊技能的；但在別的機會，這支雙管槍却不斷地在放射着。

「澎澎」

於是彼得舅父用閒情的足步向我們走回來，而且以極大的愉快叫喊着：

「他把每一粒子彈都送到田野裏去了！」

有一次，他的肩上和頸上着了幾彈；於是外祖母教訓了他一頓，當她用一枚針把子彈挑出來的時候：

「你爲什麼要鼓勵這野獸呀？他會在這幾天內打瞎了你底眼睛。」

「不可能的，亞康留娜·伊凡娜，」彼得舅父輕蔑地噘噘着。「他不是一個善射者！」

「但你爲什麼鼓勵他呢？」

「你以爲我鼓勵他嗎？不！我喜歡和這紳士尋開心。」



於是他望着他手上的挑了出來的子彈，說：

「他不是一個善射者，但是從前在那裏，在我的主婦泰推娜·里克希夫娜女伯爵的房子裏，有一個軍人——瑪爾蒙志·伊立奇。他大部份的時間用在婚姻的責任上面——對女伯爵的情形，丈夫們是等於僕人一個樣子——所以他也爲她忙着，但他能够射擊，如果你喜歡的話——雖然他祇能拿子彈來射擊的，祖母別的東西他都不能射的。他把馱子·伊各雪擺在大約離開四十步左右的地方，吊一個瓶子在他褲帶邊，安排得恰巧垂下在他底兩腿中間；於是一邊伊各雪，張開兩腿站在那裏，懸笑着，一邊瑪爾蒙志·伊立奇舉起手槍，澎地一聲，瓶子打得粉碎了。不過，運氣不好，伊各雪嚇下了一隻半蠅或某種東西，驚跳了一下，於是子彈便打中他底膝部，一直貫入他的蓋骨裏。醫生請來了，將腿鋸去；這個在一分鐘內便完事，腿拿去埋了……」

「但那個馱子怎樣了呢？」

「哦，他一點沒有什麼！一個馱子要腿和手臂做什麼呢，他癡癡馱馱的祇懂得無限重地吃和喝。大概都喜歡馱子，因爲他們是毫不懷惡意的。你是知道這句古話的：『做手下人的最適宜是蠢；那他們便不會造非生事了。』」

這類的說話並不使外祖母吃驚，她已經聽到過幾千百次了，但使我頗有點不安，於是我問彼得舅舅：「紳士殺任何人都可以的嗎？」

「爲什麼不可以？——然他可以！——而且他還有一次決鬥呢。一個烏蘭人跑來看泰推娜·里克希夫繭的，和瑪爾蒙志吵了起來，於是立刻他們都拿起手槍，走到公園裏去，在池邊的路上，那烏蘭人澎地一聲，打死了瑪爾蒙志底肝臟。於是瑪爾蒙志跑去葬了，而烏蘭人則發配到高加索去……全部事情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了結了。那便是他們底自作自受的情形。而在農夫們和其他的人們當中，他現在是不被談起了。人們並不怎麼悼惜他；他們從不悼惜他本人……至多不過——爲他底財產有時擔憂。」

「唔，那末他們並不怎麼悲傷吧？」外祖母說。

彼得舅父同意她。

「那對呀！——他底財產……是的那並不怎麼值錢。」

「他對待我永遠是柔和的，平心靜氣和我說話，而且把我當做一個成人一樣，眼睛睜地看着我；然而我也有一些兒地方不喜歡他。已經拿我所對意的菓子醬款待過我了，他還要將剩下的塗在我底麵包片上，他會從城裏帶給我麥芽薑餅，而且他永遠帶一種鎮靜的嚴肅的調子和我談話。」

「你打算做什麼事，小紳士，當你大了起來的時候？你去入軍隊還是入政界？」

「入軍隊。」

「好！一個軍人的生活，在現在的時代裏並不是一種艱苦的一個教士的生活也不壞……他要做的。」

「可不，這是誦新舊文，禱告上帝，而且那時候並不長久的，真的一個教士比一個軍人的工作更容易多——但一個漁夫的工作也還更容易些；那是一點用不到什麼教育的，這純粹是一個習慣成問題。」

他做出一種有趣的模倣，模倣魚在餌物四周徘徊不去，和鱈魚（鱈魚之類）以及鯉魚上了鉤的時候活跳活撞的那種樣子。

「呵，你因外祖父鞭撻你懊恨了，」他會安慰我道，「但你对那個是沒有理由可懊恨的，小紳士；鞭撻是你底教育底一部份，而且你受到的這些，畢竟不過是儼小孩子底玩意兒一般。你一定見過我們底主婦，蘇娜·里克森去，她所慣用的毒打吧！她能够打得真像個樣子，她能够而且她時常為鞭撻特別用起個人來——克利斯托爾是他底名字——而且他做這工作做得這樣精，有特別的公館裏的幫人們寫一個字條子給女伯爵，『對不起，蘇諾娜·里克森夫人，請你打饒克利斯托爾來鞭撻我們底奴僕。』而且她老答應他去。」

「偏用他那樣拙的姿勢，原原本本地演述那關於女伯爵底故事，她穿著一件白沙罩衫，頭上蓋着一塊薄薄的青綠色手帕，去坐在階沿上靠石柱邊的一把紅色藤椅裏，一邊克利斯托爾當她的面鞭撻男男女女的農夫們。」

「而這個克利斯托爾是從利森來的，看去像是一個吉卜西種，或者是一個像俄國人，鬍鬚直豎，頭髮

後去他底醜臉子的剛刺過鬆鬆的地方全部是青色的，而且如果他不是一个呆子，他一定是裝做一個呆子的，這樣他可以不被許多無聊的問題所麻煩了。有時他慣會把水倒在杯子裏去捉蒼蠅和屬於甲蟲一類的雜物，隨後他時常將它們拿到火上去煮。」

「下麵談的故事，我從外祖母和外祖父底嘴裏聽到過幾千百遍，爛熟了的。雖然它們並不相同，但是非常相類似的。每一個故事說的都是人們被虐待，被侮辱，或者被驅逐，我對它們是厭倦了。於是當我不願再聽的時候，我對這車夫說：

「請你告訴我另一類的故事吧。」

他底所有的繆紋在他嘴上來集了片刻，接着散開到他眼邊，一面他勉強假意地說：

「對呀，貪多無厭是的，我們從前有一個廚子——」

「誰有？」

「女伯爵泰推娜·里克希夫娜。」

「你為什麼叫她泰推娜的？她並不是一個男子，她可是男子麼？」

他格格大笑。

「她自然不是。她是一位太太，然而她可有驍鬚。她是無智的……她的先世是一個無知的德意志種……」

是黑人型的靈敏。至於我說，這個廚子——這是一個好笑的故事，小紳士。

而這「好笑的故事」是這樣的：廚子弄壞了一個魚包子，於是逼着自己把它全吃下去，吃了之後他生病了。

「這並不怎麼好笑！」我憤憤地說。

「那末，怎樣的故事你才認為好笑呢？上來說來聽聽看。」

「我不知道——」

「那末閉住你的嘴！」於是他久冗長地講了另外一個乏味的故事。

偶或，在禮拜日和休假日，我的兩個表兄——懶惰而幽默的撒斯却·米蓋洛夫與漂亮而多才多藝的撒斯却·約哥夫——總來看我們的。有一次，我們三個人遊到屋頂上面去，我們看見一個穿綠色的皮外套的紳士坐在皮忒里格天井裏，靠牆壁的一堆木頭上面，在這弄幾隻小狗；他底小小的黃色的禿頭沒有戴帽子。爾弟兄當中的一個提議去偷一匹小狗，於是他們立刻想出一個巧妙的法子，他們弟兄倆走到街上，去敲在皮忒里格天井的門口，一面要我用或種法子去嚇紳士；當他驚走的時候，他們弟兄倆便闖進院子裏去捉小狗。

「但要我怎麼樣嚇他呢？」

「你睡他底禿頭吧。」我的一個表弟兄提議。

但睡禿在人頭上可不是一樁大罪惡嗎？然而我聽到過幾千百遍了，而且也親眼看見過他們做過許多比這更不道德的事，所以我忠實地擔任了約定裏的角色，運氣和平常一樣的好。

一陣可怕的紛擾發生了。全隊男女，被一個年青的好看的官員率領着，從皮志里格公館奔入天井裏來。我底兩個表兄闖下大禍，便溜到街上從從容容地走着，一點不知道我這方面底惡作劇，祇有我一個挨了外祖父底一頓打，這使皮志里格房子裏的住客們都感到十分滿意。

當我全身疼痛，躺在廚房裏的時候，彼得舅父來了，他穿着頂好的衣服，看去像十分幸福。  
「那是你底一個痛快的好想頭，小紳士。」他低聲說，「那正是這匹蠢笨的老山羊所該受的——被唾痰！下次——你可以擲一塊石頭在他底禿頭上！」

在我眼前現出那個紳士底圓圓的，精光的，小孩樣的臉龐，於是我記起當他用小手去揩他那黃頭皮的時，他怎樣乏力地哀號，正像小狗一樣，於是我感到十分害羞，對我表兄們滿懷怨恨，但當我凝視着這運貨夫底繃緊的臉——帶着半恐懼，半憎恨的表情顫抖着，正和外祖父打我的時候的臉一樣——那時候，我立刻將這一切完全忘記了。

「走開！」我叫着，而且用手打他禿頭。

嘩嘩地一聲笑，看了我一眼，走開了。

從那時候起，我將和他來往的任何慾望都結束了。真的，我避着他，而且我還開始疑惑地注意着他底行動。懷着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想頭，想窺見關於他底某種東西，關於皮志里格公館底紳士的那種事，碰過去，立刻又發生了別一種事。我對奧夫塞尼哥夫的房子非常注意已有好久了，我幻想他底灰色的外表裏面隱藏着一個神祕的浪漫故事。

皮志里格公館永遠是充滿着喧嘩和歡愉的。許多美麗的太太們住在那裏，許多官員和學生們來拜訪她們，而且從這屋子裏，笑聲、歌聲、和管絃聲，接連不斷地傳出來。這屋底表面，玻璃窗擦得亮光光地，看去都像快樂的。

外祖父不贊成的。

他說住在這屋子裏的人們，「他們都是異教徒……而且是不敬上帝的人，他們都是」而且他爲這些女人們取了一個侮辱的專名詞，那名詞，彼得舅父以同樣侮辱而惡毒的口氣向我解釋過。

但嚴肅的、清靜的奧夫塞歌夫公館却引起外祖父底尊敬。

這所一層樓的可是高高的房子，建立在一個防護周密的滿長着草皮的院子裏面。除出豎在中間的，爲一口井而設的，以兩根柱子支持着的一個頂棚以外，什麼也沒有。這所房子像離街道很遠，彷彿它想和市塵

隔紙般的，兩個鑲成弧形的窗子，障地面頗有些兒高，在它們底玻璃窗的窗玻璃上面，太陽照射着，現出虹一般的長光。在門口的牆上，建着一間棧房，屋頂和正屋真是一個模樣，連那三個窗子都很像，真不是真的吧？外圍構築着灰色的牆，棧子和窗框都油刷着白漆。這些遮眼窗子的形相是忒大吉利，而整所棧房更加強了正屋所給與人的印象，好像想逃避注意一般。在這全部屋子——還有空空的馬廄，和關門的空空的馬車陣——的周圍，有着一種沉默的憤怒或者祕密的驕傲的暗示。

那時，一個高高的，下巴禿光，坐着白鬍鬚的，頭髮像針針一樣地直豎着的老人，被人發見在天井裏蹣跚地走。另一個時候，另一個有鬚鬚的，鈎鼻子的老人，從馬廄裏牽出一匹長鬚的灰色牝馬——一匹瘦弱窄狹，腿子精瘦的動物，牠一走進天井便俯下頭，而且肥抓着，像一個輕腰的尼姑一般。跛腳的男人用手掌攏牠，一面打着呼哨，氣喘喘地透着氣；以後，牝馬又關到黑暗的馬廄裏去了。我常常猜想這個老人是要想逃出去，但他被迷住了，不能夠。

幾乎每天從正午到晚上都有三個小孩子在天井裏玩，他們都穿着一樣的灰衣灰褲，戴着一摸一樣的帽子，而且三個人都是臉龐圓圓的，眼睛灰黯的，他們相像到這樣，我祇能由他們底長短辨別得出來。

我常常從一條籬笆縫裏留心看他們，他們看不見我，但我想他們知道我是在那裏。我喜歡他們如此高興地，如此和陸地，聚在一處的游玩，這種游玩於我是陌生的，我喜歡他們底版式，和他們相互間的照顧，這



種懸在大阿哥們對待小阿哥——一個滑稽的活潑的小東西——的行動裏特顯得出來。倘使他跌倒了，他們雖然笑——任何人跌一交，都要笑，這是一種習慣——但他們底笑是不含惡意的，而且馬上跑過去扶他起來，倘使他底手或膝弄髒了，他們用藥子或手帕去拂拭他底手指和褲，而且二個哥哥和善地說道：

「那不雅觀了呵！」

他們從來不互相等閒，從來不互相欺誑，而且他們三個人都是輕捷，堅強，永不疲倦。

有一天，我爬上三株樹，向他們打了呼哨，他們呆地站了一會兒，接着從密地聚在一處，朝我看了三會，以後輕輕地互相商量，我猜想他們將拿石子擲我，因此我溜到地上，在我的袋子裏和單衫的前襟裏裝滿了石子，又爬上樹，但他們却在離我很遠的，天井底另一角落裏玩着，而且顯然他們將我這方面的事完全忘記了。我因越獄不高興，第一，因為我不願意做我首，第二，因為正在這時候有人在窗口呼他們：

「現在你們都進來了，孩子們。」

他們順從地回去，但毫不忙亂，排做單行，像憲一樣的。

我常常坐在籬笆上面的樹上，希望他們會邀我和他們一處玩，但他們從沒有邀我過，然而在精神上，我是永遠和他們一處玩着，而且我是如此傾心於這種遊戲，有時我情不自禁地狂呼而且大笑起來了，於是他們五個人都朝我看看，輕輕地互相商量，一邊我却感到害羞，不知不覺地溜到地上。

一天，他們在玩捉迷藏，輪到二哥哥了，他站在棧房的角落裏，誠實地閉住眼睛，一點不想去偷看。一邊偷底，兄弟們跑去藏好他們自己。大阿哥又敏捷又迅速地爬進那放在靠近棧房的一輛大雪橇裏面，但小兄弟却沿着井邊滑稽地跑，因為找不到可藏的地方，狼狽萬狀。

「一二一」大阿哥喊道。「一二一」

小兄弟跳上井邊，拉住繩索，跨進吊桶裏，吊桶以笨重的聲音碰了井邊一下，不見了。當我看到光滑的輪盤轉得多麼快多麼輕便的時候，我發呆了，但我立刻悟到這種情形的可能，於是，我跳下到天井裏面叫道：

「他跌在井裏了！」

二哥哥和我同時到了井邊，他抓住繩索，但覺得他自己被拉了上去，於是，他鬆手了。正在這時候，我握住了繩索，而且大阿哥也到了，他幫着我拉吊桶。一面說：

「鬆一點，對不起！」

我們立刻把這孩子拉了上來，他非常受嚇，他底右手指上有幾滴血，頰頰受了重傷，他一直浸濕到腰部，臉色全部發青，但他微笑，接着悚顫，緊緊地閉住眼睛，接着又微笑，而且緩緩說：

「然——而我跌——跌了下去麼？」

「你做出這種事來，你一定是瘋了！」二哥哥圍住他，用手帕揩他臉上的血跡；大阿哥却繃繃眉說：

「我們還是進去爲妙。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再捉迷藏——」

「你會挨打麼？」我問。

他點點頭，揮着伸出手來說：

「你聽得多麼迅速呵！」

我因爲他底稱贊高興了，但我來不及和他握手，他已轉過頭去和他底小兄弟們說話。

「我們進去吧，否則他要受涼的。我們只談他跌了一交，不要說起關於井的事。」

於是，這位小兄弟同聲發着抖，「我們說我跌在一個水潭裏可以麼？」於是他們回去了。

這全部事情過去得那麼快，我望着跳進天井裏來的那條樹枝還在搖着，飄散着黃葉。

那三弟兄們有一個禮拜不到，園子裏發着黃葉出現的時候，他們比從前更會吵鬧；大阿哥看到我上，他穩穩地向我叫道：

「到這裏來，和我們一起玩吧！」

我們集會在棧房底屋簷下面的一輛雪橇裏，我們互相沉思地觀望了一會以後，開始了一次很長的談

「你們還會打你們麼？」我問。

「有辦法。」

「這使我難以相信，這些孩子們會像我一樣地捱打的，爲了這，我替他們感到悲傷了。」

「你爲什麼要捉鳥？」最小的「個問。」

「因爲我喜歡聽它們歌唱。」

「但你不應該去捉它們的；爲什麼你不讓它們隨意各處飛着呢？」

「對，我打算不捉了，那末！」

「可是，你能立刻捉一匹來，送給我麼？」

「送給你——那「類」？」

「一匹活潑的，關在一個籠子裏。」

「一匹山雀——那是你所要的吧。」

「貓要吃了它的，」最小的「個說，」而且，爸爸「一定不會允許我們養鳥。」

「是的，他「一定不會允許的，」大阿哥同意說。

「你們有母親麼？」

「沒有，」大阿哥說，但中間的一位改正他：

「我們有母親的，不過其實她不是我們的，我們的已經死了。」

「那末這一位就是所謂繼母嗎？」我說。大阿哥點頭說「是。」

於是他們三兄弟兄弟彷彿都沉思着，臉色黯然。我從外祖母常常講給我聽的故事裏面，已經知道繼母是怎麼個樣子，所以我懂得他們底突然沉默的原因了。他們坐在那裏，緊靠着，正像豆殼裏面的一排豆，於是我們記起這顆其憂鬱的繼母，她這顆一種憂鬱裏得真母親底地位的。

「他們的真母親會回到你們這裏來的，看着吧，這不會不來的。」我使他們安心。

大阿哥笑着他底肩膀。

「她死了，她怎麼會回來呢？這樣的事情是不會有的。」

「不會有的麼？天哪！死人即使切成了肉片，只消灑上活水，便會活轉來的，這樣的事情有過多少次了？死並不是真死，也不出於上帝之手，不過是爲術士或巫婆符咒所迷，這樣的事也不知有過多少次了！」

我開始興奮地將外祖母底故事說給他們聽，但大阿哥第一個笑着低聲說：

「這些神怪故事我們統統知道的。」

他的兩位兄弟默默地聆聽着，最小的一個擡着嘴唇，緊緊地閉着，中間的這位以手肘擱在膝上，擱着那圓在他袖裏上的小兄弟的手兒。

暮色已經逼上來，紅紅的雲掛在屋頂上，這時候，突然間，在我們前面現出一個白鬍鬚的，穿着儂教士穿的衣服，一樣長長的，肉桂色的衣服，戴着一頂粗皮帽的，老人。

「這個可是誰呀？」他指着我問。

大阿哥站了起來，朝外祖父底屋子點點頭說：

「他從那面來的。」

「讓邊他到這裏來的？」

孩子們一聲不響地爬下雪橇，走進屋裏去了，使我想起來真好像一羣鴛一樣。

「老人如同一把夾鉗般的抓住我底肩膀，拉着我跨過天井，向着門去，我怖極欲呼，但他脚步跨得這樣大，轉快，我還沒叫喊出來，我們已經在街上了，他站在小門的門口，向我威嚇地揚揚手指，一邊說：

「下次你敢不敢再到我這邊來了？」

我抽然大怒。

「我永不要到你這邊來了，你這惡魔！」

我又一次被他底長手臂抓住，他拖着，我沿着鋪道走去，一邊用那像鐵錘在我頭上打着一樣的聲音問：

「你的外祖父在家麼？」

我真傷心，他是辭掉外祖父在家的，於是外祖父站在這個帶恐嚇的老人面前，頭倒向後，緊緊靠向前，他那邊的圓圓的魚一樣的眼睛釘視着，一面急急地說：

「他母親是不在了，你知道的，而我又是一個忙碌的人，因此沒人去管束他，所以我希望你這一次不要介意，大傑。」

大傑像一個瘋子一樣憤憤地在屋子裏往來頓着腳，一直到我奔入彼得舅父底馬車裏面，他纔快快地

滑。

「你又吃苦了，小紳士？」彼得舅父問，一面卸去馬具。「你現在爲什麼被責罰的？」

我告訴他以後，他發起怒來。

「那像爲什麼要和他們做朋友呢？」他囁咕地說。「這班幼蛇們你看，他們對你怎麼樣？現在你連累他們也挨打，你看吧。」

他這樣地嘮叨了好久，好像我真個遭了打，他像悲憤似的，我起初願意聽他，但他底發覺的臉子顫抖着，愈來愈使我起反感，而且使我想起那些的孩子們也會遭打，我以爲他們真是冤枉的。

「他們不應該受鞭打的，他們都是好孩子。至於你，你說的都是謊話。」我說。

他看着我，於是突如其來地叫道：

「滾出我的馬車去！」

「你這獸子！」我大聲說，跳下地。

他跳上來，掐過天祥，要捉我，提不着，一面怪聲地叫：

「我是一個獸子，我是一個獸子麼？我造謊，我造謊麼？你站住等我問你。」

正在這時候，外祖母從廚房裏走了出來，我奔到她身邊。

「這個小壞蛋使我不得安寧！我年紀要比他大五倍，然而他敢來辱罵我！和我父母親，和一切。」

他竟會像這個樣子造謊，臉皮厚到這樣，我聽到我底心都發麻了，我一句話也說不出，祇呆呆地注視

着他，這外祖母却嚴厲地回答：

「現在你是在說謊，彼得，無疑的，他永不會觸犯你或者觸犯任何人的。」

外祖父可是會相信這個運氣夫的。

從那天起，我們兩個人在暗地裏鬥爭，然而無論如何是毒辣的鬥爭，他會試用馬繩打我，而裝做誤打，他會把我底鼻兒放出籠子，於是有些貓會捉住它們而且吃去它們了，他一有機會便向外祖父說我壞話而且往往被相信的。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我認爲很真實——他假扮成老頭子，其實正和我一樣的孩子。我弄破他底草鞋，或者不如在裏面略撕開一點，那末等他一穿上去，便立刻粉粹開來了。一天，我在他帽子裏面放



了一點胡亂，這個使他打了一個鐵頭的噴嚏，而且他用盡氣力，想使這個不至妨礙他底工作。

在禮拜天，他很注意的看守着我，而且他每每捉到我在做犯禁的事——和奧夫塞尼哥夫家裏的孩子們說話，於是他就跑去向外祖父饒舌。

我和奧夫塞尼哥夫家底孩子們的交誼進步了，這繼續增加我的愉快，在外祖父家底橋頭和奧夫塞尼哥夫家底籬笆之間的一條蜿蜒的小路上，長着榆樹和菩提樹，還有幾株稠密的更古老的灌木，在它們的覆蓋之下，我鑽了一半圓形的洞在籬笆上，弟兄們老輪流着到來，或許兩個一齊來，於是，蹲在或跪在這個洞邊，我們用低低聲音繼續着很久很久的談話；一邊他們當中的一個把着風，防大佐出其不意地來到。

他們告訴我他們底生存是怎麼怎麼的悲慘，這使我聽也感到傷心，他們談到關於我底關在籠子裏的鳥，和許多孩子們的事情，但從來不提到一句關於他們底後母或他們底父親的，至少就我所能記得的說，這也是當有的，他們要求我講一個故事給他們聽，於是我忠實地講出外祖母底一個故事來，倘使我忘了某一段，我會請求他們等一等，一面我跑到她那裏去重新弄個清楚，這個使她高興。

我告訴他們關於外祖母的許多話，大阿哥有一次帶一聲深深的歎息說道：

「你的外祖母似乎各方面都好的……我們也有過一個好的外祖母，在從前。」

他常常像這樣憂鬱地談話，說到他所經歷的世故，好像他活的不祇十一歲，而是活了一百歲一樣，我記

得他底手是瘦削的，手指是細長纖巧的，而且他底眼睛是和善的光亮的，像教堂裏的燈光一樣。他底弟弟們也是可愛的，他們彷彿會感動別人去信任他們，使別人情願去做他們所喜歡的事；但大阿哥却是爲我底最寵愛的人。

常常，我是如此專心於我們底談話，我一點不注意到彼得舅父，直到他逼近我們，我們聽到他底口音，立刻四處逃散，一面他叫道：

「又——又——又！」

我看出他底默含怒的心裏變成更常常了，當他工作回來的時候，我只消略略一瞥，便立刻明白他底懷着的心情是怎樣。照例，他是用一種從容不迫的態度來開大門的，門鉸鏈響出拖長的遲緩的得得得得得聲；但當他心緒不寧的時候，門鉸鏈會發出一種銳利的尖聲，彷彿它們是在痛苦裏疾呼一般。

他底壓姪結了婚有一些兒時候了，已經住到鄉間去了，所以彼得祇有一個人住在馬房裏，一間低低的，有獸皮，松脂，汗液與烟草的混合氣息，和一扇破窗子的廢舍裏；而且因爲那種氣息的緣故，我是從來不進他底住所的。他一定要點着燈睡覺，而外祖父對於這習慣大爲反對。

「你看着！你會燒殺我的，彼得！」

「不，我不會。你不要多心。我夜裏把燈擺在一盆水裏的。」他回答，斜斜地閃一閃眼睛。

他現在好像對一切人都個自詡視，而且久已不去問候外祖母底晚安和帶果子糖給她了；他底臉龐彷彿在縮緊攏來，皺紋纏得非常深，而且他走路的時候左右搖擺，脚步錯亂，像一個病人一樣。

一天勞動日早上，因夜裏下了一次大雪，外祖父和我正在天井裏打掃，突然門鍵高聲震響，一個警察走進天井裏，用背脊靠住門，一邊用一個肥壯的，灰色的手指向外祖父做手勢。外祖父走近他面前，他彎下身來，彎到他底尖長的鼻子看去，真好像在堅刻外祖父底前額，他說了幾句話，但口音是這樣輕，我聽不出話來；但外祖父却急急地回答：

「這裏什麼時候？天哪！」

隨即他突然呼喊，滑稽地跳撞着：

「上帝保佑我們呀！真會有這種事麼？」

「不要這樣大嚷大叫！」警察嚴厲地說。

外祖父向四面看看，於是看見了我。

「把你底鏟子丟去，到裏面去，」他說。

我隱身在一個角落裏，看見他們走向運貨夫的廐舍去，而且看見警察將他底右手垂脫下來，用它拍掉他底左手掌，一面說：

「他知道我們在跟蹤他，他剩下那馬讓它去遊蕩，而他却躲在這裏什麼地方。」

我急奔到廚房裏去告訴外祖母關於這一切，她正在把麵團捏成麵包，藉一面留心聽着，一面她底濕麵粉的願望不斷地點着，接着繼續地說：

「他偷了點什麼東西，我猜想，你現在跑開，這倒好像有什麼關係呢？」

當我又回到天井裏的時候，外祖父正站在門口，他說去了帽子，眼睛仰視着天，在自己身上劃着十字，臉底臉色看去憤憤然的，他氣憤得連頭髮都豎起，真的，而且一隻腿兒顫抖着。

「我說你到裏面去呀！」他怒叫道，向我頓着腳；他和我一起走進廚房，呼道：

「這裏來，母親！」

他們走進隔壁房間裏，輕輕地講了許多時候；但當外祖母回到廚房裏的時候，我立刻從她底表情上知道有某種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爲什麼你的臉色這樣發慌？」

「閉你的嘴！」她輕輕說。

全家整天是愁愁悶悶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常常交換憂鬱的眼光，在一起說話，低低地說些難解的，簡截的，愈加增加不安的感覺的話。

「把燈各處都點起來，母親。」外祖父命令道，咳嗽着。

我們用餐胃口都不好，然而吃得很快，好像在等待人一樣。外祖父是疲倦了，他皺着額頭，用一種尖銳的聲音狠狠地說：

「惡魔的權勢高過人！——無論什麼地方你所看到的都如此！——連我們的教徒們和教士們！——這是什麼理由呢，唉！」

外祖母歎着氣。

那銀灰色的冬日底時光疲弱地拖延過去，宅內底氣寒彷彿愈來愈紊亂愈難受。在旁晚的時候，另一個警察到來，一個紅色的胖子，他坐在廚房裏的爐邊，打着瞌睡，而當外祖母問他：「他們怎麼能找得出這個來呢？」他用一種含糊的聲音答道：「我們什麼東西都找得出的，所以你不要心焦！」

我記得，我是坐在窗口，口裏溫着一個兩哥貝克的老式銅鏡，打算在冰凍的玻璃窗片上打上一個洞，喬治和他底毒龍」底印子。突然，從門外來了一陣恐怖的叫聲，門豁然推開，彼志洛夫娜發狂地叫道：

「看看哪，你們在那裏丟了什麼？」

「看到警察，她便驚退到牆門間裏去；但他在她窩窟上一把抓住，一頓猛喝道：

「站住！你是誰？要我們去看什麼？」

突然間她在門邊立住，她跪到，開始啼哭起來；她底話和她底眼淚彷彿把她底喉嚨扼住般的。

「我看到它的，我出去擠牛奶的時候——那件東西是什麼呢，看去像一隻靴子，在喀什米爾人的圍子裏的？我對我自己說——」

但對於這個外祖父頓頓他底脚，一面叫道：

「你造謠，你這蠢貨！你在我們圍子裏看不見什麼東西的，籬笆高得很，而且一個穀滴沒有，你在這謊；不會有任何東西在我們圍子裏的。」

「小父親，這是真的！」彼志洛夫哀號道，一隻手向他伸着，另一隻手摀在她底頭上。「這是真的，小父親——難道連這樣的謊我都會造麼？那裏有走向你家籬笆的足印，而且雪都被踏在一處地方了，於是我走去，從籬笆縫裏一看，我看見了——他——躺在那裏——」

「誰呢誰呢？」

這句問話重覆了幾十遍，但從她口裏再不能得到什麼回答，突然間他們都奔向圍子去，互相推推撞撞，彷彿他們發了瘋一般；而那裏，墳墓旁邊，輪着彼得，舅父，雪平平地灑滿在他身上，他底背脊靠着燒焦的木樑，他底頭倒在胸口上，在他底右耳後面有一個深深的割洞，紅紅的，像一張口嘴一樣，從那裏露出一片片的碎肉，如兩牙齒。

——看到這景象時到臨攔腰，但我從睫毛當中看得見這把馬具匠的刀——這個我知道得很清楚——  
——在彼得舅父膝上，被擱住在他右手底汚黑的手指裏；他底左手被織造，擱在雪裏。在這運貨夫躺下，  
已經顛化了，因此他底細小的身子深落在軟軟的，發光的砂泥當中，看去甚至比他生前更儼小孩子的樣子。

在屍身右邊，像一匹馬一般，一個奇怪的，血紅的圓形畫出在雪上；但在左邊，雪可分毫未動，依舊是平滑  
的光亮奪目。腦袋倒在前面，如同一種悔罪的姿勢，下頰觸到胸口，壓住密厚的卷曲的鬚鬚；而且在胸口上面，  
去，凝結的血底紅流中間，騎着一個大銅質十字。他們一齊大叫大嚷的聲音彷彿使我底頭像紡車一樣旋轉起  
來。彼忒洛夫那從沒停止過叫嚷，警察對范里伊高聲發命令，要他去辦一件差事，同時外祖父喊道：

「當心，不要踏在他底足印上！」

但他突然眉頭緊蹙，朝地上看看，用一種響亮的，昂昂然的口氣對警察說：「激起一場紛擾來於你是無  
聊的，巡警先生——這是上帝底事務——」出自上帝的一種裁判——然而你——這聲大驚小怪——

於是，一種靜寂落在他們大家身上；他們一動不動站着，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在身上劃着十字。有幾個人  
這時候從天井急忙急忙走進園子裏來。他們爬過彼忒洛夫那底籬笆，其中有幾個跌了下來，發出痛苦的呼  
號聲；然而他們是十分鎮靜的，直到外祖父用一種絕望的聲音喊道：

「那人們你們爲什麼糟塌我底墳墓？樹難道你們沒良心的麼？」

外祖母，笑得很厲害，她攔着我底手帶我走進屋子裏。

「他怎麼了？」我問。

「你難道不看見麼？」她回答。

從黃昏的其餘的時間，一直到夜深，生客們在廚房裏和別的屋子裏穿進穿出，高聲地談話，聲響是總指那一個像管事先生一樣的人做着記錄，而且像鴨叫一般地問：

「什麼什麼？」

外祖母請他們大家在廚房裏喝茶，那裏，坐在桌前面的是一個圓圓的，有皺皺的麻子，他用顫抖的聲音說：

「他底真名字可不知道——我們所能查得到的是他底生地是伊拉志瑪。至於「鞏亞子」這名字——不過是一個綽號——他是完全既不聲又不潯的——他懂得一切買賣——而且在這個裏面還有一個第三者——可是我們已經着手偵查他了，他們搶劫教堂已有好多時候，那是他們底報應。」

「天哪！」彼志洛夫娜忽然高聲嘆道，臉漲得通紅，大書地流着汗。

至於我，我躺在爐架上，俯視着他們，一面想，為什麼他們個個都又矮又胖又可怕呢。





一個禮拜六的清晨，我上彼志洛夫娜的廚園裏去捕知更雀。我在那裏消磨了許多時候。可是大阻的知更雀却不肯撞到網裏來；惹人地美麗的它們高興地跳在銀色的凍雪上面，而且飛上覆雪的叢樹的枝頭上去，到處撒下了藍色的雪晶。是這般美麗的一個景緻，使我忘記我沒有成功的憤怒了；事實上，我也不是個頂厲害的獵人，因為我對於追逐（鳥兒）的本身底樂趣，遠勝過它底結果，而且我底最大的快樂，還在觀察鳥兒底花樣，和想到它們。我十分幸福地獨坐在一個積雪的田野底邊岸上，傾聽那鳥兒呱呱地在嚴寒的日子的凍晶的靜寂裏啼着。同時，在遠方，我依稀聽到一部志洛卡的鈴兒底疾速的聲音——有如一隻雲雀在俄國的冬天唱着憂鬱的歌曲。

優在雪堆上使我麻痺起來了，我感覺到我底耳朵已經凍僵，於是我收攏了網和籠，爬過牆垣，到外祖父的花園裏面，上屋內去了。

對着街道的門兒是開着，一個身段高大的男人，領了三匹噴着熱氣的馬兒，配着一部大而緊闊着的雪橇，從天井裏出來，他在快活地吹噓。我底心房怔忡起來了。

「你將誰帶到這裏來？」

他旋轉身子，從他腋下望着我，於是跳上車夫的座位，才回答：

「牧師。」

可是我仍舊不相信，而且假使是牧師，他一定是來看一個房客的。

「向右轉，」車夫叫着，於是他快樂地吹噓起來，一面他用馬鞭揮着馬兒。

馬兒狂怒着經過田野，我站着尾視它們，於是關上了門。當我走進空洞的廚房裏去的時候所聽到的第

一個聲音，是我的母親在隔壁室內說話的有力的聲音，她在十分明晰地說：

「現在怎樣呢？你要殺死我嗎？」

沒有卸脫我那戶外穿的衣服，我擲下了烏籠，跑進牆門開裏，我在那裏撞着外祖父了，他抓住了我底肩，以驚異的眼光釘住我底面孔，困難地咽下他的氣，於是沙聲地說：

「你的母親回來了！去看看她！」他十分用力搖着我，我幾乎跌倒了。於是推對那房子裏門頭敲着。『上去！上去！』」

我被敲那用毛氈和油布保護着的門，可是，那被寒冷麻痺了的神經質地顫抖着的我的手兒，過了好一會兒才尋着門鎖，當我終於輕輕地進去了的時候，我在門框上停住脚，昏暈着而且迷惑着。

「他來了！母親說。」主呀！他是長得多高了，啊，你還認得我嗎？！你把他穿得像什麼？是的，他的耳朵高起來了。沒錯，媽媽拿點露油來。」

她站在房子中間，俯下身來，拿我那戶外穿的衣服，而且旋動着我，彷彿只是一個球兒似的，她底高大的身體，穿着一件溫暖的，柔軟的，美麗的，宏大的，好像一件男人的外套似的，用黑鈕緊卸着，傾斜地從肩頭落到了裙邊上，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類似這樣的東西。

她底面孔似乎比往常細小點了，而她底眼睛却比從前顯得更大而且更深陷些；同時她底頭髮彷彿是漲金似的，她脫下了我底衣服，把衣裳拋過門框去，討厭地撥着她底紅紅的嘴唇，始終在這麼叫着：

「你為什麼不說話呀？你不高興看到我嗎？一件多醜的襪衫——」

於是她用露油擦起我的耳朵來，使我很痛；可是，當她這樣磨擦着的時候，有這般一種芬芳的，愉快的氣味從她身上發出來，彷彿使痛苦比平常減少了許多。

我緊緊着她，釘住她底眼睛，非常熱情地想說話，而且從她的話語中，我聽到了外祖母底低低的不快活  
的聲音了。

「他是十分固執的——他差不多是很隨便的，他是不怕懼外祖父的，甚至——啊，范區亞！——范區亞！」

「和着點，母親，不要訴苦吧，這樣子並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母親身旁的一切東西彷彿都顯現細小，可憐而衰老。我也感覺到衰老了，衰老得和外祖父一樣。  
她將我拖在膝上，以她底溫暖的沈重的手兒梳着我底頭髮，說：

「他需要有一人嚴厲地管束他了。這個時候他應該上學校去——你喜歡讀書嗎，你喜歡嗎？」

「我已經知道我所要懂得的一切了。」

「你還得多知道一點呢——啊！你長得多麼強壯了！」她用最低的聲調熱情地笑着，一面她和我談着。

當外祖父進來的時候，她蒼白得和灰一樣了，眼睫毛裏充滿血，憤怒地豎起了頭髮，她放下我，高聲地問道：

「唔，父親，你安排好了麼我去嗎？」

他站在窗口，用指甲抓去了窗玻璃上的冰凍，默默地站在那裏好一會兒，情形是緊張而痛苦，在這類緊張的時刻，這是變成我的習慣了，我底身體感到了這是非常重大的，而且有或種東西，澎湃在我胸口，使我發

生一種極極叫喊的慾望。

「里克希，離開這房間吧！」外祖父粗暴地說。

「爲什麼？」母親問着，又拖住了我。「你不要離開這個地方，我不准你！」母親立起身來，溜進了這房間。正像一朵玫瑰雲似的，去立在外祖父背後。

「聽我說，爸爸——」

他轉身向媽，叫道：「閉口！」

「我不要你同我叫，」她冷淡地說。

外祖父從榻上立起來，警告似地伸着他底手指。

「呵，范爾，范萊！」

於是外祖父坐下去，喃喃地說：

「等一會兒，我要知道是誰——誰？——誰？——誰？——怎麼會發生的？」

他突然地吼出這般一種聲音來，彷彿並不是屬於他的。

「你出了我的魂，范萊！」

「滾出外面去！」外祖母對我說，於是我走到廚房裏面去，覺得彷彿我是給悶死了一般的，我爬到火爐

上面，在那裏勾留，許多時候，傾聽那清楚地傳過板壁來的他們底談話，他們或則突然大家談論着，互相打斷別人的話，不然就落在一陣長久的沈默裏去，彷彿睡着一般了。他們談話的題目是一個嬰孩，我的母親新近才生的，給別人去養育去了；可我不知道，外祖父向我母親生氣的緣故，是否爲她生了一個孩子沒有得到他底同意，或是爲了她沒有把這孩子帶給他。

後來他上廚房裏來了，蓬頭散髮的樣子，他底面孔是青白色的，而且彷彿很疲倦。外祖母和他一塊進來，用她的罩衫的短襟拭着她額頰上的眼淚。他坐在一條長凳上面，彎着身，手兒憩在長凳上，顫慄地緊咬着他那蒼白的嘴唇；她跪下在他面前了，謹慎地，可是十分熱誠地說：

「父親，原諒她吧！看看她面上原諒她吧！你不能這副樣子趕走她的。你以爲，在紳士們中間，和商人們的，用她的罩衫的短襟拭着她額頰上的眼淚，他坐在一條長凳上面，彎着身，手兒憩在長凳上，顫慄地緊咬着他那蒼白的嘴唇；她跪下在他面前了，謹慎地，可是十分熱誠地說：的。」

外祖父倚在牆上，望望她底面孔，於是帶了一聲嗚咽似的苦笑，他咆哮起來了：

「唔——還有呢？怎樣的人你才不原諒呢？我奇怪！——假使你能如願以償，那末什麼人都原諒了！原諒！」

向他俯下了他的身子，抓住了她底肩膀，搖着她，迅速而低語地說：

「可是上帝呀，你不用再苦惱你自己了。你不會在我身上找出原諒來的。現在我們是——幾乎要進墳墓了——受着我們的殘年的懲罰——我們沒有休憩也沒有幸福——終來也不會有——更難受的——請留心我底話——我們在死之前要變成了乞丐們——乞丐們呀！」

外祖母握住他底手兒，坐在他身旁，溫和地笑着說：

「呵，你這可憐的東西！所以你是深怕變成一個乞丐的，唔，就讓我們變成了乞丐們吧！那時你只要坐在桌裏，我會出去求乞的——不要怕，他們會給我的——我們會有許多東西，所以你可以放下了你那煩惱吧。」

他突然笑了，有如一隻山羊似的動着他底腦袋，於是撲住她底頸項，擁着，在她旁邊他是顯得又小又纖細。

「呵，你這呆子！」他叫道。「你這幸福的呆子！——你是我現在所有的一切了！——因為你什麼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你什麼事情都不覺得煩惱。可是你必須回顧一下——而且回想你和我是如何替他們工作着——我如何爲了他們犯罪——可是，雖然如此，現在——」

此刻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底眼淚已經阻止不住，我跳下火爐，飛跑到他們面前，快活地噙着，因爲他們是這樣怪親熱地交談着，因爲我替他們難受，因爲母親已經回來，因爲他們拉我過去，大家哭着，而且擁抱我。



撫愛我，眼淚落在我身上，但外祖父却低聲和我说：

「你在這裏，你這小鬼，你的母親已經回來，我想此後你可以時常和她在一塊了。噲，一個可憐的老鬼，  
的外祖父能去嗎？而外祖母，她是十分縱容你的——她能去——噲？——汝——」

他放下我們，立起身來，以一種憤怒的高高的聲調說着：

「他們都離開我們了——大家都離開我們身邊了——噲，叫她進來吧，你在等候什麼呀！快點！」

外祖母走出了廚房，而他是去立在一個角落裏，低垂着頭。

「大慈大悲的上帝！」他開始說。「噲……你看清楚我們的情形吧！」於是用拳頭敲擊着胸膛。

當他這般做着的時候，我真有點不喜歡；事實上，他和上帝說話的樣子時常使我討厭，因為他彷彿在造  
物主面前誇張自己一般。

當母親穿了紅衣裳進來的時候，廚房裏點起燈來了，當她在桌旁坐下，而外祖父和外祖母坐在她兩旁  
的時候，她底寬闊的衣袖落在他們的肩上，她靜靜地又莊嚴地對他們敘述或件事情，他們默默地傾聽着，一  
點也不想打斷她底話，好像他們變成了孩子，而她是他們的母親。

因為過度的興奮而疲乏吧，我倒在榻上睡得很熟。

到了黃昏，老人們穿着頂好的衣服，晚膳去了。外祖父整齊地穿了他做行長時穿的那制服，披了一件流

熊皮的外套，他篤肚皮有力地發突着，外祖母向他送去了。一個快樂的眼光，當她送着眼光的時候，她對母親說：

「看看父親吧！他不是威皇……整潔得像一隻小山羊。」母親高興地笑了。

當只剩了我和她在室內時，她坐在榻上，雙足跨在身下，指點着她身旁的一個地方說

「來坐在這裏吧，呵，告訴我——你怎麼喜歡在此地生活呢？不很喜歡吧？」

我怎麼會喜歡呢？

「我不知道。」

「外祖父要鞭撻你罷，他打你嗎？」

「現在不很打我了。」

「呵……唔，那末，把一切都告訴我吧……告訴我你所喜歡的一切吧……」

因為我不喜歡講到外祖父，我就告訴她從前常常住在那個房間裏的仁和的男人，他是沒有一個人喜歡的，給外祖父趕出去了。我看出了她並不喜歡這一個故事，當她說着：

「唔，還有呢？」

我告訴她關於三個孩子的事情，和大佐怎樣把我趕出了他底天井，她緊緊地握住了我底手兒，當她聽

哭說着的時候。

「胡說」她說，眯底眼睛，然後沈默了片刻，目光凝視在地板上。

「外祖父爲什麼向你發怒的？」我問。

「因爲我做錯了事情，嫌他的意思。」

「因爲沒爲把嬰孩帶到此地來——」

她猛然驚跳起來，揚着眉，咬住她底嘴唇；於是突然笑出來，緊緊地擁住了我說。

「呵，你這小妖怪呵，此後你不要再談那件事了，你聽到了嗎？永遠不說到它吧——事實上，忘記了你會經

聽到過這回事吧。」

於是她靜靜地且莊嚴地和我談了好一會兒；但我聽不懂她所說的話，而且不久她又立起身來，開始在室內蹣跚，用她底手指亂彈着她底下頸，交替地舉起又沈下了她那濃濃的眉毛。

一支流成了槽的蠟燭燃燒在桌子上，反映在鏡子的慘白的鏡面裏；朦朧的影子匍匐在地板上；一邊洋燈燃點在角落裏的神像前；冰凍着的窗戶被月光映成了銀色。母親四顧着彷彿她在樸素的牆上或天花板上尋覓什麼東西一般。

「你什麼時候上床的？」

了。

「讓我再待一會兒吧。」

「何況你今天已經睡過一會了。」她提醒自己。

「你要去嗎？」我問她。

「去那裏？」她以一種驚異的聲調叫道；舉起我底腦袋，她凝視在我面上這般長久，眼淚湧到我底眼瞼

「什麼事？」她問。

「我底項頸痛。」

其實我底心兒也在疼痛，因為我突然發覺了她並不久留在我們家裏，又要走的。

「你長得很像你的父親。」她說，將一張滯影在一旁。「外祖母有告訴你關於父親的事情嗎？」

「是的。」

「她很愛馬克塞姆的——真的，很愛的；而且他愛她——」

「我知道。」

母親望着蠟燭，擡起眉毛來；於是她熄滅了燭，說：「這樣好點！」

是的，熄滅了蠟燭，使空氣更新鮮且更清爽些，而且黑暗的濃重的影子也不見了；光亮而藍的光線線橫

在地板上，金色的雪晶跌落在窗玻璃上。

「你在那裏住過這許多時候來？」

她舉了幾個市鎮，彷彿她想起或種她早已忘却的事情；她始終在房內默默地四周踱着，有如一隻貓。

「你這件衣服那裏來的？」

「我自己縫的。我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縫的。」

我歡去估量她是一個與衆不同的人，不過她的話說得這般少，這使我很悲傷。事實上我若不問她她決不會啓開她底口兒的。

她立即又旁着我坐在榻上了；我們默默地坐在那裏，互相緊偎着，直到那些在他們身上可以聞到燭燻和神香的氣味的老人們回轉來，他們的態度裏顯露着一種神聖的沈默和溫柔。

有如放假日似地，很有禮節地，我們用晚膳了，說話很少，而且說得那麼輕，彷彿怕驚醒了一個頭容易醒來的人。

我的母親突然熱心教起我的俄文功課來了。她買了幾本舊不幾日，我從其中的一本書——叫做「連關字」——得着念俄國字的法術了。然而我的母親強迫我認真讀詩——弄得我們互相生氣。

詩句是

[65]

Bolsheia doroga priimaja doroga

[第一句]

Proskora no malo berzah tri ou Bogu

[第二句]

Tebia na rovniali kopor ee kopata

[第三句]

Misjra tri kopiton ee kvilin bogata

[第四句]

可是我照「Proskora」念成「Prostovo」把「Rovniati」念成「Roubiri」把「Kokiton」念成「Kokita」

「Kokita」

「阿想」把「母親說」這話會變成了「Prostovo」的，你這不幸的小人兒……「Prosto-ra」現在

你清楚「吧」

「你清楚」吧

我已清楚了，但我仍舊念着「Prostovo」連我自己也和她同樣地驚訝得厲害。

她生氣地說我是麻木而固執，這話是刺耳的，因為我原是忠實地打算記住了這些可詛咒的詩句，而且

我能够在心裏絲毫不爽地默誦，可是一旦我打算高聲說出來的時候，它們就變成錯誤的了。我討厭這些難

閃的句子開始有意把詩句混亂了，把所有聲音相同的字都放在一塊。當我施用這個法術，因而詩句都變成

了極端的無意義的時候，我心中很快活。

了極端的無意義的時候，我心中很快活。

了極端的無意義的時候，我心中很快活。

了極端的無意義的時候，我心中很快活。

了極端的無意義的時候，我心中很快活。

可是這玩意兒也幹不多久，就受責罰了一天。在做了一個十分成功的功課之後，母親問我肯不肯學會我的時候，我幾乎不自主地喋喋着：

*Daroga, dyouroga, tvorog, nedoroga,*

*Kopvita, kopvito, korvito*——

等我記起來已經太遲了，母親立起身來，雙手放在桌子上，以極清楚的聲調問我：

「你在說些什麼話？」

「我不知道。」我呆笨地回答。

「呵，你很清楚。」

「祇是有點——」

「有點什麼？」

「有點好笑。」

「滾到角落裏去。」

「爲什麼呢？」

「滾到角落裏去。」她靜靜地重複說，但她底面容可怕起來了。

「那一個角落呢？」

沒有回答我，她釘住在我面上一點也不動。於是我開始感到十分狼狽，因為我不知道她叫我幹什麼。在一個角落裏，神像下面放着一張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一個花瓶，瓶內裝着一些芳香的乾枯了的青草和蕪枝。花在另一個角落裏，放着一口覆蓋着的衣箱，床佔領了第三個角落，第四個是沒有的，因為房門就貼着牆壁。

「我不知道你的話的意思。」我說，不了解她的意思，真使我感到絕望。

她怒氣稍歇了一點，默默地擦着前額和額頰，於是問：

「外祖父沒有把你放在角落裏嗎？」

「什麼時候？」

「不管什麼時候！他有這般做過嗎？」她叫着，她底手兒第二次敲着桌子。

「不——至少我記不起來了。」

她歎息：「唔過來！」

我走到她的面前，說：「你為什麼對我這般生氣呢？」

「因為你故意把那首詩糊塗地念。」

我盡力地解釋着，閉上我底眼睛，我能够一個字一個字都默記出來，但當我要想說出來的時候，它們又



走了樣

「你決定你連接不起來嗎？」

我既答我十分決定了，可是再一想，我又不能很決定，而且我突然絲毫不爽地背出來了，連我也感到十分驚訝和惶恐。我立在母親前面，羞恥燃燒在我的心裏，我底面孔彷彿澎漲起來，我底震痛的耳朵彷彿充滿血，不快樂的聲音溢湧在我頭腦裏。我在眼淚模糊中看見了她那氣得昏黑的面孔，她咬着嘴唇又鬍着眉毛。

「這算什麼意思呢？」她問，她的聲音好像不是她的聲調了，「大約你連接好了吧？」

「我不清楚我的意思並不是這樣。」

「你是很發抖的。」她說，垂下了腦袋，「滾開吧！」

她開始執着叫我學習更多的詩歌了，但我底記憶對於這些圓潤的流利的句子的記憶，日見其壞，同時要想改變或擯棄這些詩句的瘋狂的慾念底比例却日見其甚，且日見其惡毒了。我甚至代之以別的字了，這真連我自己也驚駭起來，因為一些句和題目沒有多大關係，字像和書本裏真確的字有所關連的時候，彷彿把整句的詩都刪去了，而且不管我如何忠誠地用我底本能把這句刪去了，而詩連同我的心眼，那王子仲西羅斯可夫底傷心的詩，「我想這還他底吧。」跳起了我的極度的煩惱。

在黃昏和清晨

在人寡婦和孤兒

看基督面上，求人幫助。

但最後的一行

帶了流落的神氣在窗口求乞。

我時常能够正確地念出來的因爲不能夠對我發生絲毫影響，所以母親把我底事情詳細地告訴了外祖父，他用了一種不祥的聲調說道：

「這都是假裝的，他底記憶力實在很可觀的，他跟我認真學習着祈禱……他祇是假裝吧了，他底記憶力是很大的……教誨他，真像雕刻一塊石頭一樣……那會使你明白這是多麼好……你該給他一頓答謝了。」

外祖母也責備我……

「你聽聽住故事和歌曲！歌曲不就是詩嗎！」

這話是對的，我也感覺到罪無可辭，但在我學習詩歌的時候，依然同時有別的字有如螻蛄似地不知從何處來爬進我的心裏，連接成了詩句。

我們門口也有乞丐們

頂可憐的老人們和孤兒們

他們來哀號着乞求食物，

但他們會賣去了雖然這是好的，

賣給了彼志洛夫那喂她底牝牛，

然後來痛飲着麥酒。

夜間，當我穿着外祖母睡在床上，我時常背誦着我從書本上獲得的和我自己創造的一切給她聽，一直到在感到了疲乏。有時她也噙嘴地笑，但通常她總要給我一番教訓。

裏，所敘的畫圖也是的。」  
「我曉得說。」

寡人們我恨。

外祖父也恨。

是不忍說呀。

原諒我上帝！

外祖父毆打我，

無論何時他都能够。

「你在說些什麼？我願你的底舌頭落下算了！」外祖母憤怒地叫道。「假使外祖父聽見了你在說——」

「假使他喜歡，他儘可以來聽的。」

「你這般放肆是不對的，這祇會使你母親生氣吧了，而她，沒有你，煩惱也够多了。」外祖母莊嚴地又慈

愛地說。

雙眼發亮，「她發生了什麼事？」

「不要管你不會知道的。」

「我知道，這是因為外祖父。」

「不許說，我告訴你。」

我底命運是一個痛苦的命運，因為我在不顧死活地找尋一個親屬的靈魂，可是，因為沒有一個人了解我底熱情，所以我措放肆與反抗當作了藏身地。母親教我的功課，漸漸地變成更乏味而且更困難了。算術我很容易懂得，但我真沒有這耐心去練習演算，至於文法呢，我是一點也不明瞭的。

然而壓在我心上最沈重的是這事實，我親眼看到也感到，母親是很難在外祖父的家裏住下去了。她的表情一天比一天變得更憂鬱了；她彷彿用一個陌生人的眼光觀察着一切東西。她時常上窗口去呆坐許多時候，默默無聲地俯視着花園，而且，她底明麗的顏色彷彿也褪了色。

在上課的時候，爐底深陷的眼睛彷彿望穿了我，望在牆上，或者窗上，一面她以一種疲倦的聲音向我問着問題，而且立即就把答案忘記了；她回我生氣的回數更多了——這使我很傷心，因為我想母親們更該比任何人更聰慧的，有如故事中的她們。

「替爾察爾維沙長明。」

「你不願意和我們住在『塊』了你願意嗎？」

「留心你自己的事情吧！」她會憤怒地叫了出來

我開始明白外祖父是在進行某種使外祖母和母親都不快活的事情。他時常和母親一同關在她的房裏，我們可以聽到他在那裏悲歡着，叫着有如那不公平的牧童尼開諾拉的那支時常引起我十分不快的木笛。有一次正當這類談話之一在繼續着的時候，母親那麼地尖聲叫起來，全屋裏的人都聽到了她。

「我不要這樣！我不要！」

於是門兒砰然地響着——外祖父在大聲咆哮。

這事情是在黃昏發生的，外祖母坐在廚房裏的桌旁替外祖父縫着「件襯衫，而且低聲自語着當門兒砰然一響她留心地傾聽着，說：

「呵！主呀！她上房客們那裏去了！」

這時窗外祖父突然跑進廚房來，衝對外祖母的前面在她頭上擊了一下於是向她搖着他那打人的拳頭，噁咕地說：

「你不要再饒舌了空談是要不得的，你這老鬼婆！」

「你是一個老呆子呀！」外祖母靜然地反駁說，一面她梳直了她那被蔽過的頭髮，「你以為我不會作

「要嗎？我什麼事情都要告訴她。我時常知道你底奸計的。」

他撲到她的身上，用拳頭擊擊着她底龐大的腦袋。

她一點也不保護自己，或打退他，只說着：

「不要停！毆打着我，你這呆貨！——那很對！打中我！」

我從榻上拿起墊子和毛毯，和那圍着火爐的靴兒，向他拋過去，可是他是憤怒得這般瘋狂，一點也不留心到這些。外祖母倒在地板上了，於是他踢着她底腦袋，一直到他自己也終於蹣跚地倒下了身體，撞倒了一桶水的時候。他跳起身來，亂話着，打着噴嚏，目光野蠻地四射着，然後跑回氣樓上他自己的房間裏。

外祖母歎息了一聲，起來，坐在長椅上，開始梳着她底一團糟的亂頭髮。我跳下睡榻，而她以憤怒的聲調向我說：

「把這些枕頭和東西放回原位去。這念頭！想拿枕頭來打人！……這是你底事情嗎？至於那老鬼，他發了瘋——這呆子！」

於是她用力透着氣，繃着脸，一面叫我過去，低下了頭，說：

「看呀！什麼東西傷得我這般厲害？」

我把她底沈重的頭髮放在一邊，看到了一枚壓髮針深深刺入她的頭皮裏。我拔出來了，但我着第二枚

的時候，我底手指彷彿失去所有移動的本領了，於是我說：「我想最好去叫了母親來。我嚇死了。」

她把我推在一邊。

「什麼事呢？……當真叫母親嗎？我叫你呀！……謝謝上帝，她一點不會看見和聽到這事情！至於你——好了，滾開我的面前！」

用她自己底柔軟的花繡工人底手指，在她的厚厚的頭髮裏翻尋着，這時候，我鼓起了充分的勇氣，將她拔出兩枚粗重的彎曲的壓髮針。

「有刺傷了你嗎？」

「不很厲害。明天我要燒熱了浴水，洗我底頭兒，就會好了。」

於是她開始勸誘地說：「阿，我親愛的，你不要告訴母親，他嚴打過我這回事吧，你肯嗎？不把這回事報告訴她，他們之間的惡感也够深了。所以你不要告訴她吧，你肯嗎？」

「不會的。」

「那末，請你不要忘記來讓我們來把東西安排端正——我的面孔沒有傷痕吧有嗎？所以這很好我們可以把這事情保守秘密。」

她收拾着地板，而我，從我的心底，叫了出來：



「你正是一個聖者……他們虐待你，虐待你，而你一點也不覺得。」

「你在瞎說些什麼廢話？聖者——什麼地方你曾看到過一個聖者？」

他匍匐着，獨自喃喃着，這時候我坐在火爐的旁邊，思索那報復外祖父的方法。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以這般討厭而可怕的态度，毆打着外祖母。他底紅面孔和他底散亂的紅頭髮，朦朧地浮現在我眼前；我底心兒都騰着憤怒，而且我很生氣，因為我想不出一個適當的懲罰方法。

但是這事情發生的一兩天後，因為替他送或種東西到氣樓上去，我看見他坐在一隻開着的衣箱前面的地板上，在看報紙。這時候，一張椅子上面放着他底鍾愛的月份牌——一共有十二張厚的灰白色的紙片，依照日子的數目分成了方格，每一個方格裏畫着每天的聖者的形像。外祖父很珍重這月份牌，祇有他對我極分喜歡的時候，祇有在那些偶然的機會，他才肯讓我看。當我凝視着這些擠在一塊的可愛的小小的灰白神像們的時候，我會意識到一種不可捉摸的感情。我也知道其中有幾個神像底生活的——如葛里克，烏里鐵，偉大的殉道者巴巴拉和許多別的人。但我頂喜歡的，是「上帝之人」的亞里克西。底不幸的一生和關於他的美麗的詩章。外祖母時常熱情地把那些詩章背誦給我聽。人可以敬重這幾百個人，而以他們都是殉道者還思想來安慰自己。

但我此刻決定要撕碎這月份牌了；當外祖父拿了一張暗藍色的報紙到窗口去念的時候，我急忙抓下

了幾張，飛跑到樓下，偷了外祖母桌上的剪刀，於是倒在睡榻上，開始剪下聖者們底腦袋。

當我斬下了一行腦袋的時候，我開始感覺痛苦，毀壞了這一本月份牌，真是太可惜了，所以我決定祇剪去丁方格吧，可是在第一行還沒有剪碎之先，外祖父出現在門前，問道：

「誰答應你拿走了我底月份牌的？」

看到方塊的紙片散在桌子上，他一張又一張的拿起來，把每一張都緊攥在他面上，然後又拋掉它，去拾起另一張來，他底牙床是歪的，他底鬚髮起伏着，他呼吸得邊聲嘶力竭，紙片都給他吹落在地板上了。

「你幹什麼？」他終於睜了出來，拖住我底脚，向他拖去。

我急忙倒滾下來，外祖母擁住我，外祖父用拳頭毆打她，而且叫道：

「我要殺死他！」

這時候，母親出來了，於是我躲到火爐的角落裏去。她則攔住了他底去路，握住了那向牆面上揮來的外祖父底手兒，而且推開他，一面說：

「這種非禮的動作算什麼意思呢？決定你自己的心吧。」

外祖父倒在窗下的長槓上，號叫着：

「你們都想殺死我，你們都反對我——你們每一個人！」

「你不羞恥嗎？」我的母親說話的聲音是強有力的。「爲什麼這般作假呢？」

外祖父喊着，踢翻長凳，他底鬚髭滑稽地聳向天花板，而他底眼睛緊緊地閉住了；在我，好像他眞的在我母親面前感到了羞恥，而且他眞的這般作假——這就是他何以緊閉着眼睛的理由。

「我要把這些碎片都黏好在一張棉布上，那末會比從前的樣子更好看點。」母親管在這些紙張和翻下的腦袋，說。「看呀——它們都繃繃而破爛了，它們已經躺在那裏。」

她對他說話的樣子，正像她時常在授課時候和我所說的一樣，而我是一點也不懂的；他立即立起身子，帶了一副認眞的態度，整好他底襯衫和背心，嗽着痰，說：

「今天你就幹吧，馬上我再拿別的紙張來給你。」

他走到門口，但在門檻上停住腳，以一個彎曲的手指指着我：

「他得要鞭撻才行。」

「那是不成問題的。」母親同意他，向我俯下身子。「你爲什麼做這事情的？」

「我故意做的，他最好不再毆打我的外祖母，否則我要割去他底鬚髭。」

外祖母脫去了她底破爛的抹胸，黃傭似地搖着腦袋，說：

「現在閉住你底嘴巴，如你所答應我的。」於是她就在地板上啞一口痰。「否則你底舌頭會腫起來！」

母親向媽望望，又穿過廚房向我走來。

「什麼時候他毆打過她？」

「阿，范爾范來，你去問他這件事情你該感到羞恥呀。這是你底事情嗎？」外祖母憤怒地說。

母親走過去用手臂圍住她。「阿，小母親——我的親愛的小母親！」

「阿，和你的「小母親」走吧！滾吧！」

她們默默地互相望望，可以聽到外祖父在牆門間碾着腳。

當她初回家來的時候，她和一位快活的太太兵的妻子做朋友，差不多每天黃昏都要上半屋的前房去。那裏有時可以逢到皮志里格公館裏來的人們——美麗的太太們，和官長們。外祖父不喜歡她這般的。一天，當他在廚房裏的時候，他恐嚇地向她搖搖他底調羹，喃喃說：

「這樣你又開始你底舊生活了，詛咒你現在，不到早晨，我們找不到一個睡覺的機會的。」

他不久回報了房客們，當他們搬出之後，他從別的地方運來了兩車各類的器具，安放在前房裏，然後用

一管大掛鎖鎖好。

「我們用不着分租給房客們了。」他說，「現在，我要自己來維持了。」

所以要到星期日和放假日，客人們才會來拜訪。有外祖母的姊妹瑪志李娜·賽琪夫娜，一個長着大鼻子的狡猾的洗衣婦，穿着一件條子的綢衣服，頭髮是搽得金黃色的，和她一塊來的，有她的兒子們——范希里，一個幾頭髮的製圖匠，高興的，脾氣很好的，全身都穿着灰白色的衣服，佛克托爾，穿着閃紅色的衣服，裝着一個馬似的頭兒，和一個覆滿雀斑的狹面孔，當他還在牆門間裏的時候，他就要脫去了厚底鞋，以一種尖銳的聲音唱着歌，正像彼洛洛虛底：「Andrei-papa! Andrei-papa!」這會引起我或種的驚惶。

約哥夫舅父也時常來的，帶了他底六絃琴，伴着一個鬍鬚的，禿頭的男人——一個鐵匠，穿着一件長而黑的罩衫，顯出一副圓滑的態度；他會使我想起一個和尚來。他時常坐在一個角落裏，膝總彎在一邊，而且古怪地微笑着，一面他用他底手指彈着他的剃過的，裂開的下頰。他是漆黑的，彷彿有或種特別東西妨礙着他一般，他用一隻眼睛望住我們，他很少說話，他的可愛的表情是：「請不要苦惱吧，這是一點也沒有關係的。」

我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我突然記起了好久以前的一天，那時候我們還住在新街，聽到了門外的沈悶的，固執的擊鼓聲，而且看見了一種夜場裡滿裝着兵和黑衣的人，從監獄裏拖向方場去，一個不大不小的男人坐在場車的一根長梯上面，戴着一頂毛織品做的圓帽，鎖着鐵鏈——在他胸前掛着一塊黑牌，在牌上用大而白的字母寫着幾個字。這男人垂下腦袋，彷彿在誦念那寫在牌上的文字，他渾身顫動着，他底鐵鏈在叮

叮噠響。當母親和這鐘錶匠說：「這是我的兒子」的時候，我恐懼地逃開他，將我底手兒放在身後。

「請不要苦惱吧！」他說，於是，做了一副怪可怕的樣子，他底嘴巴似乎怪可怕的，一直伸到了右耳朵旁，一面他抓住我底皮帶，拖近他身旁，迅速地又輕輕地旋轉我，然後又讓我走開。

「他很對，他是一個頑強的小孩子。」

我躲在角落裏，那裏有一把裝着皮套子的圈手椅——很大，人可以睡在這上面；外祖父時常誇張，它叫它是「王子葛路西基底圈手椅」——我把自己安置在這上面，留心着，心想大人的享樂的觀念是很討厭的，而鐘錶匠面上的變化無窮的樣子真奇怪，弄得不能令人相信。

這是一個油膩的，柔嫩的面孔，當它活動着的時候，它彷彿要溶化似的，而且時常怪溫柔的；假如他微笑，他底厚厚的唇兒移到了右頰，他底小鼻頭也轉向那個方向，好像一個盤上的肉饅頭，他底兩隻大而突出的耳朵也會古怪地移動，一隻是，每當他的眉毛豎在他那望着的眼睛上面，它也就舉了起來，另一隻是和他的底頤骨一致動作，當他打噴嚏，他底耳朵彷彿可以遮住了他底鼻子，和他的手掌一樣容易。有時他嘆息着，伸出了他那圓脣和豬腿一樣的黑舌頭，環繞地噙着他的厚而濕潤的唇兒，這並不使我感到有趣，祇是有點奇怪，使我不自禁地望着。

他們把甜酒攪在茶裏喝，這種氣味好像燒焦的洋葱頭；他們喝外祖母製的酸酒，有黃金色的，有樹膠般

黑色的，有青色的；他們吃着牛乳皮，酪油做的小圓餅，雞蛋和蜜糖；他們流汗，喘氣，臉霞美外祖母；當他們吃完了東西，他們很安靜，面上是頰紅而發胖了，他們及時地在椅上坐下，疲憊地請求約哥夫，舅父奏演。

他俯身在六絃琴上，彈着一隻不諧和的，興奮的歌曲：

呵，我們已經喝得痛醉，

市鎮震響着我們的自由的聲音，

我們對一個從喀山來的婦人，

每一個人都講着我們的故事。

我想這是一隻悲傷的歌吧，而外祖母說：

「約虛，你爲什麼不奏別的呢？——一隻真正的歌吧！你記得嗎，瑪志李娜，我們從前時常唱的那種歌！」

展開了她的絳綵的罩衫，洗衣婦提醒她：

「現在有一種時髦的唱法了，瑪都虎略！」

舅父望望外祖母，瞥視着，彷彿她在很遠的地方似的，於是固執地繼續唱着那些憂鬱的聲音和呆笨的

話。

外祖父和鐘錶匠正在談着一些神秘的談話，他底手指老指着他；而後者呢，豎起了眉毛，細看着房間裏母親那方面，於是搖搖腦袋，他的活動的面上顯出了一種新的無從描摹的樣子。

母親時常坐在樂琪夫娜中間，她一面和范希里靜靜地又莊嚴地談論着，一面她歎息：

「是——的那得想過才行。」

佛克托爾的微笑是一個吃飽了的人的微笑，他用足兒在地板上磨擦；接着突然顫抖地唱起來：

[ Andrei-papa! Andrei-papa! ]

大家都驚訝地停止談話，望住他；洗衣婦這時候帶了一個驕傲的聲調解釋道：

「他從戲院裏學來的；他們在戲院裏是這般唱法的。」

這一類黃昏達到了三兩個，它們底難堪的沉悶永銘在我底記憶裏了；於是在特別彌撒之後的一個星期日，鐘錶匠在白天出現了。我和母親坐在她底房間裏，正在幫她縫補一塊破爛的飾着珠子的彩繡，當房門忽然推開了，外祖母現着一副驚慌的面容跑進來，高聲地耳語說：「范麗亞，他已經來了！」於是又立刻不見了。

母親一點也不心慌，一根根毛也不顫動；但房門第二度又推開了，門檻上立着外祖父。



「穿好了衣服，泡爾來吧！」

她仍舊坐着，沒有看他，說：

「上那裏去？」

「來吧，看上帝面上，不要爭論了！他是一個好好的和平的男人，有一個好好的位置，他會救一爾里的，希的好好的父親。」

他用一種非常鄭重的態度說這話，同時他的兩個手掌攥着他底左右脅；可是他底手肘抖動着，變到後面去了，正像他底兩手掌伸到前面去的，而又努力縮回了。

母親靜靜地打斷了他底話。

「我告訴你，這是做不到的。」

外祖父向她走過去，彷彿是瞎了眼睛一般的伸出手兒而且俯下身去，憤怒地牽着毛髮說着他的喉嚨裏在噪噪的響：

「過來吧，否則我要拖住了你底頭髮，拖到他面前。」

「你要，你要把我拖到他面前去嗎？」母親問，立起身來了。她突然變成了蒼白色，她底眼睛痛苦地變長了，一面她開始迅速地脫去扶胸和裙子，祇穿了一件襯衣，終於走到外祖父的面前，說：

「現在，拖我去吧。」

他磨磨牙齒，向牆面上揮着拳頭：

「范爾！來，立刻穿起衣服來！」

母親用手兒將他推在一旁，然後拿住門門。

「好，來了！」

「詛咒你！」外祖父低語着。

「我不怕的——來了！」

她推開門，但外祖父抓住了她底襯衣，跪下來，低語着：

「范爾！范爾！你還是鬼！你會毀滅我們，你沒有羞恥嗎？」

他溫柔地又悲傷地哀號着：

「母——親！——親！」

外祖母已經攔住了母親的去路，向她底面孔搖着手兒，彷彿她是一隻母雞一般的她此刻從門口趕走

她，從她緊閉着的牙齒縫裏喃喃說：

「范爾！你這呆子，你在幹什麼事？滾開吧，你這無恥的賤婦！」

她將她推進房間裏去，用鉤兒關住了房門；於是她向外祖父轄下身去，一隻手幫他起來，另一隻手在恐嚇他。

「嘿！你這老鬼！」

她扶他坐在榻上，而他是頹然倒了，有如一個爛布的玩偶，他底嘴張着，他底腦袋擺着。

「馬上穿起你的衣服來，你！」外祖母對母親叫道。

母親從地下拾起衣服，說：

「可是我不要去見他——你聽見沒有？」

外祖母從榻上推開我。

「去打一盆水來，快點！」

她低聲說這話，幾乎耳語似的了，而且帶着一種安靜的，肯定的態度。

我跑進門房間去。我可以聽到，在半屋的前房裏，有推想得到的沉重的足步聲，在我後面，有母親在房裏叫出來的聲音：

「明天我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我走到廚房裏，坐在窗口下，彷彿我在做夢。

外祖父呻吟着叫喊着；外祖母喃喃着；於是聽到房門砰然一聲響，然後一切都沉默了——十分難堪。

記起我被遣來的職務，我就用一個銅盆舀了一點水，走進門房間去。鐘錶匠低着腦袋從前房走出來；他用手兒撫摩他底皮帽子，鴨一般叫着。外祖母底兩手疊在她的肚皮上，對着他底後背俯下了身子，溫柔地說：

「你自己很清楚的——不能夠強迫你和別人要好的。」

他立在門檻上面，然後走到天井裏去；外祖母渾身顫抖着，在身上畫了一個十字，她彷彿不知道還是要大笑，或者就叫。

「什麼事？」我問，向她跑去。

她奪去我手上的水盆，我的腿上給濺滿了水滴，於是她叫道：

「誰知你從那裏打水來的，門上門吧！」她走向母親的房間裏去了；我又回到廚房裏，聽他們在歎息，在呻吟，在喃喃說，彷彿她們正在把一個萬分沉重的重擔運到別個地方去。

是光明的一天，冬天的太陽底斜光偷窺在冰凍着的窗玻璃上；那預備用正餐的桌子上，放着白鏤的餐具；一隻高腳杯裝滿了麥酒，另一隻裝着外祖父用麝香和聖約翰的麥芽汁做成的暗黑色的伏特加，在沉悶地閃耀着。從窗上已溶解了冰的那部分，可以望到屋頂上的積雪，並且燦爛，有如銀一般地積在

圍牆的柱子上，掛在窗架子上的鳥籠裏的我的鳥兒在陽光中玩；馴服的山雀們在快活地啾啾的叫；知更雀啼出它們的尖銳的顫慄的呢喃，黃雀們正在洗澡。

可是這光明的，銀一般的，一切聲音都嘹亮而清澈的日子，却顯不出快活，因為它已經是反常的——一切東西都已經反常的了。我急於想去放走了鳥兒讓它們自由去，而且正要去把鳥籠取下來，這時候，外祖母雙手拍着袖底脇骨，衝了進來，飛跑到火爐旁邊，辱罵着她自己。

「詛咒你壞運氣給你這個老呆子，亞康留娜呀！」

她從爐灶裏取出一個包子來，用手指摸摸包子皮，於是顯着明白的憤怒蹲在地板上面。

「看呀——完全焙乾了，它燒焦了，這是你自己的過失。Dobrye魔鬼！你的行動該死！你爲什麼不留心的，豬頭鷹哪……你真是有如廢錢一樣的！」

於是她叫起來，在包子上面噓吹着，又把它翻轉來，先翻這一邊，然後再翻那一邊，用手指拍拍乾燥的包子皮，她底大粒的眼淚絕望地澆濕了包子。

當外祖父和母親走到廚房裏來的時候，她拿包子在桌子上敲，是這樣硬，所有杯皿都跳起來了。

「你看那是你作的……壓根兒沒有你們吃的包子皮了！」

母親是顯得十分幸福而且和平，吻着她，而且告訴她不要爲了這事情生氣；同時外祖父是顯得十分憤

做而且疲憊，坐在桌子上面，打開他的拭嘴布，髮着眼睛，跟鏡針進行的方向迴旋着，喃喃說：

「好了，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們已經吃過許多沒有燒焦的包子來的。當上帝購買的時候，他立即就付錢的……而且答應沒有利錢的。坐下來，哈，范亞！……而且來吃這包子吧。」

他底行動正像他已經神經錯亂似的，在用餐的時候，他始終談論着上帝，談論着亞哈，而且說着一個父親的命運是多麼艱苦的命運，一直到外祖母憤怒地說着，打斷了他底談話：

「你吃你底正餐吧……那是你所能夠幹的最能幹的事情！」

母親始終說着談話，她底清麗的眼睛閃閃着。

「剛才你大約很懼怕吧？」她詢問着，推了我一下。

不，我剛才倒並不十分懼怕，但此刻我却感到不舒服和迷亂了。因為餐食是拖延到令人討厭的長久（在星期日和放假日，這樣長久的餐食時間是尋常的），這在我覺得，好像這些人並不是剛才那些人——他們在半點鐘之前，是互相叫喊着，快要打起架來，而且忽然哭泣着，嗚咽着的。我是不能夠相信，那是說，他們此刻是這般親熱，而且他們始終不打算哭泣呢。但是這些眼淚和號叫，以及他們互相發的脾氣，是時常要發生的，而且時常消滅得十分迅速的，所以我也開始習以為常，而這些眼淚和號叫和脾氣也漸漸地對我減少，刺激，不大使我頭痛了。

很久之後，我認識了俄國人，因為他們的生活底貧困和醜觀，喜歡拿悲哀來娛樂他們自己——像孩子們似的和悲哀開玩笑，而且對於他們底不幸是很少感到羞恥的。

在他們的無窮盡的工作日之間，悲傷成功了一個休息日，而一場火災是成爲一種娛樂——一點傷痕是一種對於空虛的面上的裝飾。

在這事情發生之後，母親突然地顯出威信，得了一個固定的地位，不久，成爲這家內的女主人，同時外祖父却成了多思而沉默的，完全不像他的本來面目了，變成了無足輕重的一個人。

他很少再到房子外面去，終天坐在氣樓上，偷偷地讀着一本叫做「我的父親底著作」的書。他把這本書鎖藏在一個衣箱裏，一天，我看見他洗淨了手兒，才把這本書拿出來。這是一本包着紅皮的短而厚的胖的書，在暗藍色的題名頁上，以各色的墨水作着誇大的題贈：「作感謝和真誠的紀念，給了德高望重的喀什米爾人范希里。」下面是寫着奇怪的姓氏，而卷頭插畫是描繪着一隻在飛翔的鳥兒。

外祖父時常架上了他的銀邊眼鏡，細心翻開這厚重的書面來，於是凝視在書上，把他底鼻子移動許多



時候，總之要和他底眼鏡成一個直角。

好幾次，我問他念着的那一本是一本什麼書呀，可是他，以一種使人永銘在心頭的聲調，祇這般回答：「不要管吧……等一下，到我死去了，它就變成了你底，我也要將我的洗熊皮外套留給你的。」

他和母親的談話是比從前更溫和，可是也更少了；他底眼睛閃耀着，有如彼得舅父底，他傾聽着她的話，而且將她揮開一邊去，當他喃喃說：

「呀！够了！照你喜歡那麼去做吧……」

他的衣箱裏面，放着許多奇怪的穿戴的小物件——綢質的襯衫，繡滿棉花的緞短襖，無袖的綢罩衫，織銀的法衣，珍珠綴成的結髮帶，顏色鮮明的長塊的質料和手帕，以及彩寶石的項鍊。他拿着這一切，一面走，一面喘氣，到了母親的房間裏，放滿在椅子上和桌子上——母親是喜歡衣服的——於是說：

「我們年青的時候，服裝比現在是要美麗而且貴重得多了。服裝是貴重得多，而人們彷彿都好好地生活着。可是這些年頭是不會再回來了……唔，你在這裏，拿了這些去吧，去裝飾起你自己來。」

有一天，母親到他的房間裏去了一會兒，當她再走出來的時候，她穿着一件暗藍色的無袖的繡着金花的外套，飾着一根珍珠的結髮帶；她向外祖父低低地彎了一個鞠躬說：

「唔，這件衣服怎樣中了你的意，我的主父親？」

外祖父喃喃地說了些什麼，變成了不可思議的愉快，繞着她走，而且舉起他底手兒來，模糊地說着，彷彿在夢裏一般：

「……這願望來假使你有許多錢，就會有最好的人們來圍繞你左右了……」

母親現在住在半屋的兩間前房，有許多客人來拜訪她，次數最多的，要算馬克塞瑪夫兩兄弟了。彼得一個舉止漂亮的美麗的官，長着一臉大而稀疏的鬍鬚和兩隻藍眼睛——就是這一個人，爲了在這位老紳士頭上，塗了口沫。於是外祖父就在他面前打起我來，和歐健也是長而瘦削的，長着一個蒼白的面龐和一臉紅而尖尖的鬍鬚。他底大眼睛好像兩顆珠子，他穿着一件青色的外套，綴着金鈕，而且在他狹狹的肩膊上面，鑲着金字，他時常輕輕地擺着，他底腦袋把那覆在他底高高的光滑的前額上的長長的卷曲的頭髮，攪回後面去，而且善長地微笑着，每當他用破爛的聲音講述着故事的時候，他老是用過討好的話來開始他底談論。

「要麼告訴你們，騙我怎會達到這件事情的。」

母親老時常焚焚的責罵他，時常大笑地來打斷他：「你是一個小貴賓，歐健·范希洛未奇——原諒我這般說吧。」

這聲音在膝頭上敲拍他底闊大的手掌，叫道：

「是一個希奇的小貴賓吧！」

聖誕節的假日在喧擾的快樂中度過去，幾乎每一個黃昏都有客人穿了盛裝來看母親，或者她穿上了華美的衣服——比他們之中誰也穿得漂亮——伴着她們出去。

每當她伴着她的盛裝的客人們離開了家，彷彿這房子就要沈到地下去，好像有一種恐怖的沈默爬進了房子的每一個角落裏。外祖母好像一隻老鸛似地在房內拍着，收拾好一切東西。外祖父底背，對着火爐底溫暖的磚瓦站在那裏自言語着。

「唔……很好……很好……我們會看到這一個家裏……」

聖誕節的假日之後，母親送米蓋爾舅父的兒子撒沙和我上學校去。撒沙的父親已經重娶了，繼母幾和我不喜歡她的繼子，所以要毆打他，因此由於外祖母底請求，外祖父把撒沙帶來住在他的家裏。我們上學校去了一個月，而我在學校裏學得的一切，現在想起來祇有賞我被詢問着「你姓什麼？」我不好簡單地回答「比盧珂夫」，而必須說「我姓比盧珂夫」，而且我也不能和教員那麼說的。「不要向我吼吧，我親愛的人，我是不怕你的。」

當初我是討厭學校的，但我的表兄當初却很喜欢，而且也很容易得到朋友們。有一次他在上課的時候睡着了，在睡眠中他突然叫出來：

「我——不要！」

他驚醒了，毫無禮節的跑出課堂去。爲了這，他受別人殘酷的嘲笑。第二天，當我們上學校裏去，經過希佛方場的時候，他停住了足步，說：

「你去吧！——我不去了！——我還是散步去。」

他蹲下來，隨意地把他的書包埋在雪堆中，去了。這是一天皎潔的正月，日子銀色的陽光落在我周圍。我很嫉忌我的表兄呢，可是我堅決了我底心，仍舊上學校去。我不願意摧毀我母親底心，自然撒斯却埋在我的那些書本都不見了，所以第二天他有了不上學校的強有力的理由了。可是，第三天，他底行動受了外祖父的注意。我們給喚去受審判。外祖父、外祖母和母親坐在廚廳裏的桌旁，盤問我們——撒斯却怎樣滑稽地回答着外祖父的問題。這是我平生永遠不能忘記的一件事。

「你爲什麼不上學校裏去？」

「我忘記學校在那裏了。」

「忘記？」

「是的，我張望又張望——」

「但你是和亞里克希同去的，他記得學校在那裏的。」

「我不認了他。」

「不見了黑克希」

「這事情怎樣發生的？」

撒斯却思索了一下，於是，吸了一口氣說：

「落了一陣暴風雪，於是你什麼東西都看不清楚了。」

她們都發笑着——空氣開始清新起來，就是撒斯却也謹慎地在微笑。可是外祖父却惡毒地說，露出了

個底牙齒：

「但是，你不會抓住了他底手臂，或他底皮鞋，嗎？你不會嗎？」

「我是抓住的，但被風吹開了。」撒斯却解釋着。

他用一種懶惰的、變氣的聲調說話，「我是不安地聽着這不需要的、愚笨的謊語，他底固執真令我吃驚呢。我們都受鞭撻了。於是雇了一個從前當過救火兵的，一個斷了一隻手臂的老頭子來，帶我們上學校去，而且留心着撒斯却，有否荒廢畢業。可是這樣沒有用。第二天當我的表兄一到了樓道，他突然俯下身子，脫去一隻長靴，拋在遠方，然後再脫去另一隻，拋到另一個方向去。於是用穿着襪兒的兩足跑過了方場。這老頭子，困難地呼吸着，拾起靴來，而且，顯得可怕地慌亂，立即帶我回家去。」

那一天，外祖父、外祖母和我的母親，都在市鎮上尋覓這逃走了的人，一直到黃昏，她們才尋見他在歐爾珂夫飯店的樓樓裏。他在那裏跳舞着，給人們開心。她們將他帶回家裏，而且，當真沒有鞭撻這顫抖的、固執的、沈默的孩子呢？可是當他在閣樓上躺着我睡下，兩腿向上伸着，以他底腳抓着天花板的時候，他溫柔地和我說：

「我的權母不愛我的父親，也不祖父也不愛我的，我為什麼要和他們住在一塊呢？所以，我將請求祖母告訴我強盜是住在哪裏的，我要跑到他們那兒去……於是，你會知道，你們都會……我們為什麼不一塊跑走呢？」

我是不能釋他一塊跑走的，因為這幾天內，我眼前放着一件工作——我已經決定了要做一個生着二叢大而疏疏的鬍鬚的官，因此讓強盜成爲必需的。當我把我的底計劃告訴表兄時，他也贊成我，但沉思着。

「那也是一個好念頭，當你成爲一個官的那時候，我將做了一個強盜王吧？於是，你會來緝捕我，我們中間的一個將殺死那另一個，或者將他做一個階下囚，我是不會來殺死你的。」

「我也不會的。」

在那一點上面，我們都同意了。

外祖母進來了，廳上火爐閃亮着我們。

「可憐的老婦人！可憐的孤兒們！可憐的小蜘蛛！」

因為可憐我們的緣故，她開始詛咒撒斯却的繼母——胖胖的挪地琪合舅母，旅館主人的女兒，接着她於那晚起一絲的繼母們來，於是就在這時候，她講述聰明的隱士伊奧納的故事給我們聽了。當他還是一個窮苦的孩子時，他的隱居是如何地受着上帝底法令的裁判，他的父親是白湖的一箇漁夫。

他是給他的年青的妻子毀壞了的，

她帶給他一種強烈的飲料，

這是用使人昏睡的草兒釀成的，

她把他睡去的他，

裝在一隻橡木的小箱，

（這像似一個墳墓，這般地狹小和昏曠）

於是她使用起楓樹的船槳來了，

在湖的中心她掘下一個洞穴，

因為她打算好了，在那裏，

在這些陰溝的深潭

最幽暗那罪惡的女巫的事實

被那毒藥手，

她正在陰溝裏

談笑說謊而還施藥的給藥！

十中那個巫巫的新娘！

她的丈夫是深澗地洗浚了呀

毒藥那迅速地湧流到岸上

而且毒不痛苦的悲歎和女性的哀號

在掩蔽上線綫

蘇大門相信了那危險說的故事

專家都相信傷心的女人痛哭

而且陰溝地吐道

「啊！毒藥那毒藥的生命實在是太短促！



「你身被妻的憂傷沈覆」

「但生欲是上帝的事情呢。」

「彼使『死穢』使上帝喜歡」

「權也會差『死穢』來的」

「祿奪種子伊與奴虛略顯得神色嚴厲」

「但真也不相信底底眼淚」

「每見承承時手兒按在心上」

「轉過這塊對極發此這等話語」

「卜喇撒撒法氣胸離撒呀」

「願為發響而生的德強似夜星呀」

「你這這些眼淚我不能相信」

「倘若轉到疾樂可並不是悲痛」

「但為證明事實是我底曠涉」

「我將要至懇問我們的主」

而且要顧天上的一切聖者們請求援助。

讓惡魔牽着一把邪惡的。

把它捲到環繞着我的天空。

假使你無罪，

這刀兒會飛上我身來。

假使是我對。

你就死吧。

繼母將她底悲傷的自光，移轉在他身上。

而且她底眼簾閃着憤怒的光芒。

可憐她立起新來了。

用那毒刺給她的權子底攻擊。

她是不顧之你麼誰誰的。

這地無情的東西。

你還是處動傢伙。

「不，其實做拉救堆的」

「你底這個社造。」

「得着什麼酬報？」

「你是不能夠回答出來的。」

「善人們旁觀着，但沒有說話。」

「他們都恐怕着這黑暗的事件。」

「他們驚惶地而且沈思地站在那裏。」

「後來他們在自己中間辯論起來了。」

「於是，一個年老而且沈靜的漁夫。」

「俯下身來，陳述着說：

「『善人們，在我底右手，』」

「給我一把鋼刀，讓我來把它拋上。」

「於是俯身時可以看到它是落在誰的身上。」

他到底回答，是把刀兒放在他的手上，  
他擲出了利刃。

高高地在他頭上，一直到了天空。

像一隻鳥兒似的，

它一直飛到蒼穹。

他們徒然地等候它底降下，

細察着水晶般的天空。

他們低下他們底體兒，

更緊地踏定了腳跟，沈默着。

是的，確倒好像在靜那；

但是刀兒却並不見下來。

紅寶石似的塵霧是昇起湖上了，

櫻母呢，面龐紅紅的，

飄着鼻氣，藐視地微笑。

是在這時候。

刀兒像飛燕似地投到地上，  
插定在爐底心房。

人們都跪在地上了。

讚美着萬物的統治者的上帝。

「你是公正的，啊上帝！」

漁夫領去了伊奧德。

使他成爲一個隱士。

遠在光明的戈琪恩柴河的一個小洞裏面，

從刻推加鐮是幾乎看不到的。（原註）

（原註）在一八九〇年，在坦波夫的統治下，在波立索里貝斯克地方，在科林帕諾夫喀的鄉村裏，

我聽見過關於這個故事底另一種說法：在那種說法裏，刀兒殺死了那個毀謗他的繼母  
的兒子。

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滿身發現紅斑，這是患着天痘了。

他們將我放在後面的氣樓裏，於是我在那裏躺了許多日子，失了明的，手和足都緊緊地給繃布綁着的，生活在恐怖的惡夢裏的——在有一個惡夢中，我幾乎死去了。沒有別的人，祇有外祖母走到我身旁來，她用一隻調羹餵着我，彷彿我是一個嬰孩似的了，而且講故事給我聽，每次都講一個新鮮的故事，從她的無窮盡的藏庫裏取出來。

一個黃昏，當我底天痘已經痊癒，除了手（那是恐怕抓傷我底面孔才綑着的），已經不纏繃布地躺在那裏的時候，爲了或種緣故，外祖母並沒有按時到來，這真使我吃驚不小；然而我却突然地看到她了。她是躺在房門外在氣樓的滿積塵灰的地板上，面面孔下垂，兩臂張開，而且她底項頸是一半鋸開的，有如彼得舅父底一般；在這時候，有一隻高大的貓兒，從角落裏，從滿積塵灰的暮光中，慢慢地向她爬近去，貪吝地張着牠底青色的眼，我跳出來，用腿兒和肩頭打毀了窗架子，跳到天井裏的一個雪堆中去。這技巧是黃昏，母親有了客人，有一個人聽到這擊破玻璃和打毀窗架子的聲音，而我是在雪中躺了好一忽兒，我並沒有折斷骨頭，可扭出了我底肩骨，給撞碎的玻璃片很厲害地割傷我身體，而且我底腳失去了效用，所以一直躺了三個月不能夠移動。我是靜靜地躺着，且聽着，心想這房子裏變成了多麼地毀壞，墜下約門戶，他們僅僅的次數是多麼多，而且彷彿有無數的人們在進出着。

嚴重的風雪拂過屋頂，風在門外時來時去的大聲地響着，它唱着一些雜歌，走下烟突去，弄得風闖門亂嘯地響起來了；白天烏鴉在噁噁的叫，沈默的夜間，狼底悲號傳近我耳旁來——是在這般音樂的影響下，我底心懸展開來了；後來澄快的春，以三月的太陽底光亮的眼睛偷窺進窗戶來，當初是畏怯的，溫靜的，但一天比一天勇敢的，暖和的了；雌貓歌唱着，咆哮着在屋頂上，在閣樓上，春底聲音透過牆壁來——水晶般的冰條斷了，半溶的雪落下了；馬房底屋頂，鐘底聲音開始沒有冬天那般清徹了；當外祖母走近我身旁來，她的談話裏時常沾染着伏特加的香味，而且一天比一天強烈起來，一直到她終於帶了一個大白壺進來，藏在我底床下，然後做了一個眼勢，說：

「不要和我們那個外祖父說什麼吧，你肯嗎，親愛的人？」

「你爲什麼喝起酒來呢？」

「不要管當你成了大人的時候，你自然會明白的。」

她拿着壺嘴，用衣袖拂拂嘴唇，於是和藹地微笑着，一面問：

「哦，我的小紳士，今天黃昏你喜歡我講些什麼呢？」

「講我的父親吧。」

「叫我從那裏開始呢？」

我提醒了她，於是她底話，像滾滾的溪流一般地奔流了許多時候。

她開始告訴我關於父親的事情，完全是出於她自願的。那是在有一天，當她神經地憂傷地，疲憊地走到我身旁來的時候，她說：

「我做了一個關於你的父親的惡夢，我想，我看他走過田野來吹噓着，背後跟着一隻拖着舌頭的花斑狗，爲了或腫的緣故，我時常夢見關於馬克塞姆·撒惠提未奇……這一定是他底靈魂還沒有安息的緣故吧！」

接着好幾個黃昏她都告訴我關於我父親底歷史，那是和她一切故事一樣有趣的。

我的父親是一個兵的兒子，他（我的祖父）以一個兵努力成功了一個官，然而因爲對於部下的殘酷，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在那裏——西伯利亞的某地方——生下我的父親來。他度着不幸的一生，在他極年幼的時候，就時常要從家裏跑開去的。有一次，祖父差狗兒將他追趕到森林裏去，好像一匹兔子似的。另一次，捉住了他，於是他就遭殘酷地毆打他，後來鄰人們來領走他，把他藏去。

「爲什麼他們時常要毆打孩子們的？」我問，而外祖母却靜靜地答道：

「時常要打的。」

我的祖母很早就去世，當父親九歲那一年，年老的祖父也死去了，於是一個十字架匠收養他，把他弄進



潘姆鎮的商社裏去，開始把他底買賣傳授給父親。可是我的父親逃走了，他以帶領膽子上市集去這工作來維持生活。到了十六歲的時候，他上尼來，而且在一一個細木匠，一個科爾奇汽船的包工頭那兒得到了一個工作。當他二十歲的時候，他已經成功一個很有本領的木匠，家具商，裝飾匠。他被雇的那一個作場，是緊貼着外祖父的房子，在科恩立克街。

「圍牆不很高，所以某一類人是不會反對的吧。」外祖母說着笑起來。「一天，當我和范麗亞在花園裏拾着覆盆子的時候，你的父親爬進圍牆來……我嚇死呢，真蠢得很呀！他在蘋果樹叢裏走着，真是一個好看的傢伙，穿着白襯衫，毛織褲子……赤赤足，不戴帽兒，皮帶纏在長長的頭髮上。他是那般樣子走來求愛的，我第一次從後門裏看見他的那時候，我對自已說：『一個好孩子！』所以當他走近我，我就問：

「『青年人，你爲什麼這樣進來的？』」

「他跪下來。」亞麗亞說。「伊凡諾夫娜……因爲我整個的心是繫在此地……和范麗亞幫助我們吧，看上帝面上我們想結婚了。」

「聽到這話我真是失去知覺，我底舌頭不會講話了。我望望看見了你的母親這流氓躲在一顆蘋果樹後面滿面通紅的——紅得像覆盆子似的，而且向他做着暗號，但眼淚浸滿在她眼睛裏了。」

「『呵，你們這些流氓！』我叫着。『你們不會幹出這一切來，你明白沒有，范爾范來，而你，青年人。』我說，

「想你所做的事情吧！你是否想用強力來打通你的路？」

「那個時候外祖父是很有錢的，因為他還沒有把財產分給他的孩子們。他有四幢房子，以及金錢，而且他是野心很大的。隔開那天不久之前，他們送給他一頂絲綢的帽子和一件制服，因為他在行裏做了九年首領，不會有過一次毛病——那些日子他真是驕傲的。我向他們說了我的責任上應該說的話，然而我始終都在恐怖地顫抖着，而且也爲他們感到很悲傷；他倆都變成了這般地憂傷的呢。後來你的父親說：

「『我很知道范希里。范希里奇是不肯同意把范亞亞給我的，所以我要偷走她；祇是你必須幫助我們呀。』」

「所以我是幫助他們了。我禁不住要笑他，但他是不會轉變他底目的的。『你用石子擊我或者幫助我，在我是一樣的。』我不會退讓的。」他說。

「於是范亞亞走到他的身邊去，把手兒放在他肩上，說：『我們討論結婚已經經過了很長遠的時期！我們應該在五月裏結婚。』」

「我多麼吃驚呀！天呀！」

外祖母開始笑了，她整個身體在搖擺着；於是拿了一撮鼻烟，揩乾了她底眼睛，安穩地歎息着，說：

「你這不會懂得那些……你還不會理解結婚的意思……但這一點你總知道的——一個姑娘在未

嫁之前生下孩子來，這是一種可怕的災難呀。記住了這句話，當你將來長大起來的時候，千萬不要那樣地去誘惑一個姑娘吧；在你一方面這是一種重大的罪惡——姑娘會被人家看不起，而這孩子是不正當的。希望你不忘記這句話！對於婦人們你必須仁慈的，而且要爲了她們的緣故而愛她們，不要爲了你自己的放縱。這是我給你的忠告。」

她墮在一種幻想裏，在椅子上面搖擺着，搖了一會兒，又開始說：

「唔，我們怎麼辦呢？我擊着馬克塞姆的前額，而且扯住了范麗亞底髮辮；但他却很有理的說：『單是吵架是不會把事情安排好的。』而她則說：『讓我們來想想第一件事情要如何做才最妥善，以後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呢。』」

「你們有錢嗎？」我問。

「我有一點錢的，」他回答，「但我已用這點錢買了一個戒指給范麗亞。」

「本來你有多少錢呢？」

「呵，」他說，「一百盧布左右。」

「呵，在那時候，錢是很少的，而事情是重大的，所以我望着這一對——你的母親和父親——對自己說：『怪孩子們……多蠢的孩子呀！』」

「我把戒指藏在地板下面。」你的母親說，「所以你沒有看見，我們可以賣掉它的。」

「他們是這樣的孩子——他們權屬於他們結婚的方法，我們討論了一個星期，我答應替他們和牧師去商量安排這件事情，但我感到很不安，我底心兒怔忡着，因為我很怕外祖父范爾亞也很怕，而且非常痛苦，我們安排好這事情了！」

「但你的父親有一個仇人——一個工人，一個壞良心的男人，他早就猜到了這事情，現在他在留心我們的行動，唔，我盡我的能力把我的唯一的女兒打扮得好，帶她到了門外，那裏有一部悉洛卡等在那裏，她跨入車中，馬克寧姆吹噓着，於是他們趕着車子走了。我含着眼淚，回到家裏，但我不意中遇見了這男人，他用一種諂媚的聲調說：

「我有一片婆心的，我不會來干涉那『命運』底工作，祇是亞康留娜·伊凡諾夫娜，你得給我五十個盧布，我替你守住秘密。」

「我是沒有錢的，我不歡喜錢，也不打算把錢貯積下來，所以好像一個呆子似的，我告訴他：

「我沒有錢，所以我不能夠給你什麼。」

「唔，」他說，「你可以答應我的。」

「我怎麼能夠那麼做呢？我答應了你，我從那兒去得到錢？」



教堂的牆門開裏——感謝上帝！

「於是我們去的人開始和馬克塞姆打起來，但他的情形很好，他真是希奇的而且強壯的呀。他從牆門洞裏擲出了米蓋爾，折傷他底手臂，克里瑪也受了傷，所以外祖父約哥夫和那個工人都嚇死了呢！」

「就是在這狂怒中吧，他也還是神志清楚的，他向外祖父說：

「——拋掉這皮條吧，不要拿皮條向我擲，因為我是一個愛和平的人；我祇取那上帝賜給我的東西，所以沒有人能夠從我的手裏奪去的——這是我所有要向你說的話。」

「他們拋掉了皮條，外祖父回進車子裏，叫着：

「——現在是再會了，范爾范來！你已經不是我的女兒，我也永不願再看見你，不管是活在世上或餓死。」

「當他回到家裏，他就毆打我，責備我，但我祇能夠呻吟着，一聲都不響。」

「一切事情都過去了，而且要做的事情實現了。此後外祖父對我說：

「——阿，你看，亞康留娜，你現在沒有女兒了，不要忘記吧。」

「但我祇自語着：

「——對我多說些謊話吧，你這沙黃色的頭髮的，惡毒的男人——說冰是熱的吧！」

我傾心地，貪吝地聽她說。她底故事底某部分使我很驚訝，因為關於母親的結婚，外祖父曾經給我一個

完全不同的報告。他說，他反對他們的婚姻，以後禁止母親到他家裏來，但結婚並不是秘密舉行的，教堂裏傳，也在場的。我不高興詢問外祖母，到底他們兩人的話誰是真實的，因為她底故事比外祖父底說得美得多，所以我歡喜它。

當她說着一個故事的時候，她底身體始終在搖擺着的，彷彿在船中一般。假使她講到了一件憂傷的或恐怖的事情，她會搖擺得更劇烈些，而且伸出手兒，彷彿要在空中將什麼東西推開去一般；她時常閉上眼睛，在這時候，是有一種看不見的，仁愛的微笑，隱藏在她的頸項裏面，可是她底濃黑的眉毛却不大會移動的。有時，她這種對各人都無可批評的友誼感動了我的心，有時，我真願意她會說些強橫的話，而且更顯出她底感情。

「當初兩個星期，我不知道范歷亞和馬克在那裏，後來他們差一個赤足的小孩子帶信給我了一大星期不，我去看他們——別人以為我去做晚禱的，然而我却看他們去了。他們住在很遠的地方，在秀丁斯，克坡上，在一家臨眺着一個在做工的天井——一個塵埃飛揚的，隆隆的又喧嘩的地方——的房子，的廂房裏，僕僮們不管這些，他們好像兩隻貓兒，很幸福，咪咪地叫着，甚至一塊玩着。我把我能拿的帶給了他們——茶葉，糖，各種穀物，菓子醬，麵粉，乾香蕈，和我從外祖父那兒暗中拿來的一點錢。你知道，不是爲你自己，偷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然而你的父親却絲毫也不肯收受，『什麼！我們是乞丐嗎？』他說。」

「范麗范萊也打着同樣的調子，『Acht！——媽媽，這幹什麼用的？』」

「我給他們一番教訓，『你們這些年青的呆子！』我說，『我倒要想知道我是誰？……我是上帝賜給你們的母親呀！……而你，呆了，是我底親骨肉呀。你打算來觸忤我嗎？你難道不知道嗎，當你觸忤你地上的母親的時候，天國裏的聖母在悲痛地啼泣着的。』」

「於是馬克塞姆抱住我，在室內打起圈子來……他當真在跳舞了——他是壯健的，這熊而范麗范萊，這賤婦，驕傲着她的丈夫是驕傲得好像一隻孔雀了，她老望着他，彷彿他是一個新的玩偶似的，而且神氣活現的談論起家務來——你會想到她是一個當家的老手了！聽聽她的說話真是好笑的。她給我們硬到了要折斷一隻狼的牙齒的酪餅當點心吃和那酒滿了塵灰的牛乳皮。」

「事情這般地繼續了許多時候，於是你底誕生近來了，然而外祖父仍舊一句話也不說——他是固執的，我們的老人家！我暗地裏去看他們，他是知道這回事的；但他假裝着不知道。在家內，任何人都不准談到范麗亞的，所以誰也不提起她了。我也一點不談到她，但我知道一個父親底心是不會麻痺得長久的。終於緊要關頭到來了。這是在夜間；風雪在狂舞着，響得好像有熊在撞着窗戶一般。風在烟突下面咆哮；一切魔鬼們都釋放了。外祖父和我睡在床上，然而都睡不去。」



「『做這樣的晚上，對於窮人們，真是太可憐了，』我說；但是對於那些心境不安定的人們是更不成。」

「於是外祖父突然地問：

「他們怎麼生活的好嗎？」

「你說誰？」我問。「說我們的女兒范麗范萊和我們的女婿馬克塞姆嗎？」

「你怎麼猜得到我說的是誰呢？」

「很好，父親，」我說。「想來你不再發呆了吧？這般下去有什麼快樂呢？」

「他透了一口氣。『And！你這魔鬼！』他說。『你這蒼白的魔鬼！』

「後來他說：『他們說他是一個大呆子呢。』（他是說你的父親。）『這是真的嗎，他是一個呆子？』

「『一個呆子，』我說，『是一個不會做工的人，依靠別人過活的。譬如說，你看約哥夫和米蓋爾吧，他們的生活不是像呆子的嗎？誰是這家裏的工作者呢？誰去賺錢呢？你而他們連助手也跟不上吧？』

「於是他責備我起來——說我是一個呆子，一個下流的東西，一個鴉母，我記不清別的了。我是嚇得

嚇。

「『你為什麼會被那樣一個男人所欺騙呢，他誰也不知道他是從那裏來的和他是一個什麼人？』

「我法默茫，一直到他疲倦了，於是我說：

「你應該去看看他們是怎麼地生活着，他們的境况是很好的。」

「那會使他們底名譽好起來的。」他說，「叫他們到家裏來吧。」

「聽到了這話，我快活得叫起來；他放鬆了我底頭髮（他愛玩我底頭髮的），喃喃說：

「不要發狂，呆子。你以為我是全無心肝的嗎？」

「你知道的，我們的外祖父，他常是很好的，但一旦他的腦筋裏面放進了那樣的觀念，他是比任何人都更聰明些，於是他就變成陰險而且愚蠢的了。」

「唔，所以你的父親和母親，他們終於在一個聖者的節日，到來了——他倆那高大的，光彩奕奕的，而且清潔的，馬克塞，端立在外祖父的前面，外祖父把手兒放在他肩上——他立在那裏，說：

「范希里·范希里奇，你不要以為我是來向你耍嫁妝的啊；我是來問候我的妻子的父親的。」

「外祖父聽了這話很快活，於是突然笑了出來。『Acht——你這戰士！』他說。『你這強盜！』他說。『我們要寬容一次，來和我同住吧。』」

「馬克塞，端端了他底前額。『那必須徵求范塞亞的同意。』他說。『在我是一樣的。』」

「於是同住就開始了，他們始終互相用着種種手段；他們無論怎樣也不能合在一塊。我時常向你父親丟擲風花，桌子下面踢着，他，然而，都沒有用處；他一定要固執他自己底意見的。他長着一雙非常明亮而且精

裏的裏分美好的眼睛，他底眉毛是漆黑的，當他縮攏眉毛來，他底眼睛幾乎給掩遮住了，而且他底面孔會變成了頑硬而且執拗的。除了我，任何人的話他都不肯聽。假使這是可能的，那末我是比愛自己的兒女們更熱烈愛着他的，而他也是清楚這個情形的，所以他愛着我了。有時，他會擁住我，將我抱在他的懷間，拖着我，在房內打圈子，說道：「你是我的真正的母親呀，有如地球一樣的我，比愛范爾范萊更熱烈地愛着你的。」於是你的母親，當她快活的時候，她是非常放肆的，飛奔到他身邊，叫道：「你這流氓，你怎敢說出這樣的話來？」於是我們三個人頑皮在一塊了。唉！我親愛的，我們那時候是幸福的。他時常跳舞得驚人的好——而且他知道這般美麗的歌曲。他是從瞎子那兒學來的，世上沒有比較瞎子再好的歌者了。

「唔，他們在花園裏的小屋裏佈置他們的家，而你就在正午鐘響的時候，生在那裏了。你的父親回家來吃中餐，而你是在那裏問候他。他是快活得幾乎錯亂了神經，覺得你母親幾乎一點氣力都沒有，這呆傢伙，他彷彿不知道生產一個孩子是一場多嚴重的審判呀。他將我放在他的肩頭上，負着我直馳過天井，到外祖父面前去告訴他這新聞。那真像另一個外孫在裝腔了。甚至外祖父也笑了：『馬克塞姆，你真是一個魔鬼！』他說。

「但你的舅父們都不喜歡他，他不喝酒的，他是勇於說話的，而且各種惡作劇都熟手的——爲了這樣，他終於痛苦地被懲罰了。譬如說，有一天，正當大齋期，風在捲着，突然地一陣恐怖的咆哮聲響進了房子裏。我

們都呆住了。這是什麼東西呢？外祖父自己是恐怖起來了，吩咐屋內都點起燈來，而且奔跑着，竭力叫喊着：「我們大家一塊來祈禱吧！」

「突然地這聲音停止了——這反而嚇得我們更其厲害些。於是約哥夫舅父猜測着：『我可以斷定這是米爾索塞姆幹的事！』他說。後來，馬克塞姆親自承認他把各種各樣的瓶與玻璃杯放在壁背窗上，風吹搖這些物事，管子，就發出了這聲音，這完全是它自己發出來的。『假使你不留意，這些玩笑會把你再流放在四伯利亞去的，馬克塞姆。』外祖父惘惘地說。

「有一年，天氣非常冷，狼羣開始從田野走到鎮上來，它們殺死了狗，惡嚇着馬，吃去那酒醉的巡卒，於是引起極大的驚惶了。然而你的父親却拿着槍，穿上雪鞋，追着了兩隻狼。他刺去了它們底皮，挖清了它們底頭殼，裝上了玻璃眼睛——這實在真是一個很好的工作。唔，米蓋爾舅父上牆門間去取什麼東西了，於是他立即跑回來，毛髮直聳着，眼睛轉動着，他喘着氣，說不出話來。後來他低聲說：『有狼！』大家都順手拿住了一點東西賞武器，打着燈火跑到牆門間去，他們看到了一隻狼頭聲出在一個高高的平台後面，他們打它，槍擊它——你想它是個什麼呢？他們走近去看看，看清楚了這不過是一張狼皮和一個空洞的狼頭，它底前足是釘在臺平面上面。這一回，外祖父對於馬克塞姆真是很生氣了。

「於是約哥夫開始加入了這些惡作劇。馬克塞姆將一張硬紙剪成一個頭，在這個頭上面做了一個鼻

子，兩隻眼睛和一張嘴，把碎麻黏在這上面，當作了頭髮，於是他就和約翰夫到街上去，把這個可怕的面孔塞進別人的窗門裏；自然，人們都嚇得叫喊着跑開了。有一夜，他們圍着被單出去嚇牧師，牧師被嚇得奔入一個哨兵的木屋裏；哨兵也被嚇得和牧師一個樣，叫起警察來。他們玩了許多類似這樣的別的惡作劇；沒有方法使他們停止。我請求他們不要再胡鬧吧，范麗亞也這般請求着，然而都沒有效果；他們不肯洗手。馬克塞姆只笑笑，他說，看到了人們嚇得瘋狂地奔跑着，而且打破了他們底腦袋，祇是爲了他底胡鬧，這真會使他笑得兩邊腰骨疼。他會說：「和他們說去吧。」

「然而報應臨到他自己的頭上了，而且幾乎送了他底性命。你的米蓋爾舅父時常和外祖父在一塊，他是頂容易生氣，存着報復的心計的，於是他想出了一條消滅你的父親的方法。是在初冬，他們兩個人從一個朋友的家裏出來——馬克塞姆，你的舅父們，一個教會庶務員，後來他因爲殺死一個馬車夫被革職了，他們走出了耶穌斯塞街，硬勸馬克塞姆上亭可夫塘去走一走，假裝着他們是去溜冰的。他們開始在冰上溜起來，好像小孩們一般，而且把他拖到一個冰洞的旁邊，於是他們將他推了進去——但我已經告訴過你這件事了。」

「我的舅父們爲什麼這樣壞呢？」

「他們並不壞，」外祖靜靜地說，「拿了一撮鼻烟，」他們祇是愚蠢罷了，米蓋爾是被滑而又愚蠢的，但

約哥夫却是一個好人兒，無論在那一方面。唔，他們將他推進水裏去了，但是當他落下去的時候，他是抓住了冰洞底邊沿的，於是他們就打他底手指，用他們底足趾踏碎了他底手指。幸而他是清醒的，而他們却都酩酊的，而且仗上帝的幫助吧，他在冰底裏拖起自己來，把他底腦袋伸在冰洞中間，所以他是能够呼吸的，可是他們却拿不住他，過了一忽兒之後，他們離開他了，讓他底腦袋被冰所圍困着，讓他死在那裏吧。然而他却從冰下面爬出來了，跑到警察局去——你知道的，警察局是很近的，在市場上。檢察官，在職務上，是清楚他和整個的家庭的，於是，他問：「怎麼會這個樣子的？」

外祖母在背上劃了一個十字，以一種感謝的聲調說下去：

「上帝保佑馬克塞姆，撒惠提，未希，底靈，平安吧，他是應當這樣的，因為你得知他在警察面前，去了真摯。這是我自己的罪過。」他說：「我喝醉了酒，而我去漫步在池塘上，於是，我墜入一個冰洞裏去了。」

「這不是真話。」檢察官說：「你並沒有喝醉酒。」

「唔，他們大概這般地處置他的，他們用白蘭地摩擦他底身體，替他換上乾燥的衣服，用一張羊皮包裹着，送他到家裏來——檢察官親自和別的兩個人送他回來的。約虛喀和密虛喀還沒有回來；他們上旅館裏慶祝這事情去了。你的母親和我望着馬克塞姆，他幾乎一點不像平日了；他底面孔是青白色的，他底手指是

破碎的而且還凝結着乾燥了的血塊他底髮髻彷彿斑斑地染着雪一般的——祇有這雪還沒有溶化去他是變成蒼白的了。

「范爾范萊叫着：『他們怎樣作弄你呀？』」

「檢察官到了一點真情，開始探問着，我的心中感覺到發生了一件極糟糕的事情了。」

「我不准范爾亞和檢察官談下去，我靜靜地從馬克塞姆口中探問出真情來。『發生了什麼事呀？』」

「『你第一件不能忘記的事情，』他低低說，『是去秘密地等候約哥夫和米蓋爾，而且告訴他們，他們得那麼說，他們和我在耶姆斯斯街分手的後來他們上波克洛夫斯基街去了，我呢，轉向普利亞停尼湖去的。現在不要把這番話弄錯吧，不然警察會和我們麻煩的。』」

「我到外祖父的面前去說：『你去和檢察官閑談去，我呢，去守候我們的兒子，告訴他們多糟糕的事情已經臨到了我們頭上。』」

他穿好衣服，渾身顫抖着，喃喃地說：『我早知道要這樣的這正是我所希望的呢。』」

說罷他一點也不清楚這事情。唔，我用雙手放在面前去迎着我的兒子們，恐怖立即清醒了密盧露，面對這親愛的孩子呢，洩漏秘密也不管的，他喋喋地說：『我是毫不相干的，這是米蓋爾幹的事情。他年齡最大。』」

「但我們終於和這位檢察官安排停當了。他是一個很和善的紳士。」呵，」他說，「然而你們最好是留心點，假使你們家裏再發生了什麼壞事情，這個人我不再寬恕他了。」他那麼地說着，去了。

「外祖父走到馬克塞姆面前說：『謝謝你！假使別人處在你的境地，他是決不會像你那樣處置的！』——這是我知道的女兒，謝謝你，因為你帶了怎樣一個好人到你父親的家裏來。」外祖父在他高興的時候，能夠說出非常漂亮的話來的。自從這事件發生之後，他開始變成昏庸的，他底心靈關閉着，有如一個城堡似的了。

「我們三人一塊走開了。馬克塞姆·撒惠提未奇開始喊叫着，幾乎變成了癡狂的。」他們為什麼這般討付我呢？媽媽……他們為什麼這般對付我呢？」他是從來不叫我媽媽沙的，却時常叫着媽媽，有如一個孩子似的——而且他底性格實在是一個孩子呢？為什麼……」他問。

「我也叫喊了——我能够幹什麼別的呢？我十分傷心我的孩子們，你的母親扯去了抹胸上所有的紐扣坐在那裏，頭髮全蓬着，彷彿格鬥過來的叫道：『馬克塞姆，我們走吧。我的兄弟們是我們的敵人們，我很怕他們，我們走吧。』」

「我打算安慰她，不要把廢物丟在火裏吧。」我說，「不這樣，這房子裏已經充滿烟霧的了。」

「在那個時候，那個呆子外祖父去叫了這兩位來求饒恕，她向密虛喀跳過去，批打在他臉上。」這是你底饒恕。」她說，而你的父親却訴訟着，「兄弟們，你們怎麼可以幹出這樣的事情來？你們會毀了我呢。倘若沒



有了雙手，我將變成怎樣的一種工人呢？」

「無論怎樣，他們是言歸於好了，你的父親醫治了好一個時候，他顛搖着七個星期，一點也不好，於是能說着『日子，媽媽，讓我們到別個鎮上去住吧，我是倦於這塊地方了。』」

「後來他有了一個上阿斯達拉干去的機會，他們希望國王夏天上那裏去，於是你的父親就被委託去建一座凱旋門，他們駛行在第一號船上，和他們分手這使我感到心寒，他也有了同樣的憂傷，於是他和我說，我應該同他們一塊上阿斯達拉干去的，但范爾范來却很快活，而且甚至絲毫想不到掩藏了她底歡樂呢，這賤婦於是於是他們走了，——就是這樣！」

她囁了一點伏特加，拿了一撮鼻烟，於是凝視着窗外暗藍色的天空，補足說：

「是的，你的父親和我在血統上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們的靈魂是有關連的。」

「時當她正向我講述這備故事的時候，外祖父進來了，他底臉高揚着，他底尖鼻子儘吸着氣，而且疑惑地望着外祖母，諦聽她正在說着的談話，於是喃喃說：

「那是不確的，那是不確的！」

於是他會毫不顯照地問道：

「里克希，剛才她有喝過白蘭地嗎？」

「不。」

「說謊，因為我親眼看見的。」他帶着一副猶豫的態度出去了。外祖母在他背後丟過眼風去，說着同樣妙不可言的話：

「走開，亞夫蒂，不要威嚇馬兒吧。」

一天，當他立在房間中央，釘着地板的時候，他柔和地說：

「母親？」

「噲？」

「你知道那變化着的事情嗎？」

「是的，我知道的。」

「你以爲怎樣？」

「父親，快要結婚了。你還記得嗎，你是怎樣時常談到一個貴人的？」

「是的。」

「唔——現在他是了！」

「他是什麼東西也沒有的。」

「那是她的事。」

外祖父離開房內了；我意識到一種不快活的感覺，問道：

「你們說什麼事？」

「你什麼事情都要想知道，」她在滿意地回答着，摩挲我底足兒。「假使你年青的時候什麼事情都知道了，那末將來你年老起來，沒有一點可問的問題了。」她笑起來，向我搖搖她底頭。

「唉，外祖父！外祖父！在上帝的眼中，你祇是一粒塵埃吧了，里喀——現在你不要再把這事件告訴給任

何人聽，外祖父是絕對的破家了。他拿一筆很大的款子借給一位紳士，而現在這位紳士是已經破了產。」

微笑着，她墮入幻想裏去，默坐了許多時候，一聲也不開口；她底面孔變成了繃縮的，憂鬱的，黯淡的。

「你想念着什麼事情呀？」

「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她毫不驚惶地回答。「我們要講意夫斯錫尼亞底故事嗎？那個故事好嗎？現在講下去吧。」

「一個教會的庶務員，叫意夫斯錫尼亞，世上再沒有比他聰明吧，他想，



「我沒有一件事情辦不來。」  
他說，「我想，做得比別人都強，  
假使我的時間還稍稍多一點！」

她默默地微笑了片刻，於是繼續說：

「一天晚上幾個魔鬼來到庶務員身邊，  
他們說：『你，庶務員，覺得沒趣在此間！  
唔，那末跟了我們來，老頭子，去到陰間，  
那兒的火你會找不出什麼憎厭。』  
聰明的庶務員還沒有把他底帽兒戴，  
魔鬼們底利爪就抓住了不肯放開，  
帶了嗤笑又咆哮，他們拖了他來，  
一個魔鬼各坐着他底一個肩。」

他們把他放上了地獄的火鍋。

「這真對，意夫斯提尼尤虛略？」

庶務員被燻炙着，光明地燃燒着。

忍受着，雙手垂下在兩邊。

跟着他底唇兒他輕悔地說出來。

「上這兒來是可怕的霧煙——在陰間！」

以一種懶惰的，低音的，柔和的聲音結束了這故事，她改變了一種表情，靜靜地笑着，解釋道：

「他是不肯認輸的——那位意夫斯提尼亞，祇固執地執着自己底意見，有如我們的外祖父。」——現在說够了；去睡吧；這時候正好。」

母親很少上氣樓來看我的，而且停留得時間極短，說話也很匆忙的樣子。她來得更美麗了，而且一天比一天穿得更漂亮。然而我意識到，在她身上有點異樣，正像外祖母的身上一樣。我覺得有什麼事情正在進行着，然而不是瞞着我的——所以打算藉它出來。

外祖母底故事漸漸地使我不大感到趣味，就是講到我的父親的那些也索然無味了；它們是不能够慰

撫其底決不定的然而日漸增大的驚訝。

「我的父親靈魂爲什麼不能轉寄居呢？」我問外祖母。

「我怎麼說得出來呢。」她回答，搖了搖頭。那那是上帝的事——還是超自然的事——我們是不知道的。

夜間，當我不眠地凝視蒼暗藍色的窗外的星星十分緩慢地浮過天空的時候，我底心裏肯定了一個悲傷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裏，佔主要地位的是我的父親，他捧著手裏拿著一根手杖，後面跟著一隻毛茸茸的狗兒，孤獨地漫行著。

一天，沒有黃昏我就睡着了，當我醒來，我覺得我底腿兒也醒來了。我將腿兒伸出牀外去，它們又變成麻痺的；但事實使我知道我底腿兒已經醫治好，可以行走了。這消息是這般地光榮，使我快樂得叫起來，於是將我底腳放在地板上，載着我全身底重量。我倒下了，但我爬到門旁邊，而且爬下樓梯去，活蹦蹦地對我自己描繪着那些樓下人的驚異，當他們看見了我的時候。

我已經記不清楚我怎麼爬進我母親的房裏去的，可是那裏有許多陌生人和她在一塊，其中的一個，一個穿着舊衣服的枯乾的老婦人，莊嚴地說着話，沈沒了他人的的一切聲音：

「給他一點覆盆子的糖汁喝，而且裹好他底頭吧。」



她全身都是香色的：她底衣服，她底帽子，她的面孔（在她的眼睛下面長着肉痣，甚至肉痣上的一叢毫毛也好似青草一般的。她底下唇地垂着，她舉起了上唇，用一隻戴着黑色的絲手套的手兒遮住眼睛，用她那青色的牙齒望住我。

「那是誰？」我問，突然變成了胆怯的。

外祖父用了一個不快活的聲音回答我：

「那是你的另一個祖母。」

母親笑起來，把歐健·馬克塞瑪夫帶到我面前。

「他是你的父親！」

她飛快地說了一些我所不懂的話，而馬克塞瑪夫呢，眯着眼睛，向我俯下身子來，說：

「我將送你幾個聖者做禮物。」

室內是燈燭輝煌的；桌上放着銀燈架，每一個燈架上面都插着五支蠟燭。在燈架之間放着外祖父底心愛的神像——「不要爲我悲傷吧，母親。」跟神像放在一塊的珠子，因爲光線在動搖地作弄它們的緣故，時隱時現地放射着光亮，金冠上的寶石燦爛地閃耀着；沉重的，圓圓的，薄餅似的面孔，在外面緊對着窗玻璃，向玻璃平貼着他們底鼻子，我四周圍的一切東西彷彿在飄浮着。這青色的老婦人用她底寒冷的手指撫摩我

底耳朵說：

「千萬！千萬！」

「他是暈去了，」外祖母說，將我攔到門口。

可是我並沒有暈去。我祇閉住眼睛吧了，當她將我一半拖着，一半擡着的上樓去，我就問：

「爲什麼不告訴我這個呢？」

「好了——不許多講！」

「你們都是騙子——你們全體！」

把我放在牀上之後，她倒下來，她底頭橫在枕上，突然哭起來，渾身都顫慄着，將她底肩兒聳起，她整齊似

地喃喃說：

「你爲什麼不號哭呀？」

我不高興號哭。在氣樓上是朦朧的，寒冷的。我顫抖着，於是牀舖就搖動着且喀喀地響着了；在我眼前永遠站着那位青色的老婦人。我假裝熟睡，外祖母走開了。

幾天平靜的日子毫無變異地好似一條小河般逝去。母親在訂婚之後上別的地方去了，於是房子裏充滿難堪的沈默。

一天早晨，外祖父拿了一個鑿子進來，開始把那封在氣樓的窗架子上的防冬的水門汀鑿下來；後來外祖母拿着一個面盆和一块布出現了，於是外祖父柔和地問她：

「唔，老婦人，你以為怎樣？」

「你底話什麼意思呢？」

「唔，你快活嗎，或是別的？」

她回答他的話，正和她在樓梯上回答我的話一樣：

「好了——不許多講！」

現在這句簡單的話對於我含有一層更深的意思了，我猜想，他們隱瞞了一件可怕的重要而悲哀的事，這事情誰都知道的，然而誰也不會說出來。

外祖父細心地取下了而且拿走了窗架子，外祖母走到窗口去呼吸空氣，噪林鳥在花園裏啼；麻雀啾啾着；那正在溶化的土地底，醉人的氣息飄浮進室內來，火爐底暗藍色的磚瓦變成了羞慚似地蒼白，使人望而生寒。我從牀上爬到地板上。

「不要赤着腳跑，」外祖母說。

「我上花園裏去。」

「花園裏的泥土還滾乾且慢！」

但我不聽她底話，事實上，現在看到了成人們那樣子，就使我心中很不快活。在花園裏，嫩草底淺綠色的穗芽已經鑽出來，蘋果樹上的花蕊含了苞，預備綻放。從這溶夫娜的草舍的屋頂上的聲音重新響起來，使人很悅目。到處都是鳥兒和快樂的聲音，那新鮮的芬香的空氣會令人引起一種憂悶的甜膩的感覺。那曾經刺傷彼得舅父底咽喉的地坑旁邊，已經長滿了長長的草兒——紅的，而且綴着殘碎的雪片的。我不喜歡這地坑，這裏沒有一點春的意味的東西。那黑色的煙囪沮喪地聳立着，整個的地坑都成爲一個不必要的累贅。物我的心裏發生了一種憤怒的欲望，要想撕斷了，打爛了。這長長的草兒，把這烟囪攙成了塊塊的碎磚，而且清除那一切無用的廢物，然後爲我自己在這地坑上面築起一座清潔的房子。那末我可以在那裏住過了。一個夏天，沒有一個成人在我身邊。

當我這般地想着時，我就立即動手開始做，而且立即忘記那裏面發生的一切事情，專心來從事這工作。雖然有許多事情要來分擾我底心，但我一天比一天不大留意這些事情了。

「你爲什麼這般不快活呢？」母親和外祖母時常來問我。當她們提出這問題來時，我並不感到狼狽，因爲我已不跟她們再生氣。原因很簡單，這房子裏的每一個人都成了我的生人了。用正餐時，用晚茶時，和用夜餐時，這位青色的老婦人時常會出現在我們面前——她底樣子正像一座舊圍牆上的一塊朽爛了的

木椿。眼睛彷彿是用了看不見的線縫在面上一樣。看起來好像很容易滾出了她的瘠瘦的眼窠的。當她迅速地各方面轉動着她底眼睛，留意着各樣東西——當她談到上帝的時候，她底眼睛就仰視着天花板，當她說到家務的時候，她就俯視着她底鼻子。她底眉毛看起來正像切成了細片才黏上去一般。她底大而聳突着的牙齒，無聲地咀嚼着那用手臂可笑地曲着放進她嘴裏去的一切東西，她底小小的手指是凸着的；同時，她的耳朵上面的骨頭，轉動着好似小圓球一般，肉痣上的青色的毫毛搖盪不定，好像匍匐在她黃色的，纏縮的，討厭地清潔的皮膚上面。

她時常這般十分清潔——有如她的兒子，走近她們身旁去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第一天，她將她那隻死手放在我唇上，強烈地聞到了一種黃的略山肥皂和神香底氣味，所以我轉身就跑開了。她時常和她的兒子說：

「那個孩子得大大地教訓，你知道嗎，澤尼亞？」

順從地垂下了他底頭，他繃繃眉毛，依舊沈默着。在這位青色的婦人面前，誰都要繃起眉毛來的。

我恨這老婦人，也恨她的兒子，真是無限地憎惡着，但因為有了那個感情，我就得着許多老拳賞做了酬報。一天，用正餐的時候，她可怕地轉動着眼睛說：

「唉——亞里雪喀，你爲什麼吃得這樣快，又吃着這樣的大塊呢？不要吃這樣的大塊吧，我親愛的！」

我把這塊東西從口中取出來，重新放在叉上，拿給她。

「拿去吧——祇是熱得很。」

母親從桌上帶走我，委屈地把我趕到氣樓上，我在那裏逢着外祖母，她用手兒捫在口上，不讓她噙噓的  
笑聲被人聽見。

「For! 你是一個厚臉皮的小猴子，祝禱你！」

看見了她的口上捫着手兒，使我我很刺激，所以我跑開了，我攀上屋頂，旁着煙囪在那裏坐了許多時候，  
的，我想無禮，我想以惡毒的話來對付他們，而且要克服這感情是很難的，但終於也克服了。

一天，我用脂油塗滿了我未來的繼父的椅子上，以櫻桃樹膠塗滿了我的新祖母的椅子上，於是他倆都  
黏住在坐位上了，這是很有趣的，可是當外祖父猜到我，母親就上氣樓來拖住我，將我靠在她的膝踝上，說：

「聽着！你爲什麼天良壞到這地步？你該知道，這對於我是多難受。」她的眼睛裏充滿光明的眼淚，當她  
將我底腦袋貼在她的額頭上。

這是萬分痛苦的，我寧願她毆打我罷，我告訴她，我不再向馬克塞爾夫氏一弄了——假使她不號哭，我  
就不再了。

「好了，好了，」她溫柔地說，「你千萬不要再無禮罷，我們不久就要結婚，於是我們要到莫斯科去，以後

我就回來的，於是你可以和我們一塊來住。歐健·勃希里未奇是很仁厚而聰明的，和他一塊對於你很有益處。他會送你去進一個小學校，後來你會變成一個學生——像他現在那樣；於是你會成爲一個博士或——無論什麼隨你喜歡。你可以研究你所選擇的學問。現在跑開去玩吧。」

這些接二連三的「後來」和「於是」在我心中好像一部梯子，領我到一個深陷的遠離開她的地方，領我到黑暗和孤獨中——一部引我到沒有幸福的路上去的梯子。我有一個好意見要和母親說：

「請你不要結婚吧。我會去賺了錢來奉養你。」

但這話無論如何總說不出來。母親時常在我心中引起了許多關於她自己的深情的念頭，但我從來不曾打定了主意告訴她。

我在花園裏的工作進步了我拔去長草，或者用小刀切斷草兒，用一塊塊的磚頭對着那地坑底邊，那兒地已經陷下去，築起了一個寬闊的宅第，實在是大得很。運輸也可以的。我拿幾片顏色玻璃和碎塊的破陶器，去敷在磚與磚之間的縫縫裏，當陽光落在坑上的時候，這些碎玻璃和破陶器會閃耀着虹一般的反光，有如人在教堂裏所看到的。

「法子很新！」外祖父一天說，望着我的工作。「你祇除去了草，根兒仍留在那裏的，拿你底鏟給我，我來替你掘去草根吧，來，拿給我！」

我把黃的鐵鏈交給他，他將口沫睡在手上，發出一種鴨似的聲音來，用他底腳把鏈蹀入地下去。

「去了根。」他說。「過幾時，我要在此地替你種起向日葵來，和些覆盆子樹叢，那才好——很好！」於是，靠在他的鏈上，落在死一般的沈默裏。

我望着他；美麗的淚珠從他那小小的聰慧的，狗一般的眼睛裏落到地面上。

「什麼事？」

他搖搖，用手掌拭乾了他底面孔，黯然地和我說。

「我流了汗，看哪——這許多蟲！」

於是他又開始掘地，但過了一忽兒他突然說：

「你幹這一切都沒有用的——沒有用的，我的孩子。我不久要賣去這幢房子了，我必須在秋天以前賣出去，萬不能遲誤。我需要替你母親辦嫁妝的錢，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希望她會幸福，上帝祝福她吧。」

他擲下了鏡，顯着一副放棄的態度，走到洗澡室後面去，那裏他放着一張行軍床；我開始掘着，但我差不多立刻就被鐵鏈割破了我底足趾。

因此，當母親結婚的時候，我就不能够上教堂裏去了；我祇能够到大門口爲止，我從那裏看到她挽在馬克塞瑪夫的臂裏，低着頭，在舖道上和青草上細心地行，跨過窟洞去，彷彿是行在尖銳的釘頭上一般的。



是一個沈靜的結婚。當他們從教堂裏轉來的時候，他們顯着一副沮喪的樣子喝着茶。母親立即換了衣服，回到她自己的房間裏去摺疊好。我的繼父來坐在我旁邊說：

「我已經答應給你幾幅聖者，可是在這個市鎮裏買不到好的，而我又不能把我自己的送給你；但我要從莫斯科買幾幅來送你。」

「我有什麼用處呢？」

「你不喜歡繪畫嗎？」

「我不知道怎樣去繪畫。」

「唔，那末我會買別的東西來送你的。」

母親進來了。

「你知道，我們不久就要回來的。你的父親在那裏有一個試驗，當他完畢了他底功課，我們就要回來的。」

我很喜他們和我這般談，把我當作一個成人看待；但這可真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呢。一個有了鬚髯的人還在讀書。

「你是學什麼的？」我問。

「測量學」他回答。

我不再麻煩地問他測量學是什麼了。房子裏彷彿充滿一種悽慘的沈默，有一種絳緋的皮毛壁在繼續響。我願意黑夜快點駕臨吧。外祖父底背脊貼着火爐立在那裏，纏着眉毛在凝視窗外。這位青色的老婦人幫助母親打疊衣服，嘖嘖着，歎息着。外祖母午後就爛醉了，怕見人，藏躲在氣樓裏，把自己關在那裏。

母親第二天清早就走了。她抱住我，彷彿打算帶走我一般輕輕地從地上舉起我來，用兩隻好像很陌生的眼睛凝視我，她吩咐我說：

「唔——再見罷。」

「對他說，他應該服從我的。」外祖父刻薄地說，望着那此刻依然是玫瑰色的天空。

「服從外祖父底意思吧，」母親說，在我身上畫了一個十字。

我希望她再說點別的話，所以我很恨外祖父，因為他阻止了她的話。

他們坐進四輪矮車去，母親底裙在什麼東西上面拘住了，她生氣地打算把裙子解開來，化了許多時候。

「幫助她吧，你不會嗎？你瞎了眼睛嗎？」外祖父對我說。

可是我不能夠幫助她——我也被燙傷所包圍住了。

馬克爾爾夫耐心地把他那穿著暗藍色的褲子的長腿緊擠在四輪矮車裏。這時候外祖父把幾個包裏

於在他手上。他把這些包裹疊在膝頭，用下頰頂住了它們。他的面孔因麻煩而繃縮起來。他囁囁地說：「儘够——好了。」

在另一部四輪矮車裏，坐著這位青色的老婦人和她的長子，那官。他用刀柄擦着髭鬚，打着呵欠。

「那末你是上戰場上去嗎？」外祖父問。

「我是被逼而去的。」

「也是一場好事情——我們必須打败土耳其人。」

他們趕走了母親幾次回轉頭來，揮揮她底手巾，被眼淚所溶解了的外祖母，她底手兒依在牆上，支撐着。她自己也揮揮她底手兒。外祖父拂去了眼淚，破啞地喃喃說：「這是——不會——有益處的。」

我坐在門柱上，望着那四輪矮車在震盪着——不久他們轉了彎，這在我心中，好似突然地關上了且門住了一扇門。時候還很——百葉窗還沒有從家家的窗戶上打開來。街道上，是空虛的。我從來不會看到這般十分空虛的生命。在遠處，可以聽到牧童在興奮地吹着。

「進來用早餐吧。」外祖父說，抓住了我底肩。「這是顯然的，稱我們任在一塊是你底命運所以你開始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跡，有如在磚上劃一根火柴那般。」

我們花園裏，早晨忙到夜晚，他收拾好花床，縛好覆盆子樹叢，剝去了蘋果樹上的石耳，殺死了毛蟲。



我整個的夏天都生活在花園裏，自然，那天氣壞的日子要除外；在溫暖的夜裏，我甚至露宿在一塊外祖母親給我的氈毯上；她自己也時常睡在花園裏的，她拿了一束乾草，鋪在我的榻旁，於是躺下來，對我講半天故事，然而又不斷地用那不適當的話來打斷她的敘述：

「看呀！——一顆星星落下了！那是一個純潔的靈魂在受苦！——一個母親想念着地上，意思就是「懶」善男人或善女人剛才誕生。」

或者她會指給我看：

「一顆新的星星出現了；看呀！好像一隻大眼睛！——呵，你這天上的光明的東西！——你這上帝的聖潔的裝飾！——」

「你會中了寒，你這笨婦人！」外祖父會咆哮起來，「而且會得着了中風病，竊賊們會來殺死你。」

有時，當太陽西沈時，光之河流過了天空，看起來彷彿在燃燒着一般的，紅金色的火灰彷彿落在天鵝絨般青色的花園裏；於是一切東西顯然地變成一個冥黑暗的陰影，而且彷彿在增大起來——澎漲起來，當溫暖的暮光襲攏來的時候，因為倦於太陽吧，樹葉都下垂着，草兒低下了它底頭，一切東西彷彿變成更溫柔更豐富的，而且溫靜地噴出了音樂一般感人的氣息，而且音樂也從田野的軍營裏昇起來，他們靈敏地在那兒彈奏着。

夜來了，或種活潑而新鮮的東西跟着夜晚闖進人底心窩裏，好像一個母親的親熱的愛撫似的；靜默以溫暖的，粗糙的手兒，溫柔地撫摩人底心，那一切應該忘記的——一切痛苦，白天的華麗的塵灰——都洗得

乾乾淨淨了。這是怪鏗爽的事情呢，倘你去面孔朝上地躺在那裏，眼看星星在天空的無限的深奧裏放着光

——這深奧漸漸高地伸長開來，展開了一個新的星星的景色，你從地上輕輕地爬起來，而且——多奇怪！

——不是地球在你的眼前漸漸地細小下去，就是你自己古怪地大起來，給你底環境吸引住了。周圍是每一

分鐘都變成更黑些而且更靜寂些，可是有一種細微的，不易辨別的，緩長的聲音在連續着，而且每一個聲音

——不管是一隻鳥兒在夢中歌唱吧，或者一個蝴蝶地過吧，或者從什麼地方輕輕地飄起了人聲吧——和

白天的聲音都不同的，有一種特殊的屬於它自己的東西，多情地潛伏在它底富於感覺性的靜默下面。

——一口小風琴在什麼地方奏着，一個婦人底笑聲飄揚着，一把刀兒在鋪路的扁石上響着，一隻狗在吠着

——可是這一切聲音，比起那曾經歷過過的可是已經死去了的白日底殘棄的落葉聲來，是一點也跟不上

了。

在夜間，有時可以聽到一個靜漠底叫聲突然飄起在田野裏，或舊道上，和或人在喧鬧地奔跑着的聲音；然而這是一件普通不過的事情，在不注意之中過去了。

外祖母總是睡得時間不長的，當她在睡着的手臂上面枕着頭的時候，祇要稍稍地暗示一下，她就會講

述一個故事給我聽，顯然並沒有留心我是否在聽她。她時常選擇了那些會使我感到夜底更可貴和更美的故事。

在她的有分寸的源源不斷的話的影響下，我漸漸地落在睡鄉中了，一直到和鳥兒們一齊醒來；太陽直射在我的眼睛裏，我們被陽光溫暖着，早晨的空氣溫柔地流蕩在我們四周，蘋果樹底葉子搖落了露水，濕潤的青草帶着新獲得的水晶般的透明，顯得比平日更其光明而且更其新鮮些，而且還有一層薄薄的霧飄浮在上面。在天空高處，高遠到看不見的地方，一隻鸞鵲在歌唱；袖露水所產生的一切顏色和聲音，能够引起一種和平的愉快，而且使人想立刻起來，去做點事情，去和睦地生活在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中間。

這是我一生最安靜而且最深思的時代了，是在這一個夏天，我底自覺力在我身上生下了根而且發展起來。我變成怕羞的而且沒有交際的，當我聽到奧夫塞尼珂夫的孩子們的叫聲的時候，我一點也不想跑去和他們在一塊玩；當我的表兄們到來的時候，我感到很麻煩，我唯一的感覺是深怕他們會毀壞了花園裏的。我底建築師——我親手創造的第一個工作。

此外祖父底話語，十天比一天更枯燥更憤懣而且更悲苦，所以對我失去一切興趣了。他時常和外祖母吵鬧，而且把她趕到屋外，於是她不上約哥夫舅父底家就得上米蓋爾舅父底家去。有一回，她在外面住了幾天，於是外祖父親自來烹調一切，燒傷了手，痛苦得咆哮着，咒罵着，打碎了陶器，顯然發怒萬分。有時，他會上

我的茅屋裏來，在積滿草泥的宅第上歇歇他自己於是在默默地看守我一忽兒之後，他會突然問：

「你爲什麼這般安靜呢？」

「因爲我喜歡這樣爲什麼呢？」

於是開始說教了：

「我們不是良善子弟，沒有人會自尋煩惱來教育我們的，我們得爲自己去找出一切東西來，他們替別人著書，建築學校，但永不曾在我們身上化費時間的，我們得努力前進。」

他又落在深思的沈默中了——他不動地，遺忘地坐在那兒，一直到他底態度變成了幾乎難堪的。

秋天他賣去了這幢房子，距離賣去房子的時間不久，一天早晨，他用過茶，突然叫道：

「唔，母親，我曾經管過你的食而且管過你的衣——管過你的食而且管過你的衣——但要你自己去賺麵包的時候是到來了。」

外祖母十分安靜地接受這通知，彷彿她早就期待着一般的。她帶了一副閒暇的態度拿過鼻煙壺來，裝在她的鼻上，說：

「唔，這是很對的假使事情要到那樣子那末就讓它到了那樣子吧。」

外祖父在一幢老屋的地下室裏租了兩間黑暗的房間，在一座小山脚下。



置我們上這住處去的時候，外祖母拿了一隻舊皮鞋，放在火爐上，於是跪下來，向「家神」祈求着：「家神」呀，「家神」呀，這是你的雪楮，請你降臨我們的新的家，來保佑我們幸福吧。」

外祖父從天井裏望着窗內，叫道：

「你這樣，我要使你受苦，你這異教徒！你打算丟我的臉。」

「啊！父親，留心點，不要把苦難帶到你身上來吧。」外祖母莊嚴地說；但他祇是向她發氣，不准她祈求

「家神。」

家具和動產，經過三天的交易和相互的騷罵之後，由他賣給一位轉租人的舊貨商了。外祖母望着窗外，有時就叫着，有時又笑着，她低聲呼喊着：

「那是對的，拖它們出去吧，打碎它們吧！」

我是因為傷心我底花園和我底小茅屋，所以我預備要哭了。

我們坐了兩部塌車到新的家去，其中我坐一部，我是坐在各種器具的中間，而車是顛搖着，彷彿隨時隨地要將我和一部份裝貨拋出去一般。約莫有兩年，一直到快近我母親死的時候，我是被這般一個觀念支配着，我是已經被拋棄了。不久，母親出現了，正像外祖父在地下室裏做生活一般的，顯得非常蒼白和消瘦，她底兩隻大眼睛是古怪地光亮的，她望着，好像她第一次看見她的父親和母親和我一般——她祇望着，沒有

說話時，我的繼父在室內轉着，溫柔地吹噓着，澄澈了他底喉嚨，兩手放在背後，而他底手指是在搖搖蕩蕩的。『主呀！你是變得那麼可怕了！』母親對我說，她底灼熱的兩手緊按着我底額頭。她是怪不好看她地穿着一件褐色的禮服，而她底肚子看來是非常膨脹。

我的繼父向我伸出手兒。

『我的孩子，你好嗎？你是怎麼生活的？』於是他吸着空氣，添加說：『你知道這下面是非常潮濕嗎？』

他們都顯得非常疲乏，好像他們曾經奔跑過許多時候一般；他們底衣服很零亂，而且怪污穢的；他們說，他們所最需要的，就是躺下來休息了。當他們露着勉強的神氣喝着酒時，外祖父凝視着雨打過的窗門說：

『那末你們一切東西都燒燬在火裏嗎？』

『一切東西呀！』我的繼父以一種堅決的聲調回答着。『還算運氣好，我們祇以身免。』

『真的！』一場火不是開玩笑的。』

母親靠在外祖母肩上，在她的耳朵裏低聲地說着什麼話，而外祖母是眯着眼睛，彷彿見解是在她的眼睛裏一般。勉強的空氣顯得更明顯了。

外祖父突然地以一種冷冷的惡意的聲調非常明白地道：

『我所聽到的流言是那樣的，我的好先生歐健·范希里夫告訴我的，並沒有什麼火，祇是你把一切東

西都藏在紙牌上頭了。」

接着是死一般的沈默，祇有茶壺底嘩嘩聲和那打在窗玻璃上的雨水的潑拍聲，來打斷這沈默；後來，母親終於以一種勸誘的聲調說着：

「爸爸沙——」

「你說『爸爸沙』是什麼意思呀？」外祖父以一種震人耳目的聲音叫出來，「還有什麼話呢？我不是曾經告訴你嗎，一個三十歲的人是不會和一個二十歲的人合得好的。——你——而他——發滑的流氓——個紳士——什麼？——唔，小女兒！」

他們四人都盡力叫着，其中以我的繼父叫得最響。我走到牆門間裏去坐在一堆木頭上面，發現了母親和往昔是這般兩樣。這般改變，我真被驚駭得呆住了。當我在室囚和她一塊的時候，這個事實倒並不十分猛烈地打擊我，不換此刻在暮光裏，她那舊日的樣子底記憶，顯然地浮起在我的腦裏。

雖然現在已經忘盡和這事件相關的情形了，但後來，我覺得是在索瑪伐，是在一幢什麼東西都新鮮的房子裏；牆壁是光光的，木梁的縫間長出了苔蘚，而且在苔蘚裏面有許多蟑螂。母親和繼父住在廚房裏，在廚房的屋頂上面有一個窗門開着的。在屋頂的另一邊，有一個工廠的好多煙囪聳向天空，噓出一陣濃密的煙霧來，而冬風將這煙霧吹遍了全村落；所以我們的房間裏時常充滿或種燃燒的氣味的。大清晨，鴉就嗚叫

立在一張凳上，人可以望着頂頂的窗門，透過了屋頂，看見那燈籠照得通明的工廠，窗門兒，它是半開着的，有如一顆衰老的乞丐，底烏黑的，沒有牙齒的口兒，而且有一羣小小的人兒，爬進這裏面去。在中午，門兒底烏黑的，嘴脣又鬆開，而且嘔吐出它底咀嚼過的人們——他們結成了一條烏黑的河流，流動在街道上面，一直到一陣粗暴的雪風，奔過來，把他們趕進自己的家裏去。我們很少看到那蓋在鄉村上面的天空的。一天又一天的過去，在家家的屋頂上，在洒着煙煤的吹雪上，只是懸垂着另一個灰白而沉悶的屋頂而已，它壓倒了想像，而且以它底沉重的灰褐色，弄瞎了人底視覓。

在黃昏，一陣昏暗的紅光，顫動在工廠上面，映照着煙囪的頂筒，於是煙囪看起來，不像是從地上築向天空，彷彿是從那煙雲裏，落到地上來似的。而且，當它們落下來時候，好像在吐着火焰，而且號啕着的。

望着這一切，這真是不可忍耐的疲乏，而且那單調是殘酷地吞噬了我底心靈。外祖母做着一個普通僕人底工作——烹調，洗地板，研木頭，取水，一直從早晨做到夜晚，於是困憊地到床上去睡眠，她是劈叨着，而且歎息着。有時，當她做完了烹調的工作時，她會被上了她底短短的棉胸衣，把她底女裙提得好好的，她要上市鎮去了。

「我要去看看這個老頭子，看他到底是怎麼生活的。」

「帶我一進去吧。」

「你會被凍死呢。看是下得多麼大。」於是她要沿着道路，或者橫過積雪的田野，走七俄里路。

委實的懷孕的，寒冷得顫抖着的母親，打算把一件有一個流蘇的，灰白的，破爛的披肩，圍在她身上。

我恨死那披肩，它把這個魁梧的修整的身體弄得不成樣子了；我恨死那流蘇底尾巴，所以把它們一齊剪去。我恨死這房子，這工廠，和這村落。母親穿着一雙破鞋，不停地咳嗽着。她底不會變樣的肥胖的肚子高漲着。她底灰藍色的眼睛流露着一種明亮而嚴酷的光芒，而且她老是依靠在精光的牆壁上面，彷彿是被黏住了一般。有時，她會呆呆地站一整個鐘頭，望着窗外的街道——它是好似一塊牙肉，其中有一半牙齒，被年代所污黑所彎曲了，而另一半呢，已經快要朽爛，所以已換上假牙齒了。

「我們爲什麼住在此地的？」我問。

「Aah!——不要說話，你辦不到嗎？」她回答我。

她很少對我說話，而且當她說話的時候，只不過命令我吧了。

「到那邊去——上這邊來——拿這東西來吧。」

我是不常容許到街上去的。爲了我每次都是帶了被別的孩子們毆打的記號回到家裏來，因爲打仗是我底嗜好，真的是我底唯一的享樂。所以我是熱情地獻身於它。母親用一條皮鞭鞭撻我，但這個懲罰只有更

其刺激我，於是，下一回，我懷着小孩的狂怒去打仗了——而母親也給我一個更糟糕的懲罰，這樣子關下去，一直到有一天，我才通知她，假使她還要毆打我，那末我要咬噬她底手兒，而且要跑到田野裏去，去凍死在那裏。她驚訝地把我推開，在室內踱起來，疲乏地喘着氣，一面說：

「你要變得好像一隻野獸了！」

那個叫做愛情的感情，此刻開始在我心頭開起花來，它是充滿了生命的，而且顫動着有如一條虹似的，而我底對於每一個人的憎惡，有如一條暗藍色的煙霧的火焰，也比從前更其要時常爆發了，而且有一種憤怒壓抑的感情，在我心裏冒騰着煙霧——一種意識到在那灰白的無意識的生存裏是完全孤獨的自覺。

我的繼父嚴酷地對付我，而且很少和我母親說話，只吹噓着或咳嗽着，而且在正餐之後，他會去蹲在鏡子面前，用一根木片耐心地挑着他底參差的牙齒。他和母親的吵架變得比從前次數更多了——憤怒地稱她爲「Pop」(而不叫她「Mother」)這是一句使我說不出地生氣的習慣。當吵架發生的時候，他老是要緊緊地關上了廚房門，這顯然是不願意我聽到他所說的話語，但他底深沈的聲音，却依然可以聽得非常明白。有一天，他叫喊着，一邊用他底脚頓了

「只是因爲你養到了懷起孕來，弄得我不好去請無論那一個朋友來看我——你這雌牛呀！」

我是這般地驚訝，這般地瘋狂，我竟跳到了半空，我底腦袋撞着天花板，而我底舌頭咬出了血。

到了禮拜六，工人們十個一班的來看我的繼父，把他們的食物券賣給我的繼父，這些食物券，他們應該上那屬於工廠的店鋪裏，可以當錢去花的，但我的繼父却時常用半價把它們買過來。他在廚房裏招待這些王人們，坐在桌子前面，顯着非常莊重的神氣，而且當他拿過這些紙片來的時候，他會揚着眉毛說：

「一個半盧布！」

「啊，剛健的勃希耶夫，看上帝曉仁善吧！」

「一個半盧布！」

在那種昏聩的，懶惰的生活，一直到母親分娩的時候纔結束。那時我被送到外祖父那邊去了。那時他是住在那種簡陋的，在那裏借了一間狹隘的房間，有一個俄國火爐和兩扇對着天井的窗門，在一條通到網波諾維曼國極廣漠的沙路上的，一幢兩層樓的房子裏。

然而這是怎麼回事呢？他叫嚷着，笑着，尖聲地叫嚷着，當他遇見我的時候，他們都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比自己的母親再好的朋友了。借此刻，好像是，並不是母親，而是外祖父這老鬼，倒是一個朋友了。嘿——「汝！」

現在我還沒有丈夫，去罵罵我的新房子，我的外祖母帶着母親和嬰孩到來了。我的繼父因為偷工人們的取碼，已經被王庭裏開除出來，但他已經着手弄另外職業，而且差不多即刻就在火車站的賣票室裏得到位置。

經過了一個長長的平安的時期之後，我又重新和母親住在一個棧房的地下室裏了。當她安置好了之後，即刻就送我進學校去——而我是從最初就討厭的。

「我穿着母親底鞋子，一件由外祖母底胸衣改成的外套，一件黃襯衫，和一件放長的褲子，上學校裏去。我底服裝立即就變成一個滑稽底目標，而且爲了這件黃襯衫，我接受到「紅菱紙牌的公點」這稱呼了。

我不久給孩子們變成了非常要緊，但是老師和牧師是不喜歡我的。

老師是一個患黃痘病的勇敢的男人，他爲了藥，要不斷地流血而受着苦痛；他時常在鼻管裏塞着棉花，上課堂裏來，而且當他坐在桌旁，用帶鼻音的聲音問着我們問題的時候，他會突然在一句話的中夾停下來，從他的鼻管裏拿出了棉花，望着它，再搖搖他底腦袋。他長着一個扁平的銅色的面孔，帶着一種苛酷的表情，而且在他面上的綫紋裏露着種種淡青色，但是真可憐的特點，還要算他那真正白鉛色的眼睛，它們是這般不愉快地黏到我的面上，使我時常感覺到要用手兒從我額上把它們帶過去。

好幾個月內，我都是在第一組裏，而且坐在這一班的頂前面，幾乎貼着老師的桌子，所以我底地位幾乎是很難受的。他彷彿不看別人，只釘住我，而且他始終用鼻音說着話。

「匹盧——匹盧——匹盧，你必須穿一件清潔的襯衫呢。匹盧——匹盧，你不要用你底腳弄出聲音來吧。匹盧——匹盧，你底鈕釦帶又散開了。」



但我對他發復了他底野蠻的傲慢了。有一天，我拿了半個冰凍西瓜，挖去裏面的瓜肉，然後用一根繩把它繫在外門上面的一個滑輪上，在門兒打開的時候，這西瓜是昇在上面的，可是當我的教員闖上了門兒的時候，這挖空了的西瓜落下在他頭上，有如一頂帽子，一張條子將門房和我喚到教務長的面前去，而我是爲了我底惡作劇，我底皮膚受到了賠償。

另一回，我拿鼻烟散在他的桌上，於是他十分厲聲地打起噴嚏來，他終於離開了這一班學生，叫他的內弟來代管他的位置。這位先生是個官，他叫全班學生歌唱着：「上帝保佑沙皇吧！」和「呵，自由我的自由！」那些唱不成調的學生們，他用一根戒尺擊在他頭上，發出一種有趣的，沈重的聲音，但是令人受傷的。

神學教員是一個漂亮的，年青的，頭髮豐茂的牧師，爲了我沒有聖經，也爲了我要仿效他談話的樣子，他是不喜歡我的。當他走進教室裏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問我：

「匹薩珂夫，那本書你帶來沒有呢？的書！」

「不。」我回答，「我沒有帶來，是的。」

「你這——」是的」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

「唔，你只好回家去吧，是的——回家去，因爲我不想教你是的，我不想做這事情。」

這並不使我很苦惱，我出去了，在醜陋的鄉村的街道上踢着我底足趾，望着我周圍的嘈雜的生命，一直到這一課完結的時候。

這位牧師生着一副美麗的面孔，有如一個基督似的？他有兩隻好似一個婦人底眼睛的愛嬌的眼睛，和小小的手兒——溫柔的，有如他身上的一切東西似的。他所拿的無論什麼東西——一本書，一條戒尺，一根筆桿，和其他一切——他是細心地拿着的，彷彿這東西是有生命的且非常脆弱的，而且好像他是鍾愛這東西的，恐怕觸着了它就要毀壞了它似的。對於孩子們，他並不十分溫柔，但他們却仍舊愛着他。

雖然事實上我是頗熱心用功的，但不久就通知我，爲了我底不能教化的行爲，要將我從學校裏開除出去了。我是變成沮喪的了，因爲我看到一個非常不快活的時期已經到來——母親是一天天的變成更加容易生氣，而且將我毆打得比從前更凶了。

但救星到來了。克立撒夫主教（原註）出人意外地到學校裏來觀察了。他是一個小男人，像一個巫者

（原註）克立撒夫主教，他是那題爲「古代世界的宗教」的那三天冊名著和關於「埃及的輪迴」的論文，也是那幾篇人人喜歡的論文如「關於婚姻和婦人們」的作者。那末後的一篇論文，在我青年時代讀它的時候，我是獲得了一種深刻的印象的，似乎我對於它底題目已經模糊不清，但我記得它是發表在七十年代的那一個神學雜誌裏的。

似的，而且假使我底記憶沒有錯誤，他是聰慧的。

坐在桌旁，穿着寬大的黑衣服，所以看起來好像很細小，他的頭上好像覆蓋着一隻小桶似的戴着一頂滑稽的帽兒，毫無拘束的從衣袖裏搖搖手兒說：

「現在，孩子們，我們來一塊談天吧。」

教室裏立即變成溫暖而光明的，被一種不熟悉的愉快空氣所浸透了。

在喚了許多別的孩子們過去之後，輪到把我叫到桌子旁邊去，他莊嚴地問我：

「你幾歲呢？是嗎？阿你是多高大的一個孩子阿！我想，你是時常要和雨做鬥爭的，你是嗎？」

把他底一隻生着長而尖銳的指甲的枯乾的手兒放在桌上，而以另一隻手兒緊握着他底疏疏的鬍子，

他拿他底生着兩隻仁慈的眼睛的兩孔貼近我底一面他說：

「唔，告訴我，聖經的故事裏你頂喜歡那一個？」

當我告訴他，我是沒有聖經的，所以也沒有學過新舊約全書的歷史的時候，他扶正了體底牧師帽說：

「那怎麼成？你要知道你是必須學習聖經的。但你可或須聽懂了一些吧？你知道聖詩嗎？好祈禱呢？」

你看！也懂得聖者們底傳記嗎？……是用韻文寫的嗎？……那末據我想你對於這課題是很理解了。」

在這時候，我們的牧師出現了——他是紅着面孔，喘着氣的主教向他祝禱，可是當他開始說到我的時

候主教舉起了手兒，說：

「原諒我——紙片刻工夫——現在，告訴我亞里克希的，這上帝的人的故事吧。」

「五首詩，那些——喻，我的孩子？」他說，當我誦到了一個終點，忘記了第二首詩的時候。

「現在我們來說些別的吧——說些關於大衛得王的事情吧！——說下去，我是十分留意地在傾聽着。」

我看到他真是在傾聽着，而且這些詩歌使他感到快活。他對我考查了許多時候，於是他突然站起來，迅速地問道：

「你學習過聖詩嗎？誰教你的？是一個善良的外祖父吧，是他嗎？喻，喻的嗎？你不要這般說！——你可不是非常剛愎嗎？」

我躊躇着，但我終於說：

「是的。」

教員和牧師聚聚地證實了我底自白，而他是垂下了雙眼，傾聽着他們說話於是歎息了一聲，說：

「你聽到他們所說的話嗎？過來！」

把他那有柏樹味兒的手兒放在我頭上，問道：

「你爲什麼還殺剛復呢？」

「這是因爲十分愚蠢無舉的緣故。」

「愚蠢嗎？呵，我的孩子，那是不準確的。假使你覺得是愚蠢的，那末你將變成一個壞學生了，但事實上你的教員們却證明你是一個非常伶俐的小學生。那就是說，你之所以剛復是有其他的原因的。」

從他的懷裏取出一本小書來，一面說着，一面在這上面寫着：

「匹盧列夫·亞里克希呀！——一樣的，我的孩子，你必須管束自己，而且想法不要太剛復了！——少許

有點剛復我們是可以容許你們的；就是不剛復的人們，也有許多是受到苦難的。不是這樣的嗎，孩子們？」

許多聲音快活地回答着：

「是的。」

「但我知道，你們在自己中間是不很剛復的，我對嗎？」

孩子們大家都「齊笑着回答：

「不，我們也是非常剛復的——非常的。」

主教倚在一張椅子背上，將我拖近他的身旁，於是驚人地說引得我們——甚至連教員和牧師也在內——大家笑起來：

「這是一個事實，我的孩子們——當我還在你們的年齡的時候，我也非常剛復的，你們覺得怎樣的？」

孩子們都笑起來了，於是他開始問他們問題，怪巧妙地打算弄得他們糊塗，所以他們開始互相回答着，而快樂是加倍地增大起來。後來他終於立起身來說：

「唔，和你們在一塊這真是一件非常快活的事情，但此刻是我要走的時候了。」

舉起他底手兒，揹起他底衣袖，他顯着一副寬宏大量的態度，在我們衆人身上架了一個十字的記號，於是祝福我們：

「在天父天子和聖靈的名下，我祝福你們和你們的工作，再見！」  
他們大家叫喊着：

「再見，我的主，望你快點再來。」  
揮着他的牧師帽，他說：

「我會再來的，我會再來的，而且要帶幾本小書來送給你們。」  
看他動身走出教室去的時候，他對教員說：

「現在讓他們回家去吧。」

他手攬着我領我到了牆門間，在那裏，他俯下身來，靜靜地說：

「大約以後你會管束你自己吧？你會嗎？……決定了嗎？……你知道的，我是知道你爲什麼剛愎的緣故的。——再見我的孩子。」

我感到非常刺激，我底心靈沸騰着異樣的感情，當教員叫這一班其餘的學生都出去，單把我留在校裏，而且告訴我現在我該比水都還要平靜些，比草兒更其謙遜些的時候，我是留心地而且願意地聽着他底話。

他鋪墊上他底皮外套，溫靜地用和諧的聲音說：

「從今天起，你可以來聽我的課了，是的，你可以來了，而且也靜靜地坐着吧，是的——靜靜地坐着。」

但是當學校裏的事情變好起來的時候，一場不幸的事變發生在我家裏了。我偷了母親的一個盧布，出乎預料的犯了這罪過了。一天黃昏，母親上外邊去，留我管家和照應嬰孩，因爲感到困憊，我開始翻着一本我的繼父底書——大仲馬著的「一個醫生底筆錄」——底書頁，而且在兩頁之間發現二張紙票，一張是十盧布的另一張是一盧布的。我是不懂這本書的，所以就掩上了；但突然在我心中發生了這樣的思想，假使我有一個盧布，我不僅能夠買到聖經，而且也可以買到關於魯濱孫的書了。是在距離這時候不久之前，我纔知道書上有關於魯濱孫這樣一本書的。這是在嚴冷的一天，在休息的時候，我講述一個靈話給孩子們聽，這時候，其中有一個孩子帶了一種瞧不起的聲調說：

是話是講話「魯濱孫」是我所喜歡的，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故事呢！

發現好幾個孩子都是曾經讀過「魯濱孫」的，而且記熟了它底許多短句，他們都不喜歡外祖母的故事，這使我很生氣，於是下了決心，我要親自讀「魯濱孫」，那末我可以對他們說：這是「講話」了！

第二天，我買了聖經和兩卷破爛的安徒生的童話到學校裏去，而還一塊帶去了三磅白麵包和一磅香腸。在佛寧南斯克教堂的牆旁的那家小小的黯黑的店舖裏，也有着一本「魯濱孫」——一本黃封面的小書，而且在冊頁上有一幅圖畫：一個戴着頂皮睡帽的有鬚子的男人在他的肩上披着一隻野獸底皮，但我却不喜歡這本書的樣子。而安徒生的童話就是外表也很悅目，雖然它們是破爛了的。

在長久的玩耍裏我拿麵包和香腸分給孩子們，於是我們開始讀起那個奇怪的故事「夜鶩」來，它是狂風暴雨般抓住了我們全體的心靈。

「在中國所有的人民都是中國人甚至連國王也是一個中國人」——我記得這個短句是多麼愉快，地以它底簡單的快樂的，微笑的音樂打動着我呢。關於這故事，此外也還有許多地方是非凡地好的。

但在學校裏是不允許我讀「夜鶩」的時間是不夠的，可是當我回到家裏來的時候，母親立在那裡煮着一個炒鍋的熾火前面（她在鍋裏炒着幾個蛋兒）以一種奇怪的柔和的聲音詢問我：

「你有拿過那個盧布嗎？」



「是的，我拿的——換了那本書。」

她拿炒鍋打我，打得拍拍的響，而且拿走安徒生底書把它藏在不知什麼地方，因此以後我再也尋不到它，然而對於我，這是遠比毆打還厲害的一個懲罰呢。

我好幾天沒有上學校裏去，就在那一段時間裏，我的繼父一定把我底事情告訴了他的朋友之一，那個朋友告訴他的孩子們，他們再把這個故事傳到學校裏，所以當我回到學校裏去的時候，我得着一個新的綽號——「賊」。

這是一個簡單而明白的形容，但這並不是一個真確的形容，因為我並不打算掩藏這個事實；是我拿這個盧布的。我要想解釋這事實，但他們都不肯相信我，所以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對母親說，以後我不再上學校去了。

又懷了孕的，顯着一個蒼白的面孔和一雙迷亂的、疲倦的眼睛的母親立在窗旁，喂着我的弟弟撒斯却。她張開了嘴巴釘住我，有如一條魚似的。

「你是錯了！」她安靜地說。「沒有一個人能夠絕對知道是你拿這個盧布的。」

「你去親自問問他們吧。」

「那一定是你自己喋喋不休地談着這件事情現在承認吧——是你自己說出來的嗎？注意明天我要

親自去探聽出來，是誰把那個故事散播到學校裏去的。」

我告訴她那個學生的名字。她底面孔可憐地繃緊來，眼淚開始墮下來了。

我走到廚房裏去，躺在我的牀上——那只是放在火爐後面的一隻箱子。我躺在那裏，靜聽我的母親在

嗚咽：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因為再也忍受不住烘在那裏的油膩衣服底雜聞的氣味，我從牀上起來，走到天井裏去；但我的母親在

後面叫着：

「你上那裏去？你上那裏去？走過來吧！」

於是我們坐在地板上，撒斯却是躺在母親底膝頭，而且攥住了她衣服的鈕釦，搖擺着他底頭，說着

「Thevovga！」——這在他算是說「PooGorka」（鈕釦）

我緊貼着母親坐在那裏，於是她吻着我說：

「我們——是可憐的，而且每一個哥貝克——每一個哥貝克——」

但總從來不說完她開始所要說的話的，她用暖熱的手兒挽住了我。

「無用的東西——無用的東西！」她突然地叫起來，用了我以前曾經聽過過的這一句話。

「懶懶重樓着」

「嫩膚的東西」

他是一個古怪的小孩子，他底樣子怪不雅觀的，生着一個大腦袋，用他底美麗的暗藍色的眼睛望着周圍的一切東西，寧靜地微笑着，正像他在期待着誰似的。他非凡地早就開始學話，而且生活在一種平安的幸福裏，永遠的境界裏。只他是一個羸弱的孩子，連爾哥也不成的，他時常十分喜歡看到我，而且時常要求我抱在懷裏，而且要用他那時常可以開到紫羅蘭味的溫柔的小手指揉着我底耳朵。但是他意外的一點也沒有疾病的，死去了。在早晨，他還是和平日一樣安靜地幸福的，而黃昏，當晚禱的鐘聲響着的時候，他是放在桌上，準備安葬了。這事情發生在生下第二個孩子尼古拉之後不久。母親將她答應我的事情辦好了，在學校裏總算把事情弄明白了，但不久我又被包圍在另一個疑難之中。

有一天，在用晚餐的時候，我從天井走到廚房裏去，那時我聽見了母親底悲苦的聲音：

「歐健，我懇求你，我懇求——」

「胡——說」我的繼父說。

「你但你是上她那裏去——我是知道的。」

「嗚——」

體魄都凍斃了片刻於是母親咳嗽着說

「你是多卑鄙的無用的東西」

且日我聽見他在毆打她了於是我衝進室內去看見母親是跪在地上她底背脊和手肘是倚在一張椅子上她底胸膛是向前而她底腦袋是仰後的在她的喉嚨裏響着一種唧唧的聲音而且還可怕地閃着眼睛同時他呢是穿着他底最好的衣服和一件新外套用他底長腳在她胸膛上撞我從桌上拿了一把小刀——一把鑲鐵的骨柄的小刀他們時常拿它來切麵包的是我父親遺留給我母親的唯一的遺物——我拿了這把刀用盡我底力量把它刺進我的繼父的脊邊去。

好運氣我的母親這時候剛把馬克塞瑪夫推開於是刀兒給傷了開去在他的外套上劈開一個大洞只不過擦傷他底皮膚我的繼父喘着氣捧着他底背脊從室內衝出去而母親是捉住我把他高舉起來於是一聲嗚嗚將我擲在地板上我的繼父從她身邊拉走我當他從天井裏回進室內來的時候。

那天黃昏的深晚當我的繼父不管一切事情出去了的時候母親走到火爐後面來看我溫柔地將我抱在她懷裏親吻我而且哭泣着說

「原諒我吧這是我底過錯呵我親愛的你怎麼能够那樣的——而且用一把小刀——」

我記得很清楚我那時是怎樣地對她說我要殺死我的繼父然後也殺死自己而且我想我是已經殺過

了這個事情，無論如何我是有過了這樣的嘗試，就是現在吧，我還能夠看到那隻穿着絨線編織的襪子的可恥的長腿在空中跋扈，而且踢着一個婦人底胸膛。在許多年之後，那個不幸的馬克塞瑪夫在一個醫院裏死在我的眼前了。那個時候我已經變成了怪愛他的，而且看到他的美麗的，漂泊的眼睛裏的光線漸漸暗淡下去，而且終於消滅的時候，我是號啕起來了，但是即使在那個悲哀的時刻吧，雖然我的心裏是充滿着一種巨大的憂傷，而我仍舊不能忘記他是曾經湯過我的母親的。

因為我是記憶着我們的野蠻的俄國生活底這些殘酷的恐怖的事情，所以我時常自問着是否值得化時間把它們寫出來。於是我重新自信地回答自己——「這是值得化時間的，因為這是真實的，罪惡的事實，就是在此刻也還沒有消滅的——這是一個必須追究它底根源，然後從記憶裏，人們的靈魂裏，而且從我們的狹窄的，下賤的生活裏把它連根拔去的事實。」

而且此外還有別的，而且更重要的理由強迫我去描寫這些恐怖的事情，雖然它們是這般討厭的，雖然它們是壓逼着我們而且把許多美麗的靈魂壓成死亡，可是俄國人的心靈是十分康健而年青的，他能夠，而且已經跨過它們了。因為在我們這可驚奇的生活裏，不僅獸性這一邊在繁茂滋長，而是和這獸欲在一起，恰相反的，也生長着勝利的，光明的，康健的，而且創造的——一種鼓勵我們見我們的新生，正視那我們大家將要和平地而且慈愛地生活的時代的人性的典型。

我又在外祖父的房子裏了。

「唔，強盜，你想要什麼？」這就是他底見面話；接着他拿他底手指在桌上敲起來。「我不再供養你了，讓你的外祖母來幹這事情吧。」

「所以我要養他，」外祖母說。「唔，」運氣多壞啊！祇要想一想這個就够了。」

「很好，假使你願意，就你養他吧，」外祖父叫道；於是漸漸沈靜下來了，他向我解釋着：

「現在她和我完全各自生活了；我們沒有絲毫關係。」

坐在窗下的外祖母，以迅速的動作做着花繡；梭子在挾活地響，以銅針密密釘着的軸頭，閃耀着有如「

個金色的刺繡，在春天的陽光裏，而且外祖母——別人以為她變成銅塑的了罷——是一點也沒有改變。然而外祖父却變得更憔悴，更多皺紋了；他底沙黃色的頭髮已經變為蒼白的，他底沈靜的，自尊的態度已經變為一種無謂的暴躁。他底青色的眼睛已經變為昏暗的，而且還顯露出一種疑惑的表情的。外祖母笑着，告訴我關於外祖父和她分家的事情。他把所有的鍋鏟，皿盆和瓷器都給了她說：

「這是分給傢的一點小小的東西，以後不要再向我，要什麼別的東西吧。」

接着他就將她所有舊的衣服和東西都拿走，連一件狐皮的斗篷也拿了去，共總賣了九百個盧布。於是把錢放在他的猶太教子，那個菓子商那裏生利。後來，瘋狂的貪婪鎖住了他底心，於是他變成全無羞恥的人了；他開始上他的舊相識們，他從前的同事們，富商們中間去，向他們訴苦，說他的兒女們已經毀壞了他的財產，所以要求他們給他錢，幫助他底貧窮。虧得他們敬重他，他得到了錢，因為他們都慷慨地給他錢——大宗的紙票，他拿這些紙票到外祖母的面前來吹牛，好像一個孩子似的譏刺着她：

「看呀，呆子，他們不會給你那幾百百分之一的。」

他用這個方法所賺來的錢，放在他的一個新朋友那裏去生利——一個高高的，禿頭的販皮商，在鄉村裏是叫他Kalia（一條馬鞭）的，和他的妹妹那裏，一個管店婆——一個肥胖的，紅頰的，長着一對褐色的眼睛的婦人，她是漆黑得而甜蜜得有如處女畫的。

家內的一切開銷都是平均地分開了的。這一天是外祖母拿了她的錢辦伙食來預備正餐。那天正餐要輪到外祖父來預備食品了，而他所預備的正餐，從來沒有外祖母那樣講究的，因為外祖母買了上等的肉來，而他却買來了這般的廢物，有如肝、肺和碎肉。他們各人有自己預備的茶和糖，然而煮茶却在同一個茶壺裏，所以外祖父要發氣了。

「等！等！一忽兒！……你放了多少？」

把茶葉倒在他的手掌上，仔細地估量了之後，他說：

「你底茶葉比較我底細，所以我可以少放一點，因為我底都是大葉子。」

他是非常瑣細的，外祖母得把他底茶倒得和自己底一樣濃，而且倒茶的次數也只能和他的一樣多。

「這最後的一回怎麼辦？」她問，在她剛把所有的茶都倒盡之前。

外祖父望着茶壺裏面，說：

「裏面還有許多呢——這最後的一回。」

就是那燈底油也各買各的——在五十年合作生活之後竟發生這樣的事情！

外祖父底這些鬼把戲，在我心中同時覺得又有趣又討厭，然而在外祖母心中，祇是簡單的好笑吧了。

「你該靜一點！」她平心靜氣地對我說。「這算什麼呢？他是一個老弱的，老弱的人了，而且他是變成了一



愚笨的，就是這個樣子。他一定有八十歲了，否則也快近八十歲吧。讓他鬧着蠢玩意兒去，這對誰會有損害呢？我要爲自己和你做點小工作——不要介意吧！」

我也開始賺起小錢來；到放假日，一個大清早我就拿着袋子，走到天井裏和街道上，去拾骨頭、爛布、紙片和釘，賣給那破貨商們。一 Pood（四十磅）爛布和紙，或者鐵塊，會給你兩個 Greavin（廿個哥貝克）；一 Pood 骨頭會給你十個或八個哥貝克的。不是禮拜日，我也上學校去做這工作，到了星期六，每一次我可以把這些小東西賣三十個哥貝克或者半個盧布，假使我運氣好一點，或者還可以多賣一點錢。外祖母從我手裏拿去了錢，迅速地把它放在襠袋裏，於是低着頭稱贊起我來：

「咳！謝謝你，我親愛的人。這個可以做我們底伙食——你幹得很好。」

一天，我看見她手裏拿着我底五個哥貝克，望着，於是默默地號哭起來；一粒恍惚的眼淚掛在她底海藍綫的，浮石似的鼻子底尖頂上面。

在奧略河的岸上，或者彼斯克島上，從材料場裏去偷竊木頭和木板，這是一件比拾爛布更有利益的玩意兒了。因爲在那裏，每逢市節，在那匆匆地搭起來的棚子裏做着鐵的買賣。到了市場完結的時候，這些棚子常常拆下來，可是柱和木板却藏在藏船屋裏，一直藏到春潮快漲的時候。

一個小房東會化十個哥貝克來買一塊上好的木板，而一天偷竊兩塊木板是很可能的事情呢。但是要

想把這事情弄成功，天氣不好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因為一陣風雲或狂雨會趕散了看守的人，去藏躲在避難所裏面。

我選了幾個友好的同謀犯——一個是，一個乞丐 *Morgan* 的十歲的孩子，撒略·維亞金，是一個時常恬靜地幸福的，仁厚又和順的小孩；一個是，無家可歸的康斯志洛姆，他是憔悴而瘦削的，長着一雙可怕的眼睛，當他十三歲的時候，爲了偷一對鴿子，被送到一個年青的罪人底流放地（*Colony*）去；一個是小羅祖喀畢，一個十二歲的，強壯的人，他是又頭腦簡單又仁厚的；一個是嗅覺很遲鈍的楊子，是一個守墓人兼掘坟人的兒子，一個八歲大的小孩，他是沈默寡言地好像一條魚，而且患着羊癩風的，其中年齡最大的要算一個死了丈夫的安成衣匠的兒子，葛列盧略·却略，一個敏感的，坦白的，小孩，他底兩個拳頭是可怕地敏銳的，我們大家住在同一條街道裏。

在我們的樓房裏，偷竊不算是一件犯罪行爲，這已經成爲一種習慣了，尤其是食不果腹的本地人，就拿這個來當做謀生的唯一方法。市集的時間只有一個月半，這是不能夠維持他們一年的生活的，於是許多可敬愛的家長們就來「河上幹點小小的工作」——撈取那潮水沖來的木頭和木板，而且分做幾次把它們運走，或者每次運去了小部份，但是幹這玩意兒的重要方式是從貨船上去偷來，或者照例地在伏爾加河或奧爾河上住來巡邏，留心那些不是正當地藏好了的任何東西。星期日，大人們時常誇耀着他們底成功，而

小孩們是優渥者，做效着。

到了春天，當那市集之前的迷人的暖熱之時，那時候酒醉了的工人們，馬車夫們和各種各樣的工人們，老滿在鄉村街道裏，而鄉村的孩兒們，時常要去搜索他們底口袋的，把這種行為當作合法的行動，所以他們在長聲門的目光之下坦然進行着這工作。他們從木匠那兒偷了牠底器具來，從疏忽的馬車夫那兒偷了鑰匙來，從運貨的馬上偷了馬具來，從場裏的輪軸上偷了鐵來。然而我們這小小的一羣是不幹那勾當的。天，却嚙以一種堅決的聲調宣布道：

「我是不偷東西的。媽卡不讓我去幹這事情。」

「而我是怕丟，」嚙畢說。

康斯志洛姆對於小偷們是懷着極端的憎惡的，他特別用勁來說「竊賊們」這個字，當他看見那些奇怪的小孩們掏着酒醉的人們底口袋的時候，他會來趕散了他們，倘使一旦捉住了其中的一個，他會好好地敲他一頓的。這位大眼睛的，顯着不幸的樣子的小孩，想像他自己已經成人了，他走路來有一種特別的步風，在奔邊走着，正像一個腳夫，而且他打算用一種不清楚的粗濁的聲音來說話，他是非常寡言而且泰然自若，像是一個老頭子。

「難得金相信偷竊是犯罪呢。」

但是從彼斯克去拿木板和柱，這是不能算作一種犯罪的；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怕做這種事，所以我們把事情安排得非常容易成功。或一天的黃昏，當天色開始黑暗起來的時候，或者在白天，假使遇到了這是很壞的天氣，維亞金和楊子出發到彼斯克去，踏著濕濕的冰橫過小灣。他們是公開地出去的，爲了好引起那看守的人們來注意他們，同時我們四個人是分別地渡過去，不讓一個人看見。當楊子和維亞金引起了看守的人們底憂惑因而一心留意着他們的時候，我們就躍進那我們預先選擇好的藏船屋裏，選擇一點好漂走的東西，於是當我這兩位步伐迅速的同伴們戲弄着看守的人們，引誘他們追趕去的時候，我們就溜回家裏了。我們各人都有一根繩索，將一個曲成了鈎子的大釘頭繫在繩索底末端，我們拿它來鈎住了木板或柱子，這樣我們可以拖着木板或柱子橫過雪和冰了。看守的人們很少看到我們的，而且即使看到了，他們也永遠追不着我們的。

當我們售去我們底掠奪品的時候，我們拿售得的錢分成六股，時常每股可以有五個或七個哥貝克。拿這個錢過一天是够舒服了，但是維亞金不帶一點東西給他母親換一杯白蘭地或一點伏特加吃，他的母親要毆打他的。喀斯和洛姆貯積着他底金錢，要想建造一個養鴿場。却喀的母親是有病的，所以他打算盡他能力去工作。喀畢也貯積着錢，他的目的在回到他底故鄉去，他是他的伯父從故鄉帶出來，但他的伯父到了厄尼之後，不久就淹死了。喀則忘記那個市鎮叫什麼名。他所能記得的，是這個市鎮在喀馬，挨近伏爾加河的。

爲了某種理由，我們時常拿這個市鎮來尋鬧，我們時常唱着歌，迎着這位騎眼的人。

「在喀馬有一個市鎮，

可沒有人曉得是在那裏！

我們底手永遠碰不到它。

也不能教我們底足去尋它。」

當初喀馬時常要向我们生氣的，可是有一天，維亞金用他底友愛的聲音向他說，辯正了他底綽號：

「這於你有什麼關係呢！當然你是沒有向你的同志們生氣吧。」

這位騎眼人感到心愧了，從此以後他也加入我們這一團來歌唱那在喀馬的市鎮。

但是去偷木板，我們還是去拾爛布和骨頭願意呢。在春天，去拾爛布是特別有趣的事情，當雪已經溶化了而且在那已經洗淨了街道的鋪路之後的時候。在那裏，在設市集的地方，我們時常可以在溝渠裏揀拾許多釘頭和鐵片，而且有時還可以找尋到銅板和銀角子；但是爲討好巡卒起見，我們就給他幾個哥貝克，或者向他發發地鞠躬，那末他不會來趕走我們，或者拿丟我們底袋兒了。我們了解賺錢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呢。因此我們越來越要好；雖然有時我們中間也要發生一點小小的口角，但我還不起來會避有這一場眞的爭論。

我們的和事老是維亞金。他時常預備着幾句簡單的話正適合於那發生的事情，使我們感到了驚異又感到了羞恥。他自己用一種驚訝的聲調說出這些話語來。楊子的強作劇既沒有觸怒他，也沒有使他嘔氣；他底意思，一切壞事情是不必要的，所以他要平和地而且使人信服地來否認它。

「唔，這有什麼用處呢？」他問着，於是我們都看清楚了這是沒有用處的。

他叫他的母親爲「我的 Mother」的，而且我們沒有人笑他。

「昨天黃昏我的 Mother 又喝醉了酒，顛倒着回家來。」他會快樂地告訴給我們聽，閃着他底圓圓的，金色的眼睛。「她讓門兒開着，於是坐在梯階上，唱起歌來——好像一隻母雞。」

「她唱些什麼呢？」却吟說他是喜歡確實的。

維亞金在膝上拍着手兒，以一個細細的聲音重唱着他的母親底歌曲。

「牧羊人拍着你底小小的窗門吧，

當我們跑在散步場上時時，

一再地拍吧，夜底疾飛的鳥。

以看不見的悠揚的音樂，

散下了你底符咒在鄉村之上。」

蘇

他知道許多這類熱情的歌曲，而且唱得很好的。

「是的。」他繼續說，「於是她在門階上睡着了，而房子裏是冷得透骨厲害，累得我渾身顫抖，而且凍得快要死去，然而她的身體又是重得很，我的氣力拖她不進來。今天早晨我向她說：『你醒到了，這般可怕算什麼意思呢？』」她說，「這是對的，請你再稍稍忍受一會兒吧，我就快要死了。」

「她就快要死了，」却略以一種認真的聲調重複說着這句，話，「她已經患着腫症了。」

「你悲傷嗎？」我問。

「自然我要悲傷的，」維亞金驚訝地叫着，「你知道的，她對我很好的。」

雖然我們都知道 *Morduan* 要不斷地毆打維亞金的，但我們大家相信她是「很好」的，而且，有時候，當我們達到了一個壞日子，却略甚至會提議：

「我們來聯合我們底哥貝克，去給維亞金的母親買一點白蘭地吧，否則她要毆打他的。」

我們的伙伴中間，却略和我算唯一的一能夠寫讀的人了。維亞金是寡分嫉妬我們的，他會自己纏着他底兩隻尖尖的老鼠似的耳朵，喃喃地說：

「一旦我的 Mordun 葬了的時候，我也要進學校裏去，我要去跪在教員前面，請求他收容我，當我完畢了畢業的時候，我將當做一個園丁到大僧正那裏去，或看皇帝去也說不定的。」

到了春天，和一個老頭子，一個教堂建築費的收款人在一塊，而且還攜着一瓶伏特加的 Mordun 給倒下去的木堆壓壞了。他們把這位婦人送到醫院裏去，於是腳踏實地的却略來和維亞金說了：

「來和我同住吧，我的母親會教你讀和寫的。」

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維亞金能够高昂着頭，誦讀那寫着的字：「雜貨鋪」祇是他讀成「Palatoinia」了，於是却略更正他：

「Bakaloinia 呀，我的好靈魂。」

「我知道——可是字母跳成了那樣子，因為有人讀它們，它們很快活，所以它們跳起來了。」

他底愛好樹木和草，使我們大家都驚駭起來，而且使我們大笑起來。鄉村裏的泥土是沙性的，所以植物很缺少——在院子裏，有的立着一株可憐的楊柳樹，或者一些疏零的接骨木叢樹，或者寥寥的幾片灰白的乾枯的草葉畏怯地藏躲在一座圍牆下面——但是我們中間倘若有人去坐在草上，那維亞金就要憤怒地



大馬道：

「你爲什麼一定要去坐在草地上呢？你爲什麼不坐在沙石上的？在你這是一樣的，不是嗎？」

據他底意見，去折斷楊柳底枝幹，或者去摘下接骨木花，或者去斬下奧喀河岸上的垂楊底嫩枝，這都是毫無意思的事情；當我們幹着這類玩意兒的時候，他時常會抖着他底兩眉，伸着他底兩手，顯出了大大的驚駭：

「爲什麼你們喜歡破壞一切東西呢？看看你們所做的事情吧，你們這些魔鬼們！」於是在他的驚駭之前我們感到羞愧了。

我們計劃了一個星期六，玩的非常開心的遊戲，於是我們就整個星期都預備着，把我們能力上所能找到的，一切穿爛了的皮鞋都搜集起來，貯藏在妥當的角落裏。於是到了星期六的黃昏，還餘候，韃靼人從西伯利亞的埠頭回到家裏來了，我們去佔住了十字路口，拿着這些爛鞋向韃靼人拋去。

當初這個玩意很使他們生氣，於是他們追趕我們，辱罵我們，但不久，他們對於這遊戲也開始感覺到興味了，而且他們知道將要遇到什麼的，所以他們也武裝了好些皮鞋上戰場來，更厲害的，是他們發現了我們藏武器的地方，於是偷去了。關於這個行動，我們發出了怨言——「這不是玩遊戲了！」於是他們把鞋子分開來，給我們一半，然後戰爭開始了。他們大抵是直立一個空場上，在十字路口的中間，而我們是呼喊着奔

跪在他們周圍，用鞋來敬他們。他們也呼喊着，而且當我們中間有人技巧被一隻鞋投在他足下，因而絆倒了地上，把腦袋埋進泥沙裏去的時候，他們笑得真響，够發響任何人底耳朵。

我們津津有味地將這個遊戲要繼續許多時候，有時甚至到天色快黑的時候，居民們時常會聚攏來，或者從角落裏張望着我們，而且鳴着不平，因為他們以為真的在那裏戰爭呢。污穢的鞋子飛馳在潮濕的空氣裏有如烏鴉一般；有時我們中間有人受着痛擊了，然而遊戲的快樂是比痛苦或創傷還更大些。

這些薩紐人玩這遊戲不比我們弱。當我們玩畢的時候，我們時常跟他們上食堂去，他們拿一種特別甜蜜的蜜餞菓子給我們吃，而且，用完夜餐之後，我們還喝着濃濃的黑色的茶和糖菓。我們喜歡這些人，他們底氣力正配着他們底大小，而且他們身上有着一種十分孩子氣的而且坦白的東西。他們最打動我的地方是他們底柔和，他們底不會動搖的和善的天性，和他們底莊嚴的又動人的，相互的尊敬。

他們都熱情地笑着，眼淚流下他們底面孔了；他們中間有一個人，一個破鼻子的加西莫夫的土人，他底氣力是遠近皆知的。一天，他從離開河岸有好一程路的一隻貨船上運來一口重約二十七 Pounds 的鐘，而且他還狂笑着，當他叫着：「Voo-vo-vo-vo-vo-vo!」的時候。

一天，他叫維亞金坐在他的手掌上面，於是他把維亞金舉得高高的，說：

「看呀，你現在是活在那裏了，快要到天上呢。」

一、薩瑪擁護天氣，我們時常在楊子的家裏聚會，在那坡地上面，在那裏有着他父親的小屋。這位父親是一個皮包骨頭的，長手臂的，生着一顆小腦袋的人物；泥土色的頭髮長滿在他臉上。他底腦袋像一朵牛蒡放在他的長而細瘦的頸上，有如生在莖幹上一般。他顯着一副快活的樣子，半閉着眼睛，迅速地喃喃說：

「上帝賜給我們安息吧，Ouch!」

「我們買了三 Zolotnika 茶，八份糖，一些麵包，自然還有得一份給楊子的父親底伏特加。却喀是嚴厲地嘲笑着楊子的父親。」

「毫無用處的農人呀，去預備茶壺去。」

這位農人笑着，於是去預備銅茶壺去了；當我們一面等候他把茶預備好，一面討論着事情的時候，他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消息。

「注意！後天是志留索夫的週月祭了，那裏一定會有宴會的……這是一箇可以拾骨頭的地方呀。」

「廚子早在志留索夫家裏把所有骨頭都收拾清楚，」却喀說，他是什麼事情都知道的。

維亞金夢一般地說着，一面望着窗外的墓地。

「我們馬上可以到樹林裏去了。」

楊子時常沈默的，以他底憂鬱的眼睛含情地望着我們眾人。他在沈默裏拿玩具給我們看——他從拉

這塊瀟灑豪爽的本頭做的兵士，沒有腿的馬兒，銅片和鈕釦。

「他的父親在桌上放好了各種各樣的茶杯和茶碟，於是拿茶壺進來了。歐斯志洛姆坐下來倒茶，他呢，當他喝完了他底伏特加，爬上火爐，伸出長項頸，以酒意醺醺的眼睛俯視着我們，而且喃喃地說：

「Ouch! 彷彿你們一點也不是小孩們，所以你們也要自娛了，噲! Ach! 竊偷呀!」上帝藉我們安息吧!

維亞金對他說：

「我們一點也不是竊賊。」

「噲!」那末是小賊罷。」

假使楊子的父親變得太討厭的時候，却啞會憤怒地叫道：

「可憐點，你這無用的農人!」

「維亞金，却啞和我都不耐聽這男人計算着有幾家人在生病，或者猜測着有多少鄉人是快死了；他是這般殘忍的計算着，而且當他看出了我們是不贊成他所說的話的時候，他還故意逗弄着而且爲難着我們。」

「阿，你們怕懼起來了罷，年青的主人公們?」唔唔! 不久一個強壯的人要死了! 上帝! 而他會在他的坟墓裏爛爛許多時候!」

我們打算不讓他再說下去，但他却不肯停止。

「而且，你們知道的，你們也要死亡的，你們不能够在這個穢水潭裏永久活下去的！」

「好，」維亞金說，「那是很對的，而且當我們死去的時候，他們會尊爲天使們的。」

「你們——你們？」楊子的父親叫着，驚愕地斂住他底呼吸，「你們？天使們？」

他呵嚔着笑着，於是他又說着關於死人的討厭的故事來逗弄我們了。

然而有時這位男人會奇怪地放輕子，他底聲音喃喃說：

「蕭寒，孩子們——等一會兒！前天他們埋葬了一個女性——而且我知道她底故事的，孩子們——你們猜這女性是什麼？」

們猜這女性是什麼？」

他時常講到婦人們的，而且往往說得非常淫猥；然而他的故事裏仍舊含有或種訴苦的和悲愁的成分。

「彷彿他在引誘我們去分得他底思想——所以我們也都留心地傾聽着他，他以一副愚蠢的面毫無才

能的样子說着話，而他底言語時常被疑問所打斷了的，可是他底故事却時常在別人的記憶裏留下了或種

頑強的碎片。

「他們問她：『誰放火的？』我放的。」「呆婆，那天夜裏你不在家內，而是生了病躺在醫院裏，你怎麼

能放火呢？』這是她狡猾地扭活下去的。『爲什麼？』「上帝賜給我們安息吧。」

在那光亮的宴會的玻璃上，經他選擇的本地的女人們，差不多每一個大駭生前的歷史他都完全清楚的；彷彿是，他打開許多家的大門，讓我們走了進去，看清楚了那些住在裏邊的人們是怎麼地生活着的；使我們感到了這是重大而緊要的事情。他是顯然會整夜地講下去，一直到了早晨，但是一到小屋底窗子變成了一層層的，黃昏的微光罩在窗上的時候，却喀就從桌子上立起身來說：

「我要回家去了，否則媽喀會嚇死的。誰同我回去呢？」

於是我們大家都走散了。楊子護送我們到圍牆下，我們出去之後他關上門，把他底黑黑的多骨的腦袋緊貼在柵欄上面，以一種不清楚的聲音說着：

「再會。」

我們也向權叫着「再會。」讓他一個人留在墓地上，這時常是最難受的事情。有一天，斯辦志洛姆回顧着說：

「那一天我們來替他請求吧——他將要死了。」

「楊子底生活比我們任何人都糟糕，」却喀屢次這麼說；但維亞金時常這麼回答着：

「我們不會有過一個壞的時候——我們中間任何人。」

當我回顧那過去的時候，我清楚了我們真不會有過一個壞的時候。那個充滿了無數矛盾的獨立約在

活，對於我，真有非常的吸引力，而我的同志們對於我也也是如此的，他們引起我發生一種要想時常去幫助他們的願望。

我底學校生活又變成了難受的，學生們都拿「爛布販」和「漂泊者」當作我底渾號，有一天，在一場吵鬧之後，他們去告訴先生了，說我身上有陰溝的氣味，他們不能和我並坐。我記得，這個罪狀是這樣深深地刺傷我底心，此後我上學校去，心裏感到多麼地難受。這一個控告完全是由於惡意的。於是我每天早晨把全身洗得乾乾淨淨，而且我永不再穿那拾破布時所穿的衣服上學校去。

然而我終於完畢了第三年級的試驗，而且得到了獎賞：精裝本的福音書，「克列洛夫的寓言」和另一本頗着不易了解的書名「Fata Morgana」的沒有面的書，而且他們也給我或種獎狀。當我拿着這些贈品回到家裏，外祖父是很快活，說他十分想拿我底書本去鎖藏在箱子裏。可是外祖母已經病倒好幾天，身上一文錢都沒有，而外祖父還不斷地歎着氣，尖聲叫着：「你將累死我呀！嘿！汝！」所以我拿這些書到一家小店裏去換了五十五個哥貝克，把這個錢完全交給外祖母；至於那些獎狀呢，我盪塗着來毀壞了之後，然後拿給外祖父，而他拿了之後也沒有翻開來看，就收藏起來，沒有留心我所幹的惡作劇，可是我後來却因此受到了責罰。

當學校停止的時候，我又重新來生活在街道上，而我發現生活是比從前更好了。

是在仲春，賺錢是非常容易的；到了星期日，我們這一羣大清早就大家出發到田野去，或者到那有著又新鮮又釋懷的樹蔭和樹林裏去，而且，不到遲遲的黃昏，感到了甜蜜的疲乏，是不肯回來的，我們是比從前結合得更密切了。

但這種方式的生活繼續得並不很久。我的繼父因為欠錢而被開除，又不見了，於是母親帶着我的小兄弟尼古拉，回到外祖父跟前來，因為外祖母已經到鎮上去住在一個富商的家裏，做着縫壽衣的工作。

母親是非常虛弱而且貧血，幾乎走路的氣力也沒有了；當她環顧四週的時候，她的眼睛裏顯着一種可怕的表情。我的兄弟是患着癱瘓而且長滿了痛苦的爛瘡，當他感到飢餓的時候，他甚至連高聲號叫的氣力也沒有，祇能嗚咽着。他被喂飽了之後就昏昏睡去，以一種奇怪的聲音呼吸着，好像一隻小貓在咪咪地溫柔地叫着。

外祖父留意觀察他，說：

「他應該需要多吃些好食品了；然而我是連養活你們還不能呢。」

母親坐在角落裏的床上，歎着氣，用一種粗大的聲音說：

「他並不需要多少的。」

「這個人一點，那個人一點，馬上就要許多東西了。」



他同我轉身來揮着手說：

「尼古拉必須曬曬太陽了——在沙土上面。」

我拖出一袋乾淨的泥沙，在那陽光最充足的地方倒了出來，倒成一堆，然後把我的兄弟埋在沙中，一直埋到他底頸，有如外祖父所吩咐我的。這小孩子是喜歡去坐在泥土堆裏的；他甜蜜地表示着愛，他底明亮的眼睛同我閃閃着——他底眼睛是一對特別的眼睛，沒有限白的，祇有蔚藍色的瞳人，圍繞着光輝的輪圈。

我立即又變成繫戀於我的小兄弟了。這好像是我旁着他躺在窗下的泥沙上，他是完全了解我底一切思想的，而外祖父底顫悚的聲音在那裏繼續着說：

「假使他死了——他要死是不難的，——那末你會有一個活的機會了。」

母親以一陣長久的，抽搭的咳嗽來回答外祖父。

這小孩子底兩手得到了自由活動，向我伸着，而且搖着他底小小的潔白的頭兒，他有幾根棘棘的而且幾乎是灰白的頭髮，他細小的面孔顯着一種衰老而聰明的表情。假使一隻母雞或者一隻貓走近我們的身邊來，古拉一定要向它凝視許多時候，然後再向我望望，而且頗有意思地微笑着。他底微笑擾亂了我底心坎，他感到了，和他在一塊，我是感到無趣味，急於想把他刺在那裏，自己跑到街上去吧，難道這是可能的事情嗎？天井是狹小的，僵仄的，醜觀的；從大門口築着連續的茅棚和地窖，一直連到了洗滌室。所有這些屋頂都

是用舊船料蓋的——木頭、木板和潮濕的木片（這是鄰人們在奧略河上溶冰的時候，或者濕潮的時候，撈得來的）——整個天井怪難看地滿堆着各種各樣的木堆，因為浸透了水狗緣故，在陽光下蒸騰着水汽，而且發出了一種濃郁的腐爛的氣味。

隔壁是一個專宰小牛小羊的屠作場，差不多每天早晨可以聽到牛底咩咩聲和羊的咩咩聲的，有時血怪氣味這般厲害，我覺得它是翱翔在半空裏，成了一頂透明的蓮紫色的網的模樣。

當動物們因斧端刺入兩角之間而吼叫着的時候，古拉會眯眯他底眼睛，吹吹他底嘴唇，宛若他想模仿這種聲音似的，然而他所能做到的祇是吹着：

「噶噶——」

到了中午，外祖父從窗口伸出頭來，叫道：

「用中膳了！」

他時常喜歡親自來喂這小孩子，將他抱在膝上，拿蕃薯和麵包澆進古拉的嘴裏去，而且在他的薄薄的手屨和尖尖的下頰塗滿了蕃薯和麵包。外祖父給了他一點東西吃之後，他就要拉起小孩子底襯衫來，用手指按按他底膨脹的肚皮，於是自言自語地辯論着：

「已經够飽嗎？還是要給他一點呢？」

於是，可以聽到我的母親底聲音從那黑暗角落裏繼續下去說：

「看呀！他在想吃麵包呢。」

「呆孩子！他怎麼能夠知道他應該吃多少呢？」說着他又拿給古拉一點東西讓他去咀嚼。

看着這種吃法，我時常感到羞愧，彷彿有一塊東西橫在我底咽喉，使我感到難受。

「已經够飽了。」外祖父終於說，「抱到他底母親那邊去吧。」

我抱了古拉；而他却哀號着，向桌子伸出他底手兒。母親艱難地立起身來，走近我的身旁，伸出了她底可怕地乾枯的無肉的手臂——真是又長又瘦，像煞從一株聖誕樹的折斷的樹枝。

她差不多變成麻木的，不再用她那熱情的聲音說一句話了，祇是終天沈默地躺在角落裏——慢慢地裡死去。我感到她是在死去了，我知道——是的。外祖父也時常帶了他那討厭樣子說到死，尤其是在黃昏，當井裏逐漸昏黑起來，一種腐爛的氣味，溫熱而毛茸茸的，有如綿羊底毛，匍匐在窗戶來的時候。

外祖父底床是放在前面的角落裏，差不多就在神像下面，他時常躺在床，面對着神像和窗門，在黑暗裏喃喃地說許多時候。

「唔——我們的死期到了，我們將如何去站在上帝的面前呢？我們將對他說些什麼話呢？我們一生都在捱扎裏，我們做了一點什麼事情呢？我們爲了什麼目的而做的？」

鑄在牆上，而在火爐與窗戶中間，因為我睡的地方不夠大，所以我把兩足放在爐灶裏，於是睡時常要來擦搔它們了。這個角落所給與我的壞享受倒不小，因為外祖父屢次以爐鉗或撥火棒底末端打破窗門，當他從事於烹調的工作的時候，而且這是非常滑稽的，我想也是非常奇怪的，看到了像外祖父這般聰明的一個人，卻不會想到把爐鉗割短一點。

有一天，在爐火上的鍋子裏有什麼東西在沸着，於是他匆忙走過去，可是他將爐鉗用得這般不小心，竟打碎了窗格子，兩塊玻璃，而且還在火爐旁翻倒了醬油盆，打破了這盆子。這老頭子氣極了，他坐在地板上，說叫着。

「呵主喇！呵主喇！」

那天，在他再去的時候，我拿着一把麵包刀，將這個爐鉗斬下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樣子，可是當外祖父看到我所幹的玩意兒的時候，他就責罵着我：

「惡鬼喇！這是應該用一把鋸子來鋸解的，我們可以把末端做成麵棍賣出去的，你這魔鬼的兒子呀！」野蠻地伸着手臂，他跑出門外去了，於是母親說：

「你不應該去管閒事的——」

在八月的一個星期日的中午，她逝世了。我的繼父剛從旅行轉來不久，而且已在某地方的一個郵局裏

得到位置。外祖父把古拉抱給他——帶到火車站附近的一幢新建好的一層樓裏去。而母親在幾天內也歸到那裏去。

在她逝世這一天的早晨，她用一種低低的，然而比我近日聽到的更輕快而且更明白的聲音對我說：

「到歐健·范希里夫那裏去，請他到我這邊來。」

從床上坐起來，她底兩手緊靠在牆上，她添補說：

「快——跑！」

我想，她是在微笑着，而且在她的眼睛裏有着一種新鮮的光輝呢。

我的繼父在做彌撒，而外祖母又叫我替她去弄些鼻烟來；但是又沒有現存的鼻烟，所以我得等着店主去拿來，然後拿着鼻烟回到外祖母那裏去。

當我回到外祖父的家裏的時候，母親是坐在桌旁，穿着一件乾淨的，淡紫色的罩衫，她底頭髮是美麗地裝飾着，而她底神氣是和往日一樣煥發。

「你覺得好些嗎？」我問，心裏是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恐懼。

她底目光釘住了我說：

「過來，你上那裏去來的？」

在我不及回答之前，她抓住了我底頭髮，而她底另一隻手兒是握着一把長而棘的，由一個鋸子做成的。小刀，她拿着小刀兒拉了幾回，於是用刀面向我刺來，但刀兒却從她的手裏溜落到地板上。

「拾起刀來，而且拿給我……」

我拾起小刀，將它擲在桌上，於是母親把我推開她身邊了。我坐在火爐架上，帶一種恐怖的心情看着她底動作。

她從椅子上立起來，慢慢地移向她自己的角落裏去，在床上躺下，於是用一塊手帕揩着她底汗淋淋的面孔，她底手兒恍惚地移動着；有兩次，她並沒有措到她底面孔，却撞在枕頭上了。

「給我一點水……」

我用一隻茶杯在桶裏舀了一些水，她困難地舉起腦袋來，喝了些，於是用她底冰冷的手兒推開我底手兒，嚥下一口深深的呼吸。於是向那放着神像的地方望了一眼之後，她將目光移到我身上來，彷彿在微笑似地動着她底唇兒，然後讓她底長長的睫毛掩蓋在她眼上。她底手肘緊緊地壓着兩脅，而她底手兒（手指是在微弱地抽搐着）在她胸膛上抓着，移向她底喉嚨去。一陣陰影掩下在她面上，蔓延到面孔底各部分，皮膚變成了黃色，鼻子漸漸尖銳起來了。她底嘴張開着，彷彿感到了什麼驚嚇似的，但她的呼吸是聽不到了。我手裏拿着茶杯，在母親的床旁不知道立了多少時候，望着她底面孔漸漸地變成了冰凍的而且灰白的。

當外祖父進來的時候，我對他說：

「母親死去了。」

他急管那床上。

「你爲什麼說騙話呢？」

他走到火爐旁邊取出包子來，震人耳聾地急響着風闌門。

我望着他，知道母親是死去了，於是等他去發現出來。

我的繼父進來了，穿着一件水手的短外褂，戴着一頂白帽。他默默地拿起一把椅子，移到母親的床旁，這時候，他突然讓椅子砰的一聲落在地板上，用一種類似號角似的高聲叫出來：

「是的——她是死了！看呀！」

外祖父大睜着眼睛，手裏拿着風闌門，輕輕地離開了火爐，蹣跚着，如有一個瞎子似的。

在我的母親葬埋了的幾天之後，外祖父對我說：

「現在，里克希——你不能再倚靠我了。這裏已沒有你住的房間，你走進世界裏去吧。——於是我就進世界裏去了。」



高爾基自傳

一四頁



## 高爾基自傳

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生於下諾甫哥羅德（Nizhni-Novgorod）父親是軍人的兒子，母親是一個城市的紳女。祖父是尼卡拉亞第一世的官員，因虐待部下被免職。祖父秉性嚴直，行事不苟。父親在十歲至十七歲間，共有五次從祖父那裏逃了出來。他在最後的一次，竟得永遠脫離了家庭——從托巴爾斯克（Tobolsk）步行到下諾甫哥羅德。在那裏做了染布匠的藝徒，很明顯的，他是一個才智兼備的人。在二十歲時，便已兼任爲哥爾端（Kochin）輪船局在阿斯脫拉漢（Astrohan）分局的總經理。一八七三年，從我這裏傳染了虎列拉的惡症，竟不幸死了。據外祖母的傳說，他是很聰敏，很和藹而又很愉樂的一個人。

外祖父是一個伏爾加（Volga）河畔的苦力，經過三次的遠行，遂成爲巴拉寧（Balakin）商人。

石也夫 (Ned) 的商隊的商品代辦人，不久又從事於染紗的操作，獲利頗厚，積錢很多，乃在下諾甫哥羅德開設一個大規模的染坊。不數年間，他在城市中購置了幾座房屋和三個作坊，織花紋，染物料，營業很為發達。他又被選為行會會長，連任至三年之久。後因競選手工業首領落第，認為莫大恥辱，亦遂辭去行會會長職。他是一個很迷信的人，專橫吝嗇至於極點。活了九十二歲，在臨終的前一年——一八八八年，他是染過癩癩症的。

父母結婚是出於他們自己的主意的，因為外祖父對於無親無眷的而前途又沒把握的人，當然不肯將親生的痛愛萬分的女兒輕易許他的。我的生活絲毫沒有受過我母親的影響，因為母親以為父親的暴卒，原是在我身上，所以她不要愛惜我，不久又到別處去，將我交在外祖父手裏，開始受辟薩梯爾 (Pecher) 和却沙司洛夫 (Chaslov) 的教育。七歲時進了學校，一共讀了五個月的書，無絲毫的成績，對於學校的校規和同學們，又是非常仇視，因為我所最喜歡的是離羣的生活。在學校裏染了痘瘡，便拋棄了學校，此後也就沒有機會求學了。在那時候，母親因肺癆急症而死了，外祖父為此懊喪得很長久。外祖父的家庭，人口是很龐雜的，有兩個兒子，都已結婚，生有子女。但除外祖母外，沒有一人是愛我的。外祖母是一個很慈諷而又謹慎的老年人，我將盡一生之力來表示我對於她的敬愛。舅舅們喜歡過着闊綽的生活，就是說，他們在飲食的時候，須飲個痛快，喫個飽滿。沉醉是很尋常的事情，沉醉後就相互毆打起來，或同客人鬧起架來，有時同自己的妻

子吵起嘴來，這一個阿舅撻擊他自己的兩個妻子，另一個撻擊他自己的妻子，有時也把我吊打，所以在這二種環境之下，當然談不到什麼智力的影響了，況且我的左右親友都是一些目不識丁的人們哩。

八歲時，我就在一家鞋舖中做學徒，作了兩個月的工，因為掉翻一個沸騰得炙手的湯，就被送回外祖父那裏去了。外祖父為增長我的體力起見，又將我送到圖案家做徒弟，一年後，因生活條件的痛苦，便又離開，在輪船裏做了廚師的徒弟。廚師名米哈以爾·安托諾維支·史慕利（Mikhail Antonovich Smury），是一個年青的退伍的下級軍官，而又富於體力，深思博學的人，他引起了我對於讀書的興趣。以前我是仇視一切的書籍和報章的，但經過我這先生循循教誘的結果，就使我深信書籍中有無限的意義，我也愛讀起書來。第一部使我廢寢忘食的是「關於兵士迎救大彼得的故事」這冊書。史慕利會有不少的箱櫃，裝着皮製的小冊子，這可以說是全世界最爲光怪陸離的圖書館，愛卡爾好森（Akkarhanzen）的傑作與涅克拉夫（Nekrasov）的著作，雜雜在一起，安娜·拉喀利弗（Anna Radkikh）的書籍與「近代名人著撰」又放置在一起。這裏有六十四年代的「火星」與「信石」以及小俄文字著述的一切書籍。從那時候起，所有的書籍一經過我的手，我就差不多都覽閱了。在十歲時，即開始作日記，從生活中及書籍中所感受到的心得和感想，全都記起來。以後的生活比較複雜了：販賣神像，做過格羅士·泰利正（Grotz）、羅賓遜（Robinson）鐵路的路警，在陋室中住過一個時候，周遊全國者好幾次。一八八八年，在喀山（Kazan）爲旅

容開始與學生們相識，並參加自修班的工作。一八九〇年，我就感覺到在智識份子中鬼混不是一個辦法，因又開始了流浪的生活。從下諾甫哥羅德、蔡利正、唐（Don）、烏克蘭，直至倍薩拉比亞（Bessarabia），再由倍薩拉比亞到克里姆的南岸及黑海的科彭（Kuban）。一八九二年十月寓於蒂佛里斯（Tiflis），在「高加索」報紙上第一次發表了我的著作——「Makar Chudra」。這篇文章頗受一時人們的讚揚。自移居於下諾甫哥羅德後，漸從事於小說，次第發表於「伏爾加」報上。該報樂於接受我的小說，每一次都有發表的機會。寄到「俄國新聞」報去的「Emeljan Piliae」亦蒙掲載。這裏我不能不有這樣的一個聲明，就是各地報章之易於發表這一類新進作家的文字，確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認爲這種事實，不是證明出自編輯者的善意，便是他們缺少一種文學的根柢。

一八八三年與九四年間，我在下諾甫哥羅德與科洛連科（V. G. Morozenko）相識，他在文藝上給與我的幫助，我是沒世不忘的。他所指示給我的，實所謂醫竹難書，我得益極深。所以我的第一個教師是當兵的史基利廚子，第二個是辯護士拉寧（Lain），第三個是「超社會」的卡留齊尼（Kajuzni），第四個要算是科洛連科了。

我不願再寫了，在我回憶這幾個故人的時候，我已不覺爲之神住了。

（亦譯譯）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91.73  
6080

登錄號數...I0885

# 我的童年

高爾基選集之一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原著人 高爾基

譯述人 姚蓬子

發行人 張靜盧

發行人 雜誌公司

分發 書店

實價 元  
(外埠酌加郵匯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日出版(B)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復興第一版(渝)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一八二九號



NO.310(A.79)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一二九八號

聯營編號：0044



87

007214

我的童年
5